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2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玉川子詩集五卷

〔唐〕盧仝撰 〔清〕孫之騄註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刻晴川八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川子詩集註五卷》提要

玉川子詩註序

錢唐沈稱鳳翔州撰

唐制以科舉奔走天下士士至將所爲文投於帥門冀爲之延譽取功名沒以成俗賢如昌黎韓先生猶三上宰相書爲可知已處士盧仝先生則否隱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閉戶不出昌黎令河南時重其爲人與之交一諾及爲守河南尹䝉掩耳同時洛水南北兩山人及少室山人皆先後應徵辟先生終勿爲起傳稱文宗朝甘露之變先生亦與于難蓋宰相王涯聞亂倉皇走長安茶肆先生適在焉邏者收涯并害先生豈涯爲昌黎同榜士邂逅藏先生逮莫之避耶抑先生齊作詩指切近倖近倖切齒竟有意殺之也從來奄人科志常與士類爲仇大抵士類中自相攻擊而假手于奄人以肆其毒漢之甘陵唐之甘露白馬明之東林前後一轍始發難于搢紳終流禍于名士如先生之不幸而死者不少此不足怪獨怪先生高臥洛陽蓋老入長安意果安在若史可信吾欲起先生而問之先生爲詩以雄豪放恣自喜歲久零落搜編逸簡存什一于千百孫君晴川多方援拾按其科條尋其章句神會天解根據典故自有此詩從無此註唐詩人無慮數百家獨嗜先生詩味于衆人之所不味微顯闡幽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先

生川作篇刺譏當塗大意有所發憤其亦構禍多此類君家可之極歎賞此詩以爲拔地倚天字字秋瑶當與昌黎進學解董晉顧經生家見者絕少仰見又駭其佶倔險奧羨于期期不可誦顧君發明其旨趣乃益信可之語爲不虛何孫氏之世有造于先生也歟工科舉之學者或以奚無用誚君君一笑謝士各有好姑洞我盧先生爲也

玉川先生傳

仁和孫之騄晴川述

先生姓盧名仝其先出范陽以其世次至先生與昌黎韓愈同府濟源人也今縣西北二十里石村玉川有仝莊云余讀賈島哭仝詩曰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冢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則當日長安與仝交者不爲寡矣而長慕痛哭者獨島一人先生詩云平生結交若少人

蓋果然哉史稱仝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愈死仝落拓無所依往來長安中甘露之變仝適在宋昌里茶肆偕王涯等自中書舍皇步出至肆中爲禁兵所擒并收先生以丁釘其顱而去夫先生也無得于朝死也亦獲其所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先生則不惟命之窮而且罹奇禍士生不幸未有若斯者矣昌黎寄仝詩曰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先生春秋之學畢世莫見其書但存詩百篇鏤板已行于世宋慶曆中有韓盛者爲之序稱其爲險峭拔麗放肆奇拘維特立羣品之外

而忠憤感切秉正嫉惡見于元和月蝕一詩尤其大節之昭顯者爾

贊曰悲哉先生忠孝天植託于空言府有寸丞志殲羣奸未試一割泉涌渠瀉竊且老矣老不自逸乃來京師故交淪沒羣醜張甌罹此修凶上天罔知悲哉先生詩骨厥塚委土先生詩濤洞淵萬古誰司玄鑰奇輿莫吐伊我晉愚敢覗其戶班測幽深晉慚蠡窟

玉川先生詩目

卷三

卷四

玉川子詩集卷一

月蝕詩

仁和孫之騄晴川註

禮婚義曰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故月蝕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史記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觀象玩占曰月蝕盡君有殃食不盡臣當之月蝕以旦相及太子當之月已食而青色爲憂赤爲兵黃土工白喪黑水月蝕而赤有反臣月初生蝕將敗於野月春蝕東方

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皆爲其方兵起正月
月蝕有災旱齊國惡米貴二月月蝕貴人病秦國惡
六畜貴三月月蝕楚國惡絲綿貴四月月蝕民飢流
亾五月月蝕旱梁國惡六畜貴六月月蝕旱沛國惡
六畜貴七月月蝕兵起陳國惡絲綿貴八月月蝕兵
起鄭國惡魚鹽貴九月月蝕兵起韓國惡十月月蝕
兵起魏國惡十一月月蝕女主凶喪趙國燕國蜀惡
十二月月蝕有大水秦國惡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
木夜殭立寒氣贔屓一作贔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

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曨朧初疑白
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
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雲山風拉摧百
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胎摧
環破璧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炲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
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
事光大奴婢炷一本有暗字燈看揜烏感切菼如玳瑁今夜吐燄
如長虹一作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

憲宗元和五年庚寅歲也呂氏春秋仲冬之月日在
斗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史記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
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
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
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孟康曰杓斗
柄也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鶡冠
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
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黃鍾者子律長九
寸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鍾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
於上萬物萌動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鍾也淮南子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夫子者茲也黃鍾者鍾已
黃也天地三月而爲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
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
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
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
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
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
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
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黃鍾位子其

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
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
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
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
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
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
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
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
四月極不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

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
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
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
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
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
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
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
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
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

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
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
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
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張晏曰黃鍾長九寸
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
此蔡邕曰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孟康曰得
一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張法辭從子數辰至
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
相生皆以此為率森森衆木至冬而凋落獨立最貞
用力貌言寒氣壯猛逼人唐詩紀事作吳最三日為

吳壯大也韓詩月形如白盤平叔云三日與生霞戸
開黑銀烴出白銀來起世經云月天宮殿純以天銀
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一分天青琉璃亦為
五風攝持而行陶潛詩曖曖遠人村草屋八九間朧
朧月欲明貌潘岳秋興賦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
以凝冷孔雀經有白進華龍王度人經月華合進十
龍飛車提要錄八月十五為月夕韓云十四日三更
中今謂此並八月十五夜月無此皎潔也此時怪事
發事反常為怪此時指今月十四夜也輪中月輪也
波羅密多經譬如月輪有滿未滿月性無異佛誠云

修羅修羅攻莫奈月月能破暗能除衆熱維摩經曰
食月之物名阿修羅也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砍之樹創隨合梁元帝詩月中有桂樹流枝
自徘徊京房曰月似鏡體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見
秦庫有大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如皇帝
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釋名晦灰也火死爲
灰月光盡似之也古師語錄如寒灰死火翻譯名義
曰摩尼或云踰摩正曰末尼卽珠之總名也有人言
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
燒玄異玉篇云九龍驪首吐火珠大智度論異珠出

魚腹中竹中蛇腦中龍珠出龍腦中漢書隨侯之珠
藏於蜯蛤珠爲蚌所懷故曰胎說文灰良燼也火爛
所生也王安石詩煤炲著天無寸空此時月無光采
猶瑣褪壁破骨若煤炲之黑暗然張正見詩分簾疑
破壁槌瑣一作摧輪一作撰瑣神異經狽無前足附
狽而行文選亦狽狽而可愁星如撒沙出者月黑星
繁與月爭光明王建祝月詩直到天明不炷燈戒珥
癰鴟身似龜首尾如鴟鵂甲有文擒爽不明也爾雅
螮蝀虹也蜺爲挈貳介日爲蔽雲韓詩油壁不照席
是夕吐焰如長虹凡月蝕而有氣從外入月中主人

不利從中出外客不利氣從南行南軍不利北行北
軍不利東西亦如之氣所之之方敗也孔隙千道者

月食旣盡餘光外射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
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
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
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

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走天汲汲行迅疾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

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
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
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
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
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
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
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
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
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

一日舒長爲涼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㭊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

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天中記月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月縣四十五萬里韓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南匈奴傳乘賀天公敕書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願延年讌曲水詩日日完其朔月不掩望鬼料簽曰由北至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合朔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

日食矣對望之時橫雖對道從不對度若從亦對度日奪月光則日射月而月食矣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謂之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謂之望新唐書志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常在望容齋隨筆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甚置望參錯也大抵有二交道日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難取交中者計都也隱晦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

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交中七月爲交初惟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雨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幾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按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動相距幾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入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

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値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
昼官厤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嘗更求其旨趣云
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一作[illegible]）
喪明春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花色綠水氷崢
嶸花枯無女艷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
家語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
德之歸則吾師也弘明集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
予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二教論
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呂氏春秋私觀

使目盲前涼錄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
不明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
十年乃生老子山以春青冬則草木黃落堂之有似
破花色月令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女艷女難也庾信
詩鳥轉歌來子時黃鳥沉溺無復歌聲也神滅論一
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
又（一作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圍千里入汝腹如此癡
騃（一作皆）阿誰（一作有）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
水經澄水注云古老傳言龜策傳月為刑而相佐見
食於蝦蟆淮說林月照天下蝕於詹諸五經通義曰

月中有兎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兎並明陰
係於陽也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而設以蟾
蜍與兎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河圖曰
蟾蜍去月天下大亂白虎通曰月徑千里徐整長曆
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地七千里韓詩何處
養女百醜形玉皇經曰緣於兎角桁至天能食月終
攀附也叢慾門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
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
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
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楚辭據青寅而撫虹兮通雅裴

松之曰毛嬙虫駭即癡騃也麗執傳阿誰為失
恐是眶睫間揞（一作揞）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
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洸漭不可知何故
瞞子上坐使蟲豸欺長嗟白兎搗靈藥恰是有意防姦非
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兎夫何為
眶目眶也睫揷接也揷於目匡相接也師古曰睫目
旁毛也韓詩黃帝有四目帝王世紀黃帝舉風后力
收常先大鴻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四目此云二
目也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尸子曰舜目重瞳
于二帝黃帝舜也洸水深廣貌漭不明貌爾雅有足

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兔者月之精玉衡星散而爲兎
西域記婆羅痆斯國有三獸塔劫初有狐兔猿異類
相悅時天帝釋化一老夫請三獸求食於是狐銜鯉
猿採果俱來唯兔空還自傷卑劣乃投火充餐時老
夫收取燋兔傷歎謂狐猿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傳咸擬
天問曰月中何有玉兔擣藥與麻降社宋書樂志白
兎長跪擣藥蝦蟆丸
倸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燗一作爛青砂丹砂
燋六合烘爲窑一作竈青竈堯心增百憂天令一作見堯心憂勃
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
萬國赤子㦸㦸一作㦸㦸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
揮幟旋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虯一作蚪掣電九火騎汝若
蝕開齟齬一作齟齬輪銜一作嚼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湯一作入汝
喉紅鱗焦烏燒口快翎鬣倒側拆殘鄰拌股拄肚礧磊一作
塊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與偶坑赤解堯心憂恨
汝時齧食塊一作臊頭獄肉不肯食不肯食張唇哆嘴食不
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天一作帝請汝劉
孟荀列傳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說文昔堯遭洪水民居
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江淹邃古篇十日並出堯之間
兮羿乃斃日事豈然兮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
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韓詩
九輪照燭乾坤旱九輪謂九日也山海經大荒之中
湯谷上有扶桑水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皆載烏招魂曰十日並出流金爍石莊子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小荀子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
丹砂光也貫休傳南則巴蜀丹砂燃火所傷也天地
四方曰六合窑同竈廣韻燒瓦竈也魏書觀象賦注
堯遭大水與衆逆行入水府戳戮多貌韓詩堯呼大
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金剛三昧經云以
沃燋山大海不增山海經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燋
沃燋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萬流沃之至石
皆竭所以大海水不增長度人經上其執九色之節
節下把十絕之靈幡赤幢蔽日飛輪破空幢旍之
車蓋旗幟也淮南子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

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廻六螭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按御以六龍故云六九五十四也螭無角龍也毋龍曰蛟子曰虯雷霆玉經有掣電轟雷使者掣引而縱也火精者日外景而熱大精也車輪曰輞轀輬崗不相値也一作鱗鱗崗參差不正貌太爺項帶回轉明霞上廻風迅疾輪日有御故言轉三洞神咒云威轟龍索約大者謂之索為紀事作輞冝雜雜鎖鳥或日中三足烏所謂大晶飛鳥鳳背龍鱗醜郁字未詳文同思歸鳥詩峽中足啼鳥

醜郁不可令禍福有相轉也擬當作擬擬膺一指抉膺也哮㘖哮日漢書王莽為人哆口韓詩赤龍炁烏燒日熱又云俯㡚側側相撑撑婪酣大肚遺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饜名蟇設言當食九日之妖不當食天之眼自養逆命耶任子曰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大丹感書日月天之眼抱朴子日月之蝕乃至於蟇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讒人乎劉殺也韓詩役府食月罪當死

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蟇被蟇瞎一作天媚蟇得瞽疾蟇蟇故著天眼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訣當作快

想天不與人愛眼因憾一炎得常娥氏來習扁鵲稱子隸養喉戈去此瞻上物初旣一作其初猶朦朧旣久如似一作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

劉猛詩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殺吳傳吐者外壞食者內壞注曰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所吞咽者壞入於內也漢志黃帝使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聲儀奔日文為最結鄰奔月文爲大要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娥也歷世真仙通鑑云黃帝與扁鵲論脈法撰素書上下經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

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因悉得其禁方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憲宗任用吐突承璀卒爲內常侍陳弘志所弑所謂養虎齧自作孽也當時習扁鵲術者謂與有裴度崔群自爲朋黨極諫而不聽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遂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也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搨一作瑒沙土中地上蟣虱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腸皇天一作上天不爲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

與小心風颷一作先排詞付與赤心風颷一作超排閶闔入紫宮密邇玉几
前勞拆奏上臣全頑愚竹故死橫干天其長
劉貺唐樂府序云下土土貢臣蝸蠕泥土中項羽本
紀拔山之氣不可以破蟣蝨蟣蝨臣草茅微賤稱東
坡詩曰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奇千里妖
蟇一寸鐵地下空愁蟣蝨臣玉梁雖設使死生角堪
用爲梯磴韓詩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躡寄幾
東南風天門西北新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泄薄命正
値飛廉慵風病惱疾風也淮南子排閶闔鑰天門注
云排斥鑰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

紫微宮門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
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與元經愚黃龍之玉几又道家章奏多言玉几下有
正奏門奏名上帝奏章式唐詩紀事云敢死橫干天
代天謀其長
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掉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
蟲坐治理一作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
角南星南北正直若插戟然尾九星如鉤爲蒼龍尾
箕曰天雞主八風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
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
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
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
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
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
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
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春秋說題辭云
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天文祕畧東方七宿其

形如龍故曰蒼龍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
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胷房
腹箕所養也司春司木司東獄司東方司鱗蟲三百
有六十蒼龍爲之長韓詩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
從官百餘座腎髮頻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
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剌頭戴弁冠高逵枿一料
作邊弁一作升逵一作建月蝕鳥宮十二三一作度鳥爲居停主人不覺
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
眨鬼眼赤一作明一作突大音甫丘音鳥罪不可雪
通雅云中國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日滿

刺加星者諸刺加國始見也又云䟦刺仰撥刺行言
其群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李詩䟦刺銀盤欲飛去
野客叢書曰李以撥爲䟦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辭蒲
鳴亦然此則云鳥飛也唐詩紀事作䟦韃廣韻行兒
弁冠者後漢志爵弁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
頭色染作非冠逵林前兒弟舍相假謂之居停息夫
躬傳未有第宅皆居丘亭朱雀主口舌方衛家謂紅
嘴朱雀常以逐月建位上順行十二位過辰戌名曰
赤口辰爲天羅戌爲地網主口舌癡害若值蛇虎犬
雞四獸尤所忌也爽穿也啚空窺南宮朱鳥權衡衡

太微三光之廷臣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
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
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
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
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
火尤甚延藩西有附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
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
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
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
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

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鄉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
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
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
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
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天文
秘畧曰南方七宿其形如鶉故曰朱鳥石氏云南宮
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嗉星頸張嗉翼
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
百有六十類占曰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食亢君憂食
氐內亂食房主將亂懦臣橫食心兵喪並起食尾主

飢食箕爲水旱風飢東騎滿野食南斗其分國飢大
水兵食牽牛有兵食須女爲兵旱國有憂食室喪歲
飢食胃將亡亦爲飢食昴爲飢逆兵起將死北地叛
貞觀二十一年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是年
破焉耆食畢趙分有兵食觜觿爲旱大將憂有叛主
者食參爲兵臣下有謀其分大飢外兵大將死食井
有內亂五穀不登其分有兵食七星歲飢民流其國
更政食張大澇魚行人道其分飢食翼王者殊忠臣
誅北方有兵食軫貴臣死月食鳥宮十二度者謂食
柳也柳謂之味鳥口也正在南方鶉火之次唐書曆

志月在陰曆初起東南其於正南復於西南韓詩天
河赤烏司南方尾禿翅觜沙月俠於汝頭汝口開呀
呀蝦蟇掠汝兩吻過恐學者來不以汝背瘃蝦蟇六
皆故吳食也古言食今言喫
西方攫虎立踦踦（音几一作踦）斧為牙爪為肉爾犧牲食封豕
大猋一斛兩當饕餮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
天天若准擬錯准擬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
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

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
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
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
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
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
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楊

雖長極賦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
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正義曰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
亦曰封豕漢書曰封豨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
目占以明為吉星不欲開闔開闔則兵起暗則臣干
命之咎亦不欲開闔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
婁為苑牧犧牲以供祭祀天文秘略曰西方七宿
其形如虎故曰白虎石氏曰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
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
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
蟲三百有六十北史齊內一齋讖錄中之味通雅云

非擬猾擂度比擬也韓詩於菟蹲於西旗旄衛耗毛
既從白帝祠又食於蠟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柱
於汝口插齒牙
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被殼緊
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臛其肉一底板沒信處（一作且當其肉充羸死）
（沒沒信處）雖堪支撐脚不中（一作其）鑽灼與天下卜（一本無下字）
蔡裳曰蔡龜匿首於後思玄賦玄武縮於殼中分騰
蛇蟠而自糾注云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涪注玄
武與螣蛇俱北方蟲也抱朴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
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游散則食氣夏忿口而
其族冬月蟄而大肥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
引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
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
相之天官書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
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
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希及五星
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水患木土
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
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
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
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
女織女天女孫也正義曰北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
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
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
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

危北主愆過皆顯司之職古大爲灾變常則吉前漢
書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天文秘略曰北方
七宿有龜蛇之形故曰玄武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
玄武爲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
危室壁皆龜蛇蟠虬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
司介蟲三百有六十韓詩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殺
自遮終令李娥挾女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
歲星主福德官齋奉董秦忍使黔婁屋覆尸無衣巾天失
眼不弔歲星胡其仁
歲星爲木主殺色青如參左肩六七日行一度一年
過一宮疾則四五日行一度十二歲一週郡顓傳尚
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
之重華者謂歲星守心也容齋續筆曰盧仝月蝕詩
麻史以譏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
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
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
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
坡以爲當蔡之鎭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
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

飾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泰守飾不終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案是時泰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爲雙倖擅位故用嚴賢泰官並論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新唐書李忠臣本董泰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歷有功賜今氏名忠臣戇直不通書德宗嘗謂卿耳大貴兆對曰

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憾鬱不領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史記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殮矣其妻曰斜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藝文志黔婁子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漢書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嬴退舍爲縮嬴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

亡所之國已去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祅見其舍也歲星嬴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嬴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廼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廼入甘氏其國凶不可

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祅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觀象玩占曰月犯歲星其國必飢晉志曰其分歲飢人流黃帝占曰刑獄煩多盜賊一曰有逸兵一曰其分主死又爲民疫一曰相有凶月乘歲星相死有大戰其野有拔城一曰其分主死月貫木星有流民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月與歲星同宿其年有疾疫累貴人相食農官憂一曰女主凶有大戰月與歲星同光國以飢亡一曰臣強巫咸曰相死國飢三年一曰其國且以女樂亡月食歲星軍飢大臣誅一曰邦無主人相食月吞

歲星其國敗亡不出十二年月食歲星而勞女主凶
其國大飢有大戰歲星入月相以妃黨之爭去一曰
不出一旬天下有大災聚大貴不出二年天下亡徙
爲亂在野荊川占曰臣弑主歲星食月有大喪女主
死臣爲逆國易王歲星犯月其野有逐相歲星逆行
犯月法令散禮含文嘉曰歲星與月相掩蝕國多哭
泣或大臣后妃薨唐書志元和二年二月壬申月掩
歲星占曰大臣死

熒惑變鉄公一作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料一作亂蝕
月蝕年年十月朝太微支虛論罰何災凶

後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據
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文耀鉤云
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熒惑主旱色赤如心
大星一曰如大角五日行三度兩月過一宮逆則二
日行一度二年一周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
孽索隱曰熒惑謂之執法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
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徐廣曰熒惑爲
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云熒惑之行無常以其
舍命國爲殘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環繞勾曲芒角

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
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伺驕奢亂孽執法官也其精爲
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漢書熒惑曰南方夏火禮
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
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
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爲
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
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
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
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

周還止息迺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
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
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
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後漢謝弼傳熒惑守亢襃同
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史記曰其入守犯太
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中與天文志五星之變俱足以致殃熒惑太白爲甚
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又爲執法之
官司天下逸失故其應尤爲亟也觀象玩占曰月行
與火同宿而食天下破亡有憂月犯熒惑有亂臣其

國有兵貴人出巫咸曰有兵戰小吏死一曰女主憂
荊州占曰戰勝之國大將死一曰天下有女主之憂
一曰貴人以兵死國內亂月犯熒惑而蝕或食天下
破亡地大半將軍死月吞熒惑國亂兵起有白衣之
聚一曰相及太子當之一曰有內亂帝不終荊州占
曰天下滅亡河圖帝覽嬉曰其國以兵致饑而以亂
亡月掩熒惑其地大敗月齒熒惑其分國軍破敗月
與熒惑合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其國不可以有爲
貴人傷有內兵又曰月與火星合光芒相及國有內
亂三年不解太子死月與火同宿而食月在火光北

禾不成在火南果不實在火東天下獸獸在火西其
分兵饑一曰有大戰月與熒惑同光有叛臣內亂且
饑熒惑食月讒臣貴後宮有女害主者又曰國敗熒
惑犯月有亂臣一曰諸侯有謀者熒惑入月憂在宮
中有盜賊一曰有亂臣在君側相死黃帝占曰有兵
喪海中占曰以賊不勝荊州占曰臣叛主一曰其分
兵且旱不出五月一曰女戚爲政天下亂逆行則其
災大熒惑觸月上角相憂中央主憂下角將憂熒惑
觸月陰國亂其國貴人兵死國不可伐其國不出五
年亡也計也盧頭盧也誥討盧誅罰何所鈕也困學

紀聞云火爲罰星不罰有德
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
夜月蝕安可食
鎮星主土色黃如參右肩八九日行一度二十七箇
月過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塡星福德星也蝦蟇亦土
屬元始无量度人經云五土之氣爲帝主福故四十
五年而遷其室居北者九年而遷居西南者十八年
而遷居東者二十七年而遷居東南者三十六年而
遷居西者六十三年而遷居東北者七十二年而遷
居南者八十一年而遷遷不背逆下無臨制上無刑

剋則災害不生日孛太不或履非其位過非其時上
下不相得則隨宮爲孽其災眚亦繫道德之所致也
漢書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
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塡星廼爲
之動塡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
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
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
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塡其下國可伐得
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
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

合二合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木失文而下二合有后
慼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塡合則
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飢
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木太白在南歲在
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
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塡合則
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塡與
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
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塡太白四星
與辰鬭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木合

爲淬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
與木合則國飢與木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
金合鬭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二星相近者
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凡
月食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塡以殺太白
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
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塡以重
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
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飢
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撫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
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
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
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
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觀象
玩占曰月犯塡星女主喪敗一曰有亂后一曰爲亡
地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一曰天下大喪一曰其國
貴人死以兵天下大亂一曰先舉者敗天下有大風

之災月食塡星其地民流人亡女主憂又曰爲兵飢
爲喪一曰其國以亂亡一曰以殺而亡天官書曰下
犯上又曰民流千里一曰國以女亂而亡月乘土星
地動不則大喪月與土合其下國飢月與塡星同光
以其日月食且有以移徙亡者若星動搖其下亡地
塡星入月中臣賊主一曰不出四十日有土工事乙
巳占曰貴人絕無後一曰女主死塡星食月有喪女
主亡塡星入貫月國內亂不出五年亡唐書志元和
三年三月乙未鎮星蝕月在氐占曰其地主死
太白與將軍怒激鋒鋩生恒州陣斬酈定進項骨脆甚春

夏青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
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色白如狼一曰如五車大星而有光也主兵一日行一度一月過一宮一年一小周九年一大周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其精散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彗墻星猿星白彗皆以示變也
恒州唐詩紀事作常州以爲州與太宗御名同按穆宗初名宥後改名恒非太宗也舊唐書志鎮州秦東垣縣漢高改名眞定置恒山郡又爲眞定國歷代爲

常山郡治元氏後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之遂移郡治于安樂城今州城是也周隋改爲恒州後廢義旗初復置恒州領眞定石邑行唐九門滋陽五縣州治石邑武德元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徙治所於眞定省滋陽縣又割廉州之槀城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常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恒州興元元年升爲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避之送石處士詩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是蓋指吐突承璀兵出無功進故王承宗新唐書本紀憲宗四年十月辛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癸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

璀爲左右神策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以討之戊子承璀爲鎮州招討宣慰使五年正月己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酈定進及王承宗戰死之承宗傳云承璀至軍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將前以擒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師氣益折夏青根長而白肴後特脆美憤定進陣亡頭骨如夏青之柔脆也漢書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

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匽兵埜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匽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耎而伏其下國有軍

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
下國有憂師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
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
爲月食晚爲天祆及彗星將發于無道之國太白出
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
其對國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
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太白兵象
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
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
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

圜以靜用兵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
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
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
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
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
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
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
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
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
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
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鬬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
星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居太白前旬三日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
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
其色害者敗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
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觀

象玩占曰月犯太白有兵大戰一曰將有二心一曰
主人惡之一曰月犯太白天下靡散河間帝覽嬉曰
強臣作亂以戰則不勝一曰太白與月犯國多盜賊
月蝕太白強國以戰亡亦曰其分主人死荆州占曰
臣弑君亦受誅一曰國君亡月掩太白王者亡地月
吞太白有兵戰國亡月蝕太白有將兵期五日太白
出月下芒相及君死民流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陽陽
國勝小邑損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陰陰國勝兵在外
未及入而內者不及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月與太
白同出城守者負賊宜更其守者月與太白合宿太

子死主憂月與太白俞共南南國亡其北北國亡月
與太白同光其月月食其下兵亡太白與月爭光大
戰相去五寸有拔城二寸軍憂三寸天子能相六寸
天下有兵三寸有憂賊一尺有拔城五尺以外無咎
太白蝕月易大將一曰將死一曰臣伐主太白犯月
中其國戰不勝亡地海中占曰其分國立王一曰其
分兵起一曰將死一曰臣謀主不成一曰有內惡國
失政大臣作亂荆州占曰軍出主將太白入月中而
不出客將死出者人主死武密占曰太白入月中而
不見客死其星見主人死無軍則大臣當之乙巳占

曰太白入月不見星臣爲逆月弦太白侯王爲逆太
白犯月刑理失均自毀其法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
國有大兵戰敗亡地一曰國以亂亡月生三日候太
白夕出西方與月相並間容一指軍在外期十月有
破軍殺將主勝二指期十五日有破軍死將客勝一
曰主人小勝容三指期二十日有破軍死將客軍大
勝主人亡地容四指期二十五日客軍入境主人不
勝容五指期三十日軍陳不戰月未盡三月候太白
歲出東方與月相並中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
死將主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月主人軍大敗失地容

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亡地容四指入
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七日軍敗不
戰其法閉目一舉指舉之太白如夕出西方在月北
爲得行在月南爲失行用兵先起者敗巫咸曰入月
三日候太白夕出西方在月南中國戰勝負海之國
敗在月北負海之國勝中國敗秋冬入月三日太白
出西方居月北軍強居月南軍弱唐書志元和元年
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
月癸丑月犯太白於女虛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
轅四年九月癸丑太白犯南斗長楊賦天兵四臨天

子之兵謂之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
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瓮底固應棄見天盲府
天若不肯信試與皐陶鬼一問而今一作一問如今日
廷尉秦官掌刑辟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惟明克允文子皐陶喑而爲大
理天下無虐刑天律法律也如李師道遣賊殺宰相
武元衡取其顱骨而去京師大索並獲兵部侍郎許
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
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全云人命在盆底是也且中
人承璀無功損威毀乎仲勃其當斬以謝天下李絳

亦論其過旣央遣之然帝終厚承確爲罷絳宰相名
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所謂天若不肯信安
得起身階於今日一巾其弊而則之辰星北木之精
宰相之祥亦備將延尉象也色黑如奎大星一日行
一度半或五日行七度一月過一宮史記祭日辰之
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
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
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
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

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
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
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
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
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
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西
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

兵之所終兒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
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
矣兒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
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
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
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
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
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
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

有流邑夏則不長天鏡曰辰星入月中軍士當敗有
奸人入城不出五日有賊兵至也
三合文章官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荷晉聯整
頓排班行劍挺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帝一作旁操
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豗明煌
煌
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爲乖戾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
凡六星應劭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爲天子中
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

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
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子行暴令好
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按三台六星
赤兩兩而居其勢横亘北斗第二魁星起文昌列抵
搖太微一星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
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
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
下台爲司祿主兵又云三台者中天之大化北斗之
華蓋也漢書五行志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文

秘畧曰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係巽爲天
綱二十八宿角二星十二度爲天之關內曰天廷黃
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天田在角之左天門在角
之右故石氏曰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右角爲天門
爲將主兵明大天下太平賢人在朝火犯天田主旱
角宿芒動國祚不寧北爲左南爲右亢四星九度半
主疾疫天子內朝也明大則吉移動多病不見則天
下鼎沸而斗涉作氐四星十五度爲天子路寢王者
之宿宮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飾不見或移徙則
內亂生彗孛犯兵起五星犯后宮災房四星五度中

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月暈主大風心三星六度天
地之心人之主也中一星曰大火曰大辰曰明堂天
子之正位也中爲天子前爲太子后爲庶子直則主
失勢動則國有憂火守之爲國無主五星彗孛守犯
凶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移徙不見則國亡變黑色大
人憂直則地動尾九星十七度爲后妃之府第一星
主后次三星主夫人次則嬪妾火犯之宮中內亂箕
四星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后妃后宮之府亦曰天雞
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軫者風起又主蠻夷胡
貊明大而直吉暗凶月在箕宿其野風起移入河國

災人相食月暈參火犯之兵起斗六星二十五度爲
日月五星之正道芒角動搖天子憂兵起暗小宰相
廢死牛六星七度爲天之關梁上二星主道路次一
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越下一星主牛移動牛多殃
曲則糴貴明大關梁通不明穀不登女四星十一度
主婦之男也移動后廢木犯立后暗小國藏虛虛二
星十九度二十五分半少昊冢宰之象也主北方城
邑廟堂祭祀又主風雨死喪動搖有死喪哭泣流星
犯之賊亂宗廟火守天子將兵水守饑饉危三星十
八度主天府廟堂又主風雨壞墓動則死喪哭泣事

且有土工兵起火守之地震室二星十七度一星爲
宮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壁二星九度日
暈風雨生圖書之秘府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
奎十六星十七度天之武庫客星入守皆兵起婁三
星十三度下九尺爲日月之中道動搖主聚衆星直
則有執主之命者胃三星十四度五穀倉也日暈年
穀不熟火守旱饑昴六星十一度天之耳目乃胡星
也又主獄事畢八星七度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
犯險阻憂讒竟曰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觜三
星一度在參之北角主天之關又爲三軍之候動移

則盜賊行天下旱參七星九度杪主殺伐權衡芒角
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
井八星三十四度主水泉川宿井有風雨之應鬼四
星二度主死亡祠祀動而光賦歛徭役徙人愁政
令急柳八星十四度主伙食動搖大人酒死失色天
下饑三年必應星七星七度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爲
賢士之象失色則后妃死賢士誅暗則賢良不處張
六星十七度主太廟明堂御史之位暗則宗廟不享
明堂宮廢翼二十二星十九度天之樂府明則禮樂
興暗則政教失日食大臣僭月蝕王者殃忠臣誅月

暈大風旱女主惡之軫四星十八度令主將軍樂府
又主車騎載任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有軍出入
者占從軫月宿軫風起月暈軫庫無西兵厭無係馬
日月食皆臣死淮南子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
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
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閶闔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郎位
十五星在帝坐東北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獄其大

小相均光潤有常吉楊震傳太微郎星名爲郎位府
志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
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磊落耗事作
磊磊谿源明猷云星磊落耿秋河古兩頭纖纖詩磊
磊落落向聯星度人經樂樂磊落明威八回磊落不
群貌星經云更河星爲戟劍之星步天歌太陽之守
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玄
戈一星圓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
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勢四星在太陽西北
刑餘人而用事者也不明吉相一星在北斗南元戈

一星在招揺北一曰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下元名天市垣在房斗之間尾箕之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角微芒宦者星帝坐有五一座在紫微宮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太極宮一坐在天市垣咸云帝坐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旁之閹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老子云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是將官者擅兵故云夠握他人代匠傷手也弧九星外一星矢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盜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則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兆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衡云滿則天下兵起翟方進傳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在井東南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角而變色動揺盜賊作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主人不靜不居其宮馳騁天下張衡曰居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暴凶赤芒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一云狼一星赤又主兵火色欲黃白無光不宜動揺色赤而光芒四張揺動則天下兵亂兵火起又曰動揺則海兵作亂思玄賦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嶓冢之封狼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狼星

擬牛與駁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遥相望蚩尤簸旗弄旬始搥天鼓（一作搊旬搊始）鳴璫瑕枉矢能蛇行（一作枉矢能蛇行）眅目（一作眡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萬構架何可當賦目嵬成就（賊一作賦）害我光明王

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魏文帝燕歌行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杜甫詩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史記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東京賦注旬始妖氣也河圖曰填星之精流為旬始宋均曰怒為芒角刺出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一云無雲而雷發一星為鼓斯謂之天鼓兵起國危秋冬尤忌天鼓云天鼓鳴者空中無雲氣忽然如鼓聲名為天鼓或天作地聲忽然似鼓聲兩邊者亦名天鼓正月鳴天

子有逆二月鳴國無赦令不許萬民三月鳴賊寇刑
禁不依正法四月鳴民不樂五月鳴不孝者橫死六
月鳴世界安人民樂七月鳴諸侯亂起八月鳴當境
災害生九月鳴天災水澇十月鳴人民飢十一月鳴
人民多難主不正也十二月鳴大臣謀位世反覆也
琉璃聲也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如有毛
目然後漢書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晨星
之精散爲枉矢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
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
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周書曰天

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
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
是也太白星散爲天狗主候兵大象賦狗過梁而千
里流血禮含文嘉曰三星狀如火名天狗常在西北
見則人民相食天下大亂攜險萬萬黨者首衆星黨
惡不救月蝕韻眛目不正也一作眛芥入目也予擊
予如目有眛焉度人經周迷靜不天帝光明王
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北外牽拂一作撐
除沙磧如山四嶽我父母光當駢植星沒頭而如押鰲似
天倉亦發吃鳴蛛蠢蛆蛭一作 何故中道廢自遣今日嫉善
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第一星主月太子
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庶人
經云北極星與群星相遠三度有奇而中空者北辰
上帝眞形也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
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
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北斗第一
星名魁字貪狼一名天樞又名天英上統室壁奎婁
節候陽明养生萬物下屬泰地徐州分野子生人屬
之星閣九百二十里第二名魁字巨門一名璇又名

天任上統胃昴畢觜節候陰秋成萬物下屬楚地益
州分野丑亥生人屬之星閣五百五十里第三名魋
字祿存一名璣又名天柱上統參井柳鬼下屬梁地
冀州分野寅戌生人屬之星閣七百二十里四名魁
字文曲一名權又名天心上統張星翼軫下屬吳地
荆州分野卯酉生人屬之星閣八百里五名魁字廉
貞一名衡又名天禽上統角亢氐房節候丹元要以
長養萬物下屬趙地兗州分野辰生人屬之星閣七
百二十里六名魁字武曲一名開陽又名天輔上統
心尾斗箕節候北極三冬收藏萬物下屬燕地揚州

分野巳未生人屬之星圍七百里七名魁字破軍一
名瑤光一名天冲一名天逢又名天內上統女牛虛
危下屬齊地豫州分野午生人屬之星圍九百里張
衡曰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北斗魁星第一名執陰第
二名叶指第三名視金第四名拒理第五名防作第
六名開寶第七名招搖沙礫如山岡者天文志云星
之至微如塵沙者隕爲堆阜隕星之在地則爲石石
之在天則爲星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天鏡曰星墜爲石天下兵起星墜爲沙其國君喪父
母光者日之與月猶父之與母也春秋莊公七年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恒星者
列星也穀梁傳經星也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夜中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抨衆一作迸衆字書曰迸散走
也釋道安曰慧光遐炤莊王因視夜明謂魯莊七年
卽周莊王十年如來於是年成佛所以夜明非中夏
之災也舊唐書憲宗十四年正月迎鳳翔法門寺佛
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矣巳貶愈
爲潮州刺史故引恒星事發吮鳴詠歎之詞又劉向
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
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憲宗不終其天年仝云何故

中道廢自貽今日殃也吮呵也嗚聲流鳴也胡傳曰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
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
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
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顧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
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
忌憚也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者言當眷乾剛無
爲小人所惑時皇甫鎛以詔刻欺蔽在相位唐詩紀
事請斲北斗相北極

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
癡蟇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个璧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
赦一蟇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
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
地力

王褒詩上弦如半璧詩推災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
成光月陰精也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之所不照曰魄
望者日月相望人居其中盡覩其明故形圓二弦之
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而半魄晦朔之月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釋名朔蘇也月死復生蘇

也䋣露曰金用事其色慘淡而白一片白月無光之
狀韓詩此外內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
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蟇蛙
拘送主府官帝箸下服常共嚼依前使兔操杵臼玉
階桂樹閑婁娑姮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
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義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
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
於大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
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

昏諱昏不諱削昏外昏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
食唐士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
有小大稀安（一本有得字）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
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
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瞽萬萬古
桂巖子曰春秋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
幾微不遺大小又曰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
過徐幹曰春秋於宋閔也大惡始筆公羊傳春秋諱
國之惡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司馬遷日月食常也日
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之食不書月食新唐書凡

唐著紀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而月食亦不書
也天文秘略曰日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通計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于此時方有食也亦有
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
則食多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映
掩食多不驗也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
刑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
之兩目不可偏廢災沴無有小大古人不書月蝕者
非遺之也貴陽而賤陰詳內而略外謂陽德修則陰
沴可弭元和之末信用壬人宦官竊柄陰之爲禍烈

已此仝所憤激而書也梅聖俞日蝕詩云前時蝦蟇
食爾妃天下戚戚無不忠貴戚四方誰膽大仰頭憤
憤唯當仝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
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辨且雄仝死于今百餘載日
月幾度遭遮蒙有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吞天公
逗遛出元后傳吏畏備逗遛當坐者唐詩類苑照下
萬方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照萬古

玉川子詩集卷一　終

玉川子詩集卷二

仁和孫之騄晴川註

哭玉碑子

山有洞左顛拾得玉碑子其長一周尺其濶一桊七顛色九秋天稜角四面起轆皦吐寒流清悲動神鬼稽首置手中只似一片水至文反無文上帝應有以予疑仙石靈願以仙人比心期香湯洗歸送蘇宮裏願奈窮相驢行動如跛鼈十里五里行百蹶復千蹶顛子不少天玉碑中路折橫文孕龜兆直理任瓦裂劈竹不可合破環永離別向人如有情似痛滿無血慟闢平地上蟫折多齧鐵百見百傷心不堪再提挈怪哉堅貞姿愁麗不堅固剝曰人閒人安能保常度敢問生物成敗爲有真素爲稟靈異氣不得受穢汙驢罪真不孥驢生亦錯誤更將前前行恐復山神怒白雲蓊閉嶺高松吟古蘿置此忍其傷驅驢下山路一作去

哭玉碑子者怪其具堅貞姿而中道夭折也夫物之得失成敗與人之生死天壽固有定素矣愛欲不足固生悲斁不足傀死其成也其毀也得之偶然失之亦偶然夫哭生於悲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如洞中白雲蓊鬱而閉嶺如古蘿高松來風而吟嘯彼此毫分不可相跋則亦置此玉碑而弗復傷已故莫乎成敗生死者安其真素者也云

·成敗雖蘇宮之與平地同歸脆破耳苟有乎生乃與仙人之與顛子均於短折耳玉碑子未詳疑玉劒策之類桊七七首刃廣三寸史記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淬之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四時皆象此類故春曰九春秋曰九秋也爛真子今之闢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說文稜柧也庾信詩光如一片水三元品戒曰香湯鍊形光景洞靈香湯者用竹葉桃枝栢葉蘭香等分內水中煮布囊濾之去滓加五香爾雅古者爲宮自半以前虛之爲堂道家有許蘇黃蘇玄蘇金蘇蘇堂藏道書之所後漢五行志驢野人所用趨鈍之畜魏元忠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權德輿曰驢有墜行有蹶其甚則皆可以致斃荀子跛鼈千里楚辭駒跛鼈而上山固知其不能升顛冠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夭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關尹子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哀淑云杖幹瓦裂荀子名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劉公幹云不出荊山鬼氣堅貞老子曰其脆易破

觀放魚歌

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蒞買漁人所獲魚放之仝作觀放魚歌東坡詩曰先達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子美子產字也舊唐書本傳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其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損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

心地觀音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城縣置郡牧命曰臨漢臨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憲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得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

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呂黎李博士墓誌云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舉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柳子厚曰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孟常州

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刺史性與天地俱見山客狎魚鳥坐山客北亭湖命舟人駕舫子漾漾敲

蒲酒與引行處正見漁人魚刺史將命山客意復念網羅
嬰無辜忽脫身上股鉼袍盡貝吾稜盡有無鰻鰱鮎鱧鮒
涎惡最頑忍觸魴見鯛風鱖鯿稍高流時白貢雪鯽鯉鱭
此輩尾鯇為絕尤老鯉變化頗神異三十六鱗如抹朱木
苞弘窺有蛟鼉餌非龍餌唯無數叢雜百千頭性命懸須
臾

王建詩山客長須少在時樵棹青游山澤觀魚鳥心
其樂之魴子舟也格物論藻生水中葉如蒲莽博雅
藻蔣也其米謂之胡菰爾雅莞苻蘺其上萬鄭注即
蒲也西人呼蒲為莞蒲謂其首為臺江東謂之苻蘺

其上臺蓋別名萬與服志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
服緋又曰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鰻一名白鰻一
名蛇魚有雄無雌以影浸於鱧魚其子附鱧髻而生
鯰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上身形似龍鋭頭口在頷下
背上腹下皆有甲一名黃魚鮎今只謂之鮎其涎粘
滑也郭云江東通呼為鰥鯰如鮎方口背青黑多涎
鱧名黑魚細鱗花文首戴七星服食家忌之爾雅鯇
大鯽小者鯢即鱧也鯽似鯉而短無鱗以涎自染與
魚為牝牡爾雅鮒鯽也以上五種魚皆涎惡也詩九
罭之魚鱒魴也爾雅鮅鱒似鯶而小眼赤多生溪澗
間麗水底難網捕魴鯿編魚也諺曰洛鯉伊魴美於
牛羊詩曰川澤訏訏魴鱮甫甫美也太湖之白魚
冠天下梅後十五日于時白魚最盛謂之時裏白杜
詩小白翠分命天然二寸魚呂子曰魚之美者洞庭
之鮒今之鯽魚儀禮饋食魚用鮒十有五本草鯽魚
一名鮒魚形亦似鯉云鯽鯉也說字同背釋文有內
曰脊鯉謂之鯉能化龍號龍公子唐姓李得鯉即放
每鯉脇上一行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
貴者鯉有赤白黃三種如抹朱者謂赤鯉也岡若賦
木非赬鯉赬赤也蛟龍屬無角曰蛟似蛇四足一云

為二千斤為蛟蹇狀如守宮背尾如鎧甲能吐霧致
雨力發頹坎岸皆鳴如桴鼓呂覽釣者魚有大小餌
有宜適龍餌鉅餌也水大則有蛟龍藏鼉鼈節也鱉
魚大口細鱗有四鰓出吳松江肉白如雪不腥所謂
金齏玉鱠東南之佳味叢雜百千頭者總衆魚類皆
望救也

天心應刺史刺史盡活諸一一投深泉跳脫不復拘得水
鼓鬐奕動作詭怪殊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趨或掉尾孑
孑或脊鬣倫倫或如鶯擲梭（一本缺此三字）或如蛇銜珠四散漸
不見鳥與徒菸郁鴉鸚鴿鵐鳥喜觀爭叫呼小蝦亦相慶

繞岸掃其鱗
敘魚得生之狀詩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博雅麥菜藻
也謝靈運山居賦唼藻戲浪擢尾波旋相如賦揵鰭
擢尾鰭魚背上鬣也掉搖也背鬣一名金梭俗家謂
魚爲木梭花以魚下上水中如擲梭也說苑隋縣溠
水側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使
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
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謂之
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吳都賦島嶼綿邈海中山曰島
洲上有山石曰嶼又島嶼皆潮海江河中山有民居

曰島無民居曰嶼釋名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
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梟一名沈
梟脊鴒一名雝渠一名雪姑鸂鶒五色尾有毛如船
柂鷖一名江鷗好浮水上白鷗也皆水鳥食魚者爾
雅鰝大蝦郭注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
青州呼蝦魚爲鰝九懷從蝦兮遊陼此言小蝦求相
從得生蝦有長鬚六足狀殺好躍蟬史云蝦大而推
循黑色堅甲者名蝦公四五月生子名蝦子小而繁
身無肉者名蝦狗急就篇云鰕謂今之海蝦堪爲鮓
鯿及所呼蝦米者又所在水中小蝦可生帘若樹而

食之皆是也六書故蝦小者不盈寸巨者須長數尺
乃知食生不獨頑癡夫可憐百千命幾爲中腸葅若養聖
賢氣大烹龍髓敢惜乎苦痛如今人盡是魚食魚族類恣
飲噉强力無親疎明明刺史心不欲與物相欺誑岸蟲爾
與命無意殺此活彼用賊徒亦憶清江使橫遭乎余且聖
神七十鑽不及泥中蛆哀哉託非賢五臟生究竇若當刺
史將聖物保不內不疑且不卜二子安能訣二子儻故訣
吾知心受誅截重一草木易封稱中孚又曰釣不綱又曰
遠庖廚故一作仁人用心刺史盡合符昔稱公觀棠距箴
送被孔子貶而書

易大烹以養聖賢內典言飲食之傷曰炮炙烹飪李
尤七命曰味兼龍羹鹵明錄蛟龍髓以傳而令人好
顏色楞嚴經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
生互來相噉孟郊養生書云人者魚之謂也山谷詩
有生甚苦相細大更噉食人稱黑頭蟲衆蟲之智者
以陸佃云岸蟲殺彼養此自相賊害韓詩外傳精藏
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謂之
五臟非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
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余且得予元君
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
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
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子
指博士衛平及漁者豫且也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易中孚豚魚吉象曰信及豚魚也論語子釣而
不綱蔣藏易曰殺生無忍聖人以遠庖廚賈誼曰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

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顏師古曰漢竹符篆書與郡守
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野客叢書曰刺史往
回以所授左符合京師右符防其僞或遣使調發郡
國則請內庫右符以合左符春秋經隱公五年春公
觀魚于棠特書觀魚貶之也

今刺史好生德洽民心誰爲刺史一褒譽刺史自上來德
風如草鋪衣冠與廢禮百姓減懸租豪猾不豪猾鰥不
鰥孤聞古孟瀆三十里四千頃泥坑爲膏腴刺史覩之總
若無訟庭雀喋坐不得湖上枝菱權芙渠勝素莊中二黍
門時時對坐談眞如因說十千天子事勵力當與刺史俱
天雨曼陀羅花深沒膝四十千眞珠瓔珞堆高樓此中怪
特不可令但恭刺史仁有餘刺史救左右兼小家一本有生字
奴愼勿背我沈湯鈞念魚承奉刺史仁深僻處遠遊刺
史官職小教化未能敷第一莫近人惡人唯口腹第一莫
出境四境多網罟重傷刺史心喪我微賤軀

此則推廣言之既褒其政績而微諷其佞佛言刺史
之仁不徒如佛氏放生耳唯教化廣敷使好生之德
洽於民心乃爲至也一統志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
史簡易勤儉以養其人政不尚嚴心未嘗息曾未周
嵗績止風行廣深郡政毗陵爲最得唐書食貨志元

和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
倉等斛斗請准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中有司
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新唐書州
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總若無者不自有其功也圖經曰孟瀆在常州府城
西四十里南通運河北達江漢食貨志大賈商家不
得豪奪吾民叔孫通傳剬言大猾部猾之人釋名
無妻曰鰥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
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
望無所瞻見也雀小鳥常依人背領皆黑毛羽雜色

尺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空
庭來鳥雀詠苑中有黑者謂之婺爾雅雁蓮者米芰
也其米謂之雕胡可作飯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
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唐書
京兆萬年縣有勝乘里莊即其寺也二桑門未詳其
人三破論佛經本曰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北
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改爲桑門桑者爲乘
字之誤乘門者即大乘門也須想見滅過物斯乘故
先云滅門後云乘門爲梁武帝云實法唯一眞如不
二馬師云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

爲三昧淨戒能翻六賊爲六神通翻煩惱作菩提翻
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古釋云遣妄
曰眞顯理曰如觀法師云無法非眞何妄可遣無法
不如何理可顯金光明經爾時流水長者子到大空
澤中見一池其水枯涸池中多有諸魚時長者子見
是魚已生大悲心問樹神言此魚頭數幾何答言其
數足滿十千唯少水在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
者即出四向周遍求覓莫知水處復更疾走遠至餘
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爾時復有諸餘惡人爲捕此
魚故於上流懸嶮之處決棄其水不令下過時長者

子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瀉置池中濟彼魚命復取
可食之物與魚食已即自思惟我今已能與此魚食
令其飽滿未來之世當施法食曾聞大乘方等經中
說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
上我今當爲是十千魚解說十二因緣稱說寶勝佛
名爾時長者子說是法已即便還家時十千魚同日
命終生忉利天既生天已復相謂言我等先於閻浮
提內墮畜生中受於魚身流水長者子與我等水及
以飲食復爲稱說寶勝如來名號以是因緣得生此
天今當往至長者子所報恩供養爾時十千天子從

忉利天下閻浮提至流水長者子家時長者子在樓
屋上露臥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眞珠天妙瓔珞置其
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脅邊復以
十千置左脅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
膝作種種天樂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寤是十
千天子於上空中飛騰遊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處
處皆雨天妙蓮花天自在光王問諸大臣昨夜何緣
示現如是淨妙瑞相有大光明大臣答言忉利諸天
於流水長者子家雨四十千眞珠瓔珞及不可計曼
陀羅華王即遣人審實是事至彼池所見其池中多

有序訶曼陀羅華積聚成積其中諸魚悉皆命終時
十千魚者今十千天子是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
曼陀羅華翻譯名義曼陀羅此云適意又云白花說
略云華言雜色也霍光傳槃成小冢子得幸將軍至
九卿封侯吳都賦鉤餌縱橫網罟接緒文子曰諸侯
得道守在四境

示添丁

合璧事類云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為國持役也退之
寄仝詩云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邪憐我人我憔
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一作要起行何忍索我抱看
滿樹花不如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
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擱不得邦生癡笑令人
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能鍾頭欲白
憑仗添丁莫惱爺

東坡詩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苦熱行
瘴氣晝熏體與志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又韋州
瘴氣滿露四時不絕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
憔悴阮嗣宗詩憔悴使心悲泥柔澤貌楊惲曰容謂
柔言索物曰泥詩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
泥殺人白居易詩白髮泥人來不休張口曰呀韓詩
汝口開呀呀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
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池及石皆成篆隸科
斗之字劉静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亂曰塗長曰抹
摭言薛逢做新進士前導者曰迴避新郎君逢曰莫
貪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純黑反哺
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也素
謂之雅今作鴉法書苑曰鄔彤善草書如寒林棲鴉
山谷云大字如棲鴉已不作肥軟擱掌打也莊子適

百里者宿舂糧溫飛卿詩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腳
禿舂黃粱能鍾謂不昌熾不翹舉如豎髮拉揩之類
廣韻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
總言其貧病而老也唯塗抹詩書之子或稍慰朝暮
又戒之莫拂我意也杜牧詩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
不拜手叱父演繁露後世呼父不曰父而轉其音曰
爺又曰爹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實慎正為國爺
是也唐人尊稱亦曰致赤子之流輩自朱耶之板蕩
也案唐韻爹羌人呼父也爺俗耶反德宗貞元六年
回紇可汗曰惟仰食於阿多史釋之曰虜呼父為阿

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
皆爲耶說文所出笑也六書故母蚩蚩笑

寄男抱孫

抱孫仝長子

別來三得書書道遠離久書處甚羸殺几喜見汝手肢十
七又報汝文頗新有別來穠經年糞姿未合斗當是汝母
賢日夕加訓誘尚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嘆兒讀書何
異摧枯朽錢錢低作嘩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强
呼吼下學偷工夫新宅鋤蔾莠乘凉勸奴婢園裏耨蒔堇
遶籬編榆棘近眼栽桃柳引水灌竹中滿池（一作藕池）種蓮藕
撈漉蛙蝌脚莫遣生科斗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
苞龍兒撐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擣宅錢都未
還債利日日厚籜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囑託汝汝
活籜龍不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輙告詰
問取兩手莫破拳一物莫飲酒莫學捕鳩鴿莫學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顽發若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
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脆莫惱添丁
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裹走添丁郎小小別
吾來久久腑腑不得吷兄兄莫摸摸他日吾歸來家人若
殢紈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東軒筆錄唐初字書以勁健相尚至薛稷則尤極瘦
硬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之輩幾於重濁
麤殺者亦重濁肥厚之謂也餘詳大甚日殺唐書進
士習業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其有通禮記尚
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孟子荀卿子呂氏
春秋管子韓子謂之茂才舉此云尚書當畢功禮記
速須剖蓋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
簡爲次第爾嘆多言煩貌羅敬助辭小兒語也北史
宮群畢聚諸崔昻戲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五代史劉銖謂李業曰君可謂僂羅
兒矣唐昭宗時相國鄭綮題詩中書壁上云側坡蛆
蜫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嘆羅漢書鐫
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魏武氣
出咀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因話錄寶相易直幼
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村聚落也胎息訣云凡蟲氣
在榮衛之中爲啕爲之氣揚雄傳大聲叫叫呼吼
怒聲也張衡傳蓋聞前哲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爲也周禮注男奴女婢今之奴婢古之罪隸人
也應璩詩相與鋤禾莠莠敗禾者謂稚茨蕻蔾蒿山

葱蘢山萊榆曰零一名薙有莢榆白榆刺榆榔榆數
十種白榆曰枌其皮可居食蒜像粹牛蕀馬蕀也其
刺瓮而長與衎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說文楊蒲柳
也檉河柳也御小楊也通志柳門天棘杞柳亦曰澤
柳黍秀則欲鋤而去之葱萊則欲耨而覓之絲榆棘
以為援栽桃李以為觀皆黨同學也永嘉郡記樂成
張廌者隱居厲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
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號
為竹中高士蓮蓬房藕根也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
則益一節雅科斗活東郭注蝦蟆子未生脚者東山

經鳧山潮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形圓
有尾聞雷裂則尾脫脚生一名玄魚一名懸針陸農
師云月大盡則先生前兩足月小盡則先生後兩足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
筍竹萌竹初生也孫炎曰竹初生曰萌生謂之筍宋
沈道虔人有拔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
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韓愈詩新筍
滿軒前朱存午詩一雷驚起籜龍兒籜竹皮也筍譜
筍為龍孫與筍云一筍明其肌膚三節獲乎嬰兒故
云籠兒攢生也迸出也溢一作隘博雅拘拘也韓非

子痴維于腸胃之間則傷人也借周禮凡有貸者力
貰以治則聽息鈴曰急政暴賦有者半賈而買無者
取倍稱之息注稱舉息利也倍利而舉債按唐書德
宗朝趙贊司國計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
等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架
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
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
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害凡沒一
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王建詩丁寧相勸勉
汝活綠龍以上皆為竹林而言筍子耕家驚散則封

之以師友盧乘詩壞折衆龍一老儒老儒宿德之稱
張籍贈殷山人詩云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棲遑
身獨隱寂寞性應便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耕耘
既辛苦章句已流傳講序若重席摹儒願執鞭孟郊
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墅詩夫子說天地若與靈
龜言幽幽人不知一一予所教殷山人即殷十七也
趙與傳每有疑義輒諮問之傳習也讀揃句讀劉歆
曰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屈手曰拳元氣論曰
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半固與彼拳欲其
勁勤恭讓發酒敗德捕為放傷鬭雞趣狗皆發頑憎

人汝母必不受也論語性相近也習
曰教習生常有自來矣論衡曰宁人
善爲善習惡爲惡習雅男子先生爲
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母之
從父昆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
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若
姨列子舜耕河濱弟妹不親阮籍詩
殊成老醜柳子厚翦陀碑贏形垢面
赫赤親火炙日暴曰赫華嚴經臂如
其目髀資傳赤赫皺無避表釋名赤

也孟郊詩十歲小小兒又云小小濃
姿無名氏詩將時爲安慰久久莫相
爲牖閨禮牖人註薄析曰牖釋名牖
家人兄兄弟弟北史稱父亦曰兄兄
指擬物也存餘堂詩話曰余嘗讀云
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嫂舅姑
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

自詠三首

本集云玉川子將絲卯月作此詩蓋
知也

詔之三辰亦曰三光抱朴子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
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莊子黃帝詣崆
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
吾語女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
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劉又詩自古無長
生生者何戚戚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
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
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
長生藥詔居興唐觀煉藥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
所聚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
上信之丁是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
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
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
由是羣臣莫敢言皇甫鎛本傳云薦方士李泌浮屠
大通爲長年藥帝服之

物外無知己人間一觚王生涯身是夢耽樂酒爲鄉日月
粘髭鬢雲山鎖肺腸恐公只公是不用設驚張

白居易詩物外不可必孟郊詩人生窮達感知己劉
長卿詩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傷歲經虛空却來

觀世界猶如夢中非晉書山簡鎮襄陽
王績字無功作醉鄉記皮日休詩何人
天皇外髭廣韻作頾在口上曰髭在下
鬚頰旁類髮司空圖詩烏飛飛兎蹶
驅時節女媧祇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
月粘髭鬢即此意言隨時改易也鎖鎖
雲山鎖不得自由賈島詩欲傾肺腸
桐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
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
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
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水經注愚山東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
辟有記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
狀愚故謂之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逐
老翁問是何谷對曰謂愚公谷以臣名
公儀非愚人何爲以愚公名之曰臣故
大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
爲愚故名愚公

送王儲詹事西遊獻兵書

一本分作三首詹事東宮官名楊升菴科第題名考唐大曆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第二人王建進士竇常按登科記大曆十四年試貢實出目賦王儲作魁第二人周渭第五人袁同直第十八人獨孤授

美酒撥醅酌楊花飛盡時落日長安道方寸無人知匣中制勝術氣雄屈指算半醉千殺動仰天一長歎玉匣百鍊劍龜文又龍吼抽斬王將軍勿使虛白首

庾信賦蒲桃醱醅醱酒謂之醱醅酒未熟者持作撥義同歲華紀麗二月爲楊花風制勝術謂匣中兵書也魚龍河圖黃帝不能禁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伯神兵符制伏蚩尤洞冥神呪經曰是時天尊仰天長歎郭振古劍篇琉璃玉匣吐蓮花文章片片落龜鱗張茂賦利推百鍊不愧於秦阿吳越春秋曰陽作龜文陰作漫理晉吹魏都賦曰劍則含章飛景龜文龍藻茗錄木幹紫穎希杪服之可以威百獸拾揮可以斷昏擾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管子背劍抱劍當兩階之間李白詩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

送郗兵曹歸江南

百官志左右衛有兵曹參軍各二人掌五府武官宿衛番第受其名數而大將軍配爲親衛之府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各二人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事掌翊府外府武官兼掌獄師各一人左右翊中郎將府左右千牛衛諸衛折衝都尉府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各一人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淸道率府左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各一人王府一人西都東都北都兵曹司兵參軍各二人大都督府大都護府凡鎮軍各一人通典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楊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重鎮其役得沔口邾城廣陵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五道置採訪使江南東道治吳郡江南西道治章郡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蓋古揚州南境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柯江夏南郡地潤昇常蘇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宣歙池洪江饒虔吉袁信撫鄂建泉汀漳爲星紀分岳鄂潭衡永道郴邵黔辰錦施敘獎夷播思費南溪溱爲鶉尾分

為州五十一縣二百四十七其大川湘瀨沅澧浙江
洞庭彭蠡太湖
春風楊柳陌連騎醉擁船千里遠山碧一條歸路長花間
愁北渚雲去渡南湘東望濛濛處煙波是故鄉
盧照鄰詩寒辭楊柳陌貨殖列傳淘氏連騎船爵飲
酒也李白詩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水經注營水
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
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谿以託名焉馮水帶約衆
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南都賦亂北渚兮揭南涯南
湘湘南也水經云瀧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
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
零陵山盎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
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
灕同源分為二水南為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
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
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濛
濛白貌煙波暖氣騰於波上成溫煙也
府外兄親漱
唐人兩姨之子相謂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相謂為內

兄弟爾雅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何處堪惆悵情親不得親興寧樓上月寒貨酒家春
通典興寧郡州屬縣漢初桂陽郡有騎甲嶺今謂之
騎嶺即五嶺之一後漢分郡置漢寧縣吳改爲陽安
晉改爲晉寧隋改爲晉興貞觀八年省咸亨三年復
置改名資興其地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里至東都
三千五十七里興寧宋縣名也一統志程鄉水在興
寧縣西北郡國志程鄉水出美酒晉志水味甘美劉
杳云桂陽程鄉有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昔嘗置官
醖于山下名曰程酒縣東有醽醁泉一名酒官水唐
名酒有地青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梨花春
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春浮玉春風光春土窟春
石凍春等名
春逢師三遊山
劉長卿客舍喜鄭三見訪云客舍逢君未換衣閉門
愁見桃花飛
相逢之處花茸茸石壁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
流石上一株松
茸茸花叢聚貌王建詩淵花枝茸茸石壁一作峭壁
李白詩攢峯入霄漢孟郊詩山登千萬重李涉詩石

壁千亚樹萬亚孫枝字與公博學能屬文少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
頼高僧倚元崇與琳上人至右丞王公輞川別業松
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坐與崇相遇神交斯
玄犀詩寒流自淸泚賈島詩手種一株松貞心與師
儔朱承爵日盧仝詩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
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卓女怨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妾本懷春女春愁（一作懷）不自任迷魂隨鳳客嬌思入琴心
託援交情重當壚酌意深誰家有夫婿作賦得黃金
詩曰有女懷春采元帝詩不見憶春人春愁春自結
神仙傳簫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
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居
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
成都人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中多富
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相謂
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
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
也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買一酒
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爲富人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

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
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
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
幸樂府坐中數千人皆盲夫婿殊

守歲二首

風土記蜀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
謂之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去年（一作年去）留不住年來也任他當壚一榼酒爭奈兩年何
孫蟾爾汝歌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榼酒
令汝壽萬春盧綸詩一榼山村酒王介甫立春詩云

猶殘一夜賦并見兩年春

老來經節賦衆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盧不解愁

臘者歲終大祭五行盛則爲祖衰則爲臘漢以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以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爲臘晉以金德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爲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通雅云按吾丁之聲嘬唇齚舌則爲都盧訛兜倬盧言愁帶都盧之狀也唐人以撮口不快爲都盧同語扶廬某氏謂扶盧也上高竿者漢曰都盧晉灼曰都盧國名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梁

元帝纂要曰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都盧與雲動雷吞刀吐火之類青樓路史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

新月

事文類聚作梁劉瑗詩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箔簾箔也方言自關以西謂之箔箔戶簾也雲箔卷者無雲霞障蔽得觀月光也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陛玉階晝夜光明逍[illegible]如玉鉤錢起詩今

夕遥天末清光幾處愁晉宮閣名云洛陽有鳳凰樓總章觀鳳儀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許貴思詩春入鳳凰樓一統志鳳凰樓在鈞州治南漢黃霸治潁川時鳳凰集其境郡人建樓以誌其瑞

解悶

人生都幾一作數日一半是離憂恆一作但有樽中物從他萬事休

曾植詩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元稹詩但要樽中物餘事盡相關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昔人謂酒爲歡伯魏肇曰年隨情少酒因境多良以此也

揚子津

在儀真去揚州城十五里漢江都地唐曰揚子永淳元年分江都置有揚子江津渡處也建康有四津西津曰橫江東津曰揚子

風卷魚龍暗楚關白波沉却海門山鵾鵬奮翅且快性地圻天開總是閑

吳越春秋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
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
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
吏因舍焉昭關詳之楚關術隱曰關在西江乃吳楚
之境莊子白波若山通典海陵漢縣屬臨淮郡至隋
屬南兗州武德二年屬揚州貞觀二年分置海安縣
開元十年省併入海陵有海門島白居易詩兗有虛
白亭生見海門山大鵬賦勝簸鴻濛斗轉而天動山
搖而海傾龍巨鼇也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抃滄海
之中天官書天開縣物地動坼絕江賦微如地裂豁

若天開龜策列傳地柱折天故毋操共工與顓頊爭
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為天門地不滿東南為地戶絕狀風波之險怪而我
今渡此亦自開行無事業之可為也東谷曰造物之
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開天地之閒日月
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
之生息樞發輪轉無一息停為天地且不得閒而閒
豈人之所易得哉

人日立春

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
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日以陰晴為豐耗東方朔
占書一日至七日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張
繼詩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

春度春歸無限春今朝方始覺成人從今克己應猶及顏
顏一作與梅花俱自新

董勛問禮俗云人日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戴於頭
鬢起自晉代賈充妻李氏夫人云俗人入新年形容
改舊從新也克一作尅關尹子能克己乃能成已東
京賦思仲尼之克己淮南子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
及已也戴叔倫人日立春詩煙添柳色看猶淺鳥府

梅花落已頻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下
梅花落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
後有梅花粧

送尉遲羽之歸宣州

通典宣州今理宣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
楚秦屬障郡二漢為丹陽郡吳為重鎮晉武帝太康
元年分置宣城郡并陽郡移於建康是也宋齊梁陳
皆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宣州煬帝改為宣城郡大唐
為宣州或為宣城郡領縣十宣城當塗涇溧水溧陽
南陵綏安寧國太平青陽舊書地理志宣城舊曰宛

陵大業初置郡舊唐書恭爲潦郡梁置南豫州隋改
爲宣州貞觀元年以秋浦南陵二縣氷爲開元中析
置青陽太平寧國三縣天寶元年改爲宣城郡
君歸乎君歸與不孤謝朓澄江今夜月也應儘著此山夫
謝朓詩日澄江淨如練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
好學文章清麗明帝時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内史每
視事高齋吟咏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皆有言煙波
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辯此者鮮矣及領宣城
境中多作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遍風流文采飄柄
一時詩日高閣常寂掩荒階少諍辭又云既懽懷祿

情復叶滄洲趣其標致可想見之人至今稱謝宣城
云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積尤精故李太白
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曰長川瀉六月洲渚曉寒凝
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塡膺
又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而杜少陵
亦曰詩接謝宣城也

愁新年

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遥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
風肯管歲寒枝（一作肯風并得歲寒枝）
百舌迎春巧言之鳥太歲新年之主宰也梁武帝子

夜春歌柳堤烏百舌徐陵詩百舌喈鶯聽月令反舌
仰百舌易通卦驗日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黃山
谷云詁周書月令反舌有聲讒人在側乃解杜老
進時如簧口君側有讒人苟卿子日桃李務媒於一
時時至然後敎至於松柏經隆寒而不凋衆霜雪而
不變謂得其真矣淮南子太歲迎者辱背者强左者
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
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

憶酒寄劉侍郎

劉侍郎軻者韶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

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之關戒遂披僧服焉
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於廬岳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
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
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
安也君能遷葬必有厚謝乃訪於耦耕果然替改遷
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析函劉君解所著之衣覆其骸
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食訖當
明爽雖冥寞之道某不支直輒嚼一卵而呑二者猶
豫未食予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肆文章因策

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記吏部
韓退之表知為曰待余餘暇當為一文贊後韓公左
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修史時宰輔得人藩鎮有奉
朝廷凡有叛動悉欲書之莫人惕厲擬縱董狐之筆
尤務必生匹其功過又非史職舂容則洗面而出韓
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洗面之辭何雲溪子曰
劉公居史館而持兩端者杜微之態也推賢於葛
亮阮籍之辭也託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避假禁醉
而混時過物從機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而獄王
岐周鄒滿虛既舒而名魁覬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

遂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前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為立
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覩妃嬪之貴
必致家邦之禍故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
繫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頗遭官長罵又曰諸公袞
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粱肉廣文
先生飯不足又曰才名三十年座客寒無氈近有蘇
司業時時與酒錢謂蘇源明也余以劉欲州之醉與廣
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為非也

愛酒如偷蜜憎醒似見刀君為麴蘖主酒醴莫辭勞

昭明七契其酒則荼梧九醞中山千日取諸湛露凝
之飴蜜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多以酒比甜蜜
南史陳暄飲酒過多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吾有
此好五十餘年吾既我豪當世朽病殘年若不日飲
醉酒復欲安歸李詩但願長醉不須醒蓋惜醒也麴
酒母一日酒教龍筋鳳髓云俄伙精微及施麴蘖方
言麴自關而西秦豳之間曰麴麩大麥麴也晉之舊
都呼麴為麰麴齊右河濟曰麴麰小麥麴北鄙曰麴
麴又麰細麥麴也麰有衣麴也今通呼麴晉書孔羣
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
事劉君有洗面之癖余因索酒於劉故云麴蘖主人

周禮醢齊注醢酒體也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說
文醴一宿成也東京賦春醴惟醇韓詩曰醴甜而不
泲也全唐詩劉軻字希仁沛人少為僧元和末登進
士第終洺州刺史

白鷺鷥

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
人不知謂閑立

蘇耽歌翹足高屋下見群兒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
足鷺鷥求魚未得食不如信天翁之適獲也笑殺名
利熱中人

風中琴

謝朓高齋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徐賁己風琴
引曰按吳絲雕楚竹高託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
素空鸑鷟翔翔翅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窓寒夢
驚流波怳惚曰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筝皆因
風動成音自諧宮商

五音六律十三徽龍吟鶴響思庖羲一彈流水一彈月水
月風生松樹枝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律曆志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呂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鐘合爲十二律陰陽各六故云六律中興書目琴徽
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
象之意徽十三象十二律餘一徽象閏山谷詩化民
曾寄十三徽徽琴的也琴絃七而徽十三徽者幹也
又曰徽者揮也如星之輝也或謂作幹劉向九歎破
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筝而彈緯北齊書鄭述祖字恭
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異人教琴
寤而寫得皆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蔡邕琴賦青雀
西飛別鶴東翔韓非子晉平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
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南方來集
於郢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王
符瑞圖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
庭路史太昊伏羲氏長離徠翔爰作荒樂歌扶徠詠
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七尺二寸之
琴絙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注曰琴操云
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謝雅大琴謂之離事源
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樂錄云大琴二十
七絃中華古今註乃以爲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
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切孜伏羲以木王

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爲之絃八其九以
爲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
也釋彪賓琴詩風來琴上吟彈爲山水音楊師道詩
卒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李白詩客心寫流水如聽
萬壑松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
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
得之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杜荀鶴詩琴臨秋水
彈明月劉長卿詩颼颼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劉希夷

詩彈為風入松岸谷縱巳秋琴譜風入松琴曲也

感秋別怨

霜秋白所現楚調怨離分魂散瑤臺月心隨巫峽雲蛾眉
誰共說鳳曲不同聞莫似湘妃淚斑斑點翠苔

季秋霜降白霜秋白氏六帖琴曲有楚妃歎楚莊王
樊姬也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說苑
齊威王遊於瑤臺沈約詩舍此瑤臺月錦繡萬花谷
地類詩云大帝仙府列聖曹蓬山分命鎮波濤瑤臺
影蘸天心冷貝闕光浮海面高崑崙瑤臺刊定具釋
之所也通典楚置巫山郡秦昭王十年伐楚取黔中

巫郡是也漢為巫郡縣故城在今縣北有巫山及高
都山即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陰也荊州記巫
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山峽與羅唐峽歸峽世稱三
峽連亘七百里重巖叠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
見日月沈佺期詩小度巫山峽荊南春欲分使君灘
上草神女廟前雲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杜宇所
鑿以通江水圖經曰此山常抗峰岷峨偕嶺衡嶽凝
結異附萷出青雲其峰十二合脊聯回曰望霞翠屏
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
張敞傳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諸亮事

祀梁章云鳳曲登歌調令序李白鳳臺曲云嘗聞秦
帝女傳得鳳凰聲曲在身不返容同弄玉名洞玄本
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麗玉與鳳共處於
是國鳳常以羽翼扇女而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
惑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
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
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
時來飛延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遂異志
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
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

新蟬

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蟬有蟪蟧者蜩也馬蜩蟧者蟬也名以聽者之所為
情寂寞然也鳴蓋呼乎其候焉三伏鳴者聲躁以急
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涼鳴則淒短如曰秋涼秋涼
取者以膠首竿承焉驚而飛也鳴則飲然其粘也鳴
切切如曰吱吱入乎乎而操之悲鳴有求如曰施施
泉聲與蟬聲相錯林籟豁響如鳴琴然往還不斷聲
相續也不知其泉溜與蟬噪與即而聽之聲在樹間

歸豬易日動長風聖人以通達治道

題褚遂良孫庭竹

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博涉文史尤工隸書新唐書列傳遂良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官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扇乃追削官爵二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塟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又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裴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還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按宰相世系表璆乃遂賢之孫亮之曾孫也遂良三子彥甫秘書郎孫僑休彥沖城門郎孫倫儀彥季孫崧司農少卿此云遂良孫未詳何人

眞霜停雪觸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春風一番琴上來搖碎金樽碧天月

吳郡賦竹則篠蕩翠葉冒霜停雪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龍笙未詳或佛曾爲姣龍之象郭璞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名之曰笙唐書南蠻傳驃羌獻其國樂至成都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夫竹戰風日傲水霜凌突四時磨櫟萬草之奇植也自伶倫剪伐愛偶琴瑟雕斵矣而霜根斧竹色死而宦家亡仝云貞霜停雪觸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蓋嘆遂良忠貞一旦不幸誅斥於皆婿之主以不得完其生欲此庭竹老臥空山勿爲人用春風乍來響潤旋之孤絃碎影搖拂迥林間之爽月此皆天然得之在巳而無假外求者也

訪含曦上人

仝含曦輙盧仝訪詩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

渴飲即不渴饑食即不饑數呑海水盡飜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方干贈曦上人詩曰四十年來多少人一分零落九成塵與歸猶得重相見亦是枯枝勉强春

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繩（一作無井　一作無人）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華嚴經斷世渴愛常求佛智梁武帝詩渴愛渴心生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轆轤井上汲水軸也趙宦光凡雅作瓶中無木井百丈

客淮南病

通典淮南道領廣陵盧江蘄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
淮陰歷陽弋陽廣陵郡今之揚州理江都江陽二縣
春秋屬吳秦屬九江郡漢爲廣陵國後爲荆國後更
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爲廣
陵郡魏爲重鎮後屬吳晉亦爲廣陵郡東晉末以廣
陵控接三齊故青兖二州刺史皆鎮於此梁曰南兖
州北齊改爲東廣州後曰南兖州後周改吳州隋初
爲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爲江都郡後帝從
都而喪闕焉大唐初爲兖州後改爲邗州後又改爲
揚州爲大都督府其後或爲廣陵郡領縣七江都江
陽海陵高郵六合揚子天長其地去西京二千五百
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新唐書地理
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
陵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揚楚滁和廬舒
爲星紀分安黄申光蘄爲鶉尾分爲州十二縣五十
三淮南採訪使治揚州

揚州蒸藝一作毒似燂湯客病清枯鬢欲霜且將閉門無俗
物四支安穩一張床

杜牧曰大江之南夏候鬱溫易生百病文子若蒸烝
也猶言蒸毒也爾雅蒸塵也郭注人衆所以生塵垢
燂火熱也禮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仝言揚州地蒸
熱如燂湯然氣鬱蒸則病久病羸瘠頭顱怨白也晉
書王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杜詩眼
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居易詩更無俗物到衙作
一床眠世間有何俗物特特符不顧士耳蓋病中無
應接勞苦四支既得安穩眠矣然病久勿愈閉門相
臥愁寂又可知

村醉

村醉黄昏歸健倒三四五摩挲莓苔背嗔我驚爾不
一本作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
著汝莓艸青苔也爾雅葥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
似藨莓而大可食又苔也苔一作落總名莓苔風土
記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樂府云一日三摩
挲釋名摩挲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醉而蹎蹶而
復醉涕倒地上恐莓苔亦笑人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 并序

蕭才子修文行名聞將遷家於洛買揚州宅未售玉川子
客揚州獨旅藏蕭蓮館蕭未售之宅既而蕭有事於歙州

玉川子欲歸洛憶蕭遂與刼下二三子酬所說相思意飯
而二三子有惡宅售心與其他人手執與洛客以爲故亦
有勉強不能逆其情文以見意遂盡錄寄蕭天知鬼知非
苟有所欲二三子心遊諸君子蕭乎蕭乎君歸不得見者
細長三四片者乎

舊唐書河南道東都天寶元年改爲東京周之王城
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已
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附大業元年
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邙
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都城南北十五

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
三百二十步都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
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宮城在都城之西北
隅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宮
城有隔城四重正門曰應天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
有武成殿即正衙聽政之所也宮內別殿臺館三十
五所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
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
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
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李往來皆高宗龍朔

後置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西臨九曲北背邙
阜南距飛仙苑城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
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內離宮亭觀一十四所羈旅
字出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潘
安仁秋興賦逍行有羈旅之憤赤松子中誠經凡人
動息天地皆知故云天有四知也

客附石

竹下青莎中細長三四片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

通雅莎香附也莘夫須山莎也一名蓑衣艸爾雅垂石
上如蓑也廣雅莎隋地毛也溫庭筠詩青莎綠似我

客全自謂主人謂蕭也育見石如見主人之面

石讓竹

自顧拔不轉何敢當主人竹弟有清風可以娛嘉賓

毛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古詩盤石無轉移白居易
詩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
竽拔一本作撥

竹答石

一作竹答客

竹弟謝石兄清風非所任隨分有蕭瑟實無堅重心

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吳都賦蓊茸蕭瑟蕭

逕碎也

石請客

竹弟雖識客不敢當客恩自慚埋沒久滿面苔苔痕

後漢論曰飽采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石自

慚埋沒不敢以吝苔翠羽幸客恩寵豈諂曲苟進悅

新而遺舊者與

客答石

邂逅天地間彼此最痴癖主人幸未來與君爲莫逆

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石答竹

石報孤竹君此客甚高調共我相共癡不怕主人天下笑

我非蛺蝶兒我非桃李枝不要兒女憐不要春風吹苔蘚

印我面雨露皴我皮此故不嫌我突兀衆相知此客即西

歸我心徒依依我欲隨客去累重不解飛知弟虛心亦待

客此客何以共報之

管子桓公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注曰孤竹國

名斬其君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爲斬而復生中有

管則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共我相共癡者

言今有奸石之癖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

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列子烏

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胥蝶之別名

藝文志有周昉撲蝶圖一卷李賀詩雲根苔蘚山上

石六書故蘚苔之淺駁者皴皮皺起也韓事謂山木

之皴曰皴韓愈詩仰見突兀撐青空毛詩我將西歸

古詩思心常依依前漢西域傳也川輪臺募民壯健

有累重敢徙者前川所累重字出此玉堂法云頑石

至重不可飛騰虛心者竹中空也庸夔詩虛心如待

物有欲隨全歸洛芥遂孤竹君

竹請客

我本泰山阿避地到南國主人欲移家我亦要歸北上客

幸先歸願託歸飛翼惟將修修風累將報恩德

古詩冉冉孤生竹托根泰山阿史記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爰盎傳引與入坐爲上客梁

昭明詩願附歸飛翼水經注衆林北翼鳥不北不飛

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鳥戀土其背青其腹赤丹心

外露鳴脩未遂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

歸哉斯上行避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岑參詩感暑

脩脩衰色寒

客謝竹

揚州駁雜地不辨龍蛇一作蜴各身正乾枯行處無精澤
太山道不逕相庇貲無力君君隨我行必有煎茶厄
王逸九思斥蜥蜴兮進龜龍蛇木蘇名博雅解蝘蜓
蚵蠪蜥蜴也爾雅蠑螈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月令
記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
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其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
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蛇師方言守宮
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其在
澤中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
岱謂之螔蜍北燕謂之祝蜒太平御覽謂蜥蜴爲神

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故云不辨龍蛇蜴
也蜥蜴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懼奄言
揚州不識蜥蜴能致雨天道亢陽我之行也身正乾
枯行處安得有水可潤澤汝若隨我行不堪歸植太
山阿聊爲煎茶之用爾

石請客

啓母是諸母三十六峰是諸父知君家近父母家小人安
得不懷土僕君與我金石交君歸可得共載否小人無以
報君恩使君池存風月古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于黃臼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
所居乃于啓室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
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
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
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漢書武帝至中岳
獲駮鹿見夏后啓母石李形四部云嵩山南有啓母
祠郭璞紀云陽城西有啓母石也嵩山峰巒秀偉非
他山可及在少室者三十有六朱樸異賦云閑中天
之少室其高則嶢屼嶒崒崟岑鬱沸兮十有六里而
叠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
而周圍一百子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爲觀六大之

名義東朝岳祠儀百神兮西望洛邑覽千官兮太陽
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筍天所形兮植香丹砂寶所
鍾兮缽盂香爐狀所肖兮連天紫霄勢之穹兮羅漢
七佛像設留兮靈隱水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刹
標兮崇應倚壁祥光發兮紫蓋翠華翔鸞凝兮藥室
紫薇花草叢兮白道大德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貫
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
寶化金石瑩兮紫馬白鹿神仙聚兮東征賦小人懷
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郭璞周詩君子不懷土豈
更得安於故信傳與漢王爲金石交欒府皇可共載

不劉長卿詠石詩一片孤雲長不去莓苔古色空蒼
然池人所鑿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

客謝石

我有木竹莊甚近嵩之嶺是君歸休處可以終天年雖有
提攜勞不憂粮食錢但恐主人心疑我相釣竿

唐人別業曰莊仝隱少室玉川近嵩山之嶺許由曰
歸休乎君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大智度論如行道不
齎粮食古詩種竹深井中三年乃爲竿相助也稍坐
石較竿而釣

石再請客

主人若知我慮喜我結得君主人不知我我住何求於主
人我在天地間自是一片物可得杠壓我使我頭不出

石盲主人特因君而知我我去住不必問主人也其
前之埋沒我杠壓我使不得轉舒者命也今日依君
西歸始欲自出頭地耳九靈上寶經云有兩之所域
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

客許石

石公說道理何何出凡格相知貴知心豈恨主爲客過須
歸去來旦晚上無厄主人誠賢人多應不相責

越絕書閶門外高頸山東石人古者名石公史記張
良見老人出一篇書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黃石寶而
祀之所謂黃石公也抱朴子子房踞人乃抗禮於石
公豈直免於庸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石再請而客
始許之乃知世人輕諾者寡信矣石辭主人去則主
反爲客孟郊詩雜言若右止主人忽成客過須急須
也言主人應汝從我不相可責

井請客

白澤圖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
之即去一云井鬼名瓊井有鬼神故亦應請客

我生天地間顛是往壞數已效炊爨勞我亦不願住君有
造化力在君一阵顧我願拔黃泉輕舉隨君去

井通也物所通用故亦不願久住於此說文莽謂之
炊爨曰爨手持甑門爲竈口廾推林內火會意進火
謂之爨管子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飲於青
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
爨飲於白后之井以介獸之火爨飲於黑后之井以
鱗獸之火爨爨養生井之爲養也久矣李白詩撥彼
造化力持爲我神通淮南子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
黃泉之底莊子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太玄地輿

黃泉隱魄萊也井不可去泉則可拔拔黃泉者謂井
泉隨客去也

客謝井

改邑不改井此是井卦辭井公莫怪驚說我成愁疑我經
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恐百姓疑我卷地皮

不改井者井以不變更爲義移天子傳天子北入於
那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疑井公賢人而隱於故移
王就之遊戲也愁愁疑不悲也海空智藏經云運此
神力仿嶽經别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與坐罷
地皮枯裂太平經曰今天惡人穿鑿地太深或得地

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爲地之骨也穿地
未三尺輙得水地之薄皮也東坡詩殷道鑿池雖可
致玉川卷地若爲收按井卦初六象辭曰舊井无禽
時舍也後漢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木淮南
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夫新泉可食舊木不可
食玉川引井卦辭蓋不欲舊井隨歸亦時舍之意也

馬蘭請客

蘭蘭是小草不怕郎君罵斷得隨君行暫到嵩山下

本草馬蘭江東呼早蒲多植于階庭即易挺也易草
名似蒲而小根可爲刷挺一枝也挺然勁直之貌一
名蘇貢或云馬蘭也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注馬蘭
惡草也傳稚王逸蘇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古稱
貴人子及身皆事其父者謂之郎君罵逐也以惡言
被逐人也

客請馬蘭

嵩山未必怜蘭蘭蘭蘭已受郎君恩不須刷帚跳蹤走只
疑蘭浪跡一作出其門

通雅馬蘭生水澤彷似澤蘭而氣臭非嵩山所有也
蘭浪字未詳一本作蘭郎客曾蘭蘭已受郎君恩郎
今出門去蘭宜在家執箕帚不須跳蹤隨我至嵩山

也釋名跣係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蹤從也人形
從之也疑類苑作蹤

蛺蝶請客

粉末爲四體春風爲生涯願得紛飛去與君爲眼花

王僧孺詩悲看蛺蝶粉蛺蝶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
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一名春駒王建詩對花
黃蝶領春風吳均詩終成亂眼花白居易詩浮生抵
眼花補遺貢表云恆將周章眼花浪見

客答蛺蝶

答字類苑作請長篸子洞淵集云今之凌世凡花爛

便蛺蝶翻翻扶紅訪綠物態芳情於是輕飛於柳陌
弄影於花衙梅魂蘭魄分著其沈迷粉翅香鬚分趁
蜂群戀偏遊其色歷覽風光愁葬破曉作耗於金綠
花房傳粉偷香並宿於玉羅青帳任心散亂介艷蟜
蟜推移葉底風流殤逐枝頭富貴夢魂洵濫終不獲
免於蔽泉根性蛛蝤到了難趁于臭腐
君是輕薄子莫窺君子腸且須看雀兒雀兒銜兩將
沈約詩云路逢輕薄子漢蛺蝶行蛺蝶之遨遊東園
雀來燕燕子見銜羅隱詩野田黃雀慮山館主人情

蝦蟆請客

蝦蓋其聲嫌言其斑也此與蟾蜍各別蝦蟆在波澤
中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解作呷呷聲舉動極
急蟾蜍在人家濕處身大青黑無點多痱瘰不能跳
不解作聲行動遲緩

凡有水竹處我曹長先行壻君借我一勺水與君晝夜歌
德聲
比丘經我曹聞之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對酒也曹
植詩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蝦蟆見蛺蝶諸客亦
欲效顰奈我夜讀說貼耳邪亦為人所鄙

客請蝦蟆

蝦蟆蟆叩頭莫語人聞發揚州蝦蜆忽得便腥臊臭穢逐
我行我身化作青泥坑
客言蝦蟆蟆汝雖叩頭莫作語使人聞聲而知之恐
揚州醜類甚多如長鯨之蝦水泥之蜆亦將乘便呼
彼朋伍逐我行走其臭穢腥臊竟令我為藏合垢汚
之地矣呂覽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
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腥臊字出
國語膳犯對晉侯曰臣之肉腥臊將焉用之稱衡賦
特陋質之腥臊大正句王經汝本不淨身今復加臭

穢汝意求悶者我仰頭於汝即此意

玉川子詩集卷二終

龜銘

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述異記壽龜千年曰靈龜

龜汝靈於人不靈於身致網於津吾靈於身不靈於人致走於塵龜吾與汝隣

郭璞曰凡蟲之智莫著於龜郤詵放歌行龜爲秉靈亡斯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奈何君子栽貲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僕僕塵埃不能脫利名網悲夫

櫛銘

荀子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註理髮也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與人告曰櫛頭理髮欲得過多女誡云用櫛則思其心理晉傅咸櫛賦序曰夫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

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梳銘

說文櫛梳枇總名也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細相比也

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

所謂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老子云吾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小婦吟

小婦欲入門隈門兮紅妝大婦出門迎正頓羅衣裳門邊兩相見笑衆不可當夫子於傍聊一咍斷腸小婦哆嘍上高堂開玉匣取琴瑟陳金樽酌滿觴願言兩相樂永與同心事我郎夫子於傍剩欲狂珠簾風度百花香翠帳雲屏白玉牀啼鳥休啼花莫笑女英新喜得娥皇

偷寶傳隈門旁戶隈猥隅也雜事記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乃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木蘭承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稱俗訓曰說文繁鏽弱楊羅執收兵詩被服羅裳衣楊子法言衣上也裳下也正韻云整理也裳下飾以羅爲表絹爲裏故云羅裳衣羅言其文羅疏也可方目羅以細勾爲貴曰輕羅其

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黃庭經金簡鳳文
羅越地名越羅今吳地出木綿羅子虛賦雜纖羅垂
霧縠是也哆嗟一作哆陊縠梁傳哆然外齊侯也哆
音多又音侈韓詩哆曰猴者麗說文哆張口也嗟音
喈泣觀漢狄邪行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庾肩吾
詩琴聲悲玉匣鮑照詩泠君瑕引玉匣之雕琴卷耳
之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按爾雅罍八器彝首罍四索
犧罍一象犧罍一鳳罍有乳罍一蟠夔罍一在昔三
代盛時凡酌獻裸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獻酌用於
人亦用於神裸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

彝舟相為後先而行之然周官鬱人先尊以尊尊而
彝卑小宗伯先彝以盲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裸既
裸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孝諸
罍此所謂餅之罄矣惟罍之恥之義也又詩云金罍
蓋未必以黃金為之以五金皆金耳韓詩曰天子以
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樂府安得同心人白
頭不相離庾信商調曲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夫大
婦不妒忌而小婦樂之則可以同心事我郎矣避臣
不疾而遠臣不蔽則可以同心事我君矣明皇雜錄
玄宗皇后王氏廢為庶人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爾

雅翼云翡翠帳翠紺色高適詩水若若雲屛劉長
卿詩芙蓉小帳雲屛隔雲屛以雲母飾屛也初學記
仙人以白玉為床世本紂為玉床西京雜記昭陽殿
設玉床沈約詩更衣捧玉床吳均詩徐輝耀玉床李
白詩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神州經曰
九河帝君坐玉床五色幃帳內外光明玉佩千垂娥
皇女英堯二女名權寸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
之從也謝疊山曰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按路
史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癸比氏帝之第三
妃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

湘之神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后育娥
皇也

月下寄徐希仁

夜半沙上行月瑩天心明沙月浩無際此中離思生上天
何寥廓下地何崢嶸吾道貸已矣為君傾兕觥

劉長卿詩歷歷沙上人月中孤度水今錢塘江千有
地名曰沙上公孫乘賦云猗嗟明月當心而出萬峰
老人云貫月天心人共見張喬詩沙月白相親相如
大人賦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揚上天下
澤周禮疏云自天監下則稱上天爾雅冬為上天嚴

東云寥廓空遠也博雅崢嶸深冥也九地內音索隱
丹經地下深億萬里得潤澤地其炁黃又二十億萬
里得色剛澤地其炁紫又二十億萬里得大風澤地
其炁青又下無窮無極無垠無際剛風綱維地其炁
綠皆風炁綱維之故故能擎持地輪懸而不落此剛
風包於九壘之下乃載九天通達虛無誠爲深冥矣
埤雅兕似牛兕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
鎧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
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
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鄭氏判云振振雙舞兕
觥其觩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註大七升韓詩曰
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也

附徐希仁石硯別

靈山一片不鑿石手斵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不成蛟
龍乾蟠水空滴青松火鍊翠煙凝寒竹風搖遠天碧今日
贈君離別心此中至淺造化深川之可以遍珪璧棄置遙
爲一片石

靈山端州靈陽峽府人取硯處柳公權曰斧柯山出
石硯昔人採之必祭以中牢不爾雷電勃興失石所
在故云靈山一片石者古人作硯或先以平石一片

不加琢削因無墨池而石自精潤不枯也硯史晉硯
有鳳字兩足號鳳凰池梁府翠山青松煙墨以上叢
松心煙爲之翠煙凝言發墨也望之石色青綠相間
如畫作遠天碧色寒竹搖風謂不留筆也以上總言
石硯之音石硯贈別者石取堅久之心硯取研摩之
義

有所思

宋書志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
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
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
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曰朱鷺曲思悲翁曲艾如張曲上之回曲翁離曲戰
城南曲巫山高曲上陵曲將進酒曲君馬黃歌芳樹
曲有所思曲雉子曲聖人出曲上邪曲臨高臺曲遠
如期曲石留曲魏鼓吹曲十二篇漢有所思曲魏曰
應帝期晉鼓吹歌二十二篇古有所思行晉曰惟庸
蜀吳鼓吹曲十二篇漢曲有所思吳曰從歷數義熙
中何承天私造鼓吹鐃歌十五篇仍曰有所思篇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
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

生別離一望一見（一作不見）心斷絶心斷絶幾千里夢中醉臥
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
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
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晉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青樓妓館也本紀齊武帝
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
何不純用琉璃又曹唐詩幾山碧樹青樓月腸斷春
風爲玉簫常建詩一時凌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
重神咒經云東海爲桑田夢州起青樓梁元帝詩映
日通風影珠箔劉孝威詩虬簷非珠箔娟娟姮娥月

何仝唐詩本多天涯二字游宦紀聞今之遠宦及遠
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謝靈運月賦昨三五兮既滿
今二八兮將缺一本無二八字順行經云月中人常
以月一日至十六日採白銀瑠璃鍊於炎光之府故
月度盈則光明鮮太素以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於鬱
林之下採三氣之華拂日月之光故月度虧其光微
觀象玩占日月前望而西缺後望而東缺名曰反月
下不承上侯主勢天下有暴水出兵起虞翻曰三日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丙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已土位象見於中江淹麗
色賦既翠眷而瑤質江總詩翠眷結恨不復開梁元
帝詩排成理蟬簪薛道衡昭君辭蛾眉非本質蟬鬢
改真形古今註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
之縹緲如蟬翼然江淹悅曲池云客子思兮心斷絶
心斷絶兮愁無閑郭景純曰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
帝女桥瑶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
於巫山之臺水經注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至巴丘
山入於江所言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於湘江是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沅澧之風交湘
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多篪竹兩
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荊州記巫峽
長數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絶處傳玄琴賦序曰蔡邕
有綠綺琴天下名器也說略曰司馬相如及蔡琰琴
皆名綠綺呂覽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
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
無知音者子期者絶絃破其琴也宋玉高唐賦昔者
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

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戒葢後
筆云牀虛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櫳簾箔天之涯又云美
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
忽到窗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
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
意若不得於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
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
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憐已昔人戲
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微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

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顱而去
人以為讖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仝之窮
是其窮於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
哉

樓上女兒曲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揮婢子挂簾鉤林花撩亂心之愁卷
羅袖彈箜篌箜篌歷亂五六弦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
向天情不斷（一作相思共斷腸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憑欄
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
雙淚長潸潸（一作潺潺）我有嬌靨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鶯
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
羅生青草

禮記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嬴曰寡君使
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古詩十五彈箜篌箜篌師
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
所作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風俗通箜篌一名坎篌
漢武帝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篌言其
坎坎應節也後以姓冠章也封禪作空侯取其空中
事物紀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

中兩手齊奏謂之擘阮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
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聲後為將軍
原士康側室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者俄而成
市箜篌二十三絃或云二十四絃或云二十五絃有
柱道行波羅密經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有木有柱
有絃有人搖手鼓之其音調好大智度論箜篌有情
有頸有皮有絃有棍衆緣和合故有聲可聞新唐書
樂志高祖設九部樂有鳳首箜篌臥箜篌豎箜篌許
彥周詩話箜篌狀如張箕揉手摘絃出帶落花紛紛
治亂祝附際木勾欄干亦作闌干服羆亦曰闌干萱

闌干以横斜爲義勿㮰木縱横爲之故曰闌干以木
爲之故字从木梁簡文詩斜燈入錦帳太殺神母歌
曰六眞夫人錦帳金船大將軍輔奇牙宜笑嫣只古
歌笑靨自然閒淮南子歌謳揺注歌謳頰邊文婦人
之妍也楊愼曰俗云笑窩應斗也青藤路史曰近代
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
人始也和寵醉舞如意誤傷鄧頰醫購白獺髓骨琥
珀傳之珀過多及瘢脫左頰有赤點如意瘢更妍也
諸嬖欲要寵者皆丹青點頰而後進焉杜詩鶯花剛
世界劉長卿詩鶯花共寂寞羃歷煙觀吳都賦羃歷

江海之流注曰羃歷分布覆被貌吳均詩玉階行路
生細草

秋夢行

客行一夜秋風起客夢南遊度湘水湘水泠泠澈底清二
妃怨處無限情娥皇不語啼嬌靨女英目成轉心傷長有
入鬢何邊娟肌膚白玉秀且鮮裴回共詠東方日沈吟再
理南風絃聲斷續思綿綿中含內意兩不宜殷勤纖手驚
破夢中宵寂寞心悽然心悽然腸亦絕寐不寐兮玉枕寒
夜深夜分霜似雪鏡中不見雙翠有案前空挂纖纖月纖
纖月盈復缺娟娟似有意難訣願此有分如此月千里萬
里光不滅

師古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湘中記湘
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
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少司命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予兮目成上林賦長眉連娟梁丘遲詩長眉橫玉臉
何遜詩美人多怨態亦復慘長眉古今注魏宮人畫
長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洞冥記帝所幸
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張泌詞可
惜玉肌膚銷瘦成慵懶九歌暾將出兮東方毛詩正
義云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

照燕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驚破夢者
謂夢中聞琴聲而醒也以下皆夢覺之語楚詞夜炯
炯而不寐吳歌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床劉伶詩玉
枕夜殘魚信絕歐陽炯詞殘夢不成離玉枕李賀詩
夜光玉枕棲鳳凰劍俠傳德宗朝于闐國貢白玉枕
雕琢奇巧希代之寶古鏡銘曰常有高翠對臉傳紅
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月之朔旦與日交光午冥太
陽之氣於日沒時吐微光於西山度上狀若蛾眉王
褒詩初魄似蛾眉鮑照詩娟娟似蛾眉梁武帝詩容
色玉耀有如月秋風起而夢思秋月朗而夢醒客行

思家状狀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
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
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列女傳曰二
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
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
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
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安得謂之堯女仝
詩云湘水冷冷澈底清二妃愁處無限情則竟指娥
皇女英而言原其承襲之誤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
實相濟終古莫辨其失可慨矣

自君之出矣

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
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自君之出矣蓋
起於此

自君之出矣壁上蜘蛛織近取見妾心夜夜無休息妾有
雙玉環寄君表相憶環是妾之心玉是君之德馳情忖悴
容蒼思損精力玉質寒悽悽延想心惻惻風含霜月明水
泛碧天色此水有盡時此情無終極

爾雅蠨蛸長踦郭注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埤雅
曰蠨蛸長踦之貌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當有親
客至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是也夫蠨蛸主喜
而豳風詩曰蠨蛸在戶言憂思傷感蓋蛛網家無人
則易集故令人感思彼以狀哀爲喜各有取義耳此
則引蛛網之纏綿不已如妾心之宛轉無盡時也左
傳韓宣子有雙玉環說文古婦人首飾琢玉爲兩環
環取其連屬玉取無瑕比德君子也簟竹席方言簟
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苗自關而西謂之簟或
謂之銌其麤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篕掞洞
冥記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爲
簟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桃支簟金簟

玉簟珍簟楊巨源詩涼葉還生玉簟風李白詩微霜
悽悽簟色寒後漢張衡傳悃悃出于誠心注云懇切
也通雅惻惻歎息聲延想久思也韋莊詞春水碧於
天萬峰老人詩云萬里碧天清似水古詩春水似挼
藍水深而色碧也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按德宗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
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此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
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賦稅
今之兩川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

人要路受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
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
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
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處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
拯贍至文宗太和七年王涯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
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根本就官場栽植摘
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冬十一月官仇
士良殺王涯仝亦遇害此茶事之終始也此詩當在
元和四年是時已稅茶二十二年矣詩中云山上羣
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

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
否言諫議地位清高當知民病茶戶顛崖辛苦若此
盍亦奏之天子亟罷其稅使百萬億蒼生還得到頭
蘇息否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
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
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一作未嘗）陽羨茶百
草不肯（一作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萌出（一作抽出）黃
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
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
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
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
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
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
得蘇息否

鄭雲叟詩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人間榮貴人打門
預先作打門軍將軍將十將也周禮軍吏載旗句解
曰軍吏即軍將也通雅軍將謂之馬容便鞍馬壯軍

容北史張彝傳孳乃其門遣都曰寐與周公同夢東
坡詩孝先風味也可憐皆爲周公晝日眠退之寄皇
甫湜云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
皇甫字句法意象略同雲麓漫抄云古者自秦漢末用
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
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
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
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並從糸云盧
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
又皆用絹封者耶齊東野語曰古者本謂絹紙近世

失之盖古人多以絹爲紙陋修文殿御覧載晉人啟
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鐵細楷書之目彈雅
云三道者三行也古人函封岐縫處篆加印信古無
封筒亦不用帋以絹素斜裂折角施蠟烙以焦斗加
印其上滿縫而止故曰三道今人以一印爲一道非
也鄭谷詩閑鈔數片淺含黄東坡云願矣玉川子飢
弄三百月團輸玉詩山窻碾破團團月茶譜謂研膏
片團如月也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貫捲
模中串之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
一萬八千四百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

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夏
小正春正月起蟄金氏曰今二月始蟄而漢始以驚
蟄爲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
啓蟄獨早與疏云蟄蟲應者二月始出故云蟄蟲咸
動則正月已動矣常州義興漢陽羨縣故城在南晉
以周玘行義討石冰制吳興之陽羨義井長城之北
鄉爲義興郡以表玘功隋平陳廢郡爲義興縣宋之
宜興也有君山章山亦名貢山以貢茶得名茶合記
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
賜晉余唐詩木作須皆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

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黄心貫如栟櫚蒂如丁香
根如胡桃早春黄芽葉相抱如片甲亦云黄金芽柳
道倫詩顧逐仁風布將俾生植功稱瑞花合薦未吐
也晉書作蓓蕾張有曰艸木未吐瑞如珠漢書蓬
戶柴門楊雄傳於是柴門絶賓客晉書儒林傳貧清
貞守道抗志柴門隋書禮樂志弃朱之制天子宴私
著白紗高帽士庶以烏開皇初高帝常著烏紗帽自
朝貴以下至於冗吏咸通著入朝中華古今注烏紗
帽武德九年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
官士庶皆服之國話錄李約天性嗜茶能自煎謂人

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
器不倦又云陸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劉禹錫詩
白雲滿盌花徘徊凡酌茶置諸盌令沫餑均沫餑湯
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翠芳
譜烹茶云竹爐火候茗椀清籟煮引風之碧雲傾浮
花之雪乳茶能止渴潤喉吻白居易詩酒渴春深一
碗茶文同詩玉川喉吻澁莫惜寄來頻劉琨與兄子
南兖州刺史演書云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汝可置
之東坡云枯腸未易禁三碗又云不用撑腸拄腹文
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茶經云夫珠

鮮馥烈者其盤數三次之者盤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盤至七行五盤若六人已下不約盤數故第一與第二第三盤次之第四第五盤外非渴甚莫之飲陶洪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元始上真記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迴匝五千里溟海中滄溟衝天九氣丈人所治魏武帝氣出倡云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又曰蓬壺則蓬萊也述異記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方立秋日遊於風穴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大洞玉經云左无英公子鎮我左腋之下肝之後戶右白元尊神鎮我右腋之下肺之後戶訣曰左腋之下使玉光內映右腋之下令體映金光清異錄茶一名清風使發聰叢說云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

冬行三首

蟲豸臘月皆在蟄吾獨何乃勞其形小大無由知天命但怪守道不得寧老母妻子一揮手涕下便作千里行自顧不及遺霜葉旦夕保得同飄零遂生何足云偶然苦樂還其身古來堯孔與桀跖善惡何補如今人

楊子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蟪蛄至是絕矣荀子知命者不怨天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漢書貨殖傳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親書勞者守道多被陷毀反不若蟲豸安寧得蟄於冬時劉琨詩揮手長相謝揮者也韓愈復志賦涕泣下之交如文子曰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韓安國傳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也夫霜葉飄零還同一處離別之苦何如郭象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謝靈運詩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韓非子曰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莊子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跖盜跖柳下季之弟李

奇曰魯之盜跖漢書注跖秦之大盜也堯孔桀跖善
惡夢夢天命竟不可知吾身苦樂若罔且而趨孰取
如其所苦樂乎
長年愛伊洛決計卜長久賒買里仁宅木竹且小有賓宅
將逼賫舊業苦不厚債家徵利心餓虎血染口爪風刀刻
肌遂向東南走賢哉韓員外勸我莫強取憑風謝長者敢
不愧心苟貸藏得估舟估難非君偶壯色排榻席別座夸
今酒落日無精光壓眼被單肘滑石生齒牙洗灘亂相撥
奔斷臂篙杖夾岸聚龍吼可憐聖明朝還爲良家猶通達
賠前簽債利拄北斗揚州屋舍賤還債堪了不北宅貯書

籍地滋憂蠹朽買僕猶相識十年與營守貧交多變態僕
得君子不利命子罕言我誠孔門爬且貴耕焉困死免慙
孤首何當歸帝鄉白雲永相友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此長年云者猶言向年也伊
水出河南伊闕縣陸渾山洛水出上洛郡洛陽縣冢
嶺山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梁昭明詩買宅歸仁里今自云我有木竹非甚近嵩
之巔漢書王莽傳瓌盡蒼業爲衆假始晉書桓溫傳
賫其舊業反其土宇左思詩金張籍舊業冥笈七葉
舊業日銷析柔不造曾植詩貴家填門至不如何用

歸來皆貧家賦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戰國
策委肉當餓虎之蹊大荒賦貧尼富虎債家徵利其
狀如餓虎也金光明經見虎虎子血污其口稽遂良
疏云冬風如割厲風也刻肌狀其慘冽鄴公謠大兒
硃高岡雄子東南走陶潛曰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遊走退之時爲河南令寄全詩云先生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
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
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闌渾舍驚怕走折趾憑

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
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
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
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
誰之過與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此全篇還盜出走也客齋續筆云大姦盜固不義然
必有謂而發必貪甚貨利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
至於鄰僧乞米賠墻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寬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須命也惡少可謂杆著
一死太上洞真賢門經云或以方便取或以廻脇取
或以非法取或以下脫取皆强取也道學傳嚴遵不
作苟見不治苟總久病而不改其操估舟估客船也
壯色行色爭酒別筵也後漢鄧彪傳河南尹遣丞存
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
也桂蛾子天積衆星以爲光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
光孔演圖曰麒麟鬬而日無精光无妝度人經八垣
藏精光落日薄暮也陳後主詩榆柑喋瞑鴉夜瞑鴉
飛其聲啞啞然也呂覽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

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
於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二人
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
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
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
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
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
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
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
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

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
決爲之矣叔助傳木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
難以行也引水轉殺曰瀞瀞石瀆渠之石難瀨也碍
石篙流澌浮凘舟船行難東坡詩長堤轉壘龍言自
洛到揚一路舟行之險遇瀞石則鋒如齒牙洗淺灘
則舟膠不進冗水澌奔突曡滾龍吼種種怪惡異狀
韓詩外傳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
貢曰是爲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項皐陶
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
脊循循固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

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
贏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
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與旣
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
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
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莊
子南溟者天池也鵬飛南溟運之通也我不如鵬故
運運向關北斗主生人祿命富貴窮困分所素定我
之貧利困繫縮於北斗度人經云北斗十二星五星
爲隱賑斗口之中有天一太一二十四玉皇光芒不

斷惟七曜大明彰示萬方七星之精在人七竅亦分
其神能視聽言嗅知識悉皆由也輔弼二星之精分
降爲目中瞳子七星之神有陰魄陽魂及正星之神
以滅除兇祆蕩逐魔鬼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注謂
蠹書中蠹魚因云蠹書也爾雅蟫白魚爾適詩且喜
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離家貧錢起詩貧交喜相見
把臂歎不足仝言揚州原有舊宅十年前曾託買僎
守之宅中貯書爲恐歲久蠹損萊買僎固君子必能
爲我營守如舊孟東野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詩
曰貧孟忽不貧請問孟何如盧仝歸洛船崔嵬但載

書江潮清翻翻淮潮碧徐徐夜信爲朝信朝信夏卷
舒江淮君子水相送仁有餘我去官色彩有經入君
盧喃喃有經耶盲語何琪瑤琪瑤鏗奸詞烏鵲躍庭
除書船平安歸喜報鄉里問我願於道柴巢經於空
虛下免塵土使上爲雲霞居日月更相須道義分明
儲不願空岩發但願貫工夫貫穿二理微分明相起
予經書叢蕪多爲君勉勉勗勉勉不敢專傳之方在
諸此卽揚州宅所貯書也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辯正論云顏閔遇於孔門隱德行之首言我不能忘
情利命誠有愧於孔門楚詞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

能不反其眞情狐首以首向丘也丘狐窟穴華封人
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王褒與
周弘讓書云白雲在天長離別矣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東海汸沘龍王宮恐犢不敬昇不敢
蹋汴堤汴堤連秦宮蹋盡天子土愧佛無由通此言雖太
剛且見臣心腸野風結陰兵千里鳴刀槍海月護羈魂到
曉點孤光上不事天子下不識侯王夜半睡獨覺爽氣盈
心堂顏子甚年少孔聖同行藏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强
船人雖奴兵亦有意智長問我何所得樂色與淸揚我報
果何爲孔經在衣裳

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孟郊汴水別韓愈詩
不飲溺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逆岸水盡爲還海波
華嚴經無熱惱大龍王宮流出四河入于大海無濁
無雜無有垢穢光色淸淨水經河水東過滎陽縣蒗
蕩渠出焉注云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
莨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
年議治汴渠議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防
築堤脩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

門更相洄注明年渠成帝親廵行詔滎河郡圖並河
堤貝吏巽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
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積石為堰河通淮古口
咸曰金堤唐書地志長安四年立興泰宮分置興泰
縣興泰宮在宜陽縣西南開河記云隋大業年開汴
河築隄自大梁至灌口龍舟所過香聞百里既過雍
丘漸達寧陵水勢緊急龍舟阻礙虞世基請為鐵腳
木鵝驗水深淺自雍州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淺處
今亦名隋隄漢食貨志千里負擔餽饟餫野饋也左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杜預曰運糧餽之

六書故曰古之使者所過邦國皆有委積牽餼無遷
權之說荀首過晉境不入晉與晉遊餽牽餼故謂之
餫元稹遭風詩疑是陰兵致昏黑古三憤曰陰兵妖
陰告人主厥罰妖異也孟郊詩寒氣有刀槍海月投
人驚驕鬼旅鬼也海月使縣孤光點射若相護然也
世說注曰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
不為物用夜半睡覺爽朗之氣得自虛靜中管子曰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夜虛之時子半復初
遺游云宜氣孔神分於中夜存是也太明五緯經曰
潛伏千忌當出心堂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行藏見論語高適詩終年不得意去去任行藏忌支
賦動自強而不息兮刁協傳以奴為兵取將吏客因
話錄李紓侍郎好諧戲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
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衛官長張華詩
美目流清揚正義目者之上下皆曰揚目之上下皆
曰清張敏傳孔子垂經典設命惟永褒在爵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五
首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即今河南懷慶府脩武縣盧仝
與愈同府濟源縣人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

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德宗貞元八年壬申登進士第
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
為觀察推官十五年汴州亂公抵徐州節度使張建
封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使愈朝正於京師
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竟無所成而歸十八
年壬午春始調四門博士十九年癸未自博士拜監
察御史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
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
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順宗永貞元

年八月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元和元年自江陵召
拜國子博士三年春公爲博士有構公者公恐及難
遂求分司東都四年己丑改除尚書都官員外郎五
年庚寅授河南縣令在河南有和盧仝月蝕詩六年
辛卯還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公尚在河南有辛卯
年雪寄盧仝詩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
復爲國子博士舊史云愈因使過華陰上疏理柳澗
事愈坐貶復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
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
下遷凡四爲博士矣又孟簡分爲刑部見韓集兩中
聯句詩新舊史皆不載
忽見除書到韓君又（一作文）學官死生從有命人事始知難
烈火先燒玉庭蕪不養蘭山夫與刺史相對兩噴阮
王莽傳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
天帝除書乎莽應物詩除書忽到門正授之日除如
德宗本紀上遽名李翰曰授將軍翌日除書方下是
也白居易詩莫嘆學官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儒
林傳公孫弘爲學官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
士矣李康運命論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
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王仲宣曰人生實難願其

弗與謝靈運詩烈火殺炎煙焚玉發崑峰公因柳澗
遭貶玉石不分也少司命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
下蜀志先主殺張裕孔明救之日芳蘭當門不得不
鋤山夫仝自謂刺史孟諫議也噴阮山高餘親蓋兩
人共仰其高而惜其貶
干祿無便佞宜知黜此身員郎猶小小國學大頻頻孤官
心肝直天王苦死嗔朝廷無諫議誰是雪韓人
崔駰違旨恐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頻頻
言屢爲博士唐制六部員郎從六品國子監博士正
五品大學博士正六品四門博士正七品百官志職
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
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
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
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
狀衣服以聞國子監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業
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六十人餘則習
誅咎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每歲通兩經求仕者
上於監秀才進士亦如之學士以長幼爲序習正業
之外教吉凶二禮公私有事則相儀司容圖詩吟實

孤宦甘寥落郭鎮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宋張耒日
公以直取禍則逐陽山貶潮陽實怒也公詩云或疑
自上疏上疏豈其由
何事遭朝貶如何蔽不容不知（一作如）思所自只欲涕無從
脩服何竹好荷衣已慣綠朝官莫相識歸去老巖松
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蠢債畏彈
射斥逐恣欺誣公前貶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
順宗即位還者皆追囘公為觀察使所抑徙江陵府
法曹參軍屢遭貶逐不容於時櫃予夫子日予惡夫
涕之無從也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荷衣隱者草服
白雲子詞攸游戲紅塵境攸棲隱碧巖松公心淬然
原無脩服之好况在朝又鮮相識之友方將據巖畔
之孤松作歸老計耳
力小垂垂上天高又不登致身唯一已獲罪則顛刖祿位
埋坑穽康莊壘劍我公卿其惜取莫遣玉山崩
易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夫且鄉非斷秩譬鳥羽力
小垂翅上飛不能登于天也顛刖謂因禍獲罪坑坎
也穽所以陷獸谷永傳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
阱以拘繫人也北齊文襄帝紀荷欲御意於前塗不

覺坑穽在其側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釋名
康昌也昌盛也車步併列並用之言充盛也莊裝也
裝其上使高也我劍刃也言祿位埋人如坑穽然壘
劍刃於康莊之道則行者避路而去世說稽叔夜之
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
崩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日見
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左遷宮雖榮剛腸得健無（仝自注云無武侯反）
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避蒺藜秋
仝隱少室山韓公為河南令厚禮之言海內獨韓侯

一人知我耳凡高者貴其左下者貴其右故降秩為
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蓋博士
冷官雖清閒可樂然向日孤直剛腸或不無於此少
貶耶公時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故
仝語及此酉陽雜俎地獄一百三十六青山死地獄
黃山死候鬼赤叢畜生活地獄十六剝處下天五千
年此獄一晝夜黑繩地獄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燋熱
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飢渴大也八寒地獄多
與常說同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
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牀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

隔子獄梏如經説其苦具悉岡人間者又三十六獄
流沙赤等數汲溪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
元正女青河北等數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
爲二十八獄獄因爲惡乃墮苦募也夫禮教者趨翔
周旋謙節卑拜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錯陰陽之和而
延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善人玉樞經註云功者列名
本天過者因於本天天獄王莽傳莽名罔羣臣貪賊
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言人雖生猶死也
元結惻荒詩四海雖天獄何爲非天囚天囚正凶忍
爲我萬姓讐總言朝市之險如囚獄然謝靈運詩執

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今人以仕宦爲良田若遇羨
轉之秋則不可耕矣困之六三象辭曰據於蒺藜乘
剛也陳文子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言蒺藜之不可
恃雖宋玉方來亦君子之困於衣冠耳楚詞曰江離
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
進而相朋

夏夜聞蚯蚓吟

剌當日詩人所膽不如蚯蚓也韓詩才豪氣猛易語
言往往校勝雜蚯蚓

夏夜雨欲作傍砌蚯蚓吟念爾無筋骨也應天地心汝無
親朋累汝無名利役孤癡似有説哀怨何其深泛泛一作汎汎
輕薄子旦夕還喉吟肝膽異汝輩熱血徒相侵

蚯蚓一名鳴砌孟夏始出仲冬蟄結術家謂蚓可興
雲又知陰晴雨則先出晴則夜鳴無筋骨其爲物不
息引而後申蚯蚓土精無心之蟲穴居首陽下飲陽
動則穴而上首淮南子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
食晞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又阜螽異類同穴
爲雌雄郭璞曰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觸物而感乃無
常雄東方虯賦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徙進退而銛首
竟不知其所欲故曰汝無親朋累汝無名利役厭陽

于云仰其穴而鳴若歎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
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范子云其志汎汎汎
汎浮貌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當時有劉乂
者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
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俯仰貴人常穿屐
破衣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
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
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
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愈不能止篇末云泛泛輕薄子旦夕還喉吟肝膽異

汝輩熱血徒相侵似爲父之去而發言其反覆不常
肝膽不足恃適成輕薄子耳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熱血相侵
猶言口血裝蛾人也
揚州送伯齡過江
晉志牽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
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
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
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别枉陷於禍哀哉
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松巔有樵墮石上無禾生不忍

六尺軀遂作東南行諸侯盡食肉壯氣吞八紘不鯽溜鈍
漢何由通姓名夷齊餓死日武王稱聖明節義士枉死何
異鴻毛輕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
伯齡非厭山者山自不能養伯齡耳淮南子石上
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劉德詩學
古以求聞有如石上耕伯齡因于飢寒不得已而行
下則言世途遭際之難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
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
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柳宗元詩貴謂六尺軀勿爲名

所累儲光羲詩今之太守古諸侯史記蔡澤傳躍馬
食肉三十三年亦足矣大人賦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分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
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八殯之外而
有八紘亦方千里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
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
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
北方之紘曰委羽楊愼曰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
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
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

勝聚而慮全詩云不鯽溜鈍漢皆反語也韓非子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
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太平御覽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有道無地則餓也古史考夷齊
採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
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曰夷齊斃淑媛之言唐
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
舜賢夷齊不賛伊尹謂此也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
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
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

殷紂脂痾姦謀惑民權掩不備殞之所諱也又曰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旗何其忍哉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砟殺紂之頸手汚于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王孫子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此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陽泉賦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魏文帝詩男兒居世各當努力阮籍詩慷慨各努力于求也謁復白也釋名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韓

愈書云欲事于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貧士不能養六尺軀努力瘠落口攤角於貴人門無所合令我心鬱結不平耳

憶金鵞山沈山人二首

一統志金鵞山在宜興縣東北二十五里昔有金鵞飛集於此故名陽羨舊名鵞州取此義

君家山頭松樹風適來入我竹林裏一片新茶破鼻香請君速來助我喜莫合九轉大還丹莫讀三十六部大洞經閑來共我說真意齒下領取真長生不須服藥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古聖賢放入土淮南雞犬驅上天白日上昇應不恐藥成且輟一丸藥暫時上天少問天蛇頭蝎尾誰安着

附隱栝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爲樂新茶即陽羨茶也山有金沙泉修貢出飛貢即絕唐詩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唯有空皮而背開拆如蟬蛻其仙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天文上經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抱朴子曰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煇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太上三十六部尊經曰上清經妙真經太乙經妙林經開化經仙人經黃林經上真經道教經上鍊經上妙功德經道德經此十二部經藏在大洞玉清境寂中無跋無壞無生無滅湛然常住還宗妙門曰洞玄經元陽經元辰經大劫經上開經內音經鍊生經靈秘經消魔經無量經按摩經上通

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上清境藏中微妙清淨爲
諸天根本萬有之基曰太清經徹視經集仙經洞淵
經內秘經真一經集靈經中精經無量經集宫經黃
庭經小刼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大清境藏中洞
生度死爲萬法舟航此三清與內真藏之中示有名
跡顯衆妙門包羅無外妙入細微故三洞分爲三十
六部尊經三洞珠囊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
真從真得爲上清黃老君則上仙但備上仙之道未
及上真也佛四果之人巳稱賢聖成佛得道而號大
仙道固自始飛天而昇太極及成無上方號高仙邪

法身云轉神入妙形魂爲一身神並一則爲真身而
成道也玉經云光有五符符合仙得真契長爲神真
王應仙積萬世元始度人經云元氣未生孰有其真
真者太空之中生化之主不變不易無壞無成空中
之神實中之精道中之真赴念隨感珠靴鳳軿首建
九色身御金青駕氣乘雲上無復祖惟道爲身能降
天真命籌日增道度九六神氣通盈無真不光無真
不明無真不立無真不成無真不度無真不生是爲
大梵真中之真碧虛回羅金闕玉城上極神風重霄
紫庭真本非形若亡若存太霞玉宫中有至真大行

梵氣周回十方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中有南極長生
大君先天道德經云真散道生道遏其復真生道道
生真真出道遊萬物得常太古經曰天得其真故長
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真誥云夜行常琢齒
琢齒亦無正限數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
犯人若兼之以漱液祝說益善北帝煞鬼之法先叩
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
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鍾
素梟三晨嚴駕巨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
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横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

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兵威北銜鋒三十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
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
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極一琢齒以
爲節也若實夜白日得祝爲恒祝也鬼有三徵此祝
者眼睛盲爛而身即死矣又齒下有三穴上二穴曰
金津玉液下一穴曰海眼若齒相對則津液流舌上
抵則海眼注焉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
長存言朝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抱
朴子曰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也天隱子

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
故神仙亦人也正部云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芻狗
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夭折唐書元和五年八
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曰神仙
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
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
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
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
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君
人者但務求理四海藥惟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韓

子曰人始死爲厲終爲土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
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
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
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
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
不知所之藥府解題云古詞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
樓與天連實言安仙去續仙傳劉安漢高祖之孫好
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將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
在器內置于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
天上犬吠雲中白日登晨者日之正中爲白日也雞

之始爲登晨也魏文帝詩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杜摯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東方朔別傳陛下
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葛洪曰蝎前爲螫後
爲蠆蝎如水黽八足而長尾有節色青酉陽雜俎尾
宿爲厲師天姓蕤耶尼形如蝎尾柳爲蛇形如蛇室
爲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闘浮都迦法苑珠林尾有七
星形如蝎尾

君愛鍊藥藥欲成我愛鍊骨骨已淸試自比校得仙者也
應今得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清空鑿出黃金堆夜叉
守門晝不啓夜半無祭夜半鬪夜叉喜歡動鬪鎖鎖聲攝

地生風雷地上禽獸重血食性命血化飛黃埃太上道君
蓮花臺九門隔闕安在哉嗚呼沈君大藥成兼須巧會鬼
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鍊藥外也鍊骨內也丹經有先天內藥外藥之辨若
內藥之不知而徒服鍊金石草木之類以求長生欲
返嬰返老變化飛升不亦難乎靈寶經云鍊骨成金
三辰帖云九霞鍊骨紫氣合神洞淵真王歌云煉骨
生玉華長生得無憂元氣論鍊骨化形遊於帝庭位
爲真人天樞上相木行集經註云骨者精之所化也
今學人能鍊精則精化爲金玉之丹而骨形住世長

生神仙彼骨乃精之化宜其有異于凡物也元始天
王门太帝九老京校仙登扶桑又曰金門校仙度人
經註云八方諸天謂之八郎玄都爲中宮八方各有
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億重如此衆天是元始一
化之境域也靈寶上經大法云九重三十六天者玉
清境十二天上清境十二天太清境十二天三洞神
呪曰天門九重乘丹飆大洞玉經曰九扇者九重之
門乃帝一胎君所居之處天門閶闔則九重執管度之
招魂云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逸注
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啄害天下欲上之

人而殺之也崔嵬高貌青容者寥寥始青紫容成碧
光明疏云須彌四埵東黃金埵南琉璃埵西白銀埵
北水精埵黃金堆未詳按九天有金墉城館或聚黃
金爲堆阜也北史云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
事同飄墮路史藏都匿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
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于窟近設關祭之或遇窟
則烟出觸之則死因擲尸餵其中洞淵集云不修智
慧遊仙鳥故擬食嗔聘夜叉法輪勸戒經曰欲令一
切夜叉非人等普得受持昇真識神篇曰天有四門
東華之門門官之司中有主宰曰直元君中有主判

錄兆神中有主關金剛力士無所謂夜叉守門者
華嚴經云兜率天宮有無量夜叉王皆勤守護翻譯
名義云夜叉此云勇健舊云閱叉西域記云藥叉舊
訛曰夜叉能飛騰空中什曰亦言輕健有三種一在
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肇曰天夜叉居下二天守天
城池門閣製魔呪云猛火萬隊夜叉千群四頭八臂
巨口金睛高天萬丈吞魔食精呼吸風雨叱咤雷霆
威振大神呪云夜叉千群救護生民名使者呪云赤
鴉赤鴉風火之車雷中鳥鬼雲外夜叉受命北帝寨
令丹霞混元總名呪云混沌剖判化生諸天制禦三

界統攝萬靈百千官衆萬億精兵金剛力士夜叉王
神無鞅數衆內外屯營則天門夜叉信有之矣黃山
谷詩九鑰天關守夜叉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
晝關門守夜叉凡道家建壇設祭日醮祭夜半子時
爲六陽之首醮祭天神必于是時也本起經隨日時
王相醮祭名號精靈前漢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祈禱呪云不領酆城鬼盡其
瓶甌擊碎也西京賦流鏑擂搖記门地載神氣風霆
流形雷自地出也三洞神呪曰首木惡廟血食之賓
泉源土石倚草精靈天威震怒粉碎其形洞淵神呪

經曰會衆爲王或上不著天下不居地遊走世間駕
使八風乘九龍炁依憑樹木以爲宅舍吸人精炁追
求血食興起災禍性命血化者謂雷霆擎物化爲凝
血散作飛灰江淹賦直視千門外唯見起黃埃黃塵
也一曰旱地塵淮南子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
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其詰曰太上者道之
子孫旅道之本淵道之根是以爲上清其人爲老君
之師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
是以爲太極真人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
天尊以我因緣之勤賜我太上道君之號本行經云

道君是西那玉國人蓋紫炁之流芳炁上之胄裔能
尊承靈寶元始封爲鬱悅那林目玉京天帝位登高
聖治玄都玉京大洞經云上清高聖大道君者一號
玉晨君治蘂珠玉闕七璞紫房受事虛皇即元
始天尊也昇天神咒妙經云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
香林園中七寶蓮華座上與天中神仙說无上真道
度人經云元始天尊玄坐虛浮緋碧蓮花之上其花
萬葉一葉覆一天蓮幹參空根蟠玉海周徑萬里
中有寶樓琛闕瓊宮瑰殿層壘鬱殺所視靈觀不可
思茂真記曰玄都治中蓮花徑度十丈混元皇帝聖

紀云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昔于虛空之中結氣
凝真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關令內傳云老子拂
衣而起登自然蓮華之座太上混元史略云老君於
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尹喜宅南內阜昇天喜
悲戀請留老君告喜曰吾將俟子於蜀汝能除垢止
念脩習吾經合服神丹鍊形入妙則可尋吾青羊之
肆矣言訖上昇喜乃于樓觀千日清齋屏絕人事研
味真經精思三年形釋無存至乙卯年老君乃乘九
色神光從太微宮中降生於蜀大官李氏之家已先
勅青童化爲青羊常在嬰兒之側忽一日失羊所在

兒啼不止大官乃令守羊童子跡覓得於市肆喜至
蜀問諸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
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耶因問童子
得悉其故喜仰嘆曰煩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
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
入其家庭宇自然寬平湧出千葉蓮花之座老君忽
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面有圓光建七曜之冠
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之上喜朔
跪悲懇無甚稽首老君曰吾以子居世未久初授經
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炁三年功

畢已造其妙於是勅授寶文始先生無上眞人再再
拜受自此方得乘雲飛騰參侍龍駕遊行八方矣九
門者九天之門山海經曰九門有開明獸守之即四
聖妙經所云九虎關中長生品云金鎖玉關神虎衛
門也度人經云天猪羅九門日月列其傍又云玉城
九門太霞西關曰金門玉帝南門曰四明門又曰玉
明之門太極宮青華門曰三華門又曰華都門日月
所會曰欲門三界天門曰攢婆門育王所遊曰九玄
之門大梵隱語疏云北上玄關之門又云天西北門
又云三便門又云金關北登法輪之門求仙定錄云

西方素天白帝七門上清握中訣云寶玄金房外有
玉門大有金書曰靈風起西門天之門誠不可億數
夫自一炁而立三境三境者清微禹餘大赤三天也
由三境而生九天三境之下各生三天合有三十六
天次下四種民天次分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
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次八梵天以至化生五億諸
天按九天在三天之下三十二天之上第一鬱單無
量天在南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第二上上禪善無
量壽天在西北去第三天四千六百萬里第三梵監
須延天在東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第四寂然

兜術天在西南去第五天千二百四十萬里第五波
羅尼密不驕樂天在東南去第六天三千八百八十
萬里第六洞元化應聲天在北一名他化自在天上
第七天五千三百八十四萬里第七梵輔天在西一
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耶拔致天去第八天五百二
十萬里第八高虛清明天在東北又名梵摩迦夷天
又名梵衆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第九无想无
結尼愛天在北或曰波利天或曰波梨答恕天或曰
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九天圓閑廓落高玄
非學子所登矣崔公入藥鏡云金丹大藥產在坤種

在乾盜天地奪造化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
行炁服一大藥仙經曰大藥旣成鸖飡成鳳鷄食成
鸞犬舐成龍人服登仙太上虛皇天尊曰學道甚難
鬼神魔王敗人成功但欲其死不喜仙道子將道成
復有諸天仙人來試爾身仙人之來試也或試以所
欲或試以所不欲或試以所難或試以所畏皆于心
之所不悟意之所不逆也試之過者諸天保舉魔王
來迎是謂得道度人經云群魔壞人善性附人惡
事干試學人世有禽畜五行精物化爲鬼魔此輩分
形異類神同于人又有外道妖魔及精靈若夾之鬼

化爲天台神仙與人或亂斧人道上明詳切勿墜入
此流中真誥曰昔蜀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
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前
是與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嚙殆至于死賴悟之
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邦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
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世有下土惡强之鬼
多作婦女以惑試之若有此者便閉氣思天關之中
衛輔之星扎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
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
作頭上以邦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

之按師彔在金鵝山中或有鬼魅來試玉川恐其遇
眞而不識遇邪而誤許與人以喪其生故曰躲須巧
伶見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寄蕭二十三慶中

慶中郎前蕭才子也

蕭乎蕭乎憶蕭者嵩山之盧盧揚州蕭歙州相思過春花
鬢毛生麥秋千災萬怪天南道猩猩鸚鵡皆人言山魈吹
火蟲入碗鴆鳥呪詛蝮吐涎就中南瘴欺北客憑君數磨
犀角喫我憶君心千百間千百間君何時還使我夜夜勞
魂魄

全隱嵩山少室蕭赴歙州今客揚節于蕭宅故云盧
揚州蕭歙州也通典歙州今理歙縣春秋時屬吳後
屬越秦屬鄣郡二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
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歙州
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爲歙州或爲新安郡此
時歲中有事交廣之地故下備述蠻方之瘴惡而思
念之切也月令靡草死麥秋至僞邀詩荷香送麥秋
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錦繡萬花
谷集封溪有猩猩似黃狗人面善言音如女子或以
爲太古民也鸚鵡如鴞朱味鉤喙翠頂玄項赬足翠

尾碧羽四趾中分人舌能言山蕭一名山臊一名治
鳥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謂之山魈度人經云土
石之精草木之怪山魅山魈木客人都鳥都梟魍魎
魍爲民祆害蟲入碗者南方多蠱蟲毒害人韓愈永
貞行蟲蟲群飛夜撲燈食中置藥肝心前鴆毒鳥也
淮南子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謂子毒鴆怒土石鵾鴆
能爲步作犲禁物如諷視然北步項有蚊形如馬蟥
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吸客揮犀蚊之狀如
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
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陀

堅木即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嬉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柳子厚嶺南行潭心日暖長蛟涎錄異記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腫脹成蠱路史注云越嶲有瘴氣中之有聲若人人死着木木折日鬼隊木山障之氣毒也交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說文或言犀有三角一角在背益滿生也木草石氣多毒是主毒之物犀角羚午之蝎是也酉陽雜俎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凡鴆飲水處百鳥吸之皆死得犀所解之則水

無毒今有鴆處必有犀此天合育萬物之盛心矣杜牧上宣州崔大夫書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此云我憶君心千百間謂相間隔也參同契注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真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

贈金鵝山人沈師魯

金鵝山中客來到揚州市買藥牀頭一破顏撇然便有上天意日月高挂玄關深金膏切淬肌骨異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浩浩流珠走百關綿綿若存有深致種玉不耕山外非內粹鑿偏關決文采彰風雅因君不復坼光不外照刃不磨迴避人間惡富貴三日四日五六日盤礴化元搜萬類盡飲與酬閒天和夜話造微缺精魅示我揮血不死方貸我風格不肥膩肉眼不識天上書小儒安敢窺與秘崑崙路隔西北天三山猨浮不著地君到頭來（一作上）憶我時金簡爲吾錯一字

野人聞訴李客者不言其名姓被蓑戴笠絜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療衆病有張贊賣卜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嚙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俄見皆有羽翼望門

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求藥言已盡矣遂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羅鄴詩牀頭殘藥鼠偷盡借咬然買藥歌揚州喧喧賣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河間姹女直千金紫陽夫人服不死吾與此道復何如昨朝新得蓬萊書傳經錄是時迎藥降者破顏微笑太玄內秘一機名日月高奔日月者坎離也玄關者玄牝之門玄者水也牝土母也魏真人曰日潛德而沉彩月韜德以舒光日交月化體不虧傷是知其元一氣乃生天生地之本大丹隱訣曰呼引日月變化雄雌陽符經云一初穀日

二象月分金丹訣曰煉精化炁為初關身不動也煉炁化神為中關心不動也煉神化虛為上關意不動也故曰玄關一竅至玄至要之機關即老子有無玄牝妙物母之道也移天子傳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曰天子之寶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注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東哲曰金膏可以續骨謝靈運詩金膏滅明光飛行羽經云金精冶鍊之膏食之一日得壽七萬年宋詡食穀者智慧而夭食氣者神明而壽黃庭外景經曰仙人道士非異有積精所致和專仁人皆食穀與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戕玄門大論曰氣有一君黃氣變白名曰太陽變為太和是一君也黃庭經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那從返老却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五府經云修養太和不飢不盈皆之無味嗅之無聲子得閒之命合其星一受不退長樂自然天文上經云玄古之人所以壽考者遊於之間不食穀也大有經曰五穀是刳命之鑿腐臭五藏致命促縮此根入口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滓也服氣經曰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節百關者號百脈之

神仙經曰流珠九轉流珠宮在泥丸宮後一寸有流珠真君居之三洞珠囊曰丹液玉滋符首流珠上清大洞真經云流珠停輝紫霞踊煙三辰光輝晶云飛洞九光玉輪十芒流珠曲瓦落落四張化行祖氣道之至精參同契曰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注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為水老子綿綿若存西升經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廣記陽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涌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

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至海上遇群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本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嫁焉陽氏譜敘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
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仁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於
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從于西山之下陽公
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
之玉田陽光拱光也光即神也真人神不外馳目雖
視物而凝然不動故日不外照也七尺日刃步虛云
仰觀劫仞臺古之字少以刃爲仞天真以劫計仞世
人以尺計仞不磨者言歷劫不壞也或云光不外照
迴風混合也刃不磨自然神劍也仝又言山人兼通
儒理能文章善詩歌風雅之道因君不復墜但欲避

人間富貴故隱此山耳真誥曰古之高人覽罪咎之
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遁長林栖景名山咀
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禍迹自求多福吐納經云
絕穀不食元神之道也初服氣一日二日之時穀氣
未定顏色萎黃三日之時穀氣去精氣來四日五日
之時精氣陰陽和調六日之時精神安定耳目聰明
行步便利日巳堅強七日之時常欲輕舉至道之故
夢游飛歸上通神明八日之時神行八極能馭然舞
爲口中自甘志骨自強九日之時精神備形弱者張
神氣日堅固不行自遠不來自近顏色日悅十日之

時諸神來至門皆開玉女侍從左右輕舉若雲霄中
微翔道以得矣故曰三日四日五六日盤礡化元被
萬類但言三四五六日者省文也養飲養和味玉液
也夜話造微通鬼神也精魅者六天遊精萬魔厭魅
五行邪怪品云東方青精南方赤精西方縞精北方
黑精東北火行遊精東南金行遊精西南水行遊精
中央黃精西北木行遊精皆有至真大神斬滅之玉
京本行集經云土精木魅于鵠詩顧示不死方何山
有瓊液九真盟科曰截髮歃血之誓度命妙經云誓
皆歃血誓信効心受法而去抱朴子曰以領約屈申

者妍媸以風格端嚴者田舍翁不惑也御覽記觀其
顏色肥膚若新不肥膚者諺曰無肥仙人也太極真
人戒經云世間肉眼凡夫不能見我以不識故无上
內秘真藏經云大慧其五眼不天眼曰實其大慧有
肉眼有法眼有慧眼有功德眼有道眼何以故肉眼
即是法眼慧眼功德眼名爲道眼又云汝等肉眼不
能見我妙相法身王隱晉書云君必不解天上書洪
崖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潘岳閒居賦閱天
文之秘奧奧藏也秘密也邪正釋議挺身取命於茲
奧秘括地象曰昆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

玉之樹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禹本紀崑
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
上有醴泉華池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
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
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
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
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
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

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
之不死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
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
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元始上真衆仙記崑崙玄
圃金爲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
瓊華之室紫翠丹房七寶金玉飾之連天巨獸萬條
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群仙無量也神異經云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
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
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

理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
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而黄金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列子夏革曰渤海
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
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
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
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
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
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
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
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
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

數十丈玉清隱書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明科經曰有其金玉字刻在金簡當為其人者不得越傳地仙金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之宮書以朱文編以朱繩靈寶自然經曰太上諸仙真以黃金為簡丹玉書之煬帝詩題記曰金簡李仲甫毛仙翁詩紫蕉親教書姓名玉皇詔刻背金簡太上丹景道精曰隱地八化玄真之術惟在刻字金簡書名玉篇者始得聞之方言鐫拆也竹越謂之鐫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

玉川子詩集卷三 終

玉川子詩集卷四

仁和孫之騄晴川註

歎昨日三首

彈雅云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至虞仝歎昨日云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止欲行樂而已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心死盡生鬢絲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賢名聖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一作骨朽名揚徒爾為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李白詩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剎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備新婆沙論曰百二十剎那成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剎那者翻為一念一怛剎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剎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李白襄詰云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庾
信賦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何遜詩秋風木
葉落楊敞傳旗時伏臘斗酒自勞古樂府今日斗酒
別明旦溝水頭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
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暇泌棋樓記梁冀婦收鴛翠眉爲愁眉王充曰學不
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操行有常賢仕
宦無常遇生人德業聞望徒慕苦辛而難致飛龍賢
聖之我欺矣列子曰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窮聖而
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抱朴子曰服膺周

孔桂枯皆死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資娛樂先
生無錢養恬淡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不生
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白居易詩有錢在處樂華嚴經如人數他寶自無半
錢分應羨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算厘恆自在
無川相呵喝論衡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
與也東坡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買
誼鵩鳥賦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以恬養智
以漠合神莊子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俱可憐者百年光景如流川驟過
不論有錢無錢同歸於盡世間錢奴何得做人皇覽
記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法詞自日出之悠悠全
言平生心事略無所展銷落煙沈索然都盡止餘耽
酒狂歌遣悶自娛而又多不可得謝朓詩百年如流
水寸心與共知張公曰平生先時也
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賢聖無奈何道
行不得皆自恃自恃土化鬼人梟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
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塌背眠
詩上帝板板一作版時雅版版反也爾雅版版盪

盡僻也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
挽日車羿山集夜祭舟遇拾故日車輪轉趨近莊子
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兩齊
春庾易曰民馳鶩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淵淵集
云返照人間怯怯劫劫消魔經云人之生世常知本
歸生死周迴曾不休息譬如日出于東亦自西沉古
今帝王聖賢亦皆如是徐積詩曰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醉都消磨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
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收命矣夫三洞珠囊云白骨如玉七魄營侍列子精
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
謂之鬼鬼歸也宋褒詩魂歸寞漠魄歸泉古者謂死
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孔融與曹操書曰公初當
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
按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
缺乃禁京城沽酒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
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斗委州縣綜領醨薄
私醸罪有差江南富民多有犯酒沒家產者語林羊
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劉長卿詩初寒

聯背賦

月蝕詩

孫樵曰玉川子以月蝕詩窮通古大象曆星經曰北
斗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
經六日則月蝕月蝕熒惑有亂臣在宮非賊而盜月
食大角王者惡之月食亢中國有事月蝕房中王
者亂將大臣專權月蝕于尾貴臣中相刑反南斗中
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邪憂
患月蝕危中主殿宮崩陷大臣殺逆天下作月蝕營
室歲饑百姓絶糧月蝕東壁大臣憂文者死宋書月
食昴古曰趙魏有兵月蝕既燕夫人憂又曰其國貴
人死魏書月在柳蝕樹有大事兵起月蝕氐羅貴蝕
胃有兵

東海出明月淸光一作明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兎正奇絶
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時頗奈蝦蟆兒吞我芳桂枝我愛
明鏡潔爾乃痕翳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
刃無由揚淸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
久素魄微日月尙如此人情良可知

孟郊詩東海精爲月梁武帝詩淸光流思筵禮記淸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光滿者望也月大十六日
小十五日江總詩金兎猶懸魄月者金之精故玉兎
一名金兎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浮雲在天蝦蟆蝕月
沈約詩桂宮裊裊落桂枝唐太宗詩魄滿桂枝圓輪
虧鏡彩缺月爲圓靈水鏡月之被蝕如鏡宋塲然空
洞妙經云身將無翮而飛騰翮鳥勁羽凡鳥之將飛
者皆有六翮木[illegible]日涯天涯天之邊際也文擊謂龍
叔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荀子白刃捍乎胷
財日不見流矢三道順行經日月縱廣一千九百里
月暈圍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內一分

六十炎光明照於外杜甫詩萬里共淸輝賴冀子云
天漢起於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道則經傳說星天籥星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
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鄭樵天
漢起沒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遙
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
北經龜宿貫箕邊次落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
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
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木位過

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
南畔天河沒大淵玉經注云泉曲之水下注北鄭升
爲天河上貫南斗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漢天河也戶
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人謂之河漢金漢衡漢星漢
銀漢銀河絳河明河銀潢銀浦又大淵神慧隱書云
淸漢滅魔咒云絳漢宋書志韶夏樂歌云浮波澄宿
華漢浮天皆天漢之別稱徐積月蝕詩云月之所蔽
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
身不悟不可除

直鉤吟

管子宙合篇鉤入枉而出直注云工人用鉤則就枉
取直也文同詩話知人鉤曲獨見君鉤直雲山集云
曲鉤魚關直鉤無釣今古分明知道世情看假藝成
眞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鉤
曲我鉤直哀哉我釣鉤一作又無食文王既已一作沒不復生
直鉤之道何時行

楚辭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呂氏春秋太
公釣于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
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頿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矣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太平御覽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
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跽而隱崖
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背其跗

觸蹇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撫岸投綸五百年兮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魯連符子作孝連）

與馬異結交

馬異河南人與盧仝友善東坡志林曰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馬異答結交詩云有鳥自（一本無自字）南翔日銜一書札達我山之維開緘金玉煥陸離乃是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莫嗟獨笑（一作券）無往還月中芳桂難追攀况值亂邦不平年（貞元十五年非丱單）

（飢殺拊虎狎官錯而食之）廻陵劉谷如等閑與君俛首大艱阻嗉長三尺不得語（莊子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因君今目形容何羨獼猴兮著衣裳恐蜓蚓兮安翅羽上天不識祭仰我為遊天失所將吾劍兮切淤泥（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使良驥兮捕老鼠（東方朔傳騏驥騄耳飛兔騕褭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非口脫身卑賤犯卯星借與老人峰（羅泌路史云堯亦首山觀河渚五老人化為星上入于昴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拋鋤劇地芸芝朮假蓋參天得有松木與松兮保身世臥居居兮起于于淑游澼兮聆彗彗（一作彗）道在其中可終歲不教事負堯為君燒我荷衣摧我身廻看天地如砥平鋼刀劍竹不辭去卑躬君子今明明俛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難好總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卷西飛鳳為報單懷心（一作新）結交死生富貴存後淵我心不畏朱公叔（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絶交論）君意須防劉孝標（梁劉峻字孝標見任彥昇諸子流離行路著交眞恒著廣絶交論）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搏懷抱償仝吟能文（一作文龍）泠臭成蘭蒸不如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陰雲（晉書雲字士龍太康末與兄機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嚱

廢（一本多嚴字）舉礫瓦鬥律刀劍為鋒鍔（一作鏌鎁）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伏羲畫八卦鑿破天心胃女媧伏羲妹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機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鴉月裏栽桂養蝦蟆（一作生蟆）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仝不

性分異不至直當中分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黃
金鑛裏鑄出相思淚忽聞谷中崩岸倒谷解絕勝明珠千
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饒憐殺人凝脂為膚
翡翠醋唯解諧君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擬玉凌浮雲
邪返顧一一雙婢子何足云千生綰交若少人傍君眼前如
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一本多此二字縱橫
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
蛟螭忽當雷一作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
化總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
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奇一字

李戡用論交詩我生四十年相識苦草草多為勢利
交少有歲寒操無往返言無可交之人巍巖高也崒
山危峻硉矹崖也又石轉動貌沈約詩鬱律構丹巘
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鬱律烟上貌一云雷小聲
仝言己之剛腸傲骨如山嶽峻不可攀劍鋒利不可
犯木不輕與世人交洞玄劫期經曰崑崙山處於土
中凡有八十一面亦名八十一天崑崙四面即名四
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崑崙者四海之源何以故
四方大海山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洪於淵其淵深
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

崑崙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
北甲地而上西南庚地而出其中徘徊十二匝乃達
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所以地山之高崑崙
為之最高博雅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板桐玄圃其高
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
故晝夜無辨按天不容地不受自是一種奇物宜其
竊於世而勿用也然崑崙雖高尚有步尺里數可尋
則猶可收拾在天地內何故棄之南史謝超宗曰天
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乾鑿度曰聖

人鑿闢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
塊之物目地一炁之物名混沌氣分萬物是上聖鑿
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濡黃帝曰
觀上古聖監觀玄化勢稽為祭以豫三光上飛符風
雨下宋濟河洛得元氣運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
古變文為字變氣為易畫卦為象象成設位聖龜象
日口銜遺化符鑿破機關門路史太昊伏羲氏方牙
一曰蒼牙風姓是為春皇包羲亦號天皇人帝皇雄
氏蒼精之君也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龍身牛首渠肩
達掖山準日角奯目珠衡駿毫翕鬣龍唇龜齒長九

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震息明睿智聰承緣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藉術文敘爲百王典以其載從自木木貫覆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併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方是時也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以通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稱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是中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

陽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寘在消息中參觀象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矣楊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也原始反終神明幽贊乎是神蓍著地蔡龜出洛乃窮天地之賾極天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歐南占之一十八變而

成卦以所天下之吉凶山言惟辭制器惟象功作惟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于易者徐論云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益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

爲得其本然而洛誥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釋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叔衣而貫春於嚴既夢乘雲遶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糗之言不自後世收漁之雜謂之小成可也未都之益與文易之繁嗟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假遠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約因羑里

用以卜筮加爻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
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
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
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
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
代不能改貫後世耶鄭玄謂文王易八卦之方面次
六十四卦其可知矣庖犧氏建治於宛邱今宋國陳留
縣有八卦臺蓮蓍圃日月神廟記鄭玄冠服天一太
一冊在一本女媧本是伏羲婦風俗通曰女媧伏羲
妹神咒經云道言後世有三千道士海中來鳳凰百

犧宮宮在西城北山中伏羲之弟居處也伏羲本居
仇池山上亦在西城牛山女媧山亦是古之聖人住
處在洋川肖時有三萬仙人居此山上路史女皇氏
她媧雲姓一日女希蛇身牛首宜髮太昊氏之女弟
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其亡識少佐太昊禱於神祇
而爲女婦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
曰神媒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
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
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
正冀州平地不天成萬民復生她媧氏乃立號曰女

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上際九天下
洎黃壚合元極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於是乘雷車
鞴六蜚以御天乃設雲幰而致神明道操萬物神化
七十春秋世謂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
世言女媧伏羲之妹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
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
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
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烟即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
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
婦執扇象其事也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
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
引絙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
摶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列子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江

淹延古篇女媧鍊石補蒼天分今訟詩補天餘彩石
論衡曰女媧能以石補天天遂是玉石耶度人經云
金石堅剛漸成碧間易內篇云萬萬民壽九州莫大
乎鎮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明而麻姑仙人紫
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
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詞注亦謂一日
七十化其體則特言腹中之事留地靈母經云媧皇
女帝生黑水西岸有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罔室
天今見積元氣有穴以六沉砂斷足有日精火具有
乾六能孕有陰陽鉤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

媧皇用陰陽鉤治之也法苑珠林如有一人在須彌
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日月針五星
縷所未詳雲笈七籤曰月中有蟲兎蝦蟆月中有蟲
三足烏梅聖俞詩老鴉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乖
備洞淵集日爲洞陽之宮自然化生蒼青翠玉之林
日之精烝化生金烏棲其林月爲廣寒洞陰之宮自
然化生青華紫桂之林亦曰桂林內音經云月晃中
有青桂曰柞四時不變天者清虛無厭天公者主持
元氣之帝也宋書云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微化一本
作罰管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荆郗射禮疏蛇

龍君子之類也鄭康成云天者即龍蛇見者非常故
謂天反猶異也陰符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盲陰陽
改變去故就新女媧氏沒神農氏興也釋道紀云炎
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日石年是爲後帝皇君炎
精之君也怖澆泊則懇卷是則于太乙小子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免天年而有孤荐之苦何
氣使然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搭太始龍
玉册序藍權炭察色辨嘗草木而正名之嘗其平毒
辨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
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病正四百

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乃立方書
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訖告以利天下而
人得以繕其生述異記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
又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一名藥草
山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異苑隨縣永陽有
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
藥叢茂莫不畢備楊炯渾天賦日月載於元氣列子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孝經鉤命决曰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

之五運註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靈寶經曰元氣萬物之宗爲瑞爲寶非如陰陽交爭之氣生合雜殺長育觡殘而無常也歷年記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樂殺元氣者所謂日蝕一歲七日而混沌死蓋自庖犧以來至於神農則元氣發洩盡矣乃生奇特之人日月無正定者謂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元包經日月之觡宿不合也日之蝕辰不集也呂覽曰其

日有鬭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日有薄蝕有暈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鬭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豊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楙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蓋馬異乃元氣所鍾之人爲世祥瑞我開宓中一喚而知之豈易料哉落何奇橫極矣下將己與異名字分合疏之兩人身分自見易睽彖曰上火下澤君子

以同而異爲冠子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莊子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梁武帝詩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退之寄仝詩云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是也雲山集云白玉石中出黃金鑄像成東坡詩誰能相思琢白玉琢貫休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敬表錄異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朝野僉載喬知之有婢碧玉武承嗣借而不還知之作綠珠怨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魏箴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銳機子南威爲之解頤西施爲之巧笑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杜詩佳人屢出董嬌饒嬌姿也饒肥好貌李賀惱公云嬌饒粉自紅徐文長解云必是美人惱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惱太白

與段七娘詩云一面紅妝惱殺人西京雜記卓文君
姣好肌膚柔滑如脂毛詩云膚如凝脂釋名稱裘衣
也古服稱不居外皆有衣龍翡翠鳥名有赤曰翡執
青曰翠胡曾詩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裙
李昆詩寶鈿香娥翡翠裙張敞傳敞治京兆爲婦畫
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江淹賦紅唇宮朱貞眉學
月白從種得君俯觀世人靡是塗脂點唇特婢子輩
耳不足延顧矣當時溫李之流過于艶麗或乖大雅
皆今所鄙也嘗子宜文多親謂之如人庾信詩但使
相知厚當能來精文起云四十無往還此云平生精

交苦少人言我目中無可交者君乃其人矣京房易
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
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
遠矣宋家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
聞巢許今覩臺尚薛據詩白日原上沒大寶積經云
何天眼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維摩詰經有
世尊真天眼常在三昧與均詩奇心復奇骨極溫傳
溫嶠曰此兒有奇骨與英物也山谷詩肯向時危辨
奇骨松百木長也李白詩銷落千丈松屈龍盤古根
處說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
有聚脂狀如龍形說文蛟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
螻廣雅曰無角者螭龍也相如賦蛟龍赤螭文穎曰
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
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獸也字則單作离形若螭
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
子孫瀛疾選轉雷也羽獵賦熛爐列缺吐火施鞭卒
風迅風說文瀛疾雨也爲作鉴爾雅注曰今江東人
呼夏月暴雨爲涑雨白居易詩鱗皴皮似松骨無可
詩枝幹怪鱗皴仙衆集云海變松柏在金盆以萬歲

枯松比馬與爲人又從馬與文章前見馬與心事是
真知已非而刑也風妻言人之風采骨木猶言骨幹
心中一作胸中

感古四首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堯爲君四載
成地理七政齊天文階下蓂莢生琴上南風薰輪轉夏殷
周時復稱一人秦漢事讒巧魏晉忘機鈞術忌相剪滅通
來迷恩親以擬保其身不能身沉淪以智理其國堅爲國
之賊苟圖容一身猶事且可惻可憐偽乘君聰明受沉惑
忠良伏草莽無由施邪與日月與又使天地晦如墨既亢

而後求與哉訖之德
昔言天生聖君必資賢臣下逮歷叙君臣得失之本
虞書臣作朕股肱耳目三墳曰臣秉股肱以佐身也
路史四載篇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
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
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註
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橇山乘欙
橇尸子作蕝集韻同爲紃芮切蕝亦音蕝而欙乃音
糊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卽橋而志
言山卽梮諸儒皆以欙爲丘遹切此以意言之音梮

爲蕝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
樏澤乘楯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
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楯與楯同敕輪
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楯也字宜音撮險所乘
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耳欙與梮同蓋卽
樏也當讀如洲深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槷其作橋
者殆俗之轉然龍龕收橇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
作橇則又合橇欙爲一矣集韻作𣟘而以梮同之暴
泉固衆食之具爾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欙以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

梮二物蓋皆車類爾許其制綴當如藝公羨馬之法
而輠則輂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輂輦輂
人輦車駕輦上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
輂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輁
軸大夫以上以輴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
軸焉輴車廂下而寬廣自前後上有四周卽其制也
孟服謂木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轅車
一作輂而應劭謂楯或作樏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
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楯軌樏撮是爲四載舟
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中子又言涉用器

箭于說文爲乃鳥反萩又異矣容齋三筆云尚書以
齊七政孔安國本註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
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
命火爲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
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
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
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
人道正而萬物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
度人經集註云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田依子堯爲
天子蓂莢生庭爲帝成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

而生毎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厤名曰蓂莢餘論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集異記有張生至湘溯夢舜撫琴而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蒲杜蕩蕩之化兮幾自然熙熙兮吾道全歌訖鼓琴爲南風詠遁甲開山圖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氏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

理天下洪水盛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吳越春秋注蜀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輪轉夏殷周者言皋益佐夏伊萊佐殷旦奭佐周亦猶舜禹之共佐堯爲君有君有臣此其盛也降是則不能矣史記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興本於六國之亂六國以篡弑而爭戰功故秦得以戎俗而抗中國漢高起

于布衣遭遇暴亂得賢其創業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非若虞夏之與積善累功德洽百姓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故秦取天下以暴漢取天下以巧特天之厭亂而息予之初不關李斯蕭何輩能佐秦漢也說文發謂之機弩牙也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三十斤曰鈞又向案以轉者爲鈞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機鈞帝王馭世之大權若丕之篡漢司馬昭之代魏機鈞俱忘大亂之道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

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南闕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日操令郗慮華歆勒兵入宮牽伏后出壁將無異也此尚有君臣分乎且魏氏五傳丕差長世然脉于人倫有忝南之行操賊方死丕遽僭竊納帝二女除喪設樂非子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又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非夫也更取操舊日侍者悉置宮中墻茨不除聚麀爲樂及丕篤疾母卞臨問之見左右皆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嗟乎操臨死顧銅雀諸妓泣然不能釋豈知尸

內未寒已爲其子之私人哉司馬懿有佷顧相魏武
欲驗之名使前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操又夢
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
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善操術安之及乎公孫誅
曹爽逆大行殺戮已竟遷魏鼎明帝時晉司王導前
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懿創業之始誅爽名族
寵樹同己及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床曰若
如公言晉祚安得長久述其術忌蓋有符於佷顧也
齊黜册曰古者以懸全身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如漢

獻亦聰明之主初董卓迎少帝於北芒與之語辭不
可了更與帝語問禍亂由起答之自初至終無遺時
帝年幾九歲天資之美已露一班及李郭之亂乘輿
播遷郭汜欲帝幸高陵帝不可曰宗社皆在洛陽靈
懷皇后宅光立未遑謁也夢想東歸日夜以冀乃復
欲西乎遂終日不食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
史詣曰侍中近臣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
安李傕專政令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郎斯二
事以論雖顛沛閒語言固足辨聰使居沖質之代得
賢臣以輔之不失爲守成令辟而天篤喪亂賊臣接

踵董卓賢蹤於前傕汜發難於中而曹操巨奸復起
而乘之及封駕遷許督晏見離父母之宮人惴懼之
室語言飲食惟所挾持郎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
自緣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遂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
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顛沛託國焉董承與劉備謀
討於東遷之後金褘耿紀等舉義於獻后之時俱不
得免而操益放恣所謂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是
也纍黑色商子殺紂纍纍以亡管子政令不善纍黑
若夜易上九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若堯禪舜舜禪

禹伊尹復政厥辟皆知進亢者也彼魏晉之篡禪則
與時偕極是爲不知止與乎龍之悔矣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瓦棄蒼蠅
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
寇出走爲萃婦假如紙屎醉其奈一國醉一國醉吹號一作
吹貌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頹波此事真徒勞上山逢猛虎入
海遇巨鼇玉者苟不死腰下無鱗刀東海波連天三度成
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谿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
夜半白刃鏁旦來金石堅藩籬既解拆陳印亦棄捐竭節
遇刀割輸忠遭禍機不可食之賑值乎食之穿明鏡不自

賦骨潤徒自煎抱劍長太息淚灑秋風前

說文璧瑞玉圜也白虎通璧者外圓象天內方象地魏都賦明珠兼寸尺璧有盈尺之璧瑕玉玷也渠忘也今日一作今朝絕照詩點白信蒼蠅蠅糞能敗物雖玉不免蒼蠅以譬小人垂棘以比君子爲小人所玷污也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爲名毛詩巧言如簧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割兼詩巧舌如簧且莫聽韓愈同宿聯句云直辭一以爲巧舌千皆矜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馬融王肅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史

記殷傳紂有嬖臣名左強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筋而與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脛箕子恐死被髮佯狂焦氏易林涓涓能要箕子爲奴韓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上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韓非子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譁淮南子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楊子法言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此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
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
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毛
詩賓旣醉止載號載呶永經註頹波激石散若雨灑
孟浩然詩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頹波山逢虎海遇鼈
言涉險也遇險而不死有備故也說苑齊景公出獵
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爲不祥晏嬰曰國有三不祥
有賢而不知一知而不用二用而不任三蛇虎不與
焉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鄮巨

龜也南史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
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
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
季奴所射合藥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季
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帝收藥而反繫辭
云刀之懸在屋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屋左青龍之
象也後漢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
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隗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
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
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

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鏢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
鏢鄭玄詩箋曰容刀有飾魚鋒刀佩刀削上飾魚鮫
也鮫海魚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麁錯皮間有珠可以
飾刀神仙傳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
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
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陶弘景賦濟河渤海三成桑
田江淹遂古篇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
田兮山崩邑淪寧嵬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毛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韓愈詩聚看朝市爲陵谷始信

昆明有劫灰懸言人情變幻莫測如桑田岸谷之遷
改謝承漢書胡母斑與王匡書曰夫婚姻者禍福之
機今日著矣機爲一體今爲血讐鮑照詩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讎旦夜易處而是心非愚怒而友人者
世間固不乏矣漢書蕭育字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
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
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
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
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

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咸育逐至
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范曄後
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李白詩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星離滑夫論陳餘張耳老相存滅而無感痛張耳
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
交李良兵襲邯鄲殺武臣張耳陳餘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怨
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
徒盡亡軍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
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後項羽引兵渡河破
章邯軍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
見責讓餘問張黶陳澤所在餘曰黶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迺
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厠耳乃佩其印收
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
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後張耳與
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所謂刎頸交竟若
此乎容齋隨筆云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
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
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憂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
失益州穆護提兵援李寧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

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寧歡忘其所自不
足深責孰謂玄德長者而忍爲此耶韓非子曰昔關
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
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
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野客叢書曰盧仝詩不予衾
之眠信予衾之穿衾大被也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
眠安知被無邊明鏡一作鏡明妙林經明鏡照衆色
像不自言我能明照吳志明鏡所以照形莊子膏火
自煎也昔報云膏起火還自消離騷長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艱吳均詩抱劍辜退匡

古人一作忝不患寡所患患不均單醪投長河三軍盡沉湎
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賓毀折維鵲巢不行鳲鳩仁鄙俗
一作鄙俗不識分有心占陽春鸞鶴日已疎燕雀日已親小物
無大志安測栖松鶴恩眷多棄故物情尚逐新瓦礫暫拂
拭光掩連城珍昏吻恣談鎌黃金成屑一作灰塵蘊塞北遊
趙張祿西入秦既受嫂叔侮仍被華陽君萬世金石交一
倒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稱貧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為用者少張華出征歌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深
元帝詩單醪結猛將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醪者

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
為之死以滋味之及已也張協七命簞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結託唯親賓者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然所招者適足以濁亂天下挾詐諸侯從橫談鎌
異行而飄正者也鵲乾鵲也常以小寒日始巢開戶
嚮天一而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一云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鳲鳩布穀一名布
穀不自為巢常居鵲之成巢其哺子朝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晉書劉曜傳慈父之于子也

害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然而立臣也引言鳲鳩之
仁但居鵲成巢而已今戰國傾危士勢位相軋不衛
撲其居而有之且折巢毀子皆所不為骨肉兄弟踰
為譬歟禽經鸑鷟鳥羽族之君長也如生類屬久則
五彩變易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鈴鈴然也鶴以喙交影接而懷卵仙禽也夜半則鳴
鳴則聲聞於天百歲純白千年而蒼二千年而玄燕
雀小鳥楚辭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
兮皆于道行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松鶴鸞鶴
所栖抱朴子曰千歲之鶴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集木白帖曰千歲之鶴棲於偃蓋松九懷瓦礫進寶
兮捐棄隨和傳咸申懷賦厠瓦礫於瓊琪沈約詩爭
見拂拭生光儀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鄭暑曰和
氏之璧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釋名唇緣也
口之緣也吻免也人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收也激
唾所出恒加收拭因以為名也蒼頡篇吻唇兩邊也
字林曰吻口邊廣韻交諭雌黃出其唇吻鄒陽書衆
口鑠金毀言唇吻能消金石也陶潛詩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蘊塞東周雖陽人嘗師事鬼谷先生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妾皆笑之曰周人治產
業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
宜乎秦慙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出其書徧觀得周書
陰符伏而誦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勿用
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
從合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
國從合併力拒秦纔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報趙
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
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嫂俱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

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
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
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
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之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
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
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
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舜報之淮南子蘇秦以百誕成
一誠又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贏蓋經營萬

乘之主服諸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故蘇秦知
權謀而不知禍福范睢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睢從齊襄王聞睢口辯賜睢
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疑之意睢必告魏陰事及歸以
語相魏齊齊大怒令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
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令更溺睢睢從簀中微謂
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守者乃請出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於是睢得出齊後悔復求之則睢已亡
匿鄭安平家更姓名曰張祿敷因秦使王稽與俱入
秦秦昭王與語大悅乃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

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范睢
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昭王大懼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睢爲相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當是時范雎旣相秦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氏筆
乘云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
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伐張祿先生之教
秦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請孟嘗
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
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因君之人也往而
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因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
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在范雎之前久矣雖入
秦而顯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
名以誑鄰國耶漢書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沈約
日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
如好色阮嗣宗曰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宋書人
非金石何能支久一餉猶言食頃也韓愈詩雖得一
餉樂有如聚飛蚊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淮南子骨肉相愛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刖據曰今
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聰我暫話會稽朱太守正受凍
餓時索得人家貴傲婦讀書書史未潤身負薪辛苦朕生
肘謂言琴與瑟精樂結長久不分殺人羽翮庚賒雎冲天
嫦嫫醜缺七字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都開旋行衣錦衣哀
哉舊婦何苦自新婿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爲杯水
庭沙空自覆乃知愚婦人婼忌陰毒心唯救眼底事不思
日月深等閑取羞死豈如卄布衾
李詩宜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殺人羽翮
殺同鍛淮南子飛鳥鍛羽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鍛
鳥羽病聯聯大親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
乃冲天杜摯詩買臣老負薪妻叛呼不疑漢書朱買
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
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
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
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

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

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孔子手足胼胝淮南子包胥曾繭重胝易林胝胼爲疾胝皮肉生繭不仁也胼臂節也後漢宋弘傳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類林曰太公少壻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麪值大風磨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平商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

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後漢記馬武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廣弘明集周王明廣云馬妻叛姜自招覆水之譏眼底目下也王建詩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漢書敘傳曰平津斤斤布衾疏食皐甫謐釋勸曰爵喪定謚於布衾後漢羊續傳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續妻與子私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衹裯而已

雜興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令人
血氣未定見人富貴心竊羨慕百計營謀以思得富
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狩鳥盡弓藏人惡其
上抑器滿必傾陰害貽禍自古居高官尊爵功成而
身誅家破者何可勝數南史劉穆之謂所親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白衣不可
得矣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伍員流
于江萇弘死于蜀利害相摩有甚焉而陷而無所逃
言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遇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夫惟無係者視榮辱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則可無所縣其罪乎
意智未成百不解見人富貴亦心愛等閑對酒呼三達居
羊殺牛皆自在放心爲樂笙歌攢壯氣激作風霜寒厨中
玉饌盈金盤方丈厭見嫌不餐飛鷹躍馬貿快性屑腐齒
爛空嚼呪豈期福極翻成禍禍成身誅家亦破昨朝惆悵
不如君今日悲君不如我否泰交加無定主繳學風雲戰
翎羽綠酒清琴好養生出將入相無心取三五冊書徒揣
摩五千道德新規矩
　瑤輔錄大鴻臚卓益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
　魏仲達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黃山谷

附張仲謀云遇知故人一水隔下馬索酒呼三達注
引全詩等閑對酒呼三達則達字當作遻字高士傳
屠羊說楚人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從王王反國
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
羊臣之爵祿厚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爾蓋
卓傳卓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
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宴樂
漢書馮唐傳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儀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
南陔白華華黍註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

吹也笙歌攢言妓樂之盛風霜寒詩聲勢之赫左思
云鼓其區宇則并兼弱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桀
簡文帝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昭明七契金盤薦美肴
之珍南史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傳太祖少
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新唐書柳澤傳驟騁畋獵令
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
藪澤李斯傳贏糧躍馬唯恐後時宋書竟陵王誕傳
身弧躍馬務是馳游東方朔客難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失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夫舐痔得車沉淵得珠豈
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首足沾濡哉荀子無德而祿

人以爲禍不知宋戮赤族也有才未偶人以爲禍不
知先號後笑也育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習鑿
齒書云來嘗不攄脣疇踏偶假終日矣乾坤禪而爲
否泰不泰者分聚之樞要也六書故翎羽之長者策
交鳥三翅者飛行上下鄒氏云上一翅爲鳥首翎陶
潛詩綠酒開芳顏江淹詩中夕弄清琴沈炯詩爲我
彈清琴琴鳴傷我襟文子下德篇老子日治身太上
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
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大洞玉經云養形
三五中三五中河圖換橫三五之數也史記老子西

遊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于
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旨共五千言而去三教論曰
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謂尹談神仙中經日老子
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
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
耳九辯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唐書玄宗
崇道教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并立玄學置博士助教
一員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謂之四子學
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封演見聞記開元二十一年明
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選舉志道德經注

成誦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
子杜詩云道德付今王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徐希仁招玉川子詠新文詩云淸氣宿我心結爲淸
冷音一夜吟不足君來相和吟

昨夜霜月明果有淸音生便欲走相和愁聞寒玉聲

左太沖詩山水有淸音太一元精品云玉女憂鳴庚
淸音自參參梁王陳詩趙瑟含淸音七諫同音者相
和宋書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寒玉竹別名
雍陶韋處士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溪烟劉兼詩磔皺寒玉乍搖風白居易詩歌淸叩寒
玉李賀江南弄云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
玉徐文長云月出也

門銘

銘一作箴文苑英華載羅袞佛門二銘序云念時人
戮於自脩卒逢釁反禍或侈滿不能長終因亦銘諸
佛銘諸門以勸佛銘云而有疑且且思理有心焉有
身焉則不如是與今作大同小異其門銘云金柜玉
鍵何足牢止盈脩德從必高
貪殘各路彼佞許使身之八殺背逝恃已抑不肯娼賢才

一作命之四犖有是有此余敢辭焉是無此余之節一日
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續博物志黃石公丹書身之八殺貪殘淼爾發皆許
慢命之四賊背惠恃己殃不肖妬賢能全意不交八
殺四犖之人則出門有功无咎矣

孟夫子生生亭賦

唐詩紀事李翱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
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
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
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
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
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
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韓亦薦請進賜十餘人其一孟郊字東野尚古風
詩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
建封幕卒私謚曰貞曜先生舊唐書孟郊者少隱於
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
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元和九年
三月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
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公詩長於五言
至如聯句詩作與韓公角奇爭勝不肯相下可謂雄
矣生生亭公客汴時所建也公詩云灘闕不妨語跨

項仍罷亭張亭崎嶮頂開窻納遠青遠青新畫出三
十六峯屏聳聳立平地秩秩淨高突一日數開屏仙
閉目不停使誇遠方曲爲若巾峰靈杖意千餘丈浩
言柰堪銘浩言無愧同愧同忍醜醒致之未有力力
在君子聽

玉川子沿孟冬之寒流兮輾轆上登生生亭夫子何之兮
面逐雲漠兮南行百川注海而心不寫兮落日千里凝寒
精予日衰期人生之世斯已矣爰爲今日猶徹岐路之心
茫茫大南國風濤魚龍者伏尋小子贑朴必不能濟夫子
試望自悲承夫子而不失予兮傳古道甚分明尋且廣孤

目逆貴昔一作於天壤兮族得外盡萬物變化之幽情恭後
慙愧而來歸兮大息吾將于夫子之亭
東野寒溪詩云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亭在溪之
上故玉川泝寒溪艤櫂上登亭也說文所以進船
也艤止也一本作艤棹還一作還東野有夢澤行旅
大湘沅悵望均避彭澤達州吟諸詩南行楚遊也宋
書志云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
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
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澇不爲
益文子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淮南子百川異

源而皆歸於海毛詩我心寫兮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寒精冷光也鶡冠子曰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
期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子曰發期
則氣不一時已無物不生矣植方君子蓋猶猶爾猶
循疾行之中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
多方喪身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竪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而國風海魚龍奮伏言南行之險阻胡

悄詩曰因秋風晚魚龍潛藏而蟄惕也朴陋也不道
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晏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杜
者機也閑隱居與武帝書曰宵盲人生數紀之內識
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耻孟浩
然詩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楚策汗明見春申君
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
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注云異於小
休

玉川子詩集卷四終

玉川子詩集卷五

仁和孫之騄晴川輯

走筆追王內丘

舊唐書內丘漢中丘縣隋改爲內丘縣屬趙州貞觀初還屬邢州王內丘未詳

自識夫子面便獲夫子心夫子一啟顏義重千黃金平原孟嘗骨已土始有夫子堪知音忽然夫子不語帶蓆帽騎驢去余對醁醽不能斟君且來余之贈葉心悠哉累雨其滚愁不散閑花寂寂斑皆若不如對此景含笑傾金罍真問西胶暢暫取片頭闘弦琴待夫子夫子來不來

左傳子產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啟顏者開顏破齒也古詩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今一統志載孟嘗君墓在元氏縣西一十五里闕上平原君墓無聞焉史記田嬰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之及長其母見子文於嬰嬰怒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君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焉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接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

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以問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謂
君愛色而賤士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
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客稍稍復帽本纚也士
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註曰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
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蓋古者有冠無
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
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搭席帽一名羃䍦
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氊帽至秦漢中華競

服之後以故席爲骨而鞔之謂之席帽韓愈詩騎驢
到京國全唐詩話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
馬特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勑下
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雲異錄開元中校書正字
俸祿微少孤寒英俊者居之正字騎驢入省而太常
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錢倍多乃公卿子
弟居之時人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常輕
裘食肉酒紅者醍綠者醽晉太康元年薦醽淥酒於
太廟荊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
爲酒酒極甘美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綠醽李賀

詩綠醽今夕酒肯據詩對酒不能斟毛詩瞻望弗及
又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徐雨曰零雨蔡邕述
行賦集零雨之溱溱李白詩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
罍易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管子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姚揆詩客情終日在眉頭南史王玄謨在雍州人間
訛言欲反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
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
謨性嚴未甞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甞伸故以此
見戲周書列傳周弘讓復王褒書云鼓琴促坐無之
名辰

思君吟寄宋鼓二生

我思君兮河之壖我爲河中之泉君爲河中之青天天清
清泉泠泠泉含青天天隔泉我思君兮心亦然心亦然此
心復在天之側我心爲風兮淅淅君身爲雲兮靃靃此風
引此雲兮雲不來此風此雲兮何愁截與我身心雙爽何

壖岸邊地也高適詩古壖對河壖大洞仙經云注想
始青天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云始皇青天碧霞鬱壘
始青天即東方九炁青天也在閻羅之上出東極之
表元始經蒼天之上其色玄空成青號曰青天玉寶
兀曰人清蕩地寧寧東方朔七諫清泠泠而殲滅兮

六書故泠冷水聲也爾雅詩對水木曰源源曰泉正
出上出曰濫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
曰汍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
彼水中所含之天非天之質也易曰天與水違行
陽也晉天文志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
天而載地者也天陽物也出入行於水中需卦乾下
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梁元帝賦水含天而難
別謝惠連詩淅淅振條風淅淅風聲韓愈詩吾願身
爲雲東野變爲龍裴回一作徘徊不得其所也漢高
后紀徘徊往來博雅徘徊便旋也通雅云行佇傍徨

之貌

將歸山招氷僧

頎況寄江南鶴林寺石氷上人詩云風中何處鶴石
上幾年松爲報烟波道人聞共不容又無錫慧山寺
若氷上人見丘丹詩序此氷僧未詳

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千里石壁坼一條流泌泉青松
盤樛枝森森上插青冥天枝上有訣猨宿一本有字下不空宿字下重一宿字處近鶴巢清嘯孤吟聲相交月墮下射空洞響絲篔成
韻風蕭蕭我心塵外心愛此塵外物欲結塵外交苦無塵
外骨泌一本訣此字泉有氷公心靜見眞佛可結塵外交古此

松與月

孟郊濟源春詩云濟瀆花異顏張籍詩花洞古時人
李端詩花間深洞仙門小通典濟源周大夫樊忽生
原邑故城在今縣西北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
氾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深停不流至縣西二里平滑
源重發即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禹書云濟水入於
河溢爲榮東出於陶丘北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
末旱此渠枯涸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洞洞
集濟瀆源出王屋山名沇水係淸源公所理一統志
云盧仝莊在濟源縣西北二十里石村之玉川仝詩

云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是也泌水狹流也毛詩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陽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
有泌水在縣南王維書高情與青松共爽沈佺期詩
樛枝競鷲龍蛇勢差斷排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
捫天淮南子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峻木尋枝猨狖
之所樂也王逸九思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猨玄鶴
兮高飛曾逝兮青冥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
露降於草木滴滴有聲則鳴飽明遠賦吳猜響於丹
墀吳均詩清嘯有奇音盧貫度人經云空極生風風
澤洞虛空洞泛齊大宗環堵盧輪振空洞眞人曰天

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山腹中空虛也九歎曰秋風
瀏瀏以蕭蕭孟浩然詩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宋
書王徽淡言塵外之適武林梵志孟節與僧標為塵
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華嚴經衆生非法器不
能見諸佛釋氏之教以一心即佛鑒人心本靜但能
了自心妄心自息此名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
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所謂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酬願公雪中見寄

梁書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

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
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
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此願公乃自異前人
名按吳郡有賦森願寺願上人院小松詩願上人
者或願公也又杜荀鶴宿東林寺題願公院詩云古
寺沈沈僧未眠掩扉將客說閑緣一溪月色非塵世
滿洞松聲似雨天齋度水涵抄律癡窗聞風引煮茶
烟無由住得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高僧傳南嶽
讓禪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

鄭州新鄭人姓王氏貞元十一年憩錫於池陽自建
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三者未知孰是

積雪三十日車馬路不通貧病交親絕想憶唯願公春鳩
報春歸苦寒生暗風簷乳斷懸玉日腳浮輕紅梅柳意卻
活圓團冰如融更候四體好方可到寺中

五經通義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楚辭鈹冰兮積雪
三十日積雪周一月也春鳩鳴鳩月令季春之月鳴
鳩拂其羽又報春鳥如鳴鵠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
作聲曰春起至三月作聲曰春去也唐書王方慶曰
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是時春將去而

積雪凝寒議失時也暗風幽房隱閒之風相如賦步
櫩周流櫩即今簷字簷乳斷玉謂雪落垂溜森森如
玉之崩落也元稹詩雞飾日腳紅詩人多有日腳月
腳雲腳雨腳露腳取腳之語王筠詩云丹霞映白日
細雨帶輕虹融釋也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寺官舍也
風俗通曰寺司也又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
獨為佛也後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
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
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
後遂以為浮屠之居今僧居槩稱寺本此又僧伽藍

此云聚闇闍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取生植道本聚
眾之義裕師寺語云寺是掛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
界

苦雪寄退之

退之辛卯年雪詩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
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横飛波濤
何飄搖天風吹爛漫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白霓
先啟塗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
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
吾所慕誰言寸誠微白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
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按憲宗本紀元和
十年二月丙午雪六年二月雪本紀不載

天王二月行時令白銀作雪漫天涯山人門前徧受賜平
地一尺白玉沙雲頹月墜桂英下鵝毛風剪亂參差山人
屋中凍欲死千樹萬樹飛春花菜頭出土膠入地山莊取
粟埋牛車冷絮刀生鱗皴竹冷凍斧破慰老牙病妻煙眼
淚滴滴飢嬰哭乳聲嗷嗷市頭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
肯賒閭道西風弄劍戟長街殺人如亂麻天眼高開欺草
芽我死未肯興嘆嗟但恨口中無酒氣劉伶見我相揄揶
滴風攪腸筋力絕白灰壓屋梁柱斜欹明有道謝全唐詩本改一字
命渼可得再見朝日耶柴門沒歷昔不掃黃昏邊樹擾
集鴉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

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行冬令則
陽氣不勝麥乃不熟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
冥芍五行志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梁簡文詩殿
後飛銀礫皮人經云猶雪飛沙劉庠雪賦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左傳平地尺為大雪三道順行
經云月中白光夫人日銜月光頭作頹雲之髻桂英
白者如銀與雲同色庾信詩鶴毛飄亂雪趙臺鄉孟
子章句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

俱白其性不全也穆天子傳北風雨雪有凍人高士
傳焦先露寢遇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熟
視之如故玉樞妙經註云冒凍乘風凝雨作花陛帳
詩仙人掌底巧剪水作飛花韓愈詩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樹作飛花寒菜得春氣勃發遇大雪根膠
入土而不長符子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
陰凍釋菜膠入地凍未釋也沈約詩凍生肌裏冷風
起骨中寒冷絮固不足禦寒風至如刀割脩耳苑餘
九章愁然歎而吹氣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注有人歎
歎而太熱其心愁艾後見冷氣猶恐其熱而吹之也

退之寄仝詩云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
送今仝日病妻煙眼淚滴滴飢嬰哭乳聲敷敷市頭
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肯賒卽此也煙眼淚日也
眼病風瘴多淚也滴滴哀落之貌列子若何滴滴去
此國杜牧曰乳兒兒乳必擎求不得卽啼敷敷索乳
聲博物志嬰兒號而毋乳出釋名人始生曰嬰兒胸
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賒貰貰也買物不日金
帛借取後償也漢書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姚興傳起
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大論曰天眼所見自地及下

地衆生諸物無不能照此云雪時天忽晴謂天開雪
眼必弔雪唐書劉伶字伯倫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又嘗渴甚求酒於其
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
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
隗然復醉駱賓王詩揶揄態路鬼注云劉伯倫送客
於道有鬼以手揶揄揶揄兩手一伸一縮之狀通雅
云邪揄舉手笑也後漢書李業傳嘗猶發弩射市薄

命者先死鶡冠子曰命之所至賢不必得不肖不必
失故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朝日指君也漢殷篇
之稱北史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若用此漢柴門猶
言以柴護門也淮南子柴箕子之門汝南先賢傳時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
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
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
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劉向九歎云日黃昏而長
悲哀枯楊之寒鴉小爾雅小而白反哺者謂之鴉寒
鴉慈烏也溫飛卿詩寒鴉飛盡紫紅時王維詩看竹

到貧宋韓公時爲河南令寄詩云僕忝縣尹能不耻
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又李花詩云夜
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寄贈含曦上人

含曦元和太和間僧住洛京長壽寺摩訶般若經佛
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
是名上人

楞伽大師兄誇曦識道理破鎖推玄關高辯果難攝論語
老莊易搜索通神鬼起信中百門敲骨得佛髓此外雜經
律泛讀一萬紙高殿排名僧執卷坐纍纍化物自　心三

敍齊發起隨鐘聲宮商滿口文字美商賈女郎普不曾道
生死縱遭蠻遮拜稚蹄不寐蔥勞破天地來節義可留指
季辰即此僧孤立無依倚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一作猥
忽忽造古格削盡俗綺靡假如慚裴頠但勸讀書史切磋
併工夫休遠不可比儕僧無違缺信佛殊未已覩古饒風
情清論與蓁蓁訪余十數度相去三五里見時心亦喜不
見心亦喜見時談謔樂門庭盡所宵不見蓋天和無人聯
人耳昨朝披雲來而色赤鞢鞢封寵養黃金許剖方寸乜
泥丸佛缺敢也化莊亦恥未達不敢譬孔子疑季子葉成
必分余余必投泥裹不如向陽螽掇階泛浮蟻趨米本無

襟酒成是法水行道不見心毀眾徒云爾雪晴天氣和日
光弄梅李春鳥嬌關關春風醉梔梔道上正氣塵人家有
花卉尚僧有拄杖斷得數觀止

酉陽雜俎云崇仁坊資聖寺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
學吳道玄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
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
乎畫畢而卒設柯古連句云吳生畫勇矛戟攢楞伽
之力所疲徽名書記盧楞伽京兆人大聖慈寺廊下
畫行道高僧數壁顏真卿題時稱二絕般若經註云
玄關難啟王簡栖頭陀寺碑曰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玄關愉法藏也雲笈上妙經云上開玄關四闢八門
山谷詩紫雲黃霧鎖玄關三洞珠囊云玄言之士飛
辯河注碩學沙門抗論鋒出高辯云者如經說有不
可數辯不可窮辯無盡辯無斷辯無邊辯不共辯無
窮辯真實辯方便開示一切句辯一切法辯知一切
法本無名字無有名無無名無一名無種種名一一
法有不可說微塵數文字句義果難搯也孫綽道賢
論曰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裴
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莊老易義常覺其辭妙
於理標宗元送僧浩初序云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

與易論語合竟陵王云去諸塵勞入歸信門梁馬鳴
起信論曰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謂心為念心實不
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信心
有四種一者信根本二者信佛三者信法四者信僧
修行有五門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
門五者止觀門華嚴經曰有加持門神變門幻網門
勝智法門無邊行門無邊三昧門普觀悟法界門有
無量百千阿僧祇解脫門無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門
陀羅尼門神通門皆悉成就五燈會元神光曰昔人
求道敲骨取髓傳燈錄達摩傳諸門人道育得吾骨

慧可得吾髓僧寶傳鼓骨打髓須有來由夫三藏之
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
也總鑑云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萬之大藏
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模弘明集沙門之法正應謹
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違經反律師心自是則大法
之淺患壞道之首也高僧傳鳩摩羅什天竺人也譯
經律論化行西域北史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梁書武帝本紀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
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
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南嶽讓禪師曰達磨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
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天地本眞經曰三教各稱其
尊者道本眞一也儒務本不孜於渾合天地之德道
守本混養爲功合天地之化釋返本明了其歸趣天
地之表釋道安曰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
乘之教教靜其心名爲內教度人經內義云三教皆
由心地發明儒曰存心仙曰修心佛曰明心或曰虛
心靜心或曰息心降心無非令人了此一心以復其
善佛書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
其義通也言一卽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則改在其間

反復存之而已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大發
起如供養恭敬一切佛長養一切菩薩善根教化一
切衆生以大願力作大佛事等何氏語林周彥倫宮
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維摩經曰善
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定山
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
迷生死宋書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
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翻譯名義集那謨悉羯羅
此云禮拜集古錄云唐禹廟碑大曆三年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

不傳於此又李元賓集誌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
展書瀨水縣誌云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
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
士如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
何也洪邁中興館閣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
傳京師越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
其後屯田左員外理處其祠闢構宇以覆其碑而損
刻於他石以廣其傳鷺今云季展卽此僧壹卽碧澗
寺展上人耶元稹詩序云僧如展及韋載同遊碧澗
寺各賦千落何云他生莫忘靈山別滿壁人名後復

稀服其吟他生之句因託釋氏緣會所以莫不悵然久之不十日而展公長逝驚悼反覆則他生豈有兆耶其間展公仍賦黃字五十韻飛札相示予方屬和未畢自此不復撰成徒以四韻爲識又云公安縣遠安寺水亭見展公題禁潔然淚流唐書車服志中書令馬周上議請襲頭者左右各三襁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從之因話錄兵部員外郎李約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白居易詩鶴髮頭備褭退之送靈師云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宋書沙門惠休善屬詩文世祖命

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高僧傳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善周易莊老書因秦亂來遊於晉居廬阜三十餘年化兼道俗又云遠公居匡山講論不輟嘗曰桑榆之光理無返照僧皎然詩西僧貌古還名月庾信賀婁慧碑云兩河清論秋水高談釋慧皎心佛法貫通泉興義於清論李白贈嶷公云微言注百川發音信可聽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修問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語深爲談諧嚴諱也魏志管輅曰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陳

壽徐陵傳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所謂鷄頭上角背也人咪亦謂之雞不見養天和者莊子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玉經云洞虛清淨和口神一名清淨和口爲太和之官也周禮蟈氏掌去鼃黽注云爲聒人耳嵇康曰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物理論曰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庾信詩披雲上河梁溫庭筠詩披雲見柔荑披者脫體之義燕丹子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素問曰人面獨能寒何也岐伯對曰諸陽之會皆在面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

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其色驊驊謂津液之充盈粹然有光采矣漢武帝詩竈爽化黃金孝武本紀李少君以祠竈辟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本草刀

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如梧子大入山採藥品云二刀
圭爲一撮二撮爲一方寸匕華陽隱居百一方序云
方寸匕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太洞玉經云泥丸上
一天帝君名赤子玄凝天字三元先一名伯无上一
名伯史原常鎮泥丸之中九孔之戸即上丹田內有
九宮四雌五雄各方一寸其形內圓虛中紅而瑩乃
神之所居其後戸有兩脈貫於脊骨之端大有上經
曰泥丸天帝三一者乃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
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
圓虛而適眞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洞太

玄故名之泥丸泥丸者體形之上神也上皇玉虛君
曰玄歸者於九天之音曰泥丸也佛入涅槃一曰泥
丸西昇經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三洞珠囊云佛
者西胡得道位在三十天延眞宮主此即罽賓王是
也莊子無怛化怛驚也郭注云夫死生猶寤寐耳
於理當深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無爲怛之也梁僧
文形道深曹非夜涅槃甚深悲恨羅什譯維摩詰經
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斷是眞不死藥也論
語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陽臺即陽雲臺寰
宇記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宋玉云游陽

雲之臺望高唐之觀是也晉藤路史曰宋玉賦高唐
乃在湖廣漢陽府而誤傳夔州之巫峽漢川上亦有
陽臺山五老赤書玉篇眞文經云太玄上宮陽臺眞
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論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
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南都賦浮蟻若
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沉沉然如萍之多者曹
植七啟浮蟻鼎沸言酒初開浮蟻如鼎之沸也都天
挺云市中以竹篘篘酒常帶米數謂之浮蟻文選淪
注浮蟻酒上花若蟻浮也道書云凡人好酒必知是
麴米所作酒母是也李建勳詩寄語甚生人須知酒

勝藥釋典迦諸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又云海水悉
變爲酥其酥變成醍醐華嚴經云何爲菩薩正心住
所謂聞讚佛毀佛於佛法中心定不動金剛經云若
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是謗佛是如有言毀衆皆謗
也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藝蟄而始出者張衡東京
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李白詩絲竹醉春風旋旋柔
弱耽圓覺經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徐陵詩石路本無
塵楞嚴經辟銷無塵華嚴經獲淸淨法見路無塵性
偈詩不堪花卉在前頭本謂之花草之總名曰卉南
史徐勉傳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

府君薦大同僧果同在後閣窗以臨花卉蓋圓居前
水聲而看灌啊六祖云曹溪一派馬祖指爲西江水
正是達磨祖師西來意祖祖相傳皆此道也但後人
無心但以口說佛祖無可奈何拄杖棒喝百般譬喻
使上根者行其道中器者悟其性下根者記其言踐
人所謂法句經佛以神足化作沙門拄杖持鉢毛詩
亦曰觀止錢起詩初月開草堂遠公方觀止

聽蕭君姬人彈琴

彈琴人似膝上琴聽琴人似匣中弦二物各一處音韻何
由傳無風氣質兩相感萬般悲意方纏綿初時天山之外
飛白雲漸漸萬丈澗底生流泉風梅花落輕揚揚十指乾
淨聲消消聆君可惜嫁單于沙場不道只眼前蔡琰薄命
沒胡虜烏梟啾啾啼胡天關山險隔一萬里顏色錯漠生
風煙形魄散逐五音盡雙蛾結草空輝相中夜苦恨杳不
極新心愁絕難復傳金尊湛湛夜沈沈餘音發發清聯綿
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隅惜內然孔子怪責顏回瑟野
夫何事蕭君筵拂衣驅命請中廢月照書意歸獨眠

陶潛閒情賦作膝上之鳴琴張籍詩請君膝上琴彈
我白頭吟通典伊州今理伊吾縣在敦煌北大磧之
外伊吾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一名
祁連山今名祁羅漫山河西舊事天山高冬夏長
雪一曰白山顏氏說略曰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
名其實一也舊唐書志天寶後番禾縣爲張掖郡縣
南山曰天山又名雪山西伊州白山胡人呼析羅漫
山琴譜有幽澗泉曲李白詩幽澗愀兮流泉深唐志
陽春白雪長清短清側清雙鳳離鸞綠木悲風別鶴
石上流泉謂之十弄漢橫吹曲有梅花落本笛中曲
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蔡邕琴賦屈伸
低昂十指如雨消消聲之流也琴操云昭君本齊國
王穰女端正閑麗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
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
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昭君在胡作詩以怨
思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
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
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
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
泱泱父兮母兮道路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漢書
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妻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南都賦群
士放逐馳乎沙場史記漢北平地無草木多大沙蔡

玉川子詩集卷五

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
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為胡騎所獲
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
邕無嗣乃遣使者周近持玄玉璧贖之重嫁屯田都
尉董祀晉書景帝升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
留蔡氏漢左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
景獻皇后同產弟徐文長曰邕更有一女非女琰耶
或伯仲之女耶近應謂曰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梟
子長食其母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通雅云如
母雞有斑頭如鴝鵒目如貓好食桑椹人呼為幸胡
者是梟也烏燕烏也白脰大啄謂之鬼鵲鳴則有凶
咎啾唧衆聲也徐堅詩對三春之花月覽千里之風
煙李端詩風標綿邈恨形魄隨音聲而俱逝愁思捲
之也樂緯動聲儀曰宮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
也商聲散以明其和溫以防動肺也角聲防以約其
和清以靜動肝也徵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
羽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黃老曰鬼者是我
形人者是我魄也故曰形魄洞兹智慧大誠曰五音
使五神飛散詩滿春望詩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梁簡文詩結草早知春此云結草者謂雙蛾愁斂如

草之自相糾結也晉五行志安帝隆安中百姓作懊
憹歌云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芳而植玄墓位伏
誅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
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擷也梁吳均詩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西京
賦增嬋娟以此豸姿態妖蠱也沈約詩玉鉶信灩灩
謝朓樂詩清斷滿金罍灩灩水貌沈沈暝色濃廣也
賈誼疏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潘岳詩賦衆滿堂而飲
酒獨向隅以淹泣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
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
皆不樂內然猶言內焚也顏回瑟未詳當作琴列子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
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
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
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

一身治脩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
情性益漓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
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大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
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
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顔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顔回重往喩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
不輟漢書傷敬傳是日也拂衣而去江淹書拂衣於
梁齊之館抗手于趙趙之門潘岳詩皦皦窗中月照
我室南端范雲詩深閨人獨眠此篇總寫嵩君嫌人
琴聲悲怨不欲聞其曲終即退之聽琴詩云推手遽
止之無以冰炭置我腸

蜻蜓歌

全自註云黃河中蜻蜓其力小犯險無溺爾雅虰蛵
負勞郎蜻蛉也古今注曰一名青亭好集水上海錄
作青弁按蜻蜓之類三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黃者
曰黃兒赤者曰紅兒好擊水而飛爾雅河出昆侖虛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謂泉流所含沙壤潤

濟遂爲黃河

黃河中流日影斜水天一色無津涯處處驚波噴流飛雪
花篙工楫師力且武進寸退尺莫能度吾甚憐念汝小蟲
子造化借羽翼隨風戲中流翩然有餘力吾不如汝無他
無羽翼吾若有羽翼則上叩天關爲聖君請賢臣布惠化
于人間然後東飛洙東溟吸日精爲若木之英粉而零使
地上學仙之子得而食之皆長生不學汝無端小蟲子集
集水上無一事忽遭風雨水中死

黃流雖渾濁日影下射波光銀鐵顯無津涯噴沫若
花雪之飄落也方言刺船謂之篙左思吳都賦篙工
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柳宗元懲咎賦
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進寸退尺皮勢之
險也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彼不藉力特羽
翼隨風戲中流而不畏我則異是哀時命曰勢不能
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仲長昌言云得道
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
之世俗上清大洞眞經云上一赤子號上眞飛雲羽
衣鼎紫煙上拾明月精對帝宸寶光奕奕映我身身生
羽翼升九天天關者九天之上有幽玉象一名天關
其西五千里則金闕宮東九千里則青華宮上去玉

清宮七千里是泉貢之所經神仙之所歷學者之所
由也東濱東海廣大曾寘故以爲名淮南子河水出
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仙家辯云黃
河自積石出于西流既越龍門坼波左旋將走東濱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
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附西
極也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高誘註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
下文始內傳云老子與關令東遊登日窟常陽之山
援扶桑之丹樸散若林之朱華郭璞贊曰若木之生

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
楊雄甘泉賦翕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東華
眞人曰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
徹五臟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又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
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
猶故服之日精陽明品云元始示我日精陽明之法
潤澤面陽噏吸華彩至陽沃澂竹肉咸金而三元九
炁覆育品物自非日精不能備似至學之士外鍊金
石調制水火日月有數造化充盈內養一形日爲心

象日中之炁洞照百關三萬神靈奔騰浥景日爲火
龍産成玉液胃爲土釜元火烹鍊千日布功立成其
道扶桑品云扶桑之山其山面方萬里在碧海之東
去中國九十萬里上通神霄玉府億萬里東極青華
之別宮山生巨桑內黃而外紅其華食之長生其液
狀如玉飴服之壽千劫扶桑之上有靈雞鸞鳳九色
之鳥日且升于若木金鳥飛于桑上卽日出暘谷仝
言我若得聖君而事之使惠化及于民方始退而學
仙則非果于忘世決不學汝無端冒險不量已力之
小終蹈水中以况小人乘君子之車卒折輗摧轂徒

取覆敗耳葉梁言蜓翅飄揚也劉乂有寄上蓬盧仝
詩云直到桑乾北逢君夜不眠上樓腰脚健懷土眼
睛穿斗柄寒垂地黃河凍接天羈魂泣相向何事有
詩篇

出山作

出山忘掩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只有鳥窺窬更
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魚竿定是猨猴把將去

方干詩此日早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魚竿謝承後
漢書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
書悉挂于樹初不顧聆也宋書義康傳殊覺窺窬于

上流出門失釣竿忘其昔日之操守矣猿猴輕捷善
緣木猿性靜夜聽常風月蕭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
振撼古此以刺徵士之終始參差蒼黃翻覆先貞而
後黷也蕭大圜傳家僮數四足代耕耘

寄崔柳州

通典柳州古百粤地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
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
觀八年又以地當柳星更名柳州舊唐書以州界柳
嶺爲名至京師水陸相承五千四百七十里至東京
水陸相乘五千六百里按柳子厚集貞元中有代柳

州謝上表一篇未詳何人宰相世系表崔俟爲柳州
刺史顧況別崔俟長官詩云欲別崔俟心崔俟心如鐵
使者立取書疊紙生百憂使君若不信他時看白頭三百
六十州尅侍惟柳州柳州舊天末郡夫嵩之幽花落隴水
頭各自東西流漠漠長相逐爲謝池上鷗
後漢宦者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
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
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古詩云尺
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按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

疊成雙鯉魚之形所謂疊紙也事文類聚崔光啟受
知於祖庸張辨每致書凡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始
爲柰幅南極夫人詩云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柳
州文宣王廟碑曰惟柳州古爲南夷攻劫闘暴睢唐
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指掌圖唐初收郡
爲州太守爲刺史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至十三
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有八縣千五百十一明年
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是謂
三百六十州後漢書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
隴坻注曰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

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
記曰隴山東西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
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
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
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
解通典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春秋時屬
秦秦平天下是爲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
莽末隗囂據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更名天水爲漢
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俗歌曰隴頭流
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儲光羲詩相送隴

山頭東西瀧水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莊周曰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

贈雅禪師

禪師者據其恆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按玉泉寺僧惠雅朱慶餘賈島俱有詩贈之此雅禪師未詳雅疑作推

春風滿禪院師獨坐南軒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我來拜平生目擊道自存與師不動遊遊此無迹門

春風滿禪院外境也師獨坐南軒坐禪也坐可了道乎曰打坐息心以閫成佛道佛戒貪癡爲甚方其坐爾謂無此心及遇外境不能斬忘偶若於愛則春風風人四種心紛然莫禦矣杜甫詩夜深坐南軒三洞法曰上昇南軒裝燕洞地也又曰應九清宴南軒萬化者天地之開陰陽化生萬物隨氣成質隨質變色有情而變無情貞女化爲石山蚯化百合之類無情而變有情者丹楓化羽人腐草化爲螢之類萬物皆化輪迴無期是以色即是空即空是色金剛經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彼見中之相都是虛妄凡人性靜之時乃太空也大通經云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无相湛然圓滿居塵出塵不染萬緣之化故云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也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華嚴經曰寂然不動此衆智天之解脫莊列十論云神行無跡是謂天遊靈寶經曰念往即至神行無迹李端寄廬山真上人詩高僧無迹本難尋更有禪行去轉深上陽子云馬祖未修大業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譏達磨已向長蘆而入

室下功是向少林冷坐修之與行各有時耳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法師者據獅子座寫懸河辯啟蟄玄關闢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劉禹錫贈別約師詩引荊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爲浮圖悟而證入南抵六祖初生之墟得遺教甚悉今年訪余於連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佛儀曹謫零陵宅于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由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闘爲見因今日之來亦時之因耳時儀曹牧柳州與八句贈別詩云師建吳興寺相作住禪扃春雨同栽樹

秋燈對講經廬山曾結社桂水遥揚舲話舊還惆悵
天南望梛星韓退之和歸工部送僧約詩云早知
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
人更得死前休段成式張希復鄭符昇上人四人連
句題約公院云印火熒熒燈續焰青七俱胝咒四阿
含經各錄佳話聯事素屏文室安居寘筵不扃馬戴
詩云今朝數行淚却灑約公房

杯度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爲報江南三二日這回應見雪
中人

傳燈錄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

不修細行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于辛膾與俗人不
殊酉陽雜俎云俗說沙門杯度入梁武帝名之方奕
棋呼殺聞者誤聽殺之蔣之奇杯度傳云杯度自建
康往南州依陳氏繼聞建康復有一杯度陳氏父子
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留二人守三人還南州驗之杯
度乃在其家齊諧曰杯度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
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鳩摩羅什傳杯渡北丘在
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別三百餘年
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于來生耳長阿含經云人壽
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
人三十四萬八千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坐分
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人壽六萬歲時
毘舍浮佛出世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
萬人壽四萬歲時拘留孫佛出世坐尸利沙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四萬人壽三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
世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人壽二
萬歲時迦葉佛出世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
二萬維寶經佛法寬廣濟度無涯高僧傳二祖慧可
初名神光既事達摩仰與改名宵夜大雪侍立不動
逮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達磨

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慧可初宴坐香
山入穀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翊日頭痛如
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
其頂其骨如五峰秀山

送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相思莫道無來使回
雁峰前好寄書

南嶽記南岳周迴八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地記
云衡山一峰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曰回雁武

云蜂勢如雁之回故名埤雅云鳫霜降南翔氷泮北
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翔不
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地極煖人罕
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
疏可以當面樂府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早寄
書

南方山水生時興敎有新詩得寄余路帶一作到長安道遲
急多應不逐使君書

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潘尼答
陸士衡詩曰日詠新詩目玩文跡雍錄漢都長安都

城在長安鄉都在渭水之南杜縣地卽咸陽之東南
也隋唐都城在龍首原原在漢都城東南十三里也
舊唐書關內道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
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
是也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
七十五步皇城在西北隅謂之西內正門曰承天正
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殿曰兩儀內別殿亭觀三十五
所京師西有大明興慶三宮謂之三內有東西兩市
都內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
廣長皆三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

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
尹總其事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高宗龍朔
二年置三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
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三省弘文史二館高宗已後
天子常居東內別殿亭觀三十餘所南內曰興慶宮
在東內之南隆慶坊本玄宗在藩時宅也自東內達
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
人莫知之宮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
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
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

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亦隸入
苑中苑置西南監及總監以掌種植說文遶不相遇
曰逸遷欽州去長安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故言
其路之遠也使君太守之別稱殷浩傳浩父羨字洪
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
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
致書郵

掩關銘

掩關喩藏身也世說新語門關畫掩閑庭晏然淮南
子木經云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

虛其盈是謂眞人

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對面如弟兄莫言不可聽深於千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時一聲

鶡冠子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本行集經註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佛遺教經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譬如狂象無鈎猨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山谷詩險心遊萬仞又曰刀坑不如刀劣坑人馬劣人心很惡或父子相鬭或兄弟相賊所謂廓於無爲廣大演坑失勢一落奚止千丈已哉玉清經云猶如巨石墜千丈坑難可逆上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陶潛曰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白居易詩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昔人畏世情之坎毒是以閉關謝客絶聞見而遠塵羅也

逢病軍人

一作盧綸詩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

嚴助傳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呂氏春秋曰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唐書兵志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又云天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則病軍之無糧可知唐鑑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一本作行多無力劉長卿詩舊業今已無還鄉反爲客蓬鬢亂不理也梁元帝詩蓬鬢不堪秋宋武帝紀琥珀療金瘡義恭與支謨書曰因敗爲成譬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耶余瘡論云金乃秋之令秋則萬木凋零故曰秋屬兌以私西方庚金之氣也金瘡乃刀斧劍刃之所傷也白居易詩身被金瘡面多瘢扶病徒行日一驛

山中

一作盧綸詩

飢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困一作因與鹿麛相伴眠

食全唐詩作拾本草松花一名松黃李賀詩春風松花山上發王季友詩森飱有松花飯姚合詩擬服

松花無處學嵩山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
覺頃刻仙鶴與坡山坂也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
坡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地生軟草其軟
類綿韓非子獸鹿唯薦草而就謝雅鹿牡麚牝麀其
子麛博物志麋眾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法
輪經云與鹿爲群倚林棲形歐陽修詩野性終存鹿
與麋

除夜

一作姚合詩通雅唐有兩除夜謂除歲與冬住也冬
住者冬至前一日亦謂除夜

衰殘歸未遂寂寞此宵情舊國餘千里新年隔數更寒爭
近北嘶風漸向東生唯見長安陌晨鐘度火城
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
新年曆黃圖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韋應物詩家家
沽酒長安陌庾信詩山寺響晨鐘李山甫詩危坐到
晨鐘國史補冬至元日百官早朝列燭五六百炬謂
之火城宰相至則撲滅

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燭盡年還別雞鳴老更新儺聲
方去病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處誰爲最後人
殷勤惜此夜一首萬花谷續集作方干詩梁簡文詩

燭盡悲宵去東坡志林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
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劭曰今雞鳴
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
縣衛士習此曲于闕下歌之唐禮樂志太卜季冬帥
侲子室贈太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
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侲子和曰甲
作食𧌒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
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
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
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

周呼訖前後鼓噪而出儺者出磔雄雞于宮門城門
荊楚記歲除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
聚酣飲聲畫漢書作聲簡

月詩

見萬花谷後集

金波掬彩琵初筵玉兔流輝滿大圓鏡裏山川同爛熳樓
前風露共娟娟
漢書郊祀歌日月移移以金波日華燿以宜明師古
曰言月光移移若金之波流也毛詩賓之初筵左右
秩秩杜詩初筵浥重露仙經云月帝黃兔毳佩以黃

玉也管子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抱朴子王生云月
不滿者月初生及旣終而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
轉大不當如破環漸漸滿也晉天文志日月不員也
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月火之精也月水之
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三洞珠囊曰日圓
形而方炁月方精而圓象景藏形內精隱象中大洞
玉經云圓華月神名也靈寶度人經云月本無光望
如黑餅日滉水光映以爲明金水之炁結爲陰景上
弦爲金下弦爲水合弦爲月金體圓就乾象剛滿扶
桑靑腸品云大圓照空億炁爲程因本經月宮中有

影者須彌山大洲中有閻扶提樹因此樹故名閻浮
州其樹高大影見月輪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鱉等影
見于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酉陽雜俎月中蟾桂地
影也空處水影也淮南子謂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
河影也其空處海水影柳子天對注云日月在天如
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蟲水也故月中微黑
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形畧有形似而非與有是物也
諸天世界造化經云月城之中有五鳳轉行月中有
娑樹上高四千里所以影見月中善人見之共樹有
實不可稱說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云廣寒是

月之上館在鬱單之界廣寒之宮中生青花之林高
四千丈枝超行千二百里圍二百四十里其葉似竹
而赤其花似鏡而明其子似李而無核所謂梓樹抒
實得食其葉壽並萬年得食其花與日同靈得食其
實遊宴玉清上有金翅之鳥披翼刷頤其境下有廣
寒之池生自然九鎮洪泉深五萬里縱廣五千里存
月光咒云天激刷洗光透重樓水泛玄輪金露微茫
玉川先生去今蓋八百餘年矣余欲考其行業而事多湮
沒爲搜采舊聞補綴先生佚於卷首以垂方來今復誌其
篇目於後卷竒唐書藝文志玉川子詩一卷永嘉陳氏曰

玉川集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曲小婦吟有所思諸篇
婉嫵媚豔冶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川本止前二卷
余見正德間所刻先生詩集亦止二卷目次自月蝕詩哭
玉碣子觀放魚歌示添丁寄男抱孫自詠三首送王儲詹
事西遊獻兵書送郃兵曹歸江南寄外兄魏放喜逢鄭三
遊山阜女怨春歲二首新月解悶楊子津人日立春送尉
遲羽之歸宜州悲新年恨酒寄劉侍郎白鷺鷥風中琴賦
秋別怨新蟬思補遂良孫庭竹訪含曦上人客淮南病料
辟溺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合五十篇爲一卷離銘杭
弟小婦吟月下寄徐希仁贈徐希仁石硯別有所思樓上

女兒曲秋夢行自君之出矣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多行三首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五首夏夜聞蚯蚓吟揚州送伯齡過江憶金鵝山沈山人二首寄蕭二十三慶中贈金鵝山人沈師魯歎昨日三首月蝕詩直鉤吟與馬異結交詩感古四首孟夫子生生亭賦合二十五篇爲二卷共八十五篇玉川本也今全唐詩本作三卷如雜興酬徐公以新文見招門銘走筆追王內丘思君吟將歸山招冰僧酬夙公雪中見寄苦雪寄退之寄含曦上人聽蕭君姬人彈琴蝦蟆歌出山作寄崔柳州贈雍錬師送好約法師歸江南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掩關銘逢病軍人山中除夜二首凡二十二篇皆明本所無視陳氏稱集外詩多十二篇豈宋本固有與抑後人以他作攙入集中與余注先生詩惟恐網羅之過遺也又增櫛銘一篇月詩一篇通計百有九篇分注爲五卷

玉川子詩集卷五終

玉川子詩集註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撰盧仝詩唐書藝文志一卷書錄解題作二卷又外集一卷明正德中刊本作二卷蓋併外集全唐詩增多二十二篇編爲三卷之騄又增入櫛銘一篇月詩一篇編爲五卷然月詩見錦繡萬花谷其詞不類櫛銘則僅與梳銘異數字乃一詩而訛爲兩題不當重入且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據羅袞四銘小序知櫛銘乃袞所作唐文粹誤題爲盧仝之騄均未能訂正殊考之未詳也案朱彝尊明詩綜以櫛銘爲明人所作僅刪去二分字尤爲舛謬并附訂於此全詩故爲粗獷非風雅之正聲之騄嗜奇故特註之卷首月蝕一篇考據元和庚寅時事箋註最詳然後幅天若不肯信試喚皋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昌宮云云應以問字爲句之騄乃以而今字爲句尤嫌割裂其他註亦多支蔓如客答蛺蝶一首引羅隱詩以釋黃雀字不顧其人之在仝後亦未免失檢矣

西崑發微三卷

〔清〕吳喬撰

常熟市圖書館藏清康熙盛德容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崑發微三卷》提要

序

晚唐之詩能推激風騷沈深博麗者則惟義山
獨矣義山受知令狐楚後赴王茂元之辟與爲
婚姻茂元爲贊皇引用牛李所共嫉于是嗤摘
義山指爲無行共排笮之訖其身不得振當時
既浮薄見稱史亦謂其無特操而後世遂相與
信之無有能諒者不知義山爲令狐綯所嫉竄
人諭諭以棠此聲原其心于彭陽父子未嘗負

叙序一

也悽愴覼縷流連謝墅乃至夢想開闔曉見淸
暉展轉纏綿何心離絕彼予直自察恩耳無題
之詩深有託寄脩齡氏謂其卒爲令狐而作蓬
山紫府彩鳳班騅騷客之情于斯而在蓋自數
百年來略玉溪之詩者前後不乏或至相率宗
而效之而當時感憤無聊伊鬱誰愬之意卒未
有得伸如今日者曠代相感良非偶然也脩齡
之詩入玉溪之閫奧而又萬卷在胸其尚古之

識故其知言若此夫遊名山過靈嶽或一歷覽焉而得其槩乃至相之圖經採之聞聽皆可信而知而其峯巒洞穴之幽奇草樹雲物之變態則夫晨夕其間者其言之必有異矣讀其詩而不論其世不知其人猶夫身歷巖壑而岑崟杳緣之故了無得于心目之間亦與于不讀詩之甚者也戊申之春方與脩齡共泛舟苕溪熟聞其緒論後十餘年門人得其師之學最多者臧

子民表校而刻之因爲之序如此

同邑徐元文譔

李義山無題詩註序

義山之詩原本離騷余向爲箋註而序之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夫屈原之時其君則懷王也其所與同朝者子椒子蘭也原之耿介能無怨乎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則其辭不得不詭譎曼衍而義山一祖其杼軸以爲詩政瑰奇驚人學者難於逆志余之箋註特鱗次羣書析文徵事而已若其指趣之隱伏者固不能條件指晰將以待世之曉人溪求而自得之焉今春浠次晰歸自王峰以吳子修齡所註義山無題詩示余其說以爲無題詩皆爲令狐綯而作也義山受知令狐楚後就王

鄭之辟綯與黨人排斥之終其身義山固功名之士也能無怨乎怨則以神仙之境爲艷情巾帨之間作廋語斯固夫君美人靈脩山鬼屈宋之家法也吾徒覓藻云爾乎往者虞山馮子定遠嘗語義山無題詩皆寄思君臣遇合其說蓋出於楊孟載今得修齡解益可與定遠相發明足堦益余箋註所未逮修齡眞曉人哉修齡博達多奇今之異材嵇註特吉光片羽爾敬題首簡而歸之以志余傾倒之意丙辰十一月松陵同學弟朱鶴齡撰

西崑發微序

詩之興比賦三百篇至晚唐未之或失自歐公改轍而蘊黃藏之往往直致胸懷不復寄託自茲以後日甚一日明人自矜復古不過於聲色求唐人未有及六義者殊可慨也蓋賦必意在言中可因言以求意比興意在言外意不可以言求所以三百篇有序唐詩有紀事令後世因之以知意關係非淺小也六義既泯遂至解三百篇者盡黜舊序自行已意使三百篇皆賦意猶可測既有比興而執辭以求意豈非韓盧之逐塊哉如高駢詩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駢意自刺王鐸拜都統故寓不有味若脉之爲賦謂是學仙之詩卽同嚼蠟晚唐詩猶不易讀況三百篇乎李義山無題詩陸放翁謂是狹邪之語後之作無題者莫不同之余竊而疑焉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唯李杜昌黎義山義山始雖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優柔敦厚爲此道之瑤草琪花凡諸篇什莫不寂遠幽折不易淺窺何故於艷情詩讀之爲無題而遣辭惟由於賦梁家泰宮買女齊壽何其凡下異總冤魂阿童高義何其不倫又錦瑟詩蘊黃謂是適怨清和果爾成何著作僕此疑者數年甲午春偶憶唐詩紀事云錦瑟令狐丞相青衣也恍若有會取詩繹之而義山楚綯二世恩怨之故了然在目併悟無題同此絕非艷情七百年來有如長夜蓋唐之季造贊皇與牛李分黨鄭亞王茂元贊皇之人令狐楚牛李之人義山少年受知於楚而復受王鄭之辟綯以爲倨及其作相雖寬接欵洽以侮弄之不加携拔義山心知見疏而冀幸萬一故有無題諸作至流落籓府終不加恩乃發憤自絕九日題詩於綯廳事綯遂大恨兩世之好决然矣無題詩十六篇託爲男女怨慕之詞而無一言直陳本意不亦風騷之極致哉其故若此以放翁之學識猶不深考況餘人乎作者之意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固難與走馬看花者道也無題詩於六義爲比自有次第何候望綯之速化也紫府仙人美之也老女自傷也心有靈犀謂綯必相引也斷道閶門幸綯之不念舊隙也白道縈迴諱綯舍我而擢人也然猶未怨相見時難來是空言怨矣而未絕望鳳尾香羅重幃深下絕望矣而猶未怒至九日而怒焉無題自此絕矣夫詩以言志而志由於境遇少陵元化在手遭當玄肅播遷之世其忠君愛國之志一發於流落奔走之緒遂爲千古絕業義山於唐人中辭意最爲甄涉邇理今類之覯得徐其比興風

騷之致吸霞飲露遺世獨立狗誠爲他山之石焉喬敢
大而出世或好學覃思有志於風雅者能識也今於本
集中拙取無題詩一十六篇爲上卷與令狐二世及當
時往還者爲中卷疑似之詩爲下卷詳說其意聊命名
曰西崑發微而注釋事實則全取朱長孺本云甲午夏
日吳喬序

附圍爐詩話二則

詩雖求辭彩則甚易明人優爲之有意則措辭不勝其
難以明之亾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於賑饑以成賊
勢中則不能辯掃閹官所有以贍軍終則誤謂國君當
死社稷不肯南巡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昔天之下
莫非王土播遷而興復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
難之烈高出千古言其死難則易言其過端直陳之旣
已不忍又同於宋人微言之又同於義山之重有感詩
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訴
病之如顧東橋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
人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

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
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
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
熟錢龍惕夕公解曰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
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
上遊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請王涯等罪名佐
士良爲之惕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
師戒嚴茂元與鄜坊節度使蕭弘勒兵備非常故曰陶
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懼

僞不語官官肆志殺戮蛟龍失水也涯等旣死衆朝脅息諸藩鎭皆觀望不前誰爲高秋鷹隼快意一擊耶更無之語傷之亦望之也至於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旣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註不覺自失以其命意視無題詩更奥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見余註無題名爲發微蓋以此故余友丹陽賀黃公說此詩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譏此詩云所言何事大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自褒貶乃隱約未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覽範古詩至義山爲一厄淺夫類然何俟東橋曉唐詩難讀如此况盛唐乎况三百篇以已意斷之乎

西崑發微目錄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彭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並與

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令狐八拾遺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贈別令狐補闕

酬令狐郎中見寄

寄令狐郎中

寄令狐學士

夢令狐學士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錦瑟

九日

贈趙協律晳

傷悼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宿晉昌亭聞驚禽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

亡日近不去因寄

臨發崇讓宅紫薇

李衛公

正月崇讓宅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下卷 無題詩

銀河吹笙

玉山

曲池

可歎

有感

宮詞

柳

亂石

少年

寓意

富平少侯

東阿王

五松驛

蜀桐

附 杏花　獨居有懷　深宮

西崑發微目錄終

西崐發微卷上 無題十六首

崑山吳　喬修齡甫

門人盛德容民表氏

安國永康氏校

無題

近知名阿侯○樂府河中之水水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喬曰以莫愁比是以阿侯比鈞曰近知名則知是漸洲被召時作住處小江流○腰細不勝舞○眉長惟是愁○後漢志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古今註梁冀妻[illegible]爲愁眉○喬曰比得之才寵黃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樓○妾日望其有韋平之拜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喬曰是鈞宴接之地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南州異物志犀有駭異者靈以角也犀有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置犀米中雞見輒驚南人呼爲駭雞犀漢西域傳通犀翠羽之珍如淳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喬曰言綢與己地位隔絕不得同升而已兩心相照也隔座送鉤春酒暖○注漢武故事鉤弋夫人少時手奉帝披其手得一玉鉤手臣故因爲藏鉤之戲後人效之別有酒鉤當飲者以鉤引盃白居易詩酒鉤送盞推蓮子是也分曹射覆蠟燈紅○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注于覆器之下置著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喬曰極言情讌之歡洽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唐六典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建臺省秘書與御史爲鄰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署謂之憲臺後漢以來亦謂之蘭臺寺校義山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故此用蘭臺事○喬曰結聯自恨未脫令狐也

馮班曰義山以[illegible]高資失意蹉跎從事諸侯幕府此詩託辭諷懷以叙其意身無綵鳳一聯言與人之相隔也下二聯叙宴會之歡而已不得與方走馬從事遠方以爲恨也楊孟載云義山無題詩皆寓言君臣遇合得其旨矣○喬曰南唐李建勳出鎮臨川九江帥周宗移文索器物建勳乘酒批答之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閑物可應官可知應官是唐人口語

聞道閶門萼綠華○眞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女子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十一月夜降于羊權家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其家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偷看吳王苑內花○喬曰義山就王茂元之辟處剙見疎故賦別詩有青萍肯見疑之句今因禮遇之隆喜出望外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道源注佛有寶燈之名神仙無此號然佛亦稱金仙故可通用雲漿未飲結成冰○庾信溫湯碑序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離騷瑤臺之偃蹇拾遺記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喬曰極其歎美未有怨意至是與阿侯玉山昨夜星辰同時作

無題

白道縈迴入暮霞○李白詩日日采蘼蕪上山成白道斑騅嘶斷七香車○魏武帝與楊彪書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樂府青牛白馬七香車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一作洛陽非十萬家○喬曰春風比鈞十萬家自比何人則鈞所引進之黨也斷隔有不可攀躋之意

無題

來是空言去絕蹤。喬日言觀有軟語而無實情　月斜樓上五更鐘。喬日古作詩時　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江淹翡翠賦糅紫金而爲色劉邈詩金屏障翡翠　麝熏微度繡芙蓉。崔顥盧姬篇水晶簾箔繡芙蓉。喬日兩句從第二句來。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賀金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　更隔蓬山一萬重。喬日此詩與相見時難皆是致書於綯時作即舊傳所言屢啓陳情也

颯颯東南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西洲採蓮曲南塘秋蓮花過人頭　金蟾齧鎖燒香入。蟾善閉氣用以飾鑰　玉虎牽絲汲井迴。玉虎以飾井欄汲器子美銅瓶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舊註云蛟龍刻鑄瓶上玉虎亦其類絲井索也庾丹詩云銀牀索絲綆　陳晚日高似孫緯畧引金蟾句云此香器言鎖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帷幬之中也海錄云金蟾鎖備也玉虎轆轤也　賈氏窺簾韓掾少。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拷問婢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宓妃留枕魏王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子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犧氏女溺洛水爲神又曰東阿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長見但爲郭氏以糠塞口今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不復見王遂作感甄賦明帝改爲洛神賦元稹詩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留枕事載宋本李善文選洛神賦注今本無之乃後人刪去耳。喬日言已才藻足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敢擢也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含情春晼晚。楚詞白日晼晚其將入　暫見夜闌干。古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干闌干橫斜貌　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喬日末句有歸字則知此聯言在綢處之次且也義山石城詩又有簾烘不隱鈎烘不可解或者如畫家以空白雲氣處爲烘斷之意乎　多羞釵上燕。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帝以賜趙婕妤宮人謀欲碎之視釵匣惟見白燕升天宮人因作玉燕釵。喬日愧不如釵得近其人之身　真愧鏡中鸞。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而得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沖然一奮而絕。喬日愧不如鸞之決然自絕而猶戀戀一官　歸去橫塘曉。華星送寶鞍。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喬日楚辭言君恩之薄而日波滔滔以來迎魚鱗鱗以媵予言無人也結語祖之

何處哀筝隨急管。櫻桃永巷垂楊岸。東家老女嫁不售。樂府搊歌老女不嫁只生日。喬日自比　白日當天三月半。溧陽公主年十四。梁書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禊飲於樂遊苑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床南面坐。喬日此綺　清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嘆。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何遜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　裙衩芙蓉小。釋名裙下裳也婦人蔽膝日香衩楚詞集芙蓉以爲裳　釵茸翡翠輕。宋玉諷賦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　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後漢梁冀傳註藝經日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後先列棊相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爲之難[illegible]

（庾彈碁賦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illegible]千古今詩話彈碁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覆盂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序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今人罕爲之矣○喬曰結意顯然）

無題二首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杜甫詩銀甲彈箏用槊爪之類藝林伐山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繫爪）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女子袨服立其上推引之名曰打鞦韆漢武帝千秋節日以之戲於內庭○喬曰才而不遇之意）

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尤寂寥。露花終裛濕。風蝶强嬌饒。此地如攜手。兼君不自聊。（喬曰此詩乃招友同游不至之作讀結語意其人亦不得志於絢者乎）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喬曰見時難於自述別後通書又不親切所以歎之畢竟致書猶易故有此詩）東風無力百花殘。（喬曰東風比絢百花自此上不引下也）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烟○喬曰致堯云一名所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肥遯之士莫容易笑人）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山海經註青鳥爲西王母取食者相如大人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正義張云三足烏青烏也○喬曰無多路爲探看侯門如海事不可知亦屢）

（啓東清事也）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陳帆曰鳳尾羅卽鳳紋羅也黃庭經盟以金簡鳳尾之羅四十尺白帕鳳文蟬翼並羅名庾信謝賚皂袍羅啓鳳不去而恆飛花蟬寒而不落）碧文圓頂夜深縫。（喬曰言裁扇也）扇裁月魄羞難掩。（班婕好詩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樂府團扇郎歌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車走雷聲語未通。（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喬曰言裁扇杜自千忙）曾是寂寥金燼暗。（徐彥伯詩玉盤紅淚滴金燼彩光圓）斷無消息石榴紅。（道源注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爲帶石榴裙○喬曰則天詩云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字宜此用意）班騅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喬曰河清難俟之意）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

小姑居處本無郎。（古詩云小姑無郎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宋元嘉爲東宮扶侍廨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忽有青衣詣門相問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顧青衣取箜篌鼓之留連宴寢將旦别去以金簪遺文韶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神女也劉敬叔異苑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喬曰此時大悟）風波不信菱枝弱。（喬曰通顯不管流落之苦）月露誰教桂葉香。（喬曰鄙恨天之與己美才大無賴也傳云恃才詭激此詩人語見之）直道相思了無益。（喬曰道破）未妨惆悵是清狂。（喬曰聊自解嘲）

無題（益德阿童皆巴閬事恐在東川時作）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注猶豫也）碧江地沒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留。益德冤魂終報主。（蜀志）

張飛字益德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奔孫權

阿童高義鎮橫秋○晉五行志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遊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濬先定秣陵阿童濬小字也王濬傳濬除巴郡太守巴人生子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供軍其父母謂之曰王府君生爾必死之北山移文云風情張日霜氣橫秋

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詩與題不合必題誤也義山集乃後人所掇拾故耳○喬曰此詩在外集長孺說信也或義山別有閼事亦名為無題耶而無題之非艷詩即此阿童益德可據究魂報主唐時稗史必有其說故兩用之張王皆是東川事故曰懷古而豈得長無謂思有所建立也

西崑發微卷中

與令狐兩世從遊及王氏李贊皇等詩

崑山吳　喬修齡甫著

門人周文愷

夏觀

李如衍　校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節度使號天平軍節度使唐詩紀事罷州恭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可以為學子弟從之乃得陪學于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為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稱萬澧州精選撫州刺史後假節邕交豪蠻擾其地舊唐書大

中三年二月庚寅中侍御史蔡京為澧州司馬通鑑咸通三年京以左庶子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後賜自盡○喬曰題中天平公座中之公字宜是衍文蓋天平言地令公言人若云天平座中呈令狐令公則曉然矣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楚拜中書文宗太和三年己酉鎮天平則在天平座中呈令狐令公甚合○潘來曰天平公座即紀事所云設堂宴樂也作天平公黃者失之

罷執霓旌上醮壇○高唐賦霓為旌翠為蓋西都賦虹旃霓旌僊粧嬌樹水晶盤○漢成帝內傳帝寶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座中必有宮妓故云白足禪僧思敗道○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濕跣行泥穢中皆足便淨色白如面僧號曰白足阿練也青袍御史擬休官○杜甫詩青袍也自公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仔細看○喬曰直稱蔡京姓名而詩語譏甚其在京學於相國子弟雖無疑不敢細看當是宋

妓乎青雀御史亦指別客楚辛後義山方按仰哭恩意見時作於文宗太和三年記元楚爲天平節度時義山年三十一其爲御史去此十五年詩云更被朝光成來長備又曰上有覺庭歷之句悉女道士非官妓也按舊唐八未聞書彭陽公碑陰云公尹希禮陳商爲鄆薦蔡京書京辟李商隱文見唐文粹中此詩志作於令狐楚鎮鄆之日天平公座中公字悉是衍文言御史擬休官當是指座客非義山自謂也商注未當今正之

子直晉昌李花 長安志酉陽雜俎載令狐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按令狐綯字子直以此詩考之晉昌乃綯之居也○商曰詩題但稱其字則在未發官時也當是楚宅而在開化坊者乃綯宅

○

吳館何時熟○吳越春秋闔閭城西硯石山上有館娃宮 秦臺幾夜熏○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鳳止其屋爲作鳳臺 綃輕誰解卷○香輿自先聞○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尊前見飄蕩○愁

極客襟分○

和友人戲贈二首 英華作和令狐八戲題

東望花樓會不同● 英華作事 西來雙燕信休通○ 道源注開元遺事長安郭紹蘭嫁任宗宗爲商於湘中數年音問不通紹蘭閒雙燕歎憑寄書於壻燕子飛鳴似有所諾遂飛落膝上乃吟詩曰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由宗得書感泣而歸張說傳其事 仙人掌冷三霄露○道源注三霄神霄玉霄太霄也 玉女窗虛五夜風○漢郊祀志鄴縣有仙人玉女祠魯靈光殿賦神仙嶽嶽於棟間玉女窺窗而下視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翠袖自隨迴雪轉○杜甫詩天寒翠袖薄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燭房尋類外庭空○謝莊月賦去燭房即月殿 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金魚鎖也梁簡文帝詩夕門掩魚鑰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迢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爲佩○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一作歡歌團扇掩○樂府有自團扇歌 新正未破剪刀閒○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上亦戴之頭鬢像人新年形容改新正未破言未入正月也明字本況於期尚別離剪破月又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 猿啼鶴怨英華作蛩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一夕閑○言終歲相思不如一夕佳會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窗不識遶街塵○峽中尋覓長逢雨○月裏依稀更有人○虛爲錯刀留遠客○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

枉緣書札損文鱗○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裀○搜神記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後其婦與奴私通遂謀殺然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白居易詩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獻寄舊府開封公 按開封公即令狐楚也楚官汴州義山從爲巡官

幕府三年遠○春秋一字褒○書論秦逐客○時義山尚未第 賦續楚離騷●地理一作里南溟闊○天文北極高○酬恩撫身世○未覺勝蓬蒿○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舊唐書令狐楚臨終謂其子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卒年七十二

侶○禪雅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則高鳴相警吹風蟬抱枝○溫嶠蟬賦饑翕晨風渴飲清露彈冠如不問○王陽在位禹貢彈冠○香曰時綯雁關爲補闕常用彈冠非自謂也又到掃門時○史記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早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見之參拜爲內史○香曰題舉闕則詩有贈行則知此詩乃答綯之作綯以文宗開成五年庚申轉左補闕義山以武宗會昌三年癸亥受茂元之辟意者此詩作於赴河陽時也其曰青萍肯見疑必非無謂之辭

酬令狐郎中見寄

望郎臨古郡○魏書孝文曰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本集爲鄭亞請上表極要郎於南省佳句灑丹青○應自丘遲宅○梁書丘遲字希範吳興人丘靈鞠之子八歲能屬文累官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仍過柳惲汀○白居易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太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洲也○按丘遲宅柳惲汀皆在吳興聞此必令狐綯

宦南州時有詩寄義山以此酬之也唐史開成中綯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出爲湖州刺史封來江渺渺○信去雨冥冥○句曲聞仙訣○真誥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南史陶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先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乃於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遍遊名山訪求仙藥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臨川得佛經○宋書謝靈運傳帝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盧山記靈運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經名其臺曰翻經臺補註顏真卿撫州寶應寺戒壇記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猶存儼然軒構摧圮朝吟搘客枕○夜讀漱僧瓶○香曰迷已之家寘不見銜蘆雁○補註曰衡陽有迴雁來壯林又在衡陽之南雁所不至○香曰言不能如雁之銜蘆長空流腐草螢○月令腐草化爲螢○香曰言所託非吉地土宜悲坎井○嵇康詩坎井猶蛙宅辭龍何所歸天怒識雷霆○兵武長與

玉篇書霆所雷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補註曰按嶺南多雷國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不雷秋日則伏地中狀如彘人取食之又柳文有雷山雷水其地皆近桂林巖異蔡消云赤鷲雷破柱此又云天怒識雷霆○香曰悲自言怒言綯欲其亟已王鄭之事未嘗不自懟於心也象卉分疆近○蘇綠鳥荒象卉薦裔於皇風蛟涎浸岸腥○北夢瑣言蛟形如馬嘴涎來腥枯樟尾纏人而嗍其血○香曰二語言綯亞非書來補羸貪紫桂○道源流拾遺記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詩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香曰言以窮故受辟於亞負氣託青萍○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注青萍劍名○香曰終欲依綯以自振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閤鈴○鈴閣屆穉雜緒如之○句由以下皆自序其發山驛官桂管故有象卉蛟涎等句○香曰義山癸亥受王茂元辟娶其女丁亥受鄭亞辟從桂州綯官湖州太守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此作題稱郎中而詩語多湖桂事則如綯之贈詩猶未離湖州而此答在內召之後也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風雨病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後爲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

贈子直花下

唐書令狐綯字子直

池光忽隱牆○花氣亂侵房○屏緣東切蝶留粉○窗油蜂印黃○官書推小吏○唐書諸曹郎有令史書令史侍史從清郎○杜氏通典漢尚書郎給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補註曰北史邢邵爲兗州刺史將袁聿修出使郡遣白紬爲別聿修不受邢報書云昔爲清郎今日復爲清卿矣故違來以清還爲重致省郎曰清郎又曰望郎表詩中有侍史從清郎之句必是令狐綯官郎中時作

寄令狐學士 令狐綯傳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 從獵陳倉獲碧雞。唐書鳳翔府寶雞縣本陳倉至德二載更名晉太康地志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如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水經注昔秦文公感伯王之言遂獵陳倉遇之於阪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 曉飲豈知金掌迥。三輔舊事仙人掌在甘泉宮長安志仙人掌在大十圍以銅爲之 夜吟應許玉繩低。謝朓詩玉繩低建章 鈞天雖許人間聽。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吾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閶闔門多夢自迷。香曰時義山在桂州緣有望援之意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右銀臺路雪三尺。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別戶東向與門外廊直事不敢入又曰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 鳳詔裁成當直歸。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銜木鳳凰口中飛下端門令狐綯傳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唐書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初學記中書省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昨夜玉輪明。李賀詩玉輪軋露濕團光 傳聞近太清。世說會稽王道子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王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涼波衝碧瓦。漢郊祀志月穆穆以金波劉駿駒詩綠碧以爲瓦 曉暈落金莖。顏師古曰月旁氣也漢武故事帝作金莖擎玉杯承雲表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西都賦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 露索秦宮井。廣韻鏈井索古樂府桃生露上曹植述有賦井金身於秦井補注李正井詩宵劃玉堂簾露索金井 風絃漢殿箏。杜甫詩風箏吹下相月錯綠古人夜聞暮殺聞有風成音自叶宮商 幾時綿竹頌。擬薦子虛名。漢書綿竹縣屬廣漢郡蔡夢弼杜注綿竹產漢州綿竹縣之紫巖山揚雄甘泉賦序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爲郎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非曰井也此邑人揚子雲帝頗好辭賦召見拜爲門下作郎校于雲吾劉歆書云此作縣雲章頌見帝頌召門待郎之又作縣繡補靈節龍骨之說於銘王帝以爲覆及成都不及辭竹頌辭注云云不知何本五臣注極爲東坡所義然闕有可采者如此事義山亦引用之矣

錦瑟 唐詩紀事以錦瑟爲令狐丞相青衣或謂指楚言

錦瑟無端五十絃。十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按呂氏春秋云朱襄氏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乃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此詩五十絃當其文曰十五絃與下思華年相應或云五十絃者舉成數或云此詩五十五絃二十五絃人皆有之二十字多所作者甘五絃但百甘但詩家罕用者〇爲甘五絃之瑟也推書緒賦中何殷之有○喬日舊事年來悲怨於瑟柱之 一絃一柱思華年。喬日此句是追思前事紀事所謂楚而非刺矣 莊生曉夢迷蝴蝶。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〇喬日迷言化蝶之夢而不知周之爲蝶與蝶之爲周也 望帝春心托杜鵑。水經注來敘永言作望帝化爲宇者相宇王也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蜀王本紀望帝因發情不及鼈靈乃委國授之望帝去時子規方鳴其以德薄不及鼈靈乃委國授之而去故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樹高大實如酒杯中有綿如絮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羅浮山記木綿正月閒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楊慎曰即今班枝花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王褒關山月風多暈更生尚自露寒花未開蝙拂簾旌終展轉道源注南史都世隆命典籤李黨取筆箱蘆旌鼠翻窗網小驚猜招魂網戶朱綴劉曰綴網於戶上以朱綴之程大昌曰網戶爲透窗透銀鏤網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欞窗網之蓋以護鳥雀者元微之詩網索西廂太液池是也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柳惲起夜來曲颯颯秋桂響悲君起夜來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舊唐書交城縣屬太原府隋分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武威公王茂元也本集偶成轉韻詩武威將軍使中俠

信陵亭館接郊畿一統志信陵亭在開封府城內相國寺南本魏公子無忌勝遊之地舊有亭按茂元乃鄜坊節度使王栖曜子故以信陵擬之幽象遥通晉水祠道源注水經注晉水有唐叔虞祠有涼堂雜樹交蔭希見曦景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晉川之中最爲勝處日落高門喧燕雀風飄大樹撼熊羆埤雅熊好舉木引氣爾雅注羆猛憨多力說蒲對木新蒲似筆思投日後漢書班超爲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乎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靡靡以成茵漢書丙吉馭吏嗜酒醉嘔丞相車上西曹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山下祇音支一作只今黃絹字魏畧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甥齏臼楊修讀之即解行三十里乃答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齏臼受辛器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修合淚痕猶

墮六州兒用墮淚碑事按茂元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會昌中授河陽軍節度舊書地理志忠武軍管許陳蔡三州河陽軍管孟懷衛三州故曰六州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西漢書詩作風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葉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唯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困一作病幽興暫江鄉搖落真何遽交親或未忘一帆彭蠡月數雁塞門霜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萬

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驊騮憂老大鶗鴂妒年芳說文鶗鴂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楚詞恐鶗鴂之先鳴兮使衆草爲之不芳○香曰意有所指密竹沉虛籟按章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故此有密竹之句又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詩風過迴塘萬竹悲孤蓮泊晚香如何此幽勝淹臥劇清漳

西崑發微卷中終

西崑發微卷下

崑山吳　喬修齡註

門人徐時乘　殷珮　徐栝　校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羇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列仙傳：王子晉善吹笙，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湘瑟秦簫自有情。喬曰：此必悼亡王氏之作。

玉山

喬曰：當時權貴未有如綯者，此詩宜為綯作。

玉山高與閬風齊，穆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至於群玉之山。玉水清流不貯泥。尸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沈約詩：玉水記方流。○喬曰：極言綯美。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喬曰：言其炙手。珠容百斛龍休睡，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桐拂千尋鳳要棲。詩疏：鳳凰非梧桐不棲。○喬曰：二語言君相相得。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三十國春秋：涼州郭安盜發晉文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喬曰：即贊薦子直名之意。

曲池

喬曰：此詩似與綯遊觀時作。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淳于髡傳：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張蓋欲判（析全）江灩灩，搜神記：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迴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喬曰：首二句謂白日難不可知，黑夜更何從；料六二句在未別時預憂分隔，張蓋判時也，判者搖之而去也；迴頭別後也，望者去而不忘也。即此大是不堪，何必蘇李胡漢之別乃足悲乎。

可歎

喬曰：此詩似與綯宴歸而作。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受曰：得會為幸，未別而憂，情意可知。梁家宅裏秦宮入，梁冀傳：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趙后樓中赤鳳來。飛燕外傳：后所通宮奴燕赤鳳，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是日，連臂蹋蹋歌赤鳳來曲。○喬曰：此與賈氏宓妃二語同意，皆非艷詩也，言綯進用匪人。冰簟且眠金鏤枕，杜甫詩：恩分夏簟冰。洛神賦注：東阿王入朝，帝示甄后玉

鏤金帶枕。○喬曰：述別後衙處情事。瓊筵不醉玉交杯。李白序：開瓊筵以坐花。○喬曰：瓊在席，已不能醉。宓妃愁坐芝田館，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洛神賦：秣駟乎芝田。用盡陳王八斗才。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可繼也。○喬曰：宓妃似比綯，陳王似自比，愁字倒句也，順之則在宓字上，乃自謂耳。綯之恨義山亦淺，夫常事既似而不絕交，宴接慇懃以侮弄之，有送鉤射覆等事，則披府瀝阻，為可畏矣，是以君子惡之。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喬曰：自嘲自解之詞。因循依附，受黃元之辟。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醆芳醪不得嘗。戰國策：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酒，右

手書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喬曰絢文今孤畫蛇成矣又增茂元乃蛇足也

宮詞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 樂府有梅花落 涼風只在殿西頭 喬曰有警絢意

柳

爲有橋邊拂面香 李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 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 喬曰假以玉樹比絢柳自比

亂石 補註曰左傳隕石于宋隕星也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減雨痕生不須併礙東西路哭殺廚頭阮步兵 晉書阮籍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未二語窮途之悲○喬曰詩有此刺其爲絢乎

少年 喬曰命題亦小兒詩之類似乎有爲之作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 東觀漢記馬防援之子也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發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喬曰宣封假爵楚鞠章平之拜 直登宣室螭頭上 漢書注宣室未央前殿正室又曰丹墀上之階曰螭頭唐會要唐左右二史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坳處號曰螭頭 橫過甘泉豹尾中 關輔志甘泉宮一曰雲陽宮一曰林光宮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本秦造漢武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揚雄傳雄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八十一乘最後一乘懸豹尾○喬曰直登螭頭橫過豹尾言恣橫也與宣宗宰相可謂有識之語實合 別館覺來雲雨

夢殘門歸去蕙蘭叢 喬曰府絢廣引牛李私人 灞陵夜獵隨田竇 漢書文帝葬霸陵注在長安東南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竇嬰皆外戚 不識寒郊自轉蓬 喬曰似比刺絢權勢炤不引孤寒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更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 水經注馳水出五婦侯亦曰潼水南逕梓潼縣自縣西逕涪城東又南入涪水元和郡國志梓州郪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 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喬曰溫飛卿以玉跳脫對金步搖宣宗有意拔擢絢抑之意者義山亦有此事故第三聯云厭爭絢之忌才無往不極也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 七國謂漢景時七國隋明餘慶詩三邊烽亂驚 十三身襲富平侯 漢書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延壽嗣延壽卒子放嗣放敬武公主所生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韓嫣以金爲彈丸一日失數十每出兒童隨之長安語曰苦饑寒逐彈丸 却惜銀床在井頭 樂府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吳曾漫錄山海經昆崙山九井以玉爲檻銀牀者以銀作欄猶所云玉檻耳名義考梁燕非井欄乃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用以汲水 綵樹轉燈珠錯落 開元遺事韓國夫人上元夜然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百里皆見 繡檀回枕玉雕鎪 拾遺記魏明帝撿寶庫中得一玉虎枕頭單眼圖所鏤其領下有篆書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共枕之是殷時遺物也帝林王武于從荊州來茲歎裘之平于恒持玉枕以自防古詩玉枕龍鬚席郎寢何處寐魏鄴賦不無犀鏤 當關不報清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喬曰言襲封覓是爲絢

東阿王 魏志明帝太和二年徙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

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鄴中故事魏武帝遺令諸子曰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婕妤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君王不得爲天子◎魏志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遂定爲嗣

半爲當時賦洛神◎喬曰後二語似有譏壽王凡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不自一年而竟致一生顛頗此獲倘之事宜於日則薄德而忘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偷之語之予若論救貴丕爲世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辭詩便以薛王壽王同宴譏刺義山何異癡夫以菽麥服荊草紫芝乎

五松驛 按白氏長慶集有望秦赴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賈誼有過秦論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旣斬斯高後◎喬曰似有刺尋被樵人用斧斤◎喬曰義山卒時綯正貴顯意者遙詛之詞並及其用事者乎

蜀桐 補註李賀詩吳絲蜀桐張高秋

玉壘高桐一作梧拂玉繩◎上含霏霧下含冰◎潘岳賦天霏霏以垂霧枉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壞陵◎苑英華作廣琴操十二曲曰壞陵伯牙所作壞一作懷應璩與劉郎書聽廣陵之清散○喬曰此種詩以爲必刺令狐則固以爲全不相干又恐沒作者之意且曰拂玉繩義山不至趁韵也今日讀之只在疑似間耳

杏花 秀曰此三詩寄意無所見以長孺示叔收之編末

上國昔相知◎秦中記唐人舉進士會杏園謝之櫻花宴亭亭如欲言◎異鄉今暫賞◎脈脈豈無恩◎援去聲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注援衛也墻高月有痕◎爲含無限意◎遂對英華作到不勝繁◎仙子玉京路◎靈樞金景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爲之天也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太霄隱書無上大道君治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主一作佳人金谷園◎水經注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幾時辭碧落◎度人經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注東方第一天中有碧霞遍滿是名碧落誰伴詠黃昏◎鏡拂鉛華膩◎洛神賦鉛華弗御善曰博物志燒鉛成胡粉爐藏桂燼溫◎拾遺記王母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張華詩尺盧重尋佳終應催竹葉◎張衡七辯玄酒白醴蒲萄竹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先擬詠桃根◎王獻之桃葉歌桃樹連桃根莫學啼成血◎禽經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從教夢寄魂◎吳王採香徑◎方輿勝覽姑蘇靈巖山有西施採香徑

失路入煙村◎此詩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語可見○陳帆曰此詩疑爲令狐拼筆而作援少風多墻高月痕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門墻甚峻也下遂言含意欲申因對此發之仙子二句言所思之人如在玉京金谷今乃辭碧落而過黃昏拂鏡爐燼揮稱命詠誰爲伴此者乎末四句言不必悲啼或夢魂稍可相感夫此花芬香可採奈何使之埋沒於郊村耶詞旨更婉當與集中獨居有懷等作參看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疎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沉◎數急芙蓉帶◎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爲帶石榴裙頻抽翡翠簪◎後漢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后入廟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花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梁簡文詩曰黑葉黃頒鳳搖翡翠簪柔情終不遠◎遙妒已先深◎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花長遞淚◎箏柱鎮移心◎傳玄箏賦序設柱十二擬十二月梁王臺卿詠箏詩促調移柱

杜甫野王箏賦從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 見使嵩雲暮 漢武內傳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覺而告侍臣曰如我夢少君將舍我去矣 迴頭灞岸陰 王粲詩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漢宮

金殿銷香 鼓吹作閉綺櫳 一作 玉壺傳點咽銅龍 殷夔漏刻其為器三重圜皆徑尺於器下為金龍口吐漏水轉注 狂飆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 南史齊武帝以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聲早起裝飾李賀詩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豈知為雨為雲處只有高唐十二峯 補注曰香銷二句漢宮寂寞之況也狂飆二句榮枯不齊之嘆也斑竹二句言已之遭遇於君王如此乃雲雨承恩者只在高唐而不下逮其寵已於恩怨乎此等詩全是寓意

跋語

或問曰無題之為令狐綯而作有顯徵乎喬曰新舊本傳寧非顯徵問日本集亦有徵乎喬曰自拾遺至學士詩題皆稱其官獨不及侍郎丞相可知紫府玉山之類初曾有侍郎丞相之稱暨後絕交盡易為無題也題無侍郎丞相豈非本集之顯徵也哉

西崑發微卷下　終

西崑發微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喬撰喬一名殳字修齡太倉人是編乃所說李商隱詩按唐書商隱傳稱與溫庭筠段成式俱以四六得名號三十六體則商隱所作別無西崑之名楊億西崑倡酬集序稱取玉山冊府之義名曰西崑則西崑之名又非商隱所作此書標題先已失考其所說凡無題之詩又無一不歸於令狐綯如錦瑟一首劉攽中山詩話以為令狐楚青衣之名其說本謬計有功唐詩紀事稱為令狐丞相青衣蓋沿此文特省書楚名耳喬不考其源但據丞相之文亦執為綯之青衣他如少年一首明言外戚平羌第一功富平少侯一首明言十三身襲富平侯可嘆一首明言趙后樓中亦鳳來與綯何與皆鍛煉入之然則柳枝五首非商隱明作一序亦必謂為綯作矣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首一卷

〔唐〕李賀撰 〔清〕王琦彙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氏寶笏
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長吉歌
詩彙解五卷》提要

李長吉詩編稽唐宋兩史藝文志及鄭氏通志畧皆曰李賀集後人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故題曰昌谷今稱李長吉歌詩從吳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按昌谷在洛陽地誌多失載詩中原註謂昌谷與女几山嶺坂相承山即蘭香神女上昇處其谷東有附之福昌宮爲按其地皆在今河南宜陽縣中宜陽于唐宋時爲福昌縣故王氏困學紀聞謂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張文潛有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居詩及福昌懷古一章專指長吉宅而言皆灼然可據注者數家俱畧而不考或且因詩中有隴

西長吉之辭遂妄擬以爲地在隴西謬解紛如反爲疣贅又樊川序中反覆稱美愉其佳處凡九則後之解者祇拾其餘唾發揮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以爲端緒煩辭巧說淺爽尤多今集所見諸家箋註删去浮蕪而錄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訛舛難可意揣寧缺無鑿期于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不明而反墮冥冥霧霧中也長吉下筆務爲勁拔不屑作經人道過語然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于漢魏古樂府朱子論詩謂長吉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

太白之詩世以爲飄逸長吉之詩世以爲奇險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顧謂其與太白相去不過些子間蓋會意于比興風雅之微而不賞其彫章刻句之跡所謂得其精而遺其麤者耶人能體朱子之說以探求長吉詩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辭漢魏古樂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義之旨庶幾有合所謂鯨呿鰲擲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駭夫觀聽哉

乾隆二十五年冬至後七日西泠王琦琢崖氏記于平安里居之寶笏樓

評註諸家姓氏爵里考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少登陸象山之門景定壬戌以太學生廷試對策忤賈似道抑置丙第後以薦除太學博士不起有李長吉詩評

吳正子字西泉將代爵里未詳有長吉詩箋註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明嘉靖中以諸生入總督胡宗憲幕府有昌谷詩註

董懋策爵里未詳有昌谷詩註合徐註刊之

曾益字謙甫山陰人有昌谷詩註（李維楨王思任皆爲作序蓋其同時人也）

琢崖王君編注李長吉歌詩落成用同林倡和韻以獎其美　趙　信

樂府才名張與王爭如李氏擅彫蓄千秋甄解文中子一代奴騷協律郎莫信舊章投溷廁長留絃管在歌堂靈風呵活真神筆纂緒希功詎可忘（余希之有昌谷詩注殷稱精贍惜未得一見）

意林趙君賜詩過獎昌谷詩解因次原韻用誌感謝　王　琦

疏慵不稱事侯王日爲編摩兩鬢蒼句漫追韓太傅疑書難訪蔡中郎長愁錯謬同燕說那意流聞到錦堂慚愧荷君昌歜嗜贈言珍重豈能忘

琢崖次韻見荅謙謝再用前韻寄之　信

箋疏精贍昔推王（王逸注騷分疏句下）亦淹博如君敢雅蒼仙鬼才華窮二李（前注太白集已行世）時流名譽過三郎高懷嘉與闢天地妙諦真詮滿室堂擬盡秋雲拂塵鏡從敎事釋意無忘

次和意林再用前韻之作　琦

詩教誰能繼素王清才時復除穹蒼雄跨天寶騎鯨客籍甚元和乘鼈郎諷興直堪趨大雅奇音允合奏明堂緜生解詁殊毛鄭祇作烟雲過眼忘

李長吉歌詩目錄

首卷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李長吉歌詩首卷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緒端臣較

李長吉歌詩敘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

今本昌谷集只四卷疑即沈氏所得離爲四編之本也其詩皆出自長吉手授非他人撰拾編次者無真贗雜陳之患可知矣劉後村作昌谷集題跋曰樂府推李賀最工張

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余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于世者絶少予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凡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見不遺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頗伯被作李長吉詩辨曰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敘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求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溷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于心的有所據而于世一無所與者乎失以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投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于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則傲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譏者之翻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譏則同要其得投擺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秋存雖梨世之所欲傳而並數然自去之者也二文慧論皆確後村似未見杜序而辨解賭合伯徵則全本之杜序然以杜爲長吉執友誤矣又賀將卒時以平生所著歌詩授沈子明今讀其文似以歌詩授之杜者則亦未嘗細檢杜序始所謂得其精而忘其粗者與但今世所傳諸本有二百十九篇者有二百四十二篇者與序中所載之數不合恐亦不能不爲後人淆亂矣

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嘗恨想其人詠味其言止矣子厚于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

公曰公于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致復辭勉爲賀敘終甚慚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壠不足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

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北夢瑣言予嘗覽李賀歌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于時非後予奇章集中見杜黨譏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以理即奴僕命騷可也是知通論若符不相遠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為其敘劉須溪曰舊看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澀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也以杜牧之鄭重為序直取二三歌詩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吉者矣謂其理不及騷未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騷亦非也千年長吉子甫如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嘗嘔心何也又曰樊川反覆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為辯若眼前語衆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歟琦按須溪二說蓋欲翻杜序中語耳杜于全集中特提出二詩是謂其能探尋前事為古今未嘗經道者上下文意驟然未嘗祇取二詩而盡棄其餘也須溪以為直取一二歌詩而止而盛其未嘗讀長吉詩予乃謂須溪未能細讀牧之序至于理不及騷自是長吉短處乃謂賀所長正作理外是何等語耶觀其評賞屢云妙處不必可解試問作詩至不可解妙在何處觀古今才人嘆賞長吉諸詩歎賞其可解者乎抑歎賞其不可解者乎欸賞其在理外者乎抑歎賞其不在理外者乎予謂須溪評靜疑謂後人正復不少而自附于長吉之知己謬矣朱潛溪嘗嘗劉氏評詩如解翁藥評終不能了了可闌知言世之耳食者嘉非奇僻過人出自前人之筆不惟不啟異同文從而附述之是不可以不辨也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敘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㶿㶿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阯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叢蓧坐于積水之旁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秃躁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玉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冬日有懷李賀長吉　戴叔倫

歲晚齋居寂情人動我思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詩
月冷猿啼慘天高雁去遲夜郎流落久何日是歸期

讀李賀歌集　僧齊己

赤水無精華荆山亦枯槁元珠與虹玉璨璨李賀抱

清晨醉起臨春臺吳綾蜀錦胸襟開狂多兩手掀蓬萊珊瑚掇盡空土堆

福昌懷古　張耒

少年詞筆動時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獨愛詩篇超物象祇因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李賀宅）

讀李長吉詩　李綱

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鎪騎驢適理外五藏應爲愁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遺編尚如此歎息空搔頭

于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
十四舊唐書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
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搆自目
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
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
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
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
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輒怒曰是兒要嘔
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

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警邁絶去翰墨畦
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
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遊者權璩楊敬之王恭
元每撰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
鮮焉新唐書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
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見賀所
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
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
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
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
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
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内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
避家諱韓公特著諱辨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太平廣記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
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于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
聞天下以父名瑨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于太常官
年二十四其母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
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
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

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
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
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
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圃搆新宫名曰白瑤
以某榮于辭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宫記帝又
作凝虚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
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
解太平廣記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于縉
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稹年少

以明經擢第亦工篇什常願結交賀一日執贄造門
賀攬刺不答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
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
科目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晉不合
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
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劇談錄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
兄與賀爲筆硯之舊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
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
作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彌年絶跡李公

怒復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
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
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幽閑鼓吹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吐地者三俄而文成三
篇文筆嘆駭雲仙雜記
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
宗此二人因話錄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轆薄廳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
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
定相命之優劣矣因話錄

李益長于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冊府元龜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
出樂人輒以重賂購之樂府稱爲二李唐書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
時有遺賢不霑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
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
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
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
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
遺勅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容齋三筆

詩評三十二則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
才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
鬼仙之詞耳滄浪詩話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仙詩鬼詩皆不堪多見多見
則仙亦使人不徹鬼亦使人不驚嚴滄浪評李太白詩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
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鯤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

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紀事）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朱子語類）

李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才太白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于少理（歲寒堂詩話）

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序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飛香走紅滿天春（上雲樂句）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飲酒句）蹋天磨刀割紫雲（紫石硯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唐詩紀事）

元和歌詩之盛張王樂府尚矣韓愈李賀文體不同皆有氣骨退之第作前賢稱之詳矣若長吉者天縱奇才驚邁時輩所得離絕凡近遠去筆墨畦徑嗚呼使假之以年少加以理其格律當止是哉（唐詩品彙）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滄浪詩話）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于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漁隱叢話）

或問陸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巨眼或未許之何也放翁曰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眩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于用無有也予謂賀詩妙在興其次在韻逸若但舉其五色眩耀是以兒童才藻目之豈直無補已乎（蓮竅光譯雅）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惟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奴郎之隔耳○譚友夏云詩家變化盛唐已極後又欲别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吉一派（毛馳黃詩辯坻）

臞翁詩評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詩人玉屑）

李長吉詩奇而入怪（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篇章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珊瑚鉤詩話○李嵩岑曰此語未盡然雁門悲壯銅仙哀怨黃家洞黃土征行足垂勸誡亦平淮夷雅之一也）

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蓋雕琢肝腸已乖衞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邢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周益公平園續稿）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劌鉥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無梁棟知非大廈也

○李賀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麓堂詩話）
鍾伯敬稱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壽相此評極妙譚友夏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詩辯坻）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王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原自渾老（雅倫）
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摭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

同誰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楊升菴外集）
李賀金銅仙人歌魏官牽車指千里牽與轄相近車轄相閡而行也世多不識此字瀾作牽牛之牽詩林猶能存此字形而本集中反多謬矣（淵雅）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爲好語也（容齋續筆）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楊升菴外集）
唐人詩曰是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吾有取焉（薛敬軒讀書錄）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迫長吉之語（彥周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

功之句予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漁隱叢話）
李長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綳蕭固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徐冬序錄）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决非相爲剽竊（漁隱叢話）
世目李長吉爲鬼才夫陶通明博極羣書恥一事之不知曰與爲頑仙寧爲才鬼然則鬼才豈易言哉長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許昌黎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似之

骨之草木臭味也由其極思苦吟別無他嗜阿嬰所
謂嘔心乃已是以隻字片語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
經道而實皆有據案有原委古意鬱浡其間其庀書
寫其裁豎當其結撰密其鍛鍊工其手腕避其骨力
健典實不浮聲藻有序雖詰屈幽奧意緒可尋要以
自成長吉一家言而已杜樊川序謂騷之苗裔令未
死且加以理可奴僕命騷未為不知長吉亦未為深
知長吉詩有別才不必盡由于理詩號騷論朱子以
屈原行過中庸辭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不可
為訓林應辰則以詞哀痛而意宏放興寄高遠如崑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七

崙閬風西海陰阜之類頫莊氏寓言劉舍人指其詭
異譎怪狷狹荒淫四事異乎經典而自有同乎風雅
者驪詣絕殊微極命庶物力奪天巧渾成無跡長吉
則鋒穎太露蹊徑易見調高而不能下氣峻而不能
平是于騷特長擬議未臻變化安得奴僕騷也傳稱
其細瘦通眉長指爪貌與人殊而諸樂府亦若九歌
東皇太乙以至國殤禮魂諸體信乎其為鬼才矣或
言元微之以詩謁長吉日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微之
怒以父諱事阻其進元係同時是長吉前輩讒或失
真然以彼其才目睹中寧賢後之屬者海內稱詩以

元白為宗鄙但枯淡稚弱猥雜嗇委巷歌謠之不如
間奇為長吉鬼語而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
點塵奈何率爾信臆信口無所取裁妄自攀附猶假
于假鬼面效鬼聲相戲相恐也終身論贊鬼趣才何
有焉（李維楨昌谷詩解序）
有明傳秀才之賞則必有崩雲渺雪之驚有練川楷
陸之平則必有雁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誥之正則
必有竹墳石鼓之奇有魯論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
蒙莊之幻窮則必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
理也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八

其體幾于一管之吹矣李賀以僻性高才拘湯盱眼
跳梁其間其最稱筆硯知者鏡深纓隱之韓愈而所
極賤隸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生空一世世
亦以賀為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
之甚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傲怨毒人將姓氏不容
人間世矣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為嘔心之語日益高
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辭何至相嫌
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變為晦
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谿
刻法當天荒頹其實心千古涉目萬書嘆絕纖巧撲

地絶塵時而蛩吟時而鶗鴂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𤈶雲時而碧燐鬥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甘遯世之悶即杜牧之躡接崑崙猶以爲殊不能知也王思任昌谷詩解序

李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臺慟興亡歎桑海如與今人語今事握手結胸愴淚漣洏也賀亦嘗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爲使賀獨有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蘇之爲仙今千年學士乃畏之爲鬼以爲仙則賀死而生以爲鬼則賀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

不在二十七年之後乃在二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借諱錮身投溷掩名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贊愛賀自以爲知賀之人也劉會孟曰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既以外理又不近人有物如是者矣但鬼而已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復生唐人已惡之爲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葬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既畏之爲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是謂鬼定不死也故生死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者此千年來擠賀於鬱番沈屯中非死非生若魘不興者終不能豎眉吐舌噀血雪腸于天日之前是賀所大苦也乎李世熊昌谷詩解序

李長吉才人也其詩詣當與楊子雲之文詣同所命止一緒而百靈奔赴直欲窮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窮人以所不能解當時嘔出心肝已令同儕辟易乃不知己者動斥之以鬼長吉掉不受也長吉詩總成其爲才人耳儻得永年而老其才以暢其識與學之所極當必有大過人者不僅以才人終矣方拱乾昌谷集註序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爲之感憤流連士何不幸而

生元和之時哉李賀阨於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可謂愛賀矣然讒者百而愛者一是愛不勝讒也古今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離騷則愛者且千萬人讒何傷賀才學騷者也而處時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相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之庭而考之史卒無聞焉或曰中原時當用兵無事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即愈之身一貶陽山再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賀遠

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死豈不悲哉或又曰賀之厄于讒宜也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辭歷賀嘗半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誕之辭以致忌者投詩溷廁斯已過矣曰非也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鎮之專權也閹官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澀諸琢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其言既無人爲之紬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

宋琬昌谷集註序

世之苛於律才人與才人之苛于律世兩相厄也人文淪落之日處才難人文鼎盛之日處才尤難屈原賈誼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處才之受困又同楚襄漢文殆猶霄壤離騷鵩賦後先同悲然則才不問時代而所遇皆窮天亦何必重生此才爲詩人困耶詩三百篇大抵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續詩也屈賈誼以騷續詩是以詩續詩也是又以詩續春秋也其辭異其旨同也唐取士以詩是不欲詩亡也是將欲續王風非欲續騷也而唐之才人歷數百年爲粹麗終唐之世才最傑者稱兩王孫焉嗟乎唐之祖宗創制立法以網羅奇俊冀無一失其雲礽秀出宜爲舉世所推坐致通顯乃遜其福于祖宗者即厄其遇于子孫吾何能不爲李白李賀惜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騷白近乎騷者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騷爲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予白以鬼予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白與賀俱不遇而一時英賢蔚起泥者出其中愛者出其中卒至廢棄寢滅而以賀視白則白之處天寶也不較愈于賀之處元和哉白于至尊之前尚能趾䠊

驕橫徵指隱擊一時宮禁欽仰亦足傾倒一世其擠之也不過一閹人婦子耳乃賀以年少一出即攖塵網姓字不容人間其擠之也則皆當世人豪爲賀之孤憤恨不即焚筆硯何心更事雕繢以自喜乎且元和之朝外則藩鎮悖逆戎寇交訌內則八關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有志之士即身膺朱紫亦且鬱鬱憂憤矧乎懷才亢處者乎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其孤忠沉鬱之志又恨不伸紙疾書纚纚數萬言如翻江倒海一一

指陳於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勢有所不能也
故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
中當世之隱倘不深自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
遠愈入愈出愈微愈減藏哀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
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不能所從來不已弄一世之
奸雄才俊如聾瞶喑啞且令後世之非者是者惡者
好者不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真心又安得其所爲
是非好惡之敢心哉（姚文燮昌谷詩註序）
昌谷生二十七歲然無年譜可考第按之杜牧之序
則太和五年稱賀死後十有五年矣自太和五年溯

之是賀卒于元和之十二年丁酉又自元和十二年
溯之是賀生于建中之二年辛酉（琦按長吉之生當在貞元七年辛未數至元和十二年丁酉恰二十七年也若云生于建中二年辛酉多卻十七年矣）歷德宗順宗
憲宗三朝詩多感諷誹怨當世忌之者多故不敢自
係以年且皆早卒又爲中表所酗以其詩投溷厠中
即沈公子明所集四編亦皆散亂無次如高軒過一
詩乃賀七歲時爲韓員外皇甫侍御過其家使賦者
也而編之三卷中可知其參帙之不足憑矣　詩至
六朝以迄徐庾騷雅淡飄淺失殆盡正始之音没于
浮靡識者傷之唐詩自開元天寶而后愈趨卑弱元
白才名相埒其詩爲天下傳諷當時號爲元和體人
競習之類多淺率靡蕩而七言近體尤甚至閭老嫗
之可否于竈下博才子之聲譽于禁中賀心許之乎
當元稹謁賀賀呵之曰明經中第何用謁爲豈真薄
其爲明經耶薄其競趨時名以此中第也故力挽頹
風不惟不知有開寶并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
劉再生于狂瀾之際斯集惟古體爲多其絕無七言
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近體爲不可救藥而姑置
之不議論也夫以起衰八代之昌黎與皇甫諸公儼
然先輩乃獨降心于隴西一孺子則知昌谷起衰之

功不在昌黎下已　抱樸子曰襲貴逸之量者不矜
風俗以立異至若立異而使人斥爲神鬼也昌谷過
矣雖然峋嶁石鼓音義井然世間安得有奇即有奇
亦安得有不可解者余謂昌谷無奇處原無不可解
處第世人患耳食而胸無定識遂徇聲逐影究如夢
中說夢終屬恍惚晦菴先賢大儒也其註詩猶有譏
焉者謂其拘于鄭聲淫一語而淫女子衿皆指爲淫
爲毋惑乎世之註昌谷者拘于小鬼蛇神一語直欲
繪一獰猙幻怪之狀以爲昌谷也廬山真面目終不
可見矣（姚文燮註昌谷集凡例三則）

首卷終

李長吉歌詩卷之一

錢塘 王琦琢崖纂解

思誠縕山較

李憑箜篌引

楊巨源有聽李憑彈箜篌詩曰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又曰花咽嬌鶯玉漱泉名高半在御筵前漢王欲助人間樂從遣新聲墜九天李憑蓋梨園弟子工彈箜篌者也舊唐書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通典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絃豎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考箜篌之器不一有大箜篌小箜篌豎箜篌臥箜篌鳳首箜篌數種龍謂中二十三絃一部如憑所彈者乃豎箜篌也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

絲桐咏其器高秋咏其時空山凝雲咏其景江娥啼竹素女愁咏其聲能感人情志絲之精好者出自吳地故曰吳絲蜀中桐木宜爲樂器故曰蜀桐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博物志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以涕揮竹竹盡斑史記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乃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江娥一作湘娥

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

玉碎狀其聲之清脆鳳叫狀其聲之和芙蓉泣狀其聲之慘澹蘭笑狀其聲之冶麗韓詩外傳玉出於崑山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劉勰新論秋葉汍露如泣森花含日似笑文獻通考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指成韻若鶴鳴之嘹唳玉箏之清越者也與此詩語意略同○崑山一作崐山香蘭一作闌香

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

上句言其聲能變易氣候即鄒衍吹律而溫氣至之意下句言其聲能感動天神即闕北湊樂而天神皆降之意三輔黃圖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天闕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絲一作絃融一作雙非

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淮南子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吳正子註言箜篌之聲忽如石破而秋雨逗下猶白樂天琵琶行銀瓶乍破水漿迸之意琦詳詩意當是初彈之時凝雲滿空繼之而秋雨驟作泊乎曲終聲歇則露氣已下朗月在天皆一時實景也而自詩人言之則以爲凝雲滿空者乃箜篌之聲遏之而不流秋雨驟至者乃箜篌之聲感之而旋應似景似情似虛似實讚者徒賞其琢句之奇解者又昧其用意之巧斷然明白之辭而反以爲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謬矣

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

言其聲之精妙雖幽若神鬼頑若異類亦能見賞搜神記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所謂神嫗疑用此事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所謂老魚跳波瘦蛟舞殆用此事○神山一

作坤山

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

言賞音者聽而忘倦至於露零月冷夜景深沉尚倚樹而不眠其聲之動人駭聽爲何如哉吳質三國時人考魏志魏畧中所載事跡與音樂不相涉劉孝威箜篌賦云名啟端于雅引器荷重于吳君豈即用吳質事而載藉失傳今無可考設賦寒兎謂秋月

殘絲曲

吳正子註此篇言晚春之景

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年少金釵客縹粉壺中沉琥珀

綠鬢年少指男子金釵客指女子縹粉青白色琥珀酒也李太白詩魯酒若琥珀又云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年少一作少年

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榆樹甚高大未生葉時枝間先生莢形似錢而小色白成串謂之榆莢俗謂之榆錢自後

葉生莢亦尋落春秋元命包云三月榆莢落晉書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南史庾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諭當陽公大心肩吾因逃入東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當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隋書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詞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倣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肩吾所作宮體謠引今不傳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

二句見臺城破後宮廢苑蕪之狀顏師古漢書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螢木腐蠹所化多生下濕之地故曰濕螢○螢一作蟄

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

容齋續筆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景定建康志臺城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所謂臺城也在上元縣東北五里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詩序言應和皇子設云應教文苑英華載庾肩吾詩有和晉安王游晚還京北樓同應教詩咏制兆槧扶詩來和汎舟漢水往萬山應教詩激篇陸樸詩樾劍遊銅龍亭華非鋼龍太子而飾

吳霜點歸鬢身與塘

蒲晚

塘蒲塘中蒲草也晚衰老也○塘蒲諸本作蒲塘非

脈脈辭金魚羈臣守迍賤

承上而言髮白身老不堪再仕當示羈棠孫守迍賤以終身也吳正子註金魚袋也矣錄予云魚袋古之符袋紋文帝易以龜唐改以魚長吉詠梁耶而用金魚恐是用別事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唐書權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居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爲爲中書舍人遷閔州刺史楊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累遷屯田戶部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敬之爲國子祭酒未衆兼太常少卿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唐書賀本傳言與賀遊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其交情之密可知矣此詩乃不得志而去出城後感寄之作

草暖雲昏萬里春宮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

異苑晉惠帝太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示弟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醁醽今夕酒緗帙去時書

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綠醽李周翰註醽醁酒名李善註湘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爲酒名曰酃酒張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錄之世稱醽醁酒昭明太子文選序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呂向註緗淺黃色也帙書衣也古人書卷之外有帙裹之如今裹秩之類

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

上句言病後幸存下句言人事多故底事猶言何事也○猶一作獨

何須問牛馬抛擲任梟盧

此言有司不能分別真材猶隨意大取之意李翺五木經王采四盧白雉犢甿采六開塞塔禿撅梟

毛羽自攏穎詩用此事當囚共婦臥病故與

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 上四聯皆言奉禮官舍景況此二聯乃懷昌谷山居也封字鎖字見主人不在之意土甑磁瓶類燒七爲之太平寰宇記段氏蜀記云巴州以竹根爲酒杯子爲時珍貴酒譜老杜詩醉倒終同臥竹根蓋以竹根爲飲器也庾信詩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棹一作棹

七夕

七夕 荊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乘明瞽古晉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

別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 別浦天河也以其爲牛女二星隔絕之地故謂之別浦俗傳七月七日天河隱故曰暗午夜謂牛夜如曰午之謂愁者長吉自謂時當七夕牽牛織女亦得聚會已乃中宵獨處能無愁嘆細玩末二句愁字之意自見從雙星眷解者非悲○別浦會本桃本作別諸

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 自帳誰南子烏鵲填河以成橋而渡織女兼是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初學記崔寔四人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太平御覽宋卜子陽閣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 分金鏡謂七夕之月狀如半鏡也亦暗影半女暫時會合仍復別離如鏡之分破不能當圓意玉鉤事未詳稽七夕故非有鄭采娘者夢織女遺一金針有蔡州丁氏者見流星隊筵上而得金梭有真如尼者見五色雲墜地化爲叢中有寶玉五事玉鉤事宿亦類此而今失傳耳舊詩以金鏡玉鉤俱解爲月如是則犯合鑿病矣況七夕之月初不似玉鉤形乎蘇小小錢塘妓女詳見後詩此詩是長吉當七夕之期有所懷而作者蘇小小借以喻所懷之人耳○更曾木二妹木俱作又

過華清宮 元和郡縣志華清宮在京兆府臨潼縣驪山上開元十一年初置溫泉宮天寶六年改爲華清宮一統志華清宮在陝西西安府驪山下唐太宗建以溫湯所在初名溫泉宮元宗改曰華清治湯爲池環山列宮帝每歲臨幸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

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斜 紫錢苔蘚之紫色者其形似錢

玉椀盛殘露銀燈點舊紗 點小黑也○舊曾本作綠

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 泉上芹芽即詩人黍離麥秀之意當明皇遠幸謂上之月泉上已有芹生況今日久不復返李其風說之流宮宜矣一結深存不盡之致曾流訛元宗龍楊太真任安祿山以致胡亂紫塵走蜀故曰蜀王寫讀判意琦謂以本朝帝主而稱之曰蜀王終是長吉久理處

送沈亞之歌 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 文獻通考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辭得名嘗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常府名羅所稱許云通典唐頁上之試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第唐書選舉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樂府詩集凡諸調歌辭疏以一帝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鑒五解之類也○送見本姚山期本俱作勞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 吳興郡即湖州唐詩紀事以沈亞之爲吳興人文獻通考以爲長安人觀此詩則通考說也古樂府青驄白馬紫絲韁斷字疑訛

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雄光寶礦獻春卿烟底驀波乘一

葉

書葉書籍也大業雜記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如牒然今呼爲梵夾胡三省通鑑註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實嵌金銀璞石也言沈之書于短葉者栽栻猜犛狀若梵夾猶之金銀實璜其光雄雄不可捲翅獻之春卿宜無不收之廻白帖禮部亦曰春卿携越川也言其乘一葉扁舟越波濤而至也湘川記繞川行舟遠望若一樹葉

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携笈歸江重入門劳劳誰是憐君者

言禮部選取人材當白日之下而去取不當以沈之君而不能中第猶之見黃金而棄御之遇龍馬而解放之其失人亦甚矣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江姚仙期本作家

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三走暗用管仲三仕三見逐之事待旦俟明也事長鞭謂着鞭策馬歸去還轅謂復至京師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以秋月

爲秋律本此通典大抵選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故岑參送杜佑下第詩云還須及秋賦是也此詩紀將歸之景則云滿陌桃花望良友之來則云還轅秋律居然可知蓄解紛紱求爲允當○壯夫姚經三本作丈夫

詠懷二首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此篇蓋借司馬長卿以自況也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見閑居幽靜之意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見室家相得之好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謂已在時上之人皆棄而不用至身沒之後見其遺書而反思之以施用於世也史記司馬相如字長卿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孝王卒

相如歸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于是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名之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相如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與卓氏婚饒于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漢書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金泥以水銀和金爲泥以封玉牒者

其二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頭上無幅巾苦蘗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長吉每旦騎驢出遊遇有所得即書投錦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所謂日夕著書是其事也其母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其苦吟若是故方年少而已見白髮自笑用心過勞非養生以致壽考之道當知自悔科頭野服隨意自適如清溪之魚飲水從容乃得相宜何爲役役而稿死于文字之間乎詩小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宋書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所謂幅巾者不著冠幘以一幅之巾裹其頭蓋取其便適而已苦蘗黃蘗木皮也其味甚苦故曰苦蘗可以染黃色田野人家多用之○著書二姚本作看書相宜吳本作自宜

追和柳惲

按梁書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仕至吳興太守嘗作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復應晚不道新相知只言行路遠吳正子以長吉追和皆必是此篇故首有汀洲白蘋之句令細按之二詩意不相類恐追和者另是一篇

雲撲天地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些王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也軍

裝宮妓掃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

梨花落盡成秋苑言鑾輿隨幸曲水從行宮妓隊作軍裝錦旗搯颭于夾城之中一去末歸有無限臨闕而宮苑之中梨花滿森寂寞人蹤雖當春盛之時却似深秋之景杜牧之阿房宮賦云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亦是此意揚雄甘泉賦振殷轔而軍裝顏師古註軍裝爲軍戎之飾裝也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曲水即曲江太平寰宇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鑿名爲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胡三省通鑑註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曲州在漢爲樂遊園梨樹二三月開花色白而六出繁盛如雪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

氳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閒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

驚飛墮紅殘萼暗參差香雨雨自花間而墜者故有香膩葉葉之肥大者蟠花花之叢結者金塘石塘也以石爲塘喻其堅固若以金爲之劉楨詩菡萏溢金塘李善註金塘猶金堤也碧漪漪水文也老景謂景色入夏無繁華之態驚飛謂花之飛舞暗參差謂花已落盡惟有青枝綠葉互作參差而已詩家以花處謂之明葉茂謂之暗○青氛氳曾本姚經三本作青氤氳一作迴漪氛沉重一作沉帖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以雕玉爲飾作門簾之鎮押漢武故事以白珠爲簾

玳瑁押之古詩游牛押簾風不起蓋其類也輕縠薄紗也以輕縠爲簾帷籠于虛門之中此狀初熱之景○簾額曾本作簾上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紋本草凡井以黑鉛爲底能清水散結人飲之無疾又井水以平旦第一汲爲井華水回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

羅袖從徊翔香汗沾寶粟張衡舞賦翻若飛燕袖如回雪吳正子註空綠猶碧落也香汗沾寶粟微汗沾漬如粟粒也梁簡文帝詩香汗浸紅紗○羅袖從徊翔一作羅縠從風翔

六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疏霜簟秋玉裁生羅以爲帔其潔白似拂疏霜伐湘竹以爲簟其光滑似憑秋玉下句承上句而究言之方言帬陳魏之間謂之帔音披[illegible][illegible]舜死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一本少帔字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

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山海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枕中

書祝融氏爲赤帝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吳正子註雲渚天河也好花生木末

衰蕙愁空園傅玄怨歌行芙蓉生木末○空園一作故園夜天如玉砌池

葉極青錢雲氣碎淵月光映之狀如玉砌此景秋冬多有之杜子美詩點溪荷葉疊青錢僅

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晉子夜四時歌反覆華簟上屏帳了不施顏師古急就篇

註織竹爲席謂之簟太平寰宇記設氏蜀記云渝州出花竹簾爲時所珍曉風何拂拂北

斗光闌干古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闌干橫斜貌

八月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向壁燈垂花

簾外月光吐簾內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蟲緝絲謂莎雞其鳴聲如紡緯或曰謂蜘蛛○孀妾一作宮妾緝絲一作織絲簾內一作簾中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

三輔黃圖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八月時螢火尚有飛者至九月則散藏殆盡○散螢一作散雲

月綴金鋪光脈脈涼苑虛庭空澹白

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李善註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呂延濟註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鏁以貫鎖韻會鋪說文云著門鋪首也增韻云所以御環者作龜蛇之形以銅為之故曰金鋪

露花飛飛風草草翠錦斕斑滿層道

翠錦斕言草木經秋葉老紅黃間雜于青綠之中斕斑如綿錦也層道路側高下不齊望之如有層級者○露花一作霜花

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疏桐

周禮雞人大祭祀夜呼旦

以嘂百官漢官儀宮中不畜雞衛士候于朱雀門外專傳雞唱李太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後周明帝詩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

漏刻之法以銅壺貯水置箭壺內刻以為節令水漏而刻見以驗晝夜昏明之候玉壺銀箭言其飾之並美江總雞曲虬水銀箭莫相催稍難催言漏水漸有凍而不流之意缸花燈花也笑花開似笑也凝幽明者半明半滅之貌

碎霜斜舞上羅幕燭籠兩行照飛閣

張載詩玉階羅幕微有光燭籠左右列成行與此聯句意相似張衡東京賦飛閣神行薛綜註閣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飛陸機詩飛閣游通波李周翰注飛閣高閣也○籠曾本二姚本作籠

珠帷怨臥不成眠金鳳刺衣著體寒長眉對月鬭彎環

閨怨故不能成寐至于夜深寒重獨對月而長望金

鳳以金綫刺鳳形于衣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其時俗所尚花樣刺音戚古今註魏宮人好畫長眉○怨臥姚仙期本作夜臥一作穩臥

十一月

宮城團圍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

瓊芳雪花也

撾鐘高飲千日酒戰郤凝寒作君壽

博物志劉元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來沽酒醉向醒耳往觀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于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北堂書叙志怪云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方醒

御溝冰合如環素火井溫泉在何處

謝惠連雪賦火井滅溫泉冰華陽國志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邛都縣有溫泉穴冬夏熱其

溫可瀹雞豚下流治疾病何處思之而不可得也○泉合一作冰合溫泉一作溫湯

十二月

日腳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稀和氣排冬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陳後主詩日腳沉雲外謝朓薄霜下桂枝銷○排一作解

閏月

帝重光年重時

以帝有重光之帝引起年有重時之年書經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蔡沈註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

七十二候迴環推天官玉琯灰剩飛

動也正義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閏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天官謂司天文之官後漢書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

色者其文作淺深斑駁郭璞爾雅註謂之連錢驄金屈巵酒器也據東京夢華錄云御筵酒盞皆屈巵如菜碗樣而有把手此宋時之式唐時式樣爵亦如此神血未凝身問誰謂精神血脈不能凝聚長生于世上此身果誰屬乎猶莊子身非汝有之意四句見及時行樂亦無多時○文苑英華本驄馬作驄馬細烟作細烟神血未疑身問誰作神血未享身是誰

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

丁都護舊註指劉宋時之都護丁旴又詔歌樂府中下都護之曲而術船所按唐時邊州設都護府掌撫慰諸藩輯寧外寇規候奸譎征討攜貳大都護從二品副大都護從三品上都護正三品副都護從四品丁都護當是丁然而會爲都護府之官屬或是武官而加銜都護者與長吉同會縱飲慷慨有不遇知己之嘆故以其官稱之吉之以不須浪飲世上英雄本來難遇其上古之平原君燕已下土深可歎慕今日復無其人惟嘗買絲繡其形而奉之取酒澆其墓而平之已矣深嘆惜世無有能得士者元和郡縣志平原君墓在洺州肥鄉縣東南七里不在趙州而此云趙州土以平原君爲趙之公子故云○浪飲文苑作亂舞

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

刻漏之制以銅爲器貯滿清水上爲銅龍口中吐之下作蟾蜍張口承水流入壺中以驗時刻漏能水咽玉蟾蜍見光陰易過衛娘髮薄不勝梳以冷容易衰頹水必是歎酒筵側所設儀器衛頹亦是奉爲之數皆據一時所見者而言末二句自言其志不能受役于人也潘岳閑道語和嶠刺促不得休魏書李敞欲紀刺促以求先刺促謂受役于人欲文長以不開懷解之非也○文苑本髮薄作鬢薄看見作若見新綠作深綠二十作世上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

秋風至則桐葉落壯士聞而心驚悲年歲之不我與也衰燈不明者絡緯莎雞也其聲如紡績故曰啼寒素或曰絡緯故是蟋蟀鳴則

天寒而衣事起故又名趣織詩疏趣織鳴懶婦驚是也啼寒素猶趣織云○壯士文苑英華作志士

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遺花蟲粉空蠹

後漢書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呂延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書漢書出一編書顏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故云一編遣驅逐也花蟲蠹蟲也竹簡久不動則蠹蟲生其中

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苦心作書思以傳後然無人觀賞徒悒蘊魚之腹如此則今嘔心鏤骨章鍛句鍊亦有何益思念至此腸之曲者亦幾牽而直矣不知幽風冷雨之中乃有香魂懸弔作書之客若秋墳之鬼有唱鮑家詩者我知其恨血入土必不泯滅歷千年之久而化爲碧玉者矣鬼唱鮑家詩當古有其詩此宋以後失傳○香魂文苑作鄉魂

帝子歌

洞庭帝子一千里涼風雁啼天在水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帝天帝也以其爲天帝之女故曰帝子與楚辭所稱堯女爲帝子者不同一千里之言其所治之地其廣涼風雁啼深秋之候天在水天光下映水中風平浪靜佳景可想○帝子一作明月

九節菖蒲石上死湘神彈琴迎帝子

古詩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湘神湘水之神九歌所謂湘君湘夫人也湘神彈琴即楚辭使湘靈鼓瑟之意蓋帝子貴神也下人不敢齊請轉神湘神彈琴以迎以貴望其神之來格

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閑取真珠擲龍堂

以下言帝子不肯來格住老故其香桐爲古香帝子爲女神後龍言雌龍二句寫帝子不來景象寂寞之意古樂府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河伯後從魚白石郎亦水神也尊貴之神不來紛紛弃走者擬小冰之神而已閑取真珠擲龍堂猶楚詞捐余

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之意明己之珍寶不敢愛惜以求神之昭鑒庶幾其降于明庭也楚辭魚鱗屋兮龍堂王逸註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此篇旨趣全放楚辭九歌會其意者絕無怪處可覓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二句言其以威武治天下之意古之稱帝王者謂其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則變言騎虎遊八極各有取義一以文德爲美一以武功見長劍光照空天自碧見天亦不違其意而況于人乎**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古今平**二句言日月順行天下安平之意法苑珠林依起世經云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爾以二種物成其宮殿正方如宅遥看似圓何等爲二所謂金及玻璃一面兩分皆是天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一分是天玻璃成淨潔光明羲和爲日之御數日者棄之而使之行也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餘灰也釋氏謂經年歲久遠人壽極短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更立生人謂之一劫劫灰飛說謂災難不作乃古今太平之時○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腳來吹笙**禮記夏后氏以龍勺鄭元註龍龍頭也孔穎達正義勺爲龍頭梁簡文帝詩湘東醽醁酒廣州龍頭鑄北堂書鈔西征記云太極殿前有銅龍長二丈銅尊容四十斛正旦大會群臣龍從腹內受酒口吐之于樽內孔融論酒禁書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金槽以金飾琵琶之槽也棖棖琵琶聲古詩棖影壽金槽吳正子註雨腳來註恐爲優人之屬曾益註笙一名參差而斜吹之如雨腳然徐文長註雨腳以吹笙而來董懋策云雨腳即用巫山事數說未知孰是而姚經三以爲狀其聲之幽怨似爲近之**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史記集解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酲一日醉

治也喝月使倒行不欲其速落猶傅元詩安得長繩繫白日之意銀雲白雲也月光映之燦爛如銀下映宮殿皎如白晝櫛櫛相比次貌舊唐書宮門郎掌內外宮門鎖鑰之事報一更見卜夜來久之意呂種玉言鯖引賈詩宮中掌事報六更以[illegible]唐時宮漏有六更不止五更之制則似言徵夜宴飲之久詩何更覺聯貫恐考諸本無有作六更者不知呂氏何所據**花樓玉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跌舞千年觥**吳正子註玉鳳疑簫聲也簫聲似鳳獰當作擇獰惡也儜弱也困也劉禹錫傳鼓吹裴回其聲俗悴琦按上文已言琵琶吹笙不應雜敘數語後又復言簫蓋花樓玉鳳一句謂歌聲之婉轉海綃紅文二句謂舞態之婆娑此時歌舞雜進旋上文之絲竹並陳截然分界兩不相紊詩體段落句是游清海中鮫人所織之綃述異記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亂何似言鮮衣或舞者所執之巾黃鵝跌舞恐是舞名或是舞者形勢俱未可定吳正子註黃鵝恐當作鵝黃是嫩人勸酒也千年觥謂觥觴酒而祝稱千秋也○黃鵝文苑作黃蛾**仙人燭樹蠟烟輕清琴醉眼淚泓泓**海錄碎事仙人燭樹似梧桐其皮枯剝如僑桂以爲燭可燃數十刻端接王官夜宴旋椒奢修未必青用蜀未之皮以代燭或者燭上燕仙人之形或燭臺作仙人之像或是當時有此佳名之燭俱未可定其曰樹者猶枝也記燭之數曰幾枝古今通有此稱清琴文苑英華作青春一作青琴琦謂作青琴者是也上林賦青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以喻妲嬌蓋歌舞方宣銀燭之下見妃嬪之眼色泓泓已作醉態矣侍宴之妃嬪醉而秦王之醉不言而自見矣若照本文作清琴解謂樂盡悲來聞琴淚落如孟嘗君聞雍門之琴而泣然謬泣者不惟于全首詩意不徧而句語孵瀟亦全不成文理○思作秦王飲酒有詩中無一語用秦王故事舊註以爲爲始皇而作非也姚經三以爲爲德宗而作德宗批附纂好宴遊常幸魚藻池使宮人張水嬉綵服雖嘗絲竹間餞飲酒爲樂故以秦王追諸之琦按德宗未爲太子嘗封雍王矣雍州王秦地也故借秦王以爲稱其說近是而以爲追謚則非也德宗爲雍王時嘗以天下兵馬元帥平史朝義又以關內元

其三

竹裏繅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藝文類聚蟪青蟬也通志暑蟬五月以前鳴者似蟬而壹大青色或有紅若夜在樹上日在木上壁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桃膠桃樹之脂夏月流溢凝節間凝結成塊微似琥珀越傭越人而為傭者○光斜姚緒三本作將斜香曾本作新越傭曾本三無本俱作越傭

其四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庾信哀江南賦傳戎韜于武帳戎韜即太公六韜也稍于頻長老哀其以少年而受飢困故以兵書遺之勸其以從軍書此首疑一時實事與張子房遊下邳圯上遇老人授太公兵法正絕相類適下三首讀之皆是左文事右武功其意可見蓋當元和年中頻歲征討一時文士受藩鎮辟名効力行間致身通顯者往往有之宜長吉之心曉而神王也讀者不會其故祇以川史漢一敘事視之意味索然有如嚼蠟○未有一作未滿因遣吳本作因遺

其五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鮑照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劍類頭少曲夢溪筆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通鑑元和七年李絳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長吉所謂關山五十州者正指當時藩鎮所據之五十餘州也大唐新語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閣太宗親為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觀凌烟閣上之像未有以書生而封侯者不得不棄筆墨而帶吳鉤矣○吳鉤一作吳刀

其六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挂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裴松之三國志註吳書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玉弓謂下弦後殘月之狀有似弓形遼海遼東也遼東之地延袤千有餘里其內皆臨渤海故曰遼海水經注秦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火書生之業尋章摘句無間朝暮當曉月入簾之候猶用力不淺可謂勤矣無奈邊場之上不尚文詞即有才如宋玉能賦悲秋亦何處用之念及此能無動投筆之思而馳逐于鞍馬之間耶哭秋風即悲秋之謂

其七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李善注牢落猶遼落也呂向注牢落心失次貌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家徒四壁立顏師古曰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以為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太平寰宇記若耶谿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越絕書云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也古歐冶子鑄劍之所○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于南林越王聘之處女北行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問處女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為白猨吉能文之士如司馬長卿東方曼倩猶不能得志于時況其次者乎學書何益不如去而學劍也○猿公一作猨翁

其八

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幌魚擁香鉤近石磯幌黃上聲帷幔也香鉤香餌石磯近水石也姚經三本作釣磯

其九

泉沙耎臥鴛鴦暖曲岸迴篙舴艋遲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廣韻舴艋小船也音窄猛爾雅翼木蘭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甘美一名林蘭一名杜蘭皮似桂而香爲酒木蘭椒葉蓋謂取木蘭香椒二樹之葉漬酒上以取香氣菱之初生如在水底葉則發生浮于水面其葉甚長蘋藻水中如線久則斷而葉下白生根矣所謂菱絲者蓋謂其葉也○木蘭吳本正文作木欄註云當作木蘭今諸本皆作木蘭矣

其十

邊讓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後漢書邊讓少辯博能屬文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位乃薦于何進長吉蓋以邊讓自喻而私憶當有如蔡邕之人敬而薦之者奈未有其人雖嘔心苦思作樂府諸曲亦有何人賞識是以無心裁作而臥于春風之中舍南有竹所取作簡儀堪書寫以耗壯心即至年老乖約溪邊以消永日蓋有不過知已詩文俱可不作之想此必在未逢昌黎諸公以前所作吳正子謂是感憶韓公皇甫之相知假邊蔡以爲喻在首二何則是矣于末二句余不貫絡○吳本云邊讓諸本作邊壞非背姚經三本作題

其十一

長巒谷口倚稍家白晝千峯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蓴花郭璞爾雅註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稍家疑是南園外之稍

末二句即指其山間所事之業也長吉見其居處在衆山圍繞之中已得勝地而其所課之事皆有清謐之趣不覺有蕪于中而見之吟諷舊註皆以長吉自言其情恐不然也老翠華蓋山色蒼老之意本草陶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巖石間作之色青味小酸其蜂黑色似虻陳藏器曰崖蜜山南方崖搨闊房驟岸上或土窟中人不可到但以長竿測令窠出以物承取多者至三四石味險色綠苔絮木中青皆初生如亂髮積久日厚狀加所葉木航爲其草細多抑血不生故亦去之令藐花得長韻會蓴水莼也今文通作尊本草蓴葉似急葉浮在水上求莖堪噉花黃白色于紫色三月至八月蒸細如敘服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味甜體軟九月十月漸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塊鄭味苦體灑○于姚經三本作于年

其十二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絹一匹染朝霞史記稱虞卿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後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著書八篇以議剌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與長吉分平無一相似無府取以自比且與全首文意亦了不相干何以忽人此古人姚名意者昌谷中人有潛光隱服道服而幽居者虞長吉往來交好其人廣姚故以處卿北之如稱賢至爲賢生孟浩然爲孟夫子唐人詩中類多有之松谿桂洞即其所居之池龍亦卵生凡木深而色況黑者必有龍將爲松溪之中成者傳有龍居之故云又山淵中所產蜥蜴北人然作稱之曰龍龍卵或是蜥蜴之卵亦求可如木卓朴硝生于號鹵之池狀似未隱煎凝人益凝結在下粗朴者爲朴消作上有芒者爲芒消有牙者爲馬牙消志曰英者其狀如白石英作四五稜塋徹可變亦由于朴消其煎凝白別有法亦呼爲馬牙消芽茂七錢馬牙硝是陰様之精形若凝石生于蜀用其功亦能側伏陽精消化火石之氣大馬牙桂硝乃煎黎而成非生成者也此云生硝舊馬者豈桂洞之前特異他處不假人力而其馬牙之狀抑言此硝

可以烹製而成馬牙之實與道帔道服顏師古漢書註輕綃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衣朝霞布真臘國王著朝霞古貝唐書嶺南道武曲都貢朝霞布朝霞謂其色紅黃如朝霞者○誰遣一作誰爲一作誰遣裝道帔姚經三本作裁道帔一匹會本二姚本俱作一幅

其十三

小樹開朝徑長茸濕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刹疏鐘度遙嵐破月懸韻會[illegible]嵐山氣也破月月之不圓者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

李長吉歌詩卷之二

錢塘 王琦琢崖纂解
復會宗武校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野客叢書細素雜記載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拆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拆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拆

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元年八月大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琦謂賀所引青龍固大誤然謬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作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三輔黃圖神明臺武帝造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會本二姚本牽車之下少一西字捧露之下少一盤字前殿作殿前臨載作臨行下又少一乃字遂作作爲作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元和郡縣志漢茂陵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漢武帝陵也在槐里之茂鄉因以爲名秋風客謝其作但無幾雖在年久遂不過詞爲秋風中之過客吳正子謂漢武常作秋風辭故云爾者非也然以古之帝主而淋稱之曰劉郎又曰秋風客亦是長吉久雖盧夜聞屬

上矣燕即宴字也古通用昔周穆王得八駿之馬驥驅萬里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今既無此駿君王飢欲赴燕而去誰爲拽車而往乎此詩蓋爲時君求慕神仙而爲方士所欺徵言以諷之見其徒思無益

其八

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後漢書呂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壍三國志濊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裴松之註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馬桂海虞衡志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過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此言奇偉之馬其錯健之人不能駕馭若其下乘則蠻兒亦能騎使以見逸材之士必不愛凡庸之能絡亦有然者

其九

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

左傳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杜預註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豢養也復會檬棚也古者周靄以爲畜故龍亦可豢龍今既無其人豢龍之術久已失傳乃豢駟之法亦廢而不講徒使駿逸之才受風霜之困于糟櫪之閒斯馬也何不秦有禹斯將也○飂音溜舊本二姚本俱作飂非

其十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向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榜音謗楚詞章句榜船櫂也史記項羽本紀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項王直夜潰圍南出騎走至東城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我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乃刎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嘗無敵嘗一日行下騅不忍殺之以賜公乃自刎而死詩意言當日亭長既得項王之馬催榜渡江而去馬思故主臨風乘泣項所必有末二句代馬作悲酸之語無限深惜英雄失主托足無門閒此請吟應當淚下解劍謂解去其劍而自刎也仿馬項王說或者以爲卻槩弓戢矢天下不復用兵意爲欲王王說者非是○烏江一作江東君王一作君王

其十一

內馬賜宮人銀韉刺麒麟午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以賜宮人者則裝飾如此以負重致遠者則蹭蹬如此即孟嘗君所謂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者也犢馬櫪其也戰國策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鹿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山西遁志處坂在平陽府下阪縣東北七十里中條山作樂逢縣驥困鹽車即此處今名青石樹鹽坂當是虞阪也蹭躋困頓兆遠依也○麒麟吳本作駿騏

其十二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

齊民要術馬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杜詩所謂竹批雙耳駿者是也桃花謂馬毛色之美者爾雅黃白雜毛駓新咲謂今之桃花馬此言駒之未成者骨相雖美毛色未齊已知其他日有攪陣之雄健借字然有深意深不忍設其材而不見之于一試又不欲其未已而竟竊他人以見憐惜之真王

其十三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寶玦玉玦也其狀如環而缺張華遊俠曲死聞俠骨香駿骨謂馬之骨相奇駿者傳註引戰國策涓人以五百金買千里馬骨事恐來嘗詩音颯玦者未知誰氏之子素開其棄俠之名必有知人知物之器乃推金市駿而送之楚襄王夫賢王者求聞有好馬之辨雖有駿骨安所用之以此相送郊乃脂乎所投乎與

歸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古指上桑詞絲蘩頗有縈旋聲東方朔傳無令但索長安米王門王侯之門一事無謂一事無所成○持鏡姚經三本作對鏡荒溝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蟏蛸二句承上起下見家庭冷落之狀古水謂積久之水光如刀言其明靜不動拱柳謂拱抱之柳曾氏作小柳解蓋以爲拱把之拱夫拱把之柳爲能生蟏蛸乎蟏蛸狀如蠶而大生樹根及糞土中今謂之地蠶又有蝤蠐亦如蠶而大生樹木中齧木作孔今謂之蝤蠐二物不同然古人亦多混稱玩此詩之所稱蟏蛸蓋指其生樹木中者江干幼客真可念郊原晚吹悲號號因具弟以幼年作客江干極爲可念側聽郊原晚風旋起其聲號號叙動人之悲切

致酒行文苑英華錄此詩題下有注曰長安里中作七字本集無之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

歸家人折斷門前柳漢書主父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長吉引以自喻家人折斷門前柳謂攀樹而望征人之歸至于折斷而人未得歸以見遲久之意○棲遲文苑作栖遲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空將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舊唐書馬周西遊長安宿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于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學周乃爲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毛稚黃曰主父馬周作兩層敘本俱引證更作賓主詳略誰謂長吉不深于長篇之法耶○部簇曾本姚經三本作龍蛾文苑作能蛾誤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嗚呃拏雲喻言高遠

長歌續短歌古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皆言人命不久當及時自勉或謂長歌短歌者以人生壽命長短之分或謂歌聲有長短之別未知孰是傅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則以歌之長聲短聲言也長吉命題蓋出于此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時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爲喻揔三日素王指憲宗言雖武好神仙大率類是亦一說也成內熱郎所謂不得于君則熱中之意莊子我其內熱與渴飲壺中酒饑拔隴頭粟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闌猶盡也○宋京曾本姚經三本作淒淒夜峰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峰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上已言秦王不可見此復借明月而吟言之落石底謂其光明未嘗不照臨下土及俯仰求索其光忽又在高峰之外乃爲山峰所隔則不得常近其光君爲左右所蔽則不得親沐其澤引喻微婉深得楚騷遺意離離猶羅列之狀

公莫舞歌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灼于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宋書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傷漢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甖礎柱下石方花琢方石爲花楹柱也一室而排列九楹言其室之大料數淋血見其宴飲豪華不比尋常宰烹之味○古礎一作石礎

吳縣有館娃鄉按種柳營館娃鄉不在一處且止用館娃二字本意謂館娃中美人即然終是一歌後語氣思意館娃疑是營妓之別稱與吳郡之館娃宮了無干涉想公子爲人必自詩工書而又好狹邪之遊者故以此贈之

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蘅老走馬馱金斸春草宋玉風賦獵蕙草離秦蘅李[illegible]

註秦香草也蘅杜蘅也姚子許然曰秦蘅出于隴西天水芳香也按秦蘅至牡丹開時已老不知是何花決非杜蘅杜蘅雖是芳草然其花殊不足觀難與蓮枝牡丹爲伍走馬馱金吳正子以爲馬負錢鏹之屬以斸掘者非也夫斂錢而安事馬馱乎姚仙期謂唐時牡丹甚貴不惜多金以買之按白居易詩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柳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國史補京師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觀此三則則姚氏之說是也春草卽指牡丹謂亦是春草之類走馬馱金而斸者只掘此春草而歸以見一時好尚之奢

水灌香泥卻月盆一夜綠房迎白曉古有卻月城卻月盆言其形似月之半缺者也花盆似之故謂之卻月綠房花之叢也花未開時其苞房皆綠色迎白曉謂迎天曉而花放也

美人醉語園中煙晚花已散蝶又闌宴飲已久猶酒美人漸作醉語園中晚烟徐迄花游披雖蝶又蓋歇賞花者將去之候散落也

闌希也盡也

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二何書註昔無

解催姚仙期註謂花而頗仿在思意衆王當是二妓之妹蹀衣亦是妓女之名皆譜于歌吹者梁王難然衰老跳衣今在席中拂袖臨風而吹蜀國絃之曲只娛貧客有將夫而尚流連意將困絃響府曲名評

見一卷註中

歸霞帔拖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吳正子註喚攜

帳翰泪則歸霞作帳漏上雲髮解又歸復或是晚貫而輸撫爲豔影攀拔擁曳解與下文香字頁欄得起

帳字亦有披音卽作披字解者或以字原是被字之說也蜀帳遮花之幕以蜀中所出布帛爲之故曰蜀帳嫣紅落粉花色衰歇之貌罷承恩謂寵罷也

檀郎謝女眠何處樓臺月明

燕夜語檀郎謝女卽賞花之人宴罷而去醉眠何處花畔之樓臺頓然冷靜明月依然惟聞燕語而已吳正子註檀奴潘安小字後人因目曰檀郎謝女舊註以爲謝道韞蓋以才子才女並稱耳然唐詩中有稱妓女爲謝女者大抵因謝安石畜妓而起稱謝妓緞則吹稱謝女以爲新異耳○樓臺會本二姚本作樓臺

後園鑿井歌

晉書拂舞歌詩淮南王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長吉此詩畧通其義而名與訓及辭意皆變焉蓋爲夫婦之相愛好者思得長相依也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絃聲淺賦謝轆轤圓轉木也今井上圓木轉繩懸汲器以取水者是牀井欄也絃卽汲水之繩水綆與絃聲相和而成音以比男女相配而成好合

情若何荀奉倩裴松之三國志註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城頭日長向城頭住

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欲夫婦長得相守而不老也

開愁歌 花下作○花下舊本作華下誤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衣如飛鶉馬如狗臨岐擊劍生

附子一名雀頭香合和香用之

秋凉詩寄正字十二兄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幽姿幽雅之姿謂十二兄也俗以久不相見爲契闊與毛詩傳勤苦之訓不同大野生素空天地曠肅殺蕭空秋氣清明露光泣殘蕙蟲響連夜發露結蕙上有如人淚蟲聲夜以繼日達旦不止。光俗本二姚本但作光房寒寸輝薄迎風絳紗折寸燭燈也有不明說紗謂帷帳指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折者因風而轉折也披書古芸馥恨唱華容歇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節花光指春景凉節指秋時弟兄誰念虛牘翰既通達牘翰信也青袍度白馬草簡奏東闕見十二見爲正字之榮正字官從九品其服青色度作騎驟解草謂造爲草稿也簡手版也古者以竹爲牒謂之簡後世易之以紙不可名以簡矣而手板之類猶謂之簡御史彈章謂之白簡蓋沿古爲名耳史記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白馬一作瘦馬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長思劇循環亂憂抵覃葛悄元怨歌行惆思加循環憂來不能過鮑照詩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傳云覃延也謂葛之延也

李長吉歌詩卷三

李長吉歌詩卷之四

錢塘　王琦琢崖彙解

處霄　周春　校

艾如張

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中有艾如張曲其詞曰艾而張羅夷于吾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云云野客叢書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艾除草木而張羅也至温子昇所作則曰誰在閑門側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檻雛邊若能飛自免當爲網所纏黃雀尚爲戒未緣稍可延是以艾爲蓬艾也長吉艾葉綠花之句亦滑其說非古題本意

錦襜褕繡襠襦襜褕蔽膝也襦短衣也皆人身所服借喻鳥之羽毛錦繡喻羽毛之有綠色。碧音近檐襦音如強飲啄哺爾雛唐文粹作強飲啄食哺爾雛樂府詩集作張彊飲啄啁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信籠媒隴西去籠與籠同田埒之高者臥穟禾穀之穟經風雨而候作者以見穟有豕食之處能媒取雛鳥畜之長乃馴抑籠而置之讀野得馬鳴聲以招巢同類而擒取之西京雜記茂陵文同陽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是其事也。龍媒得本媒網三本作良媒一作籠媒非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野田一作野春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以艾葉綠花剪刻之而置子網之上下四旁鳥以爲叢薄而就之則入死地故曰中藏禍機不可測絲文長曰綠花當作綠花蕪以艾字與古題異解若以綠字作綠字則艾字仍常同刈刈去崇葉以置網而以花綠飾網上只絡鳥另作一解

上雲樂

古今樂錄上雲樂七曲梁武帝製一曰鳳臺曲二曰桐栢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諸曲五曰玉龜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其詞皆言神仙之事

順帝既崩之後若其前未必不巧言令色以邀恩寵也垂金曳紫垂金印曳紫綬也

煌煌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惟畫地

後漢書馬皇后紀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西京雜記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冀本傳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悉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峨峨虎冠上切雲竦劍晨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皂隷黃金百鎰貺家臣

上二句言其畜養勇士勢過君上下二句言其廣收隨從備及家人廣雅巖巖高也虎冠疑是危冠之訛虎與危字畧相類楚辭冠切雲之崔嵬王逸註賊蜚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左思魏都賦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李周翰註竦劍謂帶劍竦立而趨也冀本傳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此[illegible]皂隷家臣乃推漱師言之也

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烟起連天碧

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齧環似爭力

後漢書洛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宛門開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門張開也左思蜀都賦金鋪安廣刻綢林註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梁本傳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

瑤姬凝醉臥芳席海素籠窗空下隔

瑤姬喻梁冀之妻海素海中鮫人所織之素紗鮫綃也以鮫綃籠窓其明亮如窓也

丹穴取鳳充行庖貜貜如拏那足食

甚言飲食之齊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益部方物略記貜出邛蜀間與猿猱雖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爲美酥

金蟾呀呀蘭燭香軍裝

武妓聲琅璫

金蟾鑄金肖蟾形爲燭臺之類呀呀蟾張口貌軍裝武妓侍立之妓皆戎武扮作軍士裝束項璫甲胄槊

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

宴飲謳謠繼之以夜天色晴雨亦不知覺也本傳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

嘈嘈絃吹匝天開洪崖簫聲繞天來天長一矢貫雙虎雲弝絕騁聒旱雷

匝徧也西京賦洪崖立而指揮薛綜註洪崖三皇時伎人弝音霸弓把中手執處也旱雷謂弓弦震烈之聲冀本傳曰冀能挽滿後數紀冀與壽及諸子相隨游獵諸苑中縱酒作倡樂

亂袖交竿管兒舞吳音綠鳥學言語

楚辭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王逸註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摺迴轉相鉤狀若交竿也呂向註言舞人回轉衣衿相交如竽也吳音吳地之歌舞綠鳥鸚鵡也謂歌者作異地之歌舞其音嬌妍有似鸚鵡學人言語上句言舞下句言歌正相對也舊註有江作對鵲解謂異方珍禽充樹冀第者非是

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兔

刻石平紫金謂刻石作穴積金其中而與地相平見冀之聚斂無厭舊註謂刻石立碑而以金平之者非是紫金金之美者謂之紫磨金冀本傳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按下句是冀之實事上句亦必冀之實事而范史不載今失傳者乎

三皇后七貴人五十校尉二將軍

冀本傳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異本會本姚仙期本俱作三皇息后誠

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

承上言冀一門之盛如此誠貞與之京奐一且身死家破化爲烏有若彩雲散滅曾不可以久存今日京華之貴盛則亦有然者也彼譏與之賈痛非機車之驕乎此二句乃文賦所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者也其諷之也深矣

純金爲印紅紉鹽謂印文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謂民間稱頌之語旱火不光天下雨喻言苛虐之政不興而膏澤廣被于天下也

上之回

樂府古題要解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上之回大旗喜懸紅雲撻鳳尾古詞上之回指幸回中道而言此云上之回指言天子回京師也紅雲大旗之色曾謙甫註撻往來翻擊如撻鳳尾析羽而繫于旗之上者劍匣破舞蛟龍拾遺記顓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在匣中如龍虎之吟此借用其事謂劍飛出而騰舞空中有若蛟龍之狀也言謂劍破匣而出若潛龍之破壁而飛同一解蚩尤死鼓逢逢史記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詩大雅鼉鼓逢逢矇瞍奏逢和也此謂戰時得勝而鼓也

天高慶雷齊墮地地無驚煙海千里吳正子註揚雄甘泉賦云亘燒燒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天高慶即此意慶音羌發語辭也曾謙甫註天高羌聲轟天雷齊墮地鼓雜轟天而雷應之二解俱模稜不成句法琦謂變雷疑是慶雲之誤漢書天文志若烟非烟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齊隱地謂雲下乘至地由地無驚烟海千里謂海外千里之遠無烽火之警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係疏海之言晦也晦闇于禮義也此詩海字應作此所曾誌以海為晦釋者非是吳正子曰此結後卷有白門前一篇與此同云白門前大樓喜懸紅雲雙龍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齊慶雷墮地無驚飛海千里當以此結為正

高軒過

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摭言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命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按元和三年皇甫湜以陸渾尉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指陳時政之失爲宰相李吉甫所惡久之不調其爲侍御必在此年之後韓爲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四年約其時長吉已弱冠矣恐世言七歲之說爲謬否則此詩前一行十五字乃後人所增歟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illegible]漢書天文志隆隆如雷霹又如鼓音曹植七啟慷慨則氣成虹霓○吳本云隱耳一作隱隱西都賦梁子隱隱乃明盛貌一本無云是鉅三字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章懷太子註元謂天精謂天之精氣辯摩空謂辯賢之尚也○元精耿耿吳本作九精照燿註云九精九星之精也春秋運斗樞云五帝運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是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龐眉長吉自謂已見三卷註蓬蒿至秋則將敗而死矣今得榮華之風吹之而復生即古人所謂吹枯噓生之意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喻言今雖失意背髯攀附二公長其聲價自能變化飛騰于異日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冥冥謂空中高闊之處

貝宮夫人

貝宮夫人不知是何神吳正子曾謙甫以爲號女姝經云以爲海神俱從貝宮海女四字[illegible]云耳考任昉述異記有貝宮夫人廟云在太乙山下是懶元王夫人廟即其甚未知即此廟否

丁丁海女弄金環雀釵翹揭雙翅關曾謙甫註丁丁弄環聲得名雀釵釵頭及上施雀也翹揭皆高起之貌雙翅關謂釵之雙翅收而不開○吳本云環一作釵翹揭會本二

姚本作渴題

六宮不語一生閑高懸銀牓照青山 鄭康成周禮註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神既稱夫人則亦應立六宮儀制不語一生閒徐文長以為泥塑之說者是也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門有銀牓張正見詩即此神山內銀牓映仙宮

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老鏡中鸞 長眉凝綠幾千年謂神詩長久清涼堪老鏡中鸞謂神無有所偶孤鸞覩鏡中之影哀鳴而死今神以清淨為心無有憎愁鏡中鸞影常存安有老期

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詩意本謂空光帖妥水如天秋肌稍覺玉衣寒一倒轉用之便覺有搖曳不盡之致吳正子註玉衣言其衣之華好裴松之三國志註襲黃同戰居生每凝寢家中場髮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帖妥即妥帖之倒文言其工緻服帖無不總稱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亦有數眉髮界固塘帖妥之語疑當時習用此倒字法耶

蘭香神女廟 三月中作○太平廣記杜蘭香者有漁父于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

聲四顧無人惟一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邈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俱去臨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元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長吉所稱但云蘭香神女不連杜字又據昌谷詩下元註謂昌谷中之女山仰蘭香神女上昇處遺几在焉與廣記所載不類另是一人其廟亦當在女山上

古春年年在閑綠搖暖雲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

沙砲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篁畫新粉蛾綠橫曉門

弱蕙不勝露山秀愁空春 古春謂古時之春年年在謂至今猶然沙砲狀中石子蛾綠謂廟前之山其色如蛾綠東坡志林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黛之類也今世無復此物寄披陌遺餘殿腳女爭效為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然則蛾綠故是青黛耶擬經

三註以上咏廟中花卉竹木石泉山水之勝○生水芹二姚本作水生芹 舞珮剪鸞翼

帳帶塗輕銀蘭桂吹濃香菱藕長莘莘 舞珮帳帶皆神像之飾蘭桂吹濃香謂所焚之香潤馥如蘭桂菱藕長莘莘謂所供之物清潔無塵穢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章懷太子註莘莘衆多也

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 瑤姬即巫山神女詳見巫山高註中以其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看雨而逢焉江君即湘君也以其為湘江之神故變稱江君楚辭湘君云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乘船字本此

吹簫飲酒醉結綬金絲

走天呵白鹿遊水鞭錦鱗 古仙人如衛叔卿在山中常乘白鹿琴高入涿水騎赤鯉此用其事

密髮虛鬟飛膩頰凝花勻團鬢分珠窠

濃眉籠小唇 珠窠姚本作珠巢 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腰身 謂舞姬態妍尚不如神女腰身之裊好

深幃金鴨冷奩鏡幽鳳塵 金鴨香鑪鑄作鴨形以金塗其上幽鳳鏡上奩袱刺繡鳳形者二句見神女上升之後廟中雖陳設器具終是冷落

踏霧乘風歸撼玉山上門 撼搖也玉門上玉飾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是也一本作撼玉山上聞蓋以撼玉為珮環之聲與下三字不相粘合作闢字始克稱耳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按舊唐書王播傳長慶四年補闕韋仁實伏延英抗疏論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是其人也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赭顏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環 赭顏二姚本作頳顏

野色浩無主秋明空曠間坐來壯膽破斷

目不能看行槐引西道青稍長攢攢 行槐道上所植官槐排列成行自此而西入關中夾路不斷故曰引西道攢攢蔟聚貌○斷目文苑英華作新月青稍長攢攢一作青松稍長攢俱非又文苑本此處下有君子送秦水小人巢洛溯二句

韋郎好兄弟疊玉

侵侵葉稠寄交加也本草榭有二種一種叢生小者名枹見爾雅一種高者名大葉樸樹俱似栗長大者相厚冬月凋落三四月開花亦如栗八九月結實似櫟子而稍短小其皆亦有斗其實僵澀味惡荒歲人亦食

石䂖遠荒澀棠實懸辛苦

之不同少柒落耳酢棠按陸璣詩疏今棠梨一名甘棠但滑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美之白者亦有甘味者為棠辛苦者為杜今以棠為澀恐誤也

古者定幽尋呼君作私路

之幽人所尋為幽也

神仙曲

碧峯海面藏靈書上帝揀作仙人居清明

吳本作仙神人者鯨魚

笑語聞空虛闕乘巨浪騎鯨魚

古今註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其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清明樂府詩集作晴明

春羅書字

李長吉歌詩〈外集〉　　　　　　　　　　　　十四

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

唐書地理志春州春山郡名羅常貢○集

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郗使青龍去

樂府詩集作郗使二字前

猶疑王母不相許垂霧妖鬟更轉語

語轉妖鬟誠達意作傳期其鬟垂霧謂鬟髮之垂也○吳本誤作轉其鬟垂霧猶前

龍夜吟

以竹吹之故似龍吟鮑照代云竹伏吹馬融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

髯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

橫竹以竹為笛吹之故謂之橫笛

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

吹橫竹之聲以悲其音咽嗚作悲愁之聲人聞而悲其鄉

月下美人聞笛聲似之美人之思故園悽惶之聲也

星藏指瑕合清風調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

下美人凝望鄉之笛聲與月下泪望之聲故悲之極然悲其聲似作推七聲

夜龍驚起

下句上句驚其其聲之雄之激烈

玉堂美人邀碧

窗皓月愁中聽寒碪能搗百尺練粉淚凝珠滴紅線

胡兒莫作隴頭吟隔窗暗結愁人心

樂府古題要解隴頭吟一曰

隴頭樂府橫吹曲辭鐃歌橫吹曲之一漢魏諸曲辭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漢書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源所出山曰崑崙○漢武帝以張騫為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也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

漢武帝紀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葬茂陵

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

得

三輔故事云漢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以甘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也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

李長吉歌詩〈外集〉　　　　　　　　　　　　十五

仙人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元氣始生長而武帝不能求仙故不得

麒麟背上石文裂虯龍鱗下紅肢折何處

漢武帝陵前有石麒麟及石虯龍之象其石文裂其紅肢折是即昔之所有石麒麟石虯龍也未知何處所殘毀長久以不能為之

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漢唐姬飲酒歌

後漢書皇后紀董卓弘農王辯為弘農王乃見唐姬乃王李儒使乃王中宮謂曰使我不得無與王事已辭之悲之道逝令天子下席延王路何去宮人為帝日大兵使我將歌天之卑舉殿上元天元為我飲酒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姬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

狀其浩蕩五句狀其潔而清六句狀其神七句狀其勇八句狀其縱橫叢皆以首句至此悉爲比擬琴聲之離披昌黎亦有聽穎師彈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云云吳僧義海以爲此數語皆指下絲聲妙處洪典亂亦引或人之說以浮雲柳絮二語爲從聲謂無非絲直非木也啾喧百鳥二語爲泛聲中之寄指解躋攀分寸語爲吟樂澤失勢一落語爲強隰聲三姚之解滿皆木此是亦一說

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眞相眉稜尊 釋敎出于天竺故謂僧曰竺僧梵宮眞相謂如梵天宮殿中所供養古佛羅漢相也

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 陳氏樂書古者造琴之法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書禹貢嶧陽孤桐蔡九峯註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

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太平御覽風俗通曰梧桐生于嶧陽山巖石之上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雅今本所傳風俗通少此一則孫枝是後生之嫩枝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庾信詩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蓋用其說此詩取老本不取孫枝以大琴故孫枝不中用也

涼館聞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 病中聞穎師琴聲商妙不覺爲之坐起有霍然病已之意獨本草石龍芻蕭未葉如樂所在有之俗名龍鬚草可爲席唐書地理志岐州隴州涇州原州華州鄜州坊州丹州皆貢龍鬚席

請歌直請卿相歌奉禮官卑復何益 言欲人作詩贊美以長聲價僧詣卿相爲之始得人觀聽若我則僅一奉禮郎耳官職卑小何能爲穎師增重此亦長吉憤世之辭作自譏者非○直薦一作嘗請歌曾本姚仙期本作仿誤

謠俗

上林胡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誤落石榴帬

脈脈花滿樹翾翾燕遶雲出門不識路羞問陌頭人 此詩似爲宮人出嫁不得其配倘惜之而作者梁元帝詩芙蓉爲帶石榴帬翾音與暄同小飛也鮑照詩翾翾燕弄風翾翾柳垂道○漢家君一作漢家春

補遺

靜女春曙曲

嫩蝶憐芳抱新蘂泣露枝枝滴天淚粉窗香咽穨曉

雲錦堆花密藏春睡戀屏孔雀搖金尾鶯舌分明呼

婢子冰洞寒龍半匣水一雙商鸞逐烟起 南方異物志孔雀交趾雷羅諸州甚多生高山喬木之上大如鴈高三四尺不減于鶴細頸隆背頭戴三毛長寸許數十群飛

棲遊岡陵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夏則脫毛至春復生自背至尾有圓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自愛其尾山棲必先擇置尾之地雨則尾重不能高飛南人因往捕之

少年樂

芳草落花如錦地二十長遊醉鄉裏紅纓不動白馬

驕垂柳金絲香拂水吳娥未笑花不開綠鬢聳墮蘭

雲起陸郎倚醉牽羅袂奪得寶釵金翡翠

二詩見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而元人所選唐音遺響亦載其少年樂一首似皆後人擬作非長吉錦囊中所貯者至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所引斷句數則尤不類故棄而不錄

李長吉歌詩外集

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琦撰琦有李太白詩注已著錄註昌谷集者宋有吳正子明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又有宋劉辰翁評本然賀詩鏤心劌腎意匠多在筆墨之外往往可以意會不可言詮諸家多鑽研字句以求之失之愈遠琦此註兼采諸家之本故曰彙解亦不免尋行數墨之見或附會穿鑿或引據失當如雁門太守行㸃上臙脂凝夜紫句舊註引古今註紫塞爲解本不爲謬而琦必從別本作塞上引王勃烟光凝而暮山紫句以就凝紫二字是豈塞上夜景耶又如勉愛行洛郊無俎豆弊廐慚老馬句舊本誤慚爲斬曾益註遂云斬老馬以祖別直謂殺馬食客固非事理余光註斬爲絕謂廐中無馬可乘亦牽强未安琦不從之是矣然不知此用陶潛詩馬廐講肆之意明儒者之不得志而以爲無俎豆以餞行即乘馬亦非强壯仍郢書燕說也至蘇小小墓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下與雨叶乃用古音集中如讀來爲釐押入支韻之類不一而足琦乃易末句爲風雨改以就待彩二韻尤失古法矣此類不可枚舉與諸家亦魯衛之政也

豐溪存稿一卷

〔唐〕呂從慶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呂積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溪存稿一卷》提要

叙

唐詩傳世者有五百家集又有八百家集比日銓次全唐詩復備矣嘗唐廣明後河東世胄呂公繇洛歸徙歙又繇歙塌田徙旌德之豐溪日追逐竹峯柵山間授別水石嗜吟年九十有七卒屬其子曰切清撰誌銘書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足矣今存稾四十有五首其裔孫豐溪徙廟首世藏弆之予謂此宜剞雕以續唐五百家八百家之後而偕晚唐詩人之棲約潛宕如陳陶周朴輩以胥闕石牖者之抑元英處士曰却是偶然行未到元來有路上參天夫呂公詩則業置身參天之表矣其行而果克到行到而果克上也當日坐豐溪灘盤石疾之剞溪備大文肅草授公裔積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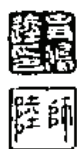
序

唐之詩人衆矣其子若孫能世其業而讀其書者鮮矣若八百年後世其業讀其書猶欲開雕以傳不朽者抑又鮮矣此以知作者難而述者尤難也吾以爲作者不難而述者則誠難也作者天富才華身際明盛吐詞發藻史遷子美任其所之而往往不能得於後人雖家有鴻篇巨集整整以飽蠹魚闕或糊壁覆瓿化爲與物及詢其裔事恒不能上口述之難於作也何如故唐呂世膺先生當廣明後居宜州旌德之豐溪讀書樂道樓邱猷谷寄

意於詩極中晚勝境與許棠鄭谷號爲詩中十哲料其詩應不止此而此四十餘首淡遠超秀足備唐人之一座此固事之極難得者而尤莫難於歷今將八百年水火滄桑存亡遞徙天人交易不知其幾矣而祇塈新新收藏完好讀之者如聞謦欬如見謳吟作述相承千年一日豈不難哉裔孫旭臨少年好學人也自旌德遊陽羨千有餘里挾其詩卷寢食與偕朝吟夕誦請序於儲畫山先生欲發雕以傳世既又問序於予予時閱而歎賞者久之謂經八百年之久遞數十傳之變以一介書生

囊無長物貨其先集竭力授梓與世公之孝子慈孫振遺言於殘零斷缺之時可不謂事之極難者乎嗟乎予也不才從事於詩幾五十年思出一言半字以質諸世之名公鉅卿而卒不可得而先生乃久而彌彰晦而復顯雖其精華必不委於地下且由後起得人故光大而發揚如此其道也彼三唐之詩人子子孫孫至今世其業而讀其書如先生之後者吾不得而知之矣皆

大清乾隆元年歲次丙辰正月望日姑孰史爲遴

御陸父拜書於荊溪學署

唐詩人豐溪漁叟呂公

祠碑記

唐詩人以處士傳者如襄陽孟浩然洛盧仝閩秦系周賀湖方干西江陳陶名

尤焯著而宣州世膺呂公日坐豐溪石賦詩公嘗自署其墓曰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歿祠特揭署字焉蓋公詩格駸唐實克埒於

賀陶者也予考唐季戰爭率屏輿嶇如禁谷龍尾坡嵯峨山摩雲山嶺山口三泉平水鎮之屬胥書於史而古所謂商山谷口嚴陵

瀨栗里白牛溪鹿門山者亦必宜勤卜以爾幽人貞士所棲止之地於唐季金戈鐵馬中尤甚如西山九華抱樸事胥焯著此世膺

公豐溪之卜所以彌克肆
其力于詩也蓋晚唐一代
之詩胥宗閬仙賈氏閬仙
實宜附厲士唐人賦曰年
季誰不登高第未許騎驢

入畫屏然則閬仙之騎驢
入西屏偕世儁公之日坐
豐溪一片石胥可入圖畫
此即唐東西都成都陽翟
道于吳氏飛揚秀發之擅

場神蹟也公裔最繁尤盛
於廟首宗者族望復建墓
碑鐫唐詩人豐溪渙叟而
公裔孫積初特鐫公詩集
庋於祠以藏公唐詩人之

雅志焉荆溪後學儲大文
書

豐溪存稾目録

豐溪存藁目錄終

豐溪存稿

唐呂從慶世膺父著　裔孫積初旭臨校字

五言古風

幽居

茅茨何瀟瀟邱園復寥廓黃冠此中居眷言寄高托理亂無關聲榮辱不相着有書聊把娛有酒自斟酌侵晨課桑田歸來日華薄盤桓松竹間鳥動殘雲落

登斜峯嶺

盤盤斜峯嶺不與衆峯同我來值淸秋落葉飛蒼

穹洪濤湃松柏烟雨交空濛愛茲竟忘返非關足力窮

題畫

怪石倚危巒橫烟出深谷其間有孤松亭亭表蒼綠攜笻者伊誰頂髮髡且禿請君過柴橋臨流咏幽獨

釣魚

侵晨出門去道遇村阿婆問我一竿竹得魚日幾何我志不在魚毋問寡與多行行至磯側卸我青草蓑落花向我舞啼鳥向我歌旁有垂楊枝迎風

翻阿那我意殊自得翛然眼綠坡仰視霄漢間還以永吟哦

過金雞石

金鷄自天來桑麻列青眼聾耳無一聰昂冠復飛返遺音此寂然千秋意何限所幸一片石猶在田中坂我來撫弄之磔慣日以散寄語塒中禽爾徒博殘飯

懷嚴子陵前輩

舉世成薄俗往往弃虛名一或滯草澤其音多不平先生挽風化簪組輕浮萍綱維富春渚千秋有深情

喜晴

曈曈雲間日兼旬不得明一朝雨勢歇衆鳥喧新晴南窗有老叟喜極推桔槔呼童載樽酒訪渠泉石盟出門有佳趣清風生綠萍笑語途中泥爾難濡我情

七言古風

戲題金鰲山

金鰲騰騰高百丈昔者曾遊東海浪女媧斷足奠坤輿怒身化作安吳嶠骨肉雖變魂魄鮮千秋萬古生雲烟開花老樹滿發郁飛走異類爭蹁躚草堂熟對忽詫異念在神仙廣遊戲琴高跨鯉如騁驢初成乘龍較容易我今自號釣漁郎綵綸倍比任公長願言括放騎鯽庭御風直造星辰傍

山中作

人生自古少百年彈琴飲酒須歡然老子於今得此趣縱有塵事難料釐左安藥爐右茶具失記朝來與朝去偶因送客出前溪便過溪橋拾詩句

五言律詩

賊警

兵火逾風疾纔西已及東蒼翁哭海內赤子哭途中城闕兼旬閉鄉書徹且逼不知謂國者何以慰時匆

行次歙州寓之

乍入新安境溪山覺可褒賃房安食具掃榻卸行絛明識離鄉賤强言避世高君聽塗上客多半說弓刀

小園

小園春色麗花發兩三株露筍抽泥立風蘭押石鋪敎兒棋正歇得客酒重沽意緒渾如此詩腸老

未枯

遊多寶寺

探幽過小澗夕照未全陰倚杖娛閒聽聞鐘寄遠心竹光浮古趣松韻捲寒音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歆

村復中仰景

宸剪茅齊外溪流曲假繩飛蜓低復仰啼鳥斷還仍客秀香聯散麻高影障脉老夫無病痛長此樂吾仍

對月有感

天開懸寶鏡皓魄消欄杆佔自千秋照人誰百歲看夜香金鼎爐春酒玉壺乾吾意方蕭索懷茲愈不安

草堂坐雨

夏來田久旱秋雨偶然并嵐影經眸幻荷聲滴耳清幽花開小艷葱黍轉條精還望蘋池上蕭然洗甲兵

偶興

吾亦陶彭澤從來懶折腰焚香慵落落對酒意囂囂世態雲多幻人情雪易消最佳猿共鶴閒裏日

相邀

溪西村

入境聞雞犬悠悠古趣遐紅邊花落瓣綠際茗舒芽深翠和烟窈清溪避石斜他時須結伴松底泛流霞

冬晝

一年惟臘在忽忽又將央雪重庭枝折風輕徑蘂香感時空有恨留歲竟無方老矣當椒客他鄉作故鄉

平原

碧天連野色微雨濕蒿藜鳥影松間沒蟬聲柳上啼寺僧張遠蓋田父把輕犁逸趣紛紛入都堪作畫題

章氏幽居

白屋烟霞內花期了不愆邱山情更好泉石盟須堅綠樹當簷裏紅藤倚壁牽主人閒處立有客笑扶肩

憶舍弟從善

弟貧居欲縣兄老住豐溪大被身分裂長繩足共羈帽雲橫斷嶺釣月照斜溪安得原原過陶然樂

泰鶴

夏日即事

結伴居山寺超然見白雲境間堪問道客雅好論
文坐石惟看奕行山返課耘夜來塵俗話不向夢
中間

梅

最愛臨溪曲橫流一樹梅橫根惟愛石落瓣不沾
埃臘裏孤清備春間剝闢村潤溪還有稚青子百
千枚

漸林步村徑

竹裏荊扉掩村前萬物幽飛蟲搏澗舞鳴鵲抱巢
修川上漁歌斷坡前牧課休溪烟隨杖屨吾意自
悠悠

七言律詩

避亂

海內風光半血汚殺人聲過侶樵蕪一身驅路𢥠
如蟻八口無家散若烏栗里無蹤空悵望桃源有
夢失招呼饑來對店供殘飯敢怨匙前脫粟粗

春日書懷

豐溪村內野人居隱約南山對斂廬花下小橋春

竹塞竹中深徑夜歸漁無名正可驕王謝有句還
能繼庾徐醉罷淵醪鄰客散一番清夢又遽遽

贈野僧

有客逃禪住北岡昔年支許意相當清如細竹迎
風瀝潔似孤松冒雪張錫杖倚雲看遠岫鉢瓶汲
月煮新芳只今石畔雙扉掩靜閱琅函幾章

木豐橋閒坐

散步輕鞋裳見投木豐橋上有雙眸山沿東含環
西合水邊南岸過北簷村婦坐哇挑馬齒野童蹲
洞探鷄頭娛閒不覺忘中飯一點斜陽射竹樓

閒田禾

村南村北稻花明碧影清光夾望平節弄暑風輕
拂拂尖懸晚露濯盈盈道傍媼婦呼鷄返坡外兒
童跨犢行獨坐小橋幽興滿蟪蛄聲在柳梢鳴

五言絕句

傳婆井

古井無淵源千秋自涵養日林汲人來洞然發清
響

茸豐溪橋成志喜一絕

橫流架石梁刻作禾豐字好渡杖藜翁逍遙課農

事

醉臥田間賴里人章氏子扶歸作詩以謝之

荷鋤田澤畔垂手引偎糊陷溺今方衆君還有意
無

題黃濟石

怪石裏苔錢高聳百餘尺我至徧呼名依稀點危
頷

觀野燒

烈烈西風裏還熱一掃空雖留生意在巳廢半年
功

菊

短籬偎曲徑風雨□□芙蓉冷何知更有
伊

七言絕句

柵山

鬱鬱長林障遠鄉茸茸細草綠于秧好風吹拂間
烟靄薰得斜曛滿徑香

漫興

斜嶺豐溪許避秦一坵一壑老遺民非同莫漫悲
家計留得黃冠未算貧

馬蹄痕

一泓流水舊多情拂塵乘騷躡後塵父老競傳遺
跡在不知仙客是何名

春日往柵山敲詩於驢子背上未即就誤入
側徑爲叢莽所縛遂卒成之

風生原野翠痕充澗曲盤陟小徑逼覓句未成垂
首索不知身掛莽林中

又

腸絕半腸已數句到來春霧正盈盈山神擬欲求
新句牽住衣裳不放行

寄含弟

函報家音又拆看添書絕句報平安豐溪消息生
涯定明月清風一釣竿

料峯別業

料峯嶺半樹森然伐竹編成翠底壓雜客不來塵
思少落花啼鳥自年年

德山老人送茶至

類珠香茗產松坡野老新分午雨多釣罷歸來兒
說與引瓢旋汲澗中波

豐溪秋社

稻熟瓜梁歲有仁烹雞割豕祀田神分胙不覺歸
來晚一幅雲烟擁醉人

始遷祖唐詩人豐溪漁叟諱從慶字世膺一字彥
餘世家河南穎明間黃巢亂偕胞弟從善公隱歙
州之堨田後公復隱旌德之豐溪纂巖子陵陶元
亮之風垂老遺書屬子孫曰我歿願無事誌銘但
題墓碑曰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足矣享年九十
有七生兒子二人孫十人曾孫二十四人元孫六
十二人而其後亦數世不求聞達公之遺意也初
公隱豐溪時黃冠野服彈琴詠詩誦其詩者輒以
司業鄭谷輩相與推號詩中十哲去堨田百餘里
而與從善公作詩往來公集中有詩云兩龍家書
又拆行添幾句紙不安豐溪漁叟生涯定明月
清風一釣竿從善公詩有云兄處豐溪弟堨田思
兄長望嶺雲顛何時借得王喬舄一寫離情共榻
眠此亦可覆者與蓋凡吾公之潛德隱行族牒邑
乘暨南唐舒雅倚恭詳矣茲詩之存梓鐫刻特錄
其本末附於卷帙以垂不朽云
乾隆元年春正月裔孫積初謹識

豐溪八景

裔孫積祚晉封校正

清風鎮

郁際日華明山色烟鬟中漁叟生涯處日日嘯清風

明月街

老屋青山下最愛月娟娟閒庭增皎潔詩酒共陶然

傳婆井

一泓含天光淵淵洞如許仰汲清冷波時時給村里

仙姑墩

窅窅仙姑墩萬山翠屏環忽疑仙佩響子夜度松山

馬蹄痕

豐溪古渡頭時聞天馬嘶相傳遺跡在蹀躞[illegible]綠波

英濟石

返照步幽巖攜琴坐危額一曲風入松月上英濟石

金鰲峰

鰲峰出層霄摩空懸倒影我欲摘星辰直上金鰲頂

永豐橋

一道臨清流架梁刻永豐娛閒投杖履古趣咏曲風

家君存從叔[illegible]祖元進公手錄豐溪存稿并題咏豐谿八景七言律詩未今閱家乘得豐溪闕闕詩刻八景五言古體如于首秀遵族永驛人之秀熟又附王傳宋天任朝陽閣張杰照溪軒七古絕句一首與元進公本異蓋彼府其豐溪閣八景詩意也故不具錄以俟後人夫豐溪在

巴萬山中豐水出爭閒環聯帶天然畫圖吾公樂其地僻而境而日逆丞豐溪開搜則水石齊吟舞論存萊幽景奇臺中函圖意正儒藏山先生所云風景額闆畫當日坐石禰闢墅諷之有也此豐溪閣之所以底八景詩之所為作也個曰清風鎮存稿無題詩有明月曰傳存稿有傳曰明月街稿風一釣竿之句姿井婆井題曰仙存稿曰馬存稿有馬曰英存稿有題曰金替婺無題蹄痕蹄姿題濟石英濟石題鰲峰存稱有載題曰永存稱有永豐橋閒坐題又其金鰲山題豐橋詩有封作永豐亭之句詩具載於諸牒題亦徵見于存藁要齊公搜與水石耕覺瑩咏之神題擬為輯川詩兩王囊胄和裕樊舉似且八景之作非徒以景月之也編雜當日賤其境屬其景書念先祖簃然廣吟藹然仁孝之思存動積纂此其意與家俏兄樂豐彙存業裘揚先徵質諸名公鉅鄉以鄉猶唐五百家集八百家集後傳世不朽其致一也茲先公遺址乐歌燼事畧校正附編末處諸同好以題示來者俾公當年黃冠墊原樂釣自娛撫琴乐

詩山水爲樂日追逐於豐溪間更可於豐溪圖八景中想見其彷彿次此又祚之與伯兄若合一契而晉右軍蘭亭詩序曰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余于豐溪八景詩亦云乾隆庚申年八月既望積祚謹書于豐谿八景詩後

豐溪存稿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呂從慶撰前有任啟運所撰小傳稱從慶字世膺大梁人從其祖仲官於金陵廣明元年黃巢攻金陵從慶走歙之塌田及朱溫篡唐遂遁居旌德萬山中隱居不仕稱唐遺民至南唐時乃卒年九十七其集歷代史志書目皆不著錄此本爲乾隆庚申其裔孫積祚所刊稱其從叔高祖元進所手錄黃之雋祁泰儲大文皆爲之序稱其湮沒八百年而始顯然其書晚出授受源流渺不可考越宋元明至今忽傳於世論者頗以爲疑其詩如賊警之何以慰時匆遊多寶寺之先供坐佛歡村徑即景之啼鳥斷還仍及長此樂清溪草堂坐雨之懷黍轉餘精薄暮步村徑之飛蟲搏澗舞鳴鵠抱巢修醉臥田間里人扶歸之垂手引模糊咏菊之風雨困秋曦皆不似晚唐五代人語又其中有懷殷子陵前輩一題案李肇國史補稱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無稱古人以前輩之事杜甫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前輩飛騰入餘波綺

麗爲亦僅用爲詞藻無稱人以某前輩之事况遠
隔千年忽被此目唐人諸集實未前聞又春雪往
柵山題中有敲詩驢子背上語案賈島咏推敲二
字不定見唐摭言鄭綮言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背上見唐詩紀事在今日則爲故典在唐末猶
爲近事不應從廣用之且稱吟詩爲推敲已屬割
裂至改爲敲詩明以前人實無此語疑爲贋鼎葢
亦有由矣

文正公尺牘三卷

〔宋〕范仲淹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元年范文英歲寒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公尺牘三卷》提要

文正公尺牘目録

文正公尺牘目錄

文正公尺牘卷上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領署公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向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著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踈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

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
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
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往
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
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煮餅
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缾
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
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
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瘦柰何柰何家中
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
盛之以鐵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買田如何若
買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爲照管若在水瀆側近則
只典買四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
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
様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
恐歇却則又撫成時寒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知
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
今得力水災無可柰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
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肉
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爲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
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卷函要知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
息也其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
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舡子留
三兩人勾當其舡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
涼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
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柰何柰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
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
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道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支
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劉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
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
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滿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
幸甚淅中諸親各安不知彼中災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
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錯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
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
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心須
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
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
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一一聞時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爲李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
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

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爲令令魏祐抑職明
錢并影堂材植去又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
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旋作水陸齋一會别書牌
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祖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
排供養及六叱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
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戚
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倖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
銷得（杜大家當一米石亦自引與一石）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
更請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臟腑也
二叱田不及書只請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
之會又增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喜
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覲馬縂丞亦
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界使然或回換得數項高田常熟
者則婚嫁可以指望待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
宗文字及於老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書
并三哥自傳閣事亦旋旋收來或闕祖先元是藍田人不
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
重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
婿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
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
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
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
不勝委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
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覲乞加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汪與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憂
心却聞杜大病亡甚痛甚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喪
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若若莊契恐
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稅
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闡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
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
多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付去
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
勉力爲之過毀過審無以防也如蘇湖水患奈何奈何三
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
功見使命自杭州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
猶不能免問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
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
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
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妹女也今年郊天且
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别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
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嘗時

將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龍舅今田居安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轟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爾郊恩例但勘下曆子未要請出先筭欠多少馬價并來年郵節進奉並當在官庫准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秘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析事務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析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潁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并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 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差人先賫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發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了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姻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曾因石什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入貢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員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illegible]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惜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便人去相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 行平善六嬸神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亦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頗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趣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

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作到不及云
六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悤
渴此中與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
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
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
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
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汚則晚年饑寒可憂
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爲其暫來南京便欲
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
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
弟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宣某咨上三哥秀才

手札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稚兒何如求城莊田暨寧陵家
計作何擘畫八叔貧外五哥凴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
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選照管得否足下本
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來得但見本府進奏官即知
在此公ノ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
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襄門如此寧不憂
懽求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鑿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
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某咨于朱姪秀
才 台座

凡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賀
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愼於高議不同當言責之
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樹立平生之稱常日見大
節不必稱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某
上育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
勢便須思慮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
禁十四見希致懇爲他在宮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
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某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札
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壓豈不能安一弟使車於
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
有功課疑寒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
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雖
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若笑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
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著參看道書兄詩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

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
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
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
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
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
只空最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
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發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

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夷構力敎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尚有心謀待之非晚

某謹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即不見實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足下起發喪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某致千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臓淋痳併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甫郄巽姪之恩已發却多日爲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巳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説相國下車賴長者傳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穎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覔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遣疾耳

勝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喜遠聞哀訃苦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湧悲湧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遲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内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假師看伊要知次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覔下桑栽開春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巳支料錢兩貫去正

月起請傳語君嫁兄弟不及■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門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文正公尺牘卷上

文正公尺牘卷中

與韓魏公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覺降眞海以多故修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後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衆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剔趙學士云禪相化別時伴云少年開識剔實樣亦云亦無累神抛無的惻）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班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其不說作者知他當年事不備做也如特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此中士大夫多惟得他文字）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事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爲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專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裏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其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爲助盛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貴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邪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肆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說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斫傷甚困皇問之言賊着

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
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
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秘丞正旦可
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凉聽一位可以待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戎
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奏事打却蕃部
今日報到三千人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
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安可僅雖
試之並乞密之元秘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
牙痛未已請用蜈蚣黃材者爲末揩之實即止或是風壅即用搜風藥宣過
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違門墻以道塗之勞久疎
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權下度日無客公事絶稀甚
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久於衡要嚴召非晚更
望勉之因風無悋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
郊人回草草
某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尋
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
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拘
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
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
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與三五篇恐非
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

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
成眞是也惟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
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
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illegible]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寵示
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爲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劄有壯歲
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綱可說得子中云瑞已有不聲免者緣滑州已謝延第
四劄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賤量力實不
可[illegible]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彰
[illegible]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仄
郊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爲光寵奈何朝
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
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
到須以此劄章朝廷裁酌今日閣下復舊職改大諫
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
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
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
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爲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
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
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爲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敕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郵報與
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劄
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

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悉不俟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其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類風駕爲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則有一削候向聞恐遞中疎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不管成敗（如傷國害財輸老戰而略兵矣如虜攜不許責樂節制而亂天下）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爲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數未必能治）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

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爲謀彼便通順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爲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羣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勸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寧州嵓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嵓嵐軍米光濬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曾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關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齊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兵子來復枉貞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

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爲已乞罷使名改滿回襄鄧上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撥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柏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illegible]使得預班列於庶事愈遲復得善郡每自循省而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

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鄭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安和某近改荆南辱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祝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傾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鄧去某已陳乞再任或移潮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巳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求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求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剥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憂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恩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所以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為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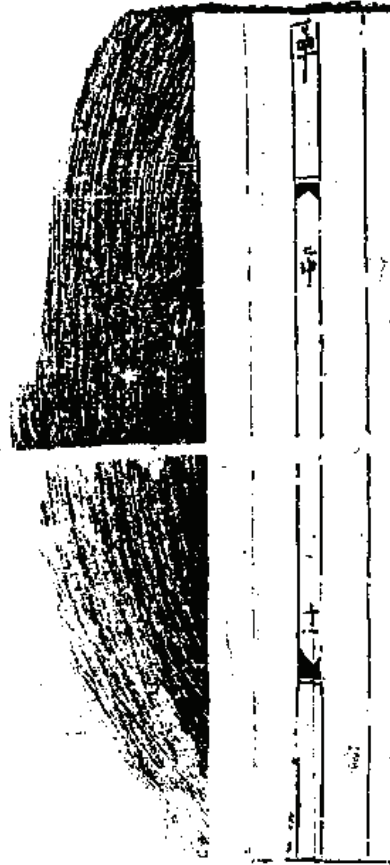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增喜忭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灰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慚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示諭在鎮三朞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為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頒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

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愧恭審起居安勝
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
聞已霑霈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盛甚釋憂懼
可偃息以從事矣乘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
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
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眞雄文健筆高古相稱
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
以膺大拜眞禱眞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尊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
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
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領諸公所賦何以措
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稿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
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illegible]曾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滌蕭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
以風雅革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
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
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某先
言二三事[illegible]心安而不憂其[illegible]方叩頭云公言已[illegible]矣[illegible]仕[illegible][illegible]而來知無[illegible]害[illegible][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言也此
外必更有未當處且先前及[illegible]不同求叔[illegible]作數千字[illegible][illegible]不情[illegible][illegible]也阿阿未曾
敎寫出別處其聞言叔撰而指之又美見聞否實是[illegible][illegible]不肯此望雄府惟祝自
重以福四海
閣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賦詩今
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善仰答厚意慙荷慙荷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illegible]旨賜教過垂周厚私念去

人必至麾下以啟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
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抃為生平美事甚幸甚幸退省虛
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某上巳
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儉物
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
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盜
盜齊傳聞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
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忍辭避拜遇未卜日
深瞻望仰祝大拜為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懿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
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
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
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為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
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
且懼明公拜命初以營轉留滯不獲修賀先賜榮問復稽
裁謝為安撫提轄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
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甚伏
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慰勤厚之意
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途遠風間但
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為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
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順養至和與神道游誠
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

亡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
知■之羞拜會未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穉圭給事向游遯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
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笑
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誄誌感歎辭義兼風化搢紳光
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
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文正公尺牘卷中

文正公尺牘卷下

交游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茲
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寔忽數千里日思奏記
憂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聽日以增重
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
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
害稍稍而息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
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
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濁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
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廬
而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
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
春之晝秋之夕既淸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
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
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
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
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
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某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思改蘇首捧
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
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
罪死罪早以桐廬郡述之■仰黷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

子之高而應諸遠塞不以洪鐘之大而納茲纖莛謂宣父
聖師猶稱弟子之善邪吉甫稱或矜小吏之狂終其嚴誅
寵以鈞什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孱當此
褒賜某謂爲韋芣苢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朽矣又蒙以
新著神御殿頌游滬賦青社州學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節
執量童觀之所得預宗廟之美俱當金口木舌以爲說至
道之萬一爾如覩大禮閎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遵贍
台屏伏惟尊崇爲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諸
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爲國
自重卑情祝禱之至

與邵餗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生
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貝維舟水
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
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
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
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
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
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
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候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學士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
惟遷諫司奉疏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

時端人之言固
其少屏則信起
之際使人愉然

王兆

某再拜狀元正
到郡重江亂山
書日有雅味時
信然惟閣下居
愛善愛

與石

某再拜去冬以
賴此閑處可以
絕無意尚非求
下與滕正言達

與曹

某再拜伏念天
石其辭雪霜見
無明哲以保身
報暨守桐廬郡
以祖穪之邦別
命仍舊鄱陽之
萬一可濟耳願
望惟以道自愛

孫元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矣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抃感抃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illegible]望以此爲念未拜覿間伏覬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愛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竄於不知己者甚善甚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絶落[illegible]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幷簡呈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illegible]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政郡不敢奉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書講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闡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巳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

某巳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眞賢者養浩之宜矣其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拔覲間萬萬自重

須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州州陸行歸府別無以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章老昨日鄧州同來宛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録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巳起發學士應未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爲風氣發動不得馳禁人來特辱眞誨承體候安好柔慰至慰彼此當路

守任瘝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鄉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邁度已與人異能禦儂旅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illegible]先生胸中之奇氣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爲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爲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于聽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問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輔群賢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隳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某啟知寧寺丞班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置之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爲褐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浩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仁與差人問伊父服得否以何爲候又恐此藥宜取多則不勝其羸

某再拜寺丞父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驛音鮮寓慰悚慚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麋才識者奉借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款曰知己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資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慶餘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向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父闕致誠[illegible]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負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樹其覺簡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厲惟執事禮之部夫將廻務懶不多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寘誨伏承下車來海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優息矣未期披

介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訊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慮常須用心與南中不侔耳下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料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攝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泰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賚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爲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眞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偶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膀也漸遠風音難爲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爲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訖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某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頼朝廷寬厚未至顚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況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柰之何兒息未辦事文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如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李春郎嫂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對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明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涑辱誨旨過形懇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某然屢謫宦幸得舊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爲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爲力柰何柰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爲得矣責省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麈把二箇紅畫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詰勑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力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稟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音聲不斷絕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訕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嘗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勸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処也某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勃入勃出之禍況邊上之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即得辭訴即有丘園之請以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論[illegible]一下鬼神來復又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寧渴見賢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當閣惟乞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軌州承至此言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雖落稍有倫序頗得外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illegible]欲解邊務則尚可救之然路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嗣豈不悉其志復聞北事已萌不勝憂禁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負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況知已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為大也

安撫太保

某諮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才言會問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邠不更多云寒涉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樸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之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什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覲不敢駐留蕉事必可上聞將[illegible]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重

某啓前日遣急足齎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奉攻閣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戾昨來謝章有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留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此實詣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衙行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己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鑒孔孟不能逃況吾輩耶冀中自愛自愛某於閣下為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乃敢少勉悚悵悚恨專此不宣

即去欲商中置少屋葉耳禮制中從不還居也走知之

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illegible]太薄因思曾爲[illegible]
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宦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
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袞官似兩不失志仲儀以謂如何
雖立賢無方間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間見[illegible]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
豈知我耶而凄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啓在饒日一殷待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直接千
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賷支使來又得書并詩
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
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論官味
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甚酉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年
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公
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
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終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
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其則多病健忘無益
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
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柰何柰何翰長必已
安好近已有書
呂先生甚角太真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贄汝陰

之請令一任清薄足爲基址[illegible]勸他令就洪守石就次序
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
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令俟卜[illegible]活心閑耳靜幸事

與田元均 正月十日

某啓至鄭縣見王助教領示均誰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
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illegible]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
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加聖
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
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豈下
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
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
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擔負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瓶近
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
日一服其有功恐疑之和劑寄上看多愛多愛不宣新收
[illegible]識候到即有書去非是某[illegible]也[illegible]記致意

與李寺丞 四月十一日

某頓首[illegible]承行曾奉手劄邇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
某此中無事[illegible]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但元均書來
專送上近得楊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行且安也暑中
凡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
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栻
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
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
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三年元日
廣漢郡張栻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
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
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
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
以杜蔽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
知也　[illegible][illegible]年新安朱熹書

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滅
今重命工鋟梓刊置家塾之歲次[illegible][illegible]
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丁丑正月卯
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范文正公尺牘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范文正集已著錄是編皆其平生手簡爲家書三十六首交游八十一首蓋其家子孫所輯朱時已於集外別行後有張栻及朱子所作文正書帖跋語二則當亦後人所附入原本五卷今止三卷則陳振孫所改編也

居士集五十卷（存二十九卷）

〔宋〕歐陽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紹興衢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居士集五十卷》提要

居士集目録

第一卷

古詩

第二卷

古詩

第三卷

古詩

第四卷

古詩

第五卷

古詩

第六卷

古詩

第七卷
古詩

第八卷

古詩

第九卷

古詩

甲黄學士三首
雨後獨行洛北一首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首
智蟾上人遊南岳一首
送左殿丞入蜀一首
秋郊曉行一首
被牒行縣呈諸僚友一首
過緱氏縣一首
行次作一首
送梅秀才歸宣城一首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一首
送謝學士歸闕一首
河南王尉西齋一首
張主簿東齋一首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一首
春日獨遊上林院寄希深聖俞一首

獨至香山一首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一首
黄河八韻一首
和應之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一首
晚過水北一首
罷官西京回寄張主簿一首
寄西京張法曹一首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司錄一首
朱家曲一首
行至椹㵎作一首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一首
賈推官赴絳州一首
張如京知安肅軍一首
送威勝軍張判官一首
送史㝹武功尉一首
祝熙載東陽簿一首

第十一卷

律詩

第十二卷

律詩

第十三卷

律詩

第十四卷

律詩

第五十卷

祭文

六一居士文集目錄

庚午蔡春蔵園讌集獲觀主人新得宋衢州本居士集楮墨精美字得北宋歐體洵人間之瓌寶同觀者恩施樊增祥瀘州高樹膠西柯劭忞昭文孫雄杭邵章如皋冒廣生雲陽涂鳳書屬蓮花朱益藩記之

居士集卷第三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三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
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紫開繁英
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嚶鳴
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
南窻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
黃鸝顏色巳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
竹林靜啼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
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
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
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緑無人行
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
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
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
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朋
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
身閑酒美惜花景惟恐鳥散花飄零
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一首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
暖梅花應巳繁使君歎騎從車馬留
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
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
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
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一首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
瞻子與山嵳峩今子其死矣東山復

誰過精魄已埋没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羅音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黄晞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詞常續最高弟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詼詼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毁譽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九門閶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凛凛清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纖雲收羲和困路
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
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吳牛蜩蟬
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一首

踏石弄泉派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
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滿春疇鳴渠繞
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甚美木皋淩
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
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子坑賽龍一首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
壇亞樹古潭水黑沉沉影響疑有無
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空虛
黿魚帶去半空落雷轎電走先後驅
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
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
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
野巫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一首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
微豈足汚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
含育荒茫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
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
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
大患巳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蚉蚤虱
蟣蜂蝎蚖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
一粟雖微無奈衆惟小難防毒嘗聞

高郵閒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雠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飧下帷幬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閒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蓆獸緣撲燻簷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翾翾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塡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飡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一首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來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
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
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
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
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
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
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
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
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
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
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
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忽開子遺文使
我心已寛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汝癭一首荅仲儀

君嗟汝癭多誰謂汝土惡汝癭雖云
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
媒妁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作汝山
西南險平地猶确犖汝樞生擁腫根
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
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
遊所見可驚愕喔喔閭語笑纍纍滿
城郭傴婦懸甕盎嬌嬰包卵鷇無由
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返
不如鳧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可略
癰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
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

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削農皇
古神聖爲世名百藥豈不有方書頑
然莫銷爍温暘汝靈泉亦不能湔淪
君官雖謫居政可瘳民瘼柰何不哀
憐而反資訶詆文辭騁新工醜怪極
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
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蒐
夢山陂邀握手未知期寄詩聊一噱

滄浪亭一首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
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
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笋添夏影老枿亂發爭春妍
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
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
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
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
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
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
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淥浪搖醉眠
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窮年
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一首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明欲知天府
雨錚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
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鎬煌煌
七星文照燿三尺氷此劍在人間百
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
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欃搶藏之武庫
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敢邀
金繒

秋晩凝翠亭一首 探韻作

黄葉落空城青山遶官廨風雲凄已
高歳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
生泒晴林紫榴圻霜日紅梨曬蕭踈
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
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携寒醅美新酢
償登臨無猒頻氷雪行即屆

菱溪大石一首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
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没溪水秋復春
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
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
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
荒煙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竇清泠泉
朱欄緑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南軒
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竒嶙峋
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
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為落彼荒溪濆
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説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鍛錬融結一氣凝精純

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温
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
茍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誰雕剜
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
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
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
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
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
爭奇鬬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
天高地厚靡不有醜好萬狀奚足論
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一首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
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
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
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一首

高門煌煌焃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
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
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貝猶滿把（生携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
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
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卧聽北風鳴屋角
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群木落
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
林枯山瘦失顔色我意豈能無寂寞

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
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
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
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收瀲灧
蘭枯蕙死誰復吊殘菊籬根爭艷艷
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
芭蕉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汚池檻
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
咿呦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
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小飲一首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
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時節開春風
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糚野態爭花紅
人生行樂在勉彊有酒莫負瑠璃鍾
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一首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
人生此事尚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
深紅淺紫看雖好顏色不柰東風吹
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
清香嫩蘂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
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
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艷隨
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
盛開比落猶數日清罇尚可三四携

秋懷二首寄聖俞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鴻斷山千重羣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胷壯士亦何為素絲悲青銅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巃嵸巉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掇孤英泣古弔荒冢琅琅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不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眞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一首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猒情不專闘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蘂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靚容修窈窕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一首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春醉詩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首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斂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樓泠泠谷中泉吐溜彼山幽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草樹間暮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窻風冷如鎪歸心中夜起輾轉卧不周我爲辦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頷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謳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爲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輈一來勤已多而況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雪行將稠美子兄弟秀雙鵠翔高秋邕邕飛且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琅琊山六題

歸雲洞

洞門常自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琅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

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
我來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
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嵓徙倚弄飛泉
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門亂峯深處開方丈
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四

荅呂公著見贈一首

送滎陽魏主簿一首

青松一首贈林子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一首

橄欖一首

鸚䳇螺一首

食糟民一首

送焦千之秀才一首

伏日贈徐雍二生一首

寄生槐一首

韓公閱古堂一首

永州萬石亭一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鐘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

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首

拜赦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
喧兩北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
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欣欣
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一首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爲古曲
聲如與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
能論横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
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我琴調
作南風絃一奏風南來再鼓變雲烟
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
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
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汍瀾

酬學詩僧惟晤一首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弃
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可取龐雜不
全純子雖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
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與吾儒異
轍難同輪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
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
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
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
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勞徒
自苦骸筋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
惟求一言榮歸以耀其倫與夫榮其
膏不若啓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

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首

長河秋雨多夜歸寒潮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惑綴緝余生苦艱阨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卧入反）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穽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縶但令身幸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鵲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窻語青燈夜雨聽霰霰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共挹輕撓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去雖迫訣語出猶澀歸來錄君詩卷軸多鑯鑯雖云已老矣意氣何業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馽知之莫予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一首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嶄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奩蝦蟇白兎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景山得之惜不得贈我意與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聲)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蘇子胷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胷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使有手誰敢施鐫鑱呼工畫石持寄似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一首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音戲)將期誰顧盼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索莫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一首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塡應虎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

者自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相沿益透怪各闢出新奇爾來千餘歲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予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畢近又脫賦格飛黄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可勦衆說旁通塞多岐正途趣簡易愼勿事嶇崎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蝕昏眵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一首

大雨雖霶霈傷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爲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小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霡霂晨晞露蒼涼川原淨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爪芽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一首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

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一首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荇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柰何翁屢來俍使飛走驚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弄蒼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猒日來登

荅呂公著見贈一首

晉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騕褭一去不可追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穽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爲清池新陽染山木繚亂發枯枝無人歌青春自醻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乞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綠鴛鴦浮瀰漫四時花與竹鐏俎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蘭芝酴醾寒且釀清唱婉而遲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

衰病畀心在良可噫譬若卧櫪馬聞鼙尚鳴悲春膏已動脉百卉漸萎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滎陽魏主簿一首

卓犖東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閾我衣驚倒顛僕童相視疑寮吏惑不然俛首鵠鶴啄進趨鳧鴈聯青衫兩靴脚言色倩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懽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壹吏欲辨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實洩高寫長川光暉相磨晻浩渺肆汝瀾寮吏媿我歎僕童恪生顏我顧寮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爲戲耳以藹僕童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一首贈林子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爲功良玉有天質少加磨與礲子誠懷美村但未遭良工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一首

得豐字

汙池以其下衆沐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顧子誠鄙薄群俊枉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譬如登圜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舂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葛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茸暮雪浩方積酥醅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一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凌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

圓玉
餳飴
口厥
若何
大哉
牙顆
珊瑚
泥居
貿村
濃沙
清罇
美人
物雖

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一首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識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之饑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一首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蹶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粲粲雙拱柰何奪其一使我意紛龍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蓊（音委勇反）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況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雍二生一首

徐生純明白玉璞雍子皎潔寒泉冰

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
平湖綠波漲渺渺島嶼古木陰層層
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
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睡莫興
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卧償蚊蠅
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
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爲交朋
崎嶇磵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
酒美賓佳足自負飮酣氣銳猶驕矜
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顔非舊白髮增
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飮寧及合與升
行指眼眵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
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
只今心意已如此終身事業知何稱
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首

檜惟凌雲朴槐實凡木賤柰何柔脆
質累此孤高幹能鱗老蒼蒼麗耳光
粲粲因緣初莫原感託徒自歎偷生
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
莫見眞贋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
萌芽起微蘖辨別非先見剪除初非
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
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
固有害斷絶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
惡無傷善

韓公閱古堂一首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

里民泳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
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
談笑閒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
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
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玆將柰
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王磬猶
走羅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
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墮識恩威謳
吟起羸瘠貔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
文章娛閑暇傳記尋往昔英英文與
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
辯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循吏
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
業本蔓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
當歸廟堂上有佐久虛席大匠不揮斧
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群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一首 寄知永州王顧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
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常使鳴
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擴放天之山窮
與水險下上極泓洞故其於文章出
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此久荒穢
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剪薙發幽
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
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
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
我銘山隈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五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五

答原父一首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畏子來清風興肅肅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

奚所貿孔孟久已定羣儒室自私惟
子通且贍幸時丐羸餘屢得飽饑歉
嚴嚴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三才失綱
紀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胠篋英雄爭
奮劒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纔能
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是
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
反蒙華衮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
早已暴何由斂苟能衰廢痼其可惜
針砭風舲或許邀湖緑方灩灩

蟲鳴一首

葉落秋水令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
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
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
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
寄之作一首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
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
因循優游以爲高寬縱以爲仁今日
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
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
歲月寖隳頹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
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寖淫將徧身湯劑
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
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
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獘革僥

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狠未爲不
仁人俊乂沈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
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説乃其要易
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
捨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
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
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孑華當來時玉
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
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諭以上恩德
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槩豈止一方云

送張泂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一首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
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
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
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㹠一朝叛烽
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
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幷苗頑不率
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藩籬被觸突辟若豨與羺馴擾
以羈縻可呼隨指令稱藩效臣職冠
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
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爲善
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
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
天子仁旰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
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

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令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鐏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已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一首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空腸時如秋蜩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賸念子朝夕勤鹽虀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簪犀朝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鳧鶩爭稗稊憶在洛陽年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瓈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眵不辨騧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蔬畦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

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犂

有馬一首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

天辰一首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一首

兩歲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為稽短篇投子辭瓦礫敢辱報之金褭蹄文章至寶被埋瘞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並出四顧驥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虀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

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
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潮)
雞兒啼妻噤午未飯得米寧擇粃與
稗石上紫臺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
璨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
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若駕騁仍驂
驪腹雖枵虛氣豪横猶勝諂笑病夏
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
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
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黎

感春雜言一首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
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夕聒
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
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
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顔柰何人爲
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翻自從春來
何所覺但怪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
行逢百花不著眼豈念四氣如回環
却思年少憶前事雖有駬駿難追還
柰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彊相牽扳
淥酒如春波黃金爲誰慳人生一世
中一步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
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一首贈同年劉中允

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
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

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
撞雲消風止水鏡靜泊舟登岸而遠
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
鴻厖試往造乎其閒兮攀緣石磴窺
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
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
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
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
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
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
極便欲絕世遺紛痝羨君買田築室
老其下揷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
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窻
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
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
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
長杠

送徐生之澠池一首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
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暖律回嚴凝
曾陪罇俎被顧眄羅列臺閣皆名卿
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
脚靴手板實卑賤賢儁未可吏事繩
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
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
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
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
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
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譍
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
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塡膺
羨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
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
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鷃瞻雲鵬
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因子興

葛氏鼎一首

大河昔决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
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
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
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怪神所搜
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
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
髻然岸裂轟雷驫滑人夜驚鳥嘲啁
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
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漚
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
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揶揄
明堂會朝饗諸侯饔官百品供王羞
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
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
披荒斲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咿嚘

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説何悠悠
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勉効尤

太白一首戲聖俞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
太白之精下入開李白高歌蜀道難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
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
平川宫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
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
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
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眞人駕
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
青霞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
秋草

邊戶一首

家世爲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
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
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雨常俱自從
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鬬兩
地供賦租將吏戍生事廟堂爲遠圖
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首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
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
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
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
賢棄而諭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

州江十學士一首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黃金要九環柰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慙常在顏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須寒雲雪紛糅幽鳥春緜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一首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迺覺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饑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剌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已逬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鍛翮追羣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誥命厚顏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難幸何日早收

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首

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巳零落埋黄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巳剥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雲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欲死黄鵠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閤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閑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六

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歲月坐易失山川行知遥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署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軺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一首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匆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温君命固有嚴羇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一首

馬饑齧雪渴飲冰北風卷地來崢嶸馬悲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勤遠征

風吹沙一首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磽犖悲摧藏
當冬萬物慘顏色冰雪射日生光芒
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
攬鞍鞭馬行匆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首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
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
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人
諠譁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
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
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月忽忽行
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
落霞風雲暮慘失道路磵谷夜靜聞
麏麚行迷方嚮但看日渡盡山險方
逾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
莫加我後君歸秖十日君先躍馬未
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
嬌鴉而今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
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
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
盈車

贈沈遵一首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
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
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有
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
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
膝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

見翁醉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
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
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
落山風吹自醒我時四十猶彊力自
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
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
我今應不能識況夫子愛君一罇復
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
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

荅聖俞一首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
獨無酒數往從翁何所爲翁居南方
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
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
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
有名字萬家弃水爲汚池人居其上
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
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
煮薄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
飽則止一瓢飲水樂何涯況出新詩
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
不可有君家筐篋滿莫持寸六名高
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
一丘土聖賢獨如星日垂道德內樂
不假物猶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巳
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醨玉堂官閑
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
會有幾當弃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　齋于醴泉宮作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慙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煌煌署間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力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飧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爲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饑寒迫讀書爲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吴學士石屏歌一首

晨光入林衆鳥驚翩翩羣飛鴉亂鳴

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饑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樹間煙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剗山取山骨朝鑱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閑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首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於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　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

名（車螯一名車蹀）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猒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首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為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夾萬里顧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首

淺山嶙嶙亂石矗矗山石磽聱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輈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褒忍饑官太學得錢買此纔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有數家筆畫古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眞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為富豈必

金玉名高貲朝看晝暮讀詩楊生得
此可不饑

荅梅聖俞莫登樓一首 在禮部貢院鎖試進士上元夜作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
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靄洗盡
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銜山
視千秋綵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
耳欲咻清風娟娟夜悠悠瑩蹄文角
車如流婭姹扶欄車兩頭髧髦垂鬟
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輕衫駿馬
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
如鵂鶹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
擁衾裯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
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
豐麥麰遊騎踏泥非我愁

荅聖俞莫飲酒一首 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
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搖頭
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
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
無不死惟有爲善不可遲功施當世
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酩酊
一罇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
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
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
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荅公儀憶鶴

之作一首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
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
巳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
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嗥
低垂兩翅趂節拍婆娑弄影誇嬌饒
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
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
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
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
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
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
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
無憀纖罾綠驥既非老者事玉山滄
海一去何由招

戲荅聖俞一首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脚兔蹲而累
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
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辟垂乍見拭
目猶驚疑羽毛襂褷眼睛活若動不
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
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
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
愛惟精神况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
靜夜雪色凌清晨二物於此時瑩無
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
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
誚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

其衰乎柰何反捨我欲向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謝鸝一首

有詩鶴勿喜無詩鸝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伊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聽詩鶢鶋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鸝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爲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鬬勇如聞鼓鼙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鶬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鸝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鸝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遙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鸝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一首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衆草間露此紅的皪草木本無情及時如

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巳昃繞之
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
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其二

摇摇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尚
少暮看繁巳多不惜花開繁所惜時
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
固如此古來知柰何達人但飲酒壯
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効孟郊體一首

花姸見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
德猗猗寒更綠京師多名園車馬紛
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
迸青苔蕭踈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
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醁
黄昏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鳥宿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七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七

琴滁山高絶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
林山溜白玉懸青苓一瀉萬仞源莫
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
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黃
金寫我幽思窮崎嶔自言愛此萬仞
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
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
語軟滑如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
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
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
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
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
衰翁索寞國恩未報慚祿厚世事多
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憂
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
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一首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
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
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
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
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
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
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
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
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
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

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吴生南歸一首

自我得曾子於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産多材賢吴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黄河渺漫盈百川決踈以道之漸斂收横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吴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忽從布褐中百寶寫我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柰何初無聞吴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顔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吴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顔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猳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赴襄陽一首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

羅縠纖麗藥物珍琵琶甘橘薦清罇
磊落金盤爛璘璘搓頭縮項昔所聞
黃橙擣虀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
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
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
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沄沄
斜陽返照白鳥羣雨岸桑柘雜耕耘
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
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
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
遠迎劉侯朱兩輪劉侯年少氣甚淳
詩書學問若寒士罇俎談笑多嘉賓
往時邢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
誰能持我詩以往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楊州劉舍人見寄之作
一首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揷羽悠悠寢與
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爲凜凜還
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風霜
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懸
烟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
優遊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
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與一
相遇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
書奉呈聖俞一首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
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

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覷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如寒鑑中兩鬢甚秋草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蘂送以清歌裊為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一首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磽确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為爾飲盡黃金觥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蘂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饑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誚渠人生自足乃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亳州一首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嗤千金市馬惟市肥

騏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
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吳越暮燕陲
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
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
開懷吐胷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穽機
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
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
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落百草腓
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騑
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
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一首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
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
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
留連芳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次道學士赴太平州一首 宋敏求

古堤老柳藏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
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
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
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妍
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
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爲然
交游一時盡英俊車馬兩岸來聯翩
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留連

謝王尚書惠西京牡丹一首 尚書名舉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

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揷尚書好事
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洛陽
花滿盤鬬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
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
香未吐緑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爲
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
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
盡賢俊洛城池籞相連接我時年纔
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
腰帶鞓潑墨齊頭藏緑葉鶴翎添色
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
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
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
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抆睫念昔逢花

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榼
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
難勉彊與昔一何殊勇
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

送朱職方提舉

齊人謹鹽筴伯者之事
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
條理雖非三王法儒者
益不然摧奪由漢始榷
屑已甚矣究竈如蜂房
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
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
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
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

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柰何窒其一無異鈦𠟤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為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雖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譊譊詭夷吾苟今出來以彼易此隋堤樹毿毿汴水流瀰瀰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一首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圓復窊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蒻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鋌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一首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蚳今江浙茶園俗言多蚳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絶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窊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猒自謂此樂真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饑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蟇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一首爲劉原甫作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泚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爲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

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
日醉

洗兒歌一首 為聖俞作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
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
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
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
兒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
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
翁家洗兒衆人喜不惜金錢散閭里
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一首 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
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
不亟歸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
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
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
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爾拙固
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
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
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
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
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
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首 閨士有欲棄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蔟蔟雄雌相隨樂不足
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返目
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

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
女棄父母嫁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
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
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子華内翰一首 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眵昏愁看花
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
禁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
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
可愛踈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
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諠譁
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
老翁對此不知猒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一首 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宫壺日
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
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宫花正好愁雨
來㬠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緑暗
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開秖慣迎黄
屋鳥語初嬌見外人千聲百囀忽飛
去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宫
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
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一首 用其韻

有芸黄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
露秀色摇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曾
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宫文章

高一世論議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
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耀發幽叢
在物茍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
木糞壤自青紅
荅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
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
簡梅聖俞之作一首
天子忽我顧賓復何有虛堂來清
風佳果薦獨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
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巳朽前者
旣巳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
行莫停手

熙寧五年秋七月　發　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八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八

謝客贈端谿緑石枕一首
夜聞風聲有感一首
荅聖俞大雨見寄一首
荅聖俞白鸚鵡雜言一首
清明前一日呈聖俞一首
奉荅原父見過寵示之作一首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
仁聖從一首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
之作一首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一首

奉荅聖俞達頭魚之作一首

送刁紡推官歸潤州一首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二月雪一首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首

盆池一首

再和明妃曲一首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首

哭聖俞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緑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旣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一首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黄琉璃光緑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舍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苶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横

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
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
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
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
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
人聖俞直講一首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颼然飄我
衣起坐為長歎苦暑君勿歎初涼君
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
忽以飛零露亦漙漙霜露本無情豈
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宁
櫛髮變新白鑑容銷故丹風埃共侵
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

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
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悞此
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一首

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
天餤餤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
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魖搜尋
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
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闃無餘
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
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
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
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僦古屋卑
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

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爲豬牆觧谿四
達幸家無貯儲蝦蟇鳴竈下老婦但
欷歔九門絕來薪朝爨欲毀車壓溺
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辱時未
免憂爲魚悔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
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官閑行能
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盡
歸歟吾屋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荅聖俞白鸚鵡雜言一首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粤明年
春玉兔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
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
之爲雪而爲氷皆得一陰凝結之純
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
養達其性天厭齡豈知火維地荒絕
漲海連天沸天熱黃冠黑距人語言
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
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島窮人迹
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
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偏歷海上峯
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
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
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饑有啄
羈紲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茫茫
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
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託宛陵詩
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

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得枯魚乾鰕數種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一首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壓類寒鴉妻兒強我飲飣餖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艣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荅原甫見過寵示之作一首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君此是

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
琴能得琴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寂
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束帶索馬
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

景仁聖從一首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
愛之欲繞行百帀庭下不能容我足
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
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
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緑
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
柰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
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
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
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缾卧墻曲
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
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

贈之作一首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
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
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
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
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闉
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
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脱頭
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

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一首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驩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柰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謡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犂汝陰叟

奉荅聖俞達頭魚之作一首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蠃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龠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既若斯其大有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没不見始悟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割析骨節駭專車鬚芒侔劒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不一識嗟茲達頭微誰傳到京國乾枯少滋味治（平聲）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荅）

送刁紡推官歸閬州一首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

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秉耒家爲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遊可以老世利何足愛柰何從所知又欲向升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中悔彼在吾往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柰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一首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時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脉野水泛灩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

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晩鶯海石榴紅囀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首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一首

西江之水何悠哉經歷灘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豗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無纖埃揚瀾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深處獸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瀝酒未及祝五色粲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雨雹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顧溺死爲可

衰輕人之命若螻蟻不止山嶽將傾
頹此外魚鰕何足道猒飫但覺腥盤
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牆
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
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日炙愁暴
鰓魚誠不幸此跼促我能使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一首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
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
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
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
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首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
鼠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
馬馳平坂愛君尚少力方豪嗟我久
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名早意氣論
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
鼠須管為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
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一首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
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陵清秋
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
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
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

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韲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顏屢俞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餾良時易失不早收籃櫝瓦礫遺琳璆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揜諸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灌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九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古詩九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一首

西齋小飲贈别陝州冲卿學士一首（分得蕭字韻）

奉荅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一首

余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荅之一首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静居堂

一首
鬼車一首
感二子一首
讀書一首
鵯鵊詞一首
初食雞頭一首
雙井茶一首
贈李士寧一首
明妃小引一首
感事四首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一首
昇天檜一首
憶焦陂一首
贈許道人一首

送龍茶與許道人一首
馴鹿一首
舜泉一首
山茶二絶
嘲少年惜花一首
出郊見田家有感一首
謝生户一首
戲石唐山隱者一首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効聖
俞體一首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
寒當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
何速凛凛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
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

豔隨昏旭黄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
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緑顔色茍不
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悦
凡木千金買姚黄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别陜州冲卿學
士一首 分得黄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
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
一觴亦有嘉菊叢新苞弄微黄所嗟
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
鴻獨高翔山川正摇落行李怯風霜
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儁良歸來紫微
閣遺愛在甘棠

奉荅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
飲之作一首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别離我歌君當
和我酌君勿辭艷艷庭下菊與君吟
繞之擷其黄金蘂泛此白玉巵君勿
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
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顔從此衰
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
樂我意獨不怡飛兎不戀羣奔風誰
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
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
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
因以荅之一首

風吹城頭秋草黄仰看鳴鴈初南翔

秋草風吹春復緑南鴈北飛聲肅肅
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
雪消氷解草木動因記鴻鴈將歸時
尔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
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
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
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帋
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功名垂百年
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
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一首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
玉種玉産瑯玕子弟守家法名譽聳
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
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
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
壯也已吏隱與餘方掛冠臨風想高
誼懷禄愧盤桓

鬼車一首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
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没舉手
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黒有一物不見
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
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
不齊既而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
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
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

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疋儔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特周公居東周猒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囓一頭落斷頸至今清血流尔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汚烏卧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爲祥却呼老婢炷燈火卷簾開戸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一首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戸不啓蟄萬不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

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
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
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貴何止浮雲輕
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
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一首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
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
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
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
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
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念昔始從
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
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
得志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
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
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
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
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
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
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
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編簡多
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乃知
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
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
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
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

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平生
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
默死匆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鵯鵊詞一首

龍樓鳳闕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
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鵯鵊催天明
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
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
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閒聲轉急
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
重城禁籞瑣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
常嘲哳田家惟聽夏雞聲鵯鵊京西村人謂之夏雞夜夜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
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雞頭一首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芡觜
凝祥池瑣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貴五岳官及鄭州雞頭最爲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
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
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
臺撥醅如玉醴自慚竊食萬錢廚滿
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
艇高歌菱荇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
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羨五鼎萬
事適情爲可喜何時遂買潁東田歸
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一首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
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
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
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
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
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一首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
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
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
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高
樓明月空床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為
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
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
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其人而莫
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
心太虛逍遥出入常與道俱故能入
火不熱入水不濡嘗聞其語而未見
其人也豈斯人之徒歟不然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而滑稽傲世其東方朔
之流乎

明妃小引一首

漢宮諸女嚴糚罷共送明妃溝水頭
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
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

情人心有閒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遥林下士丘壠亦相望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蜕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鬼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虚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彊顔悦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亦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一首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庭上

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
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
藜杖坐驚顛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
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
花開

昇天檜一首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
去昇天尔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跡
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
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
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鹿起平地更
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眞
僞莫究徒相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
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
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一首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
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鱠如玉
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
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
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一首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
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
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
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胄
多年洗耳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溜
至人無心不筭心無心自得無窮壽

忽來顧我何慇懃笑我白髮老紅塵
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一首

穎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
夜朝北斗太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
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
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一首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慙媿主人
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
報哀尔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
陽吾欲縱尔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
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
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一首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
已歿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
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
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
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夔
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
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
開沼踈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
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
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絶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雨
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停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
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一首

紛紛紅蘂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
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爲汝惜無情花
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
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新使花如解
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
有感一首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遮切）鳴
繅白繭麥熟轉黃鸝田家此樂幾人
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
分報國無能徒尒爲收取王堂揮翰
手却尋南畒把鋤犁

射生戸一首（予初至州獵戸有獻狼豹者）

射生戸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
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
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戸持縑歸
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尒勿爲
弦弓毒矢無妄發恐尒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一首

石唐仙室紫雲深穎陽眞人此筭心
眞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
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
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
雲深路絶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熙寧五年秋七月　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一

遠山一首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初出眞州泛大江作一首

江行贈鴈一首

松門一首

下牢津一首

龍溪一首

勞停驛一首

黃溪夜泊一首

望州坡一首

送王汲宰藍田一首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樹揺秦甸綠花入輞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故園

徽安門曉望一首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一首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一首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首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
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衮春壺勞
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
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
不爲蒼生

廣愛寺一首

都人布金地紺宇歸然存山氣藏經
閣鐘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綠古壁雨
先昏應有幽人綴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 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
水厭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
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痟共疑天上
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
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旐自飄飄

自古蘭蕤早因今蕙歎深書遺茂陵
槀病作越鄉吟萬里無春色閩山蔽
夕陰空嗟埋玉樹齎志永沉沉

雨後獨行洛北一首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烟歸雲向嵩
嶺殘雨過伊川樹繞芳隄外橋橫落
照前依依半菜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首

一雨郊圻迴新秋榆棗繁田菜溪留
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
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一首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入蜀一首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閭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首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鍤治田歸秫酒家家熟相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諸寮友一首

周禮恤凶荒軺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黃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人行饁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墐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一首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阪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溉畦東皐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一首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閒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一首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槖金久爲江北
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輈竹
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
橋道中作一首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飈遥看山口
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
葬簫林鴉棲已定猶此倦征鑣

送謝學士歸關一首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
未還遥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一首

寒齋日蕭索人外敞簷楹竹雪晴猶
覆山窻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
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一首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
過山鳥入城啼賓至高談勝心冥外
物齊惟應朝枕夢長猒隔隣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
獲澍呈府中同案一首

古木鬱沉沉祠庭相衮臨雷驅山外
響雲結日邊陰霢霂來初合依微勢
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隴上
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
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美離宮萬乞森
廢溝鳴故苑紅蘤發青林南畝猶須

勸餘春尚可尋應容車後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
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
中見寄之什一首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
徑花發半枯槎高榭林端出殘陽水
外斜聊持一罇酒徙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首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
客徧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崖自
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
飲作一首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芳
沼殘花點綠萍野陰侵蓆潤芳氣襲
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乏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一首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
渡伏浪卷沙漈樹落新摧岸湍驚忽
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
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
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
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
廣愛寺閣寄梅聖俞一首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
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

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凍醪
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一首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
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一首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
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
帳歎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一首

幕府三年客群居幾日親初分闕口
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
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
張九屯田司錄一首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
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
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首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
美漁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
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
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
車猶更東

行至椹澗作一首

霜後葉初鳴羸驂繞澗行川原人遠
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壓

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巳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奉使一首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
遠亭障出疆閑征馬閭笳躍雕弓向
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
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
酒發朱顔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
應須鴈北嚮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一首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
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賔榻掛幕府羽
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一首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

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寒
鷙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一首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
士玉麈重嘉賔野燐驚行客
遠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

送同年史虞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
遠猶困折簪嗟白馬關中道
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
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
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首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首

爲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幕無軍事清樽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一首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徧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王尚恭隰州幕一首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城起晝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遥知爲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喆三原尉一首

初仕便西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爲京洛詠應苦簿書閑

餘姚陳寺丞一首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仙鳴蟬汴河柳晝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廖八下第歸衡山一首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羇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一首

風煙地接懷幷邑富田垓河近聞水圻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一首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庭重文推天下工清名長楊紹故事問胡公物議誰爲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識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上中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柏助蕭蕭

初出眞州泛大江作一首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滮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一首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一首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當窮塞羈使流人戀此邦

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窻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一首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合青蘿遷客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一首

潺潺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一首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黄溪夜泊一首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一首

聞說夷陵人爲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一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二

三峽倚岧嶤同遷地最遥物華雖可
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
碧霄野篁抽夏笋叢橘長春條未臘
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鬭摘椒
巴賨船賈集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
俗民風載楚謠俚歌或調笑祭鬼聚
喧囂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胥光陰
催晏歲牢落慘驚飈白髮新年出朱
顏異域銷縣樓朝晃虎官舍夜聞鴞
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
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一首

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携
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
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
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吴殿丞一首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
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
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閒謁帝紫微宫
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一首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
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
蔽日雪雲猶靉靆欲晴花氣漸氛氳
一罇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
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一首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
伊川洛浦尋芳徧左紫姚黃照眼明
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
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
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一首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斸蒼苔選綠叢
不向芳菲趁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
披條泫轉清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
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首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一首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
趣鐘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
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哢已交加冰下
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
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一首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已窮

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問鄰翁郟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首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
紫籜青林長蔽日緑叢紅橘最宜秋
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
臘市漁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
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
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鈎輈
黄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
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贈丁判官一首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盃
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首

青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
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言語不通華
繞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高日易斜
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春畬
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
惟有山川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首

經年遷謫猒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
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
野花零落風前亂飛雨蕭條江上寒

菰筍蒔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首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白髮見青山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閑却到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潺潺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一首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旐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没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萬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怜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一首

邦人盡說畏愁牛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邪堪醉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籍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一首

由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雲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氛氳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一首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欒城遇風効韓孟聯句體一首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横頹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藹顛摧鮮立莖五山揺岌嶪九鼎沸煎烹玉石焚崗裂波濤卷海傾遥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䀢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颶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鐺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落盡柳條衰

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
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一首

陽城淀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越船
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一首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
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一首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
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鐏酒對青山
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
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一首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
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一首（在瑯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
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
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
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
（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一首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按屬城
楚館尚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
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清

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一首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
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
藹若芝蘭芳可襲温如金玉粹而純
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鳥啼晴風蕩漾落花飛
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藍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
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一首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
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首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一首

繞郭雲煙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
霜林落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
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
會須乘醉携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一首

一別相逢十七春頽顏衰髮互相詢
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

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
山城寂寞難爲禮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一首

緑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一首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一首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
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
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
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一首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
更掃廣庭寬百畝少容明月放清光
樓頭破鑑看將滿甕面浮蛆撥已香
仍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一首

憶繞朱欄手自栽緑叢高下幾番開
中庭雨過無人迹狼藉深紅點緑苔

鷺鷥一首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
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一首

鮮鮮毛羽耀朝暉紅粉墻頭緑樹枝
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一首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
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一首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
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一首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飄初未
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
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望好
登長榭平堪走晝輪馬寒毛縮蝟弓
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驕咀且齧
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
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饑雀喋
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
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一首

解榻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
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高堂獻壽榮
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崢嶸
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

初至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
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
主客一首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
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
啼禽似與遊人語明月閑撐野艇隨
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 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為之詩

朱欄明緑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
望清漣對女郎清漣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
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
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荅通判呂太博一首

千頃芙蕖蓋水平郡伯荷花四望極目楊州太守
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朶插之畫盆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為酒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

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
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一首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
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雲初合自生煙
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
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三

喜定號和禹玉一首

和出省一首

送謝中舍二首

滁南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老說世人今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爲縣政何如鐏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吾今爾仕路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留連

酬張器判官示泛溪之什一首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所得平時爲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一首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簟尤愛晴香入睡軒乘興便當携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首

菡萏香清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一首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

還也聊以贈之一首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
令今爲白髮翁俟時君子守求士有
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一首
劍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
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
折嚳莫以微官恥爲政須通異俗情
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保杜相
公二首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
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
四海儀形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閑人
鈐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瘁還家五福壽而康
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
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
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
成一首
楚肆固知難衒玉丘門妄敢輒論詩
藏之十襲眞無用報以雙金豈自宜
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杓正淋漓
願投几格貪咍噱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首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衒詩
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

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漓
兩辱嘉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詑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荅兖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首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
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
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
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首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
每聽鳥聲知改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牢見花也）
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歲和難韻甚覺牽彊）到處何嘗訴酒巡
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一首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拙政然
一雨雖知爲美澤三登猶未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
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
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一首

凜凜節奇霜澗柏昭昭心瑩玉壺冰
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
麈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
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荅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一首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穎水濱

惟以琴罇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
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自薰
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西溪溪晏公所開之得載公詩播人口
去思從此四夷聞

荅太傅相公見贈長韻一首

蹤跡本羈単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
拙自進耻因緣憂患經多矢疲駑尚
勉旃凋零翼鶩谷友脩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悴
鴈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闐公
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誘當無倦
餘談亦可編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已之節至其談笑之間亦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驥豈非
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
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一首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
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
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
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爲傳看

荅杜相公惠詩一首

藥苗本是山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
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
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
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
因而有感一首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
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

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
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一首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
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
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
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首

禁署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
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
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單
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首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閒
與世漸疎嗟已老得朋爲樂偶偷閑
紅牋搦管吟紅藥綠酒盈罇舞綠鬟
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一首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
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槐
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放懷
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一首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
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梢向紫宸

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旗風細不驚塵
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一首

滁南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
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
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
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首

巀嶭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
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
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首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
飲闌歸騎多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
百囀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
平生喜接君酬唱不得罇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一首

初旭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
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
霧中繡韉驕躍躍貂袖紫蒙蒙朔野
驚飈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
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
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度險行愁
失盤高路欲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
生風松壑寒逾響冰溪咽復通望平
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

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
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斫冰燒酒
赤湅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
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
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慚漢蘇武歸
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首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
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出上京馬上作一首

紫貂裘暖朔風驕潢水冰光射日明
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一首

漢軍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
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
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
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一首

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工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
綿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
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
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一首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
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
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

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係直未滿遽出館

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

奉呈一首

萬釘寶帶爛腰鐶賜宴新陪一笑歡
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
白髮零落凋顏鬢晚得飛翔接羽翰
今日遽聞催遣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一首

自此而下二十一首皆禮部貢院唱和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
無譁戰士啣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
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一首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
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
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
自憐曾預稱觴列獨宿外廳夢帝關

再和一首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去復還
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
豈無鐏酒當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顏
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簷際已關關

又和一首

憑高寓目偶乘閑袨服遊人見往還
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閙
黃金絡馬追珠幰紅燭籠紗照玉顏

與世漸踈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首

一笑相驩樂得朋誦君雙鶴句猶清
高懷自喜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
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
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荅禹玉見贈一首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
夢寐閑思十年舊笑談今此一罇同
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
自古薦賢爲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荅王内翰范舍人一首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
自昔居前誚糠粃幸容相倚媿蒹葭
白麻詔令追三代青史文章自一家
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
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荅聖俞持燭之句一首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
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
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
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首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
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一首

文辭多病歎衰顔賴有羣居一笑歡
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

來時御柳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
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春雪一首

逗曉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
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
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一首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
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
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
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首

相隨懷詔下天閽一鎖南宮隔幾旬
玉麈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
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
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公儀贈白鷴一首

梅公憐我鬢如雪贈以雙禽意有云
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
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
我有銅臺方尺瓦愍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一首 用其韻

佳甆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
珍奇來自海千里皎絜明如辟一雙
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
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一首

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

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鵓鴣
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
莫嫌來往傳詩句不尒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一首

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
樹色連雲春泱漭風光著草日晴明
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已成
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留餳

和較藝將畢一首

槐柳來時綠未匀開門節物一番新
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
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
莫瞋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一首用其韻

衡鑒慚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
鄭善惡雜皐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
落曾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
眞才得寧虞横議攻欲知儒學盛首
善本三雝

和出省一首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榜

奴僮襆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
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
文章紙貴爭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
共向丹墀侍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四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
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常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
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
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貢亭一首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
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一首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
古來興廢皆如此從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一首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從綵旗行
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一首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
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一首

千門鑰入斷人聲樓閣沉沉夜氣生
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猶覺玉堂清
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槭槭鳴
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知杭州一首

萬室東南富且繁羡君風力有餘閑
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罇俎間
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

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送沈學士知常州一首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
紅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
吟就綵牋賓已醉舞餘紅袖飲方豪
平生粗得爲州樂因羡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
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
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
華景仁一首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儁寮
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
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
顧我心情又非昨秖思相伴老漁樵

奉荅聖俞歲日書事一首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老
速物意逐時新貰酒開邀客披裘共
探春猶能自勉彊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
華紫微長文景仁一首

閏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
陽生草木黄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
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漁舠
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一首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
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
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緑似澠

自是少年豪横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一首

春分臘雪未全銷凛冽春寒氣尚驕
攝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
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鸎篁舌漸調
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内翰一首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
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
玉顔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
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一首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
坐見殘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
蕭條雨鬢霜後草瀲灎十分金卷荷
此物猶能慰衰老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一首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
莓苔生砌圖書室風雨閑門桃李時
得酒雖能陪語笑老年其實厭追隨
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一首嘉祐四年

御試進士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緑初匀坐見紅芳幾番新
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一首洛中花之

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一首（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去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一首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一首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覘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鸎寄原甫一首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一首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一首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摇嘉樹衝冝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鶡鴈語翁坐東鵰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謬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閑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灘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横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荅西京王尚書寄牡丹一首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

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
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
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嘉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一首

絳闕晨霞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
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
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
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一首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
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
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
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日春

明堂慶成一首

辰火天文次皐門路寢閎奉親昭孝
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
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
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
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
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首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
府宴飫集羣英論道皇墳奥貽謨寶
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
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
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
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
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
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
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
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
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翣重淒涼挽鐸出深宮
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
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
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
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
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輀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
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
妃嬪莫向蒼梧望雲霞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
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
駕幸泫然有感一首

琳闕岧嶢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
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
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
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閤一首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
白首歸田徒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
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
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一首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
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
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飜白鷺濤
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一首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
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
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一首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
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班班作鷰泥
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
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脈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
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
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管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

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
興味不衰惟此尔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首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
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
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
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一首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羽儀雖接鵷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
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音潮)雞

集禧謝雨一首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一首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
日街闊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
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
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
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
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一首

直閤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
少黃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
漏過瑤圖新嗣聖王塞久包戈相府
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

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

仁宗皇帝御容有感一首

行殿巍巍出緑槐琳房芝闕䆮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鑯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嘉靖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四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五

馬上誦聖俞詩一首

定力院七葉一首

秋陰一首

秋懷一首

初寒一首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首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一首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一首

南郊慶成一首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一首

三日赴宴口占一首
讀楊蟠章安集一首
蘇主簿挽歌一首
寄題沙溪寶錫院一首
宋司空挽詞一首
感事一首
永厚陵挽詞三首
荅子履見贈一首
送張職方知道州一首
再至汝陰三首
郡齋書事寄子履一首
荅子履見寄一首
寄棗贈子履一首
贈隱者一首

戲書示黎秘校一首
書懷一首
渦河龍潭一首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一首
太清宮燒香一首
謝張郎中寄笻竹杖一首
荅黎教授二首
寄許道人一首
酬扶溝周職方白鶴宮一首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表海亭一首
歲晚書事一首
謁廟馬上有感一首
毬場看山一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首
興來筆力千鈞勁酒醒人間萬事空
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
定力院七葉木一首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
見宜在月宮生鉅砌陰鋪靜虛堂子
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
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
聽野禽鳴

秋陰一首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酲

秋懷一首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一首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蘺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首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一首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一首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一首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鑾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一首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杯瀲灩碧瑠璃瑩水瀹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一首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旅觴修故事自憐霜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章安集一首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一首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掛塵塌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院一首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

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苧徧山家
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挽辭一首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
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
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榮禮數優
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一首 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
病骨瘦便花蘂暖 嘉祐八年于闐國三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蘂布柔明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不減駝褐也 煩心渴喜鳳團香 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録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録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絶 號弓但灑
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
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永厚陵挽歌辭三首 并引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
見發赴本任次伏見 大行皇帝將
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
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
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
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
謹隨狀上進伏候敕旨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
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過

八音天愁萬嶺外雲慘洛川濤仗動
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淸
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
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
威懾黠羌方問罪丹成仙鼎忽遺弓
霜淸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
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
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淸卧石麟
白首舊臣瞻畫翣秋風淚灑轜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一首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
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
銅槽旋壓淸樽美玉塵閑揮白日長
豫約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一首

桂籍靑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
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
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
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眞

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思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一首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荅子履學士見寄一首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一首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一首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蜕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訣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一首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林園熟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欲反耕桑

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首

齒牙零落鬢毛踈潁水多年已結廬
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
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
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一首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
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一首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
鵶鳴日出林光動野闊風揺麥浪寒
漸暖緑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一首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
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
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
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柱杖一首

玉光瑩潤錦斕斑霜雪經多節愈堅
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荅黎教授

撥瓮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
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
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

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又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
欲知却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一首

綠髮方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
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四韻奉酬一首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
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掩黃泉
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悯然

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
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滄海浴朝暾
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歲已昏
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又一首五言

晩歲勞征役三齊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上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潁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一首

望海高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
苦寒冰合分流水欲雪雲垂四面山
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

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一首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
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
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
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一首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潁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一首

爲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
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
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
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首

臘雪初銷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
山横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
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
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一首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雞聲樂天寒鴈過稀蹲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一首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
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
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

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禄此徘徊

春晴書事一首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
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頹顔
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一首

巖薜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此徘徊
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
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
麏麚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一首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
飲酒横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
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脱身
寄語西家隱君子柰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一首

多病山齋猒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
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
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
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首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
金貂爭看眞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
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金鍾勒元勲
不須授簡擣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一首

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

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衮何如衣錦歸

觀魚軒一首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
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儵

狎鷗亭一首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
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一首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
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一首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
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閒人長
祿厚豈惟慚飽食俸餘仍足買輕裝
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穎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

偷得青州一歲閒四時終日面孱顏
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
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欹枕看山横

和王宣徽一首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閒
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閒
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
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和吕侍讀一首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
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

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
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荅子履學士見寄之作一首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
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
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
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一首

憶見奇童髮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
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
方看凌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
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荅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横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
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
所樂藩籬追斥鷃敢言寥廓逐冥鴻
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
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
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
材薄力殫難勉彊豈同高士愛林泉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五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賦雜文五首附

黃楊賦一首

鳴蟬賦一首

秋聲賦一首

病暑賦一首

憎蒼蠅賦一首

醉翁吟一首

雜說三首

黃楊樹子賦幷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碧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

呀山鳥之啁哳梟鶩猿之寂歷無遊
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
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
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
之客

鳴蟬賦一首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
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
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以
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
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
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
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
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
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
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
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
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
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
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
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
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
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
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
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
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
兮引腹動股豈能彊而爲之兮至於

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
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
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
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
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
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
所以爲貴蓋巳巧其語言又能傳於
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
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
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
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
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旣
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一首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
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
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
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
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
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
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
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
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
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

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揺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柰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揺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虵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辟燎枯而灼焦矧室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子之露坐兮辟蝎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一首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蝱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爍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蹔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

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殭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開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巳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咸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醉翁吟一首 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

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閒夜闌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哳於翁前兮醉而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之思

山中之樂一首 并序

佛者惠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閒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

人麋鹿兮既壽而豊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茎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横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御名)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飮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

其樂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弃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

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四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一首

供備庫副使楊公墓誌銘一首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首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一首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一首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

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蔓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拡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䟾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

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産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

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巳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牵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偕通判朱正辭者皆号强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寛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巳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悦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弃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眞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敘鳳翔府推官皆賢而

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一首 并序

慶曆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賓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畀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

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
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
於兵公於此時秏精疲神日夜思慮
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
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
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常奉使
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
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葢世未嘗
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
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
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
之謀而坐請益兵葢虞敗事則欲以
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
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

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
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
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
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
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
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
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
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
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
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
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
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
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
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

部流都轉州所屈而容人祖諱娶李君公于河縣宣十卷之志嗚呼爭議

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僞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緜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一首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業有子延昭眞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

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爲某官君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淮南年若干某年某月某日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邊陲

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御傑然奇
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襄
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
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
有畋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首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敢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辟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爲鄉辟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畢試

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
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
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餔粟不
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涂癘躬
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
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
銘一首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
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
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
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眞宗嘗自擇
御史府君以秘書丞見見者數人皆
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
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
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眞御史也絳
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
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
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
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
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
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
居二歲奏事殿中眞宗識之勞曰御
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
任職而已後數日眞宗語宰相與轉
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
以負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
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

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睢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為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

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

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爲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一首

君諱德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絶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吴國公方其歿也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賛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

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州粮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與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號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悉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緅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

俾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五

首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眖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畝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韋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敎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滌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避廝發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

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
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
曰李及清愼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
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
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跡言謂姦邪
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
與天下棄之今復内還是違天下意
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
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跡言天災可
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
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
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
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
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

使江淮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
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
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
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
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
耕河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
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
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
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
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

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綽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一首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

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横州諳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説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

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指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眞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

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邵也杜氏自

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殿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遺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内

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卲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甞以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

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推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一首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僑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簪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

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鑒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録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

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

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典與伏有侯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一首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

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

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

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葢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頼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官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閒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

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辟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安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

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滎譚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謇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宁謂公

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愈遠彌長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一首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

潔廉自勉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告老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
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
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
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
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
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
點刑獄知楊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
入爲三司戸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
知判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

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
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
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
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
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
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
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
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
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
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
按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貪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擧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

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訦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

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報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畀予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一首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

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幸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故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一首并序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

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宫

湖州長史蘇君墓銘一首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

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死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

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幷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掣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一首 幷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方言訓故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

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
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
朝奉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

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晩喜隷書尤有古法所爲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貝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殁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筭均田法

須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閒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某鄉某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父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其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逝車

國門出涕引首于兹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七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王公墓誌銘一首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墓誌銘一首

鎮潼軍留後李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王公墓誌銘一首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

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

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迕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皆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

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㫄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

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潍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潍乃止益利夔

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戚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潍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絶絶之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

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脩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某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若干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某某官贈太傅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

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公之皇考于某縣某鄉某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閒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墓誌銘一首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之某鄉某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曾高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强學博辯能自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
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
方皆及第當是時吴氏兄弟名聞天
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曁二
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
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
司戸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
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
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
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
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
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
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

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皆往來爲
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
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
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
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
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
境矣然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
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
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
一府股栗又得巨盗積贓萬九千緡
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
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
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隟盟朝
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

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巳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虚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

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巳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籍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

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敢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陜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閒復知陜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跡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旣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

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迎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

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毋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若干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韡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

臨政簡以便人人失而思愈久彌新
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
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
公其少休優以大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

墓誌銘一首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
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
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
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
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
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
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
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
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
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
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
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
宗之女眞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
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
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
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
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
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

法習見安行不待敎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兾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鎭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

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硏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

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
度撿身東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
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
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
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
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
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
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
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
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
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
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
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

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
吾令由是盜賊屛息公雖
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
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
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旹
廩而已吏得因依為姦而
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
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
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
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
為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
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繇
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

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閒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槃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八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許公墓誌銘一首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從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劒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籴倉知泰州如皐縣所

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内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

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

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
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
九曾祖諱稠池州録事參軍祖諱規
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
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
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
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
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
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
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
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
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
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
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踈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於眞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
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
爲天下者固當養材於無事之時蓋
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
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閒者皆
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
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
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
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
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
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

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
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
公墓誌銘一首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
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
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
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
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
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
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
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
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
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
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
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
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
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
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
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
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
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
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
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
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
嘗罪言者而至言宫禁事他人猶須

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得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出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

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

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皃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陜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

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廪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曽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眞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一首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

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号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

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
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
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
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
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
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
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
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
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
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
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
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
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
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一首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
而内行修飾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
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
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
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
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
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
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
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盧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撿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没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絶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

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

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城夏岡由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止用於此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所幾兮亦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十二 宗室墓誌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
郭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
氏墓誌銘一首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
容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
銘一首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
墓誌銘一首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
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
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
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
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
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
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
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
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
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
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
尤嘉賞賜縑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
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
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
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勑有司具
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

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鈞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二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鈞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一首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鈞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肅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

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㓜入太和宫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一首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㓜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説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

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戩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一首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弟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

陽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㢘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
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
侯墓誌銘一首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
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
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
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
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
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
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
上輕車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
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
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
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
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
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
銘一首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德昭之
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

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
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
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
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
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學問通
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
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
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
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
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戸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
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
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
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
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
侯墓誌銘一首

惟武當侯世宜吳懿王德昭之曾孫
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
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
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
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
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

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

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閟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一首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

汝侯公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眞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顔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褘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駔令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纘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説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敎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

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
峽世庸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
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
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
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
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
誌銘一首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
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
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
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

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
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
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
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
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
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
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
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
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
君錢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

誌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効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玃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一首 幷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内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

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
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
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
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
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
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
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
慕容氏墓誌銘一首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
衛大將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隱贈左
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
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
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
衛率府率早卒次士韄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
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
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殁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
誌銘一首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
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

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塋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傑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辛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旣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一首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一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一首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

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
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
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
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
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
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
監丞通判兗州太原王臻治政嚴急
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
寛獄訟公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
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
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
利於民民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
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

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
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
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
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
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
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
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
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
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眞
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
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
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
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

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戸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

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碩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饑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戸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戸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
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
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
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
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
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
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
奏跡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
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
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
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

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
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
以閒田使自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
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
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
人宜桂以西皆讋朝廷頗以爲憂景
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
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
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
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
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
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
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
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

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
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
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
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
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
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
天下推之爲王人搢紳之士倚以爲
朝廷重三年頻表懇辭不許明年遂
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
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
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
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
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
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

潁之吏民見寀泣於馬前指公嘗所
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
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
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
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
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
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
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一首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
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
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寇氏
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

師願得君爲令遷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跡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権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疪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

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楊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楊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閒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敎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

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
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
兵來愼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
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
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
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
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
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記一

先春亭記一首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御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

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一首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

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陸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訟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一首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

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一首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眞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閒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眞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眞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篋以市工材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

藏賜書子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藏方恐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眞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待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一首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戸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

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

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一首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

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

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一首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歿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

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后考圖記爲俎豆籩篚鐏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

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為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一首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

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意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幼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一首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甞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甞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物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

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一首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四十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記二

菱谿石記一首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

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毎歳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

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歳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記一首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圃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

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如可理則

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慼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閒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眞州東園記 一首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

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摇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一首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

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

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猒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一首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娯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

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晝錦堂記一首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

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一首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畒之閒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

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一首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甞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

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　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六一居士歐陽脩

序一

章望之字序一首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

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切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易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祕演詩集序一首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猒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旣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盧陵歐陽脩序

惟儼文集序一首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

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

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耳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

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顧焉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後序一首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甞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

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揔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衛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集古録目序一首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胥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

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塜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一首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寳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擠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

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一首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猒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

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茍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序二

韻總序一首

僊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

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

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闒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眞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序二首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枝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

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曾鞏序一首

廣文曾生來自南昌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

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一首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埶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窺緑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

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

謝氏詩序一首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它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某卒時年二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一首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

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爲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

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王陶序一首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

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

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愼乎其初

孫子後序一首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

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然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氏詩集序一首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虫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

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幷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序三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一首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

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于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于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

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一首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弥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与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一首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旣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没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

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尓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先人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尓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尓若倚者未甞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倚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与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倚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一首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

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

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

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一首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

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涕泗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一首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佗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

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槀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一首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

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説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説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巳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一首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

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異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説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巳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説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鞏等編定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序四 傳附

思潁詩後序一首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甞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寛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旣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稾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一首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遊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一首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

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
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
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
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
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
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
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
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
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
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
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
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
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
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
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
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
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
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
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
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
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潁詩序一首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

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識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殁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殁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

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一首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决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

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一首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

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六一居士歐陽　脩

上書一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

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宗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鋭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尒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

力穷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

門阻其中尒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甞至南陽聞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

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搉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

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甽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逹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

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亦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

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

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

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六一居士歐陽　脩

上書二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

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

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

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号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号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号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号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

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强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强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切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切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

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閒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

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尒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

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

用困乏其弊實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尒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

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閒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愼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

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

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六一居士歐陽　脩

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幙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

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尔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荅李翺第一書一首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脩再拜

荅李翺第二書一首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

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

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

尔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

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書一首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益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尓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

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鑿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

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荅吴充秀才書一首

脩頓首白先輩吴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尔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毁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一首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賤士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

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甞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甞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揷笏帶閒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尓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勵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尓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宅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宅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宅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宅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一首

脩白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眞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嘗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

太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不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幸察

荅宋咸書一首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

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以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忽忽不具惟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庚午三月觀堂閱蘇陸寶琛觀

宋刊本居士集目錄一卷全本書存卷三至十五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三十七至四十七凡二十有九卷半葉七行每行十四字注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記居幾下記刊工姓名目錄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記六一目錄四字版式高七寸七分寬五寸字大約徑六分闊板宏朗字體嚴整氣息樸厚目錄筆致清勁別為一格然亦同時付梓也廟諱桓構字缺末筆慎字不缺當為南渡初所雕每卷首行題居士集卷第幾次行低四格題六一居士歐陽脩以下篇目連屬正文卷末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一行不更標題卷數刊工有楊端林青周昌李明周寶王正洪其范宜徐昌王子正周青周先梁宗杲或作宋刀或作宋杲刀諸人又秋記劉徐解宗杜亢祝文年等姓或忠振圭言各等名各一字

按歐陽公集當時流傳者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吉州本蘇州本閣本衢本諸名自慶元二年周益公與曾三異孫謙益丁朝佐等重編校定盛行一時嗣是元明遞有翻雕皆從此出而他刻遂湮沒無聞以余所見官私目錄天祿琳琅有宋本一百卷為吉州所刊今已無可追尋天一閣有宋本六十四卷為廬陵所刊曾得寓目密行細字今歸適園張氏此外北平圖書館藏殘宋本二部虞山瞿氏藏宋本居士集一部余家藏宋刊全集一部殘宋本居士集一部咸為慶元刊十行本適今書目載宋刊本一百五十三卷不記版刻行款然以卷數考之亦當是周益公本也欲求見沂吳蜀衢閩諸刻竟渺不可得茲獲此帙連日披覽其大字潤幅似蜀而結體鐫工又似杭及反覆詳推參之群

目證以考異乃知是即衢州本也就存卷中得二證焉卷
三汝癭詩平地猶确犖考異言衢本作确犖吉本作磽砦
建本作确砦蜀本作羅氏本作磽确字各不同今從蜀本
羅氏本作磽确云云按此本作确犖是為衢本之證一也卷
三十杜待制墓誌銘文内有知建昌縣四字考異言建本吉
本作建安縣蜀本衢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今從仁宗實
錄杜杞傳作建安按此本作建昌不作建安是為衢本之證
二也第衢本雖槧於南渡而探源仍出於熙寧如卷十四永
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一百二字至周本則析置之外集卷
五中矣每卷標題為六一居士且葡目即衢本卷至周本則
减為改易矣嗟夫熙寧祖本既不復可見得見此本猶可覩
歐公手定之舊亦足貴矣或者不察見每卷有崇等編寫一
行而指桓構缺筆為改删淺印孰此懸定為熙寧祖本則
非余所敢知矣

憶己未初秋余謝職薄游淮南觀此本於世好劉君許楮
墨精美字大於錢裝褙籤題盡存宋式望而識為内閣大
庫之物愛翫不忍去手顧主人似有吝色未敢遽以為請然
縈諸夢寐形於歌詠者非一日矣昨歲聞有待價之訊說人
往商除夕定議洎清明乃郵致而來十年夙願一旦獲償喜
可知也行當携入山中就古松流泉之下研朱細勘半月光
陰其消磨於此殘卷中乎

庚午三月既望傅增湘書於藏園長春室

宋刻居士集殘本二十九卷藏園主人得諸淮南劉氏字大如錢
疏朗悅目為所見六一居士集之最早者主人定為紹興初本然詳
古香猶存當是北宋閒板斷于於南宋雖非熙寧祖刻要是海内
二善本主人原題復考有執此為熙寧本者其說亦不為無見也目錄一
卷筆畫清瘦源出瘦金亦當時名手所書如施注蘇詩為傅穉
手寫上板之例也與本書仿東坡者不同而行格亦因之而異主人
去歲為東國之游於海外度藏多經披覽著有東游別錄四卷今
年又首獲此書及宋元本文苑英華十卷古儒清福誰能多
能逮是也庚午三月下浣長白袁勵準建德周叔弢澗徑官卿從金江
夏楊熊祥蕭山陸永豐湖陳陶淮陰王毓霖通州張文郁同觀藏
園於觀蕭山朱文鈞謹記

居士集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歐陽修撰前列蘇軾序及年譜舊本毎卷有熙寧五年子發等編次數字而軾序謂得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葢序作於元祐六年時發已卒故序中不及耳慶元中周必大編次修集自居士集外有外集等九種通一百五十三卷此編僅三之一然出自修所手輯文獻通考引葉夢得之言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閱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未決者則其選擇爲最審矣此本又取淳熙間孫謙益所校重鐫卷末列諸本字句異同極爲詳核又一本爲明代朝鮮所刊校正亦極精審以周必大所編文忠集已全部收入無庸複錄故今惟存其目焉